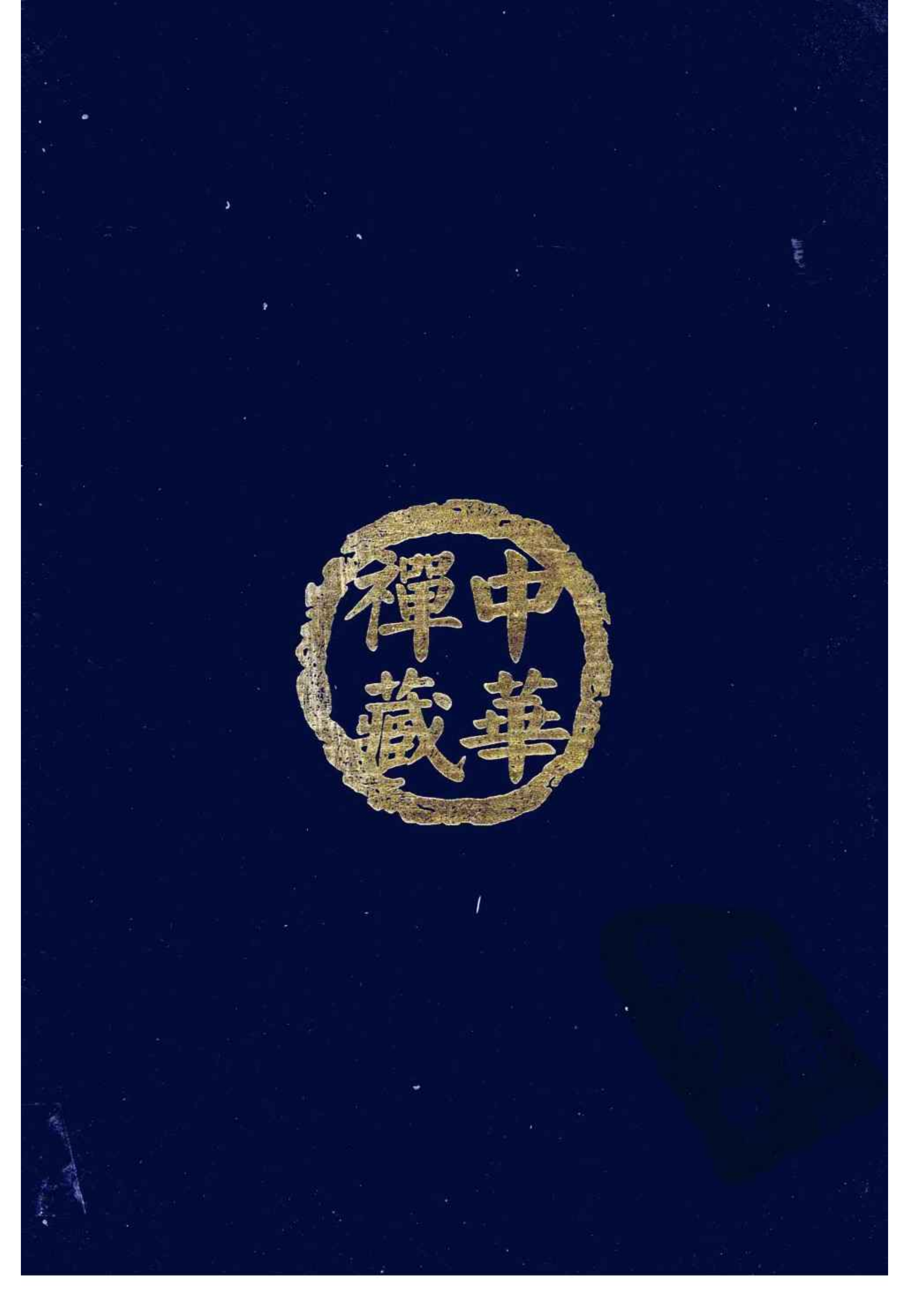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六

（16）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一、續傳燈錄

編譯組

全書三十六卷。明・圓極居頂編。成書年代不明。編者曾於明・洪武二十九年任職僧錄司左講經，止住靈谷寺，永樂二年示寂。據此可推定其製作年代，大約是在明・洪武（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間。

本書是繼「景德傳燈錄」之後，根據「五燈會元」、「佛祖慧命」、「僧寶傳」、「禪門宗派圖」及諸祖語錄等書，重新集錄禪宗六祖大鑑慧能下第十世至第二十世的傳燈法系。內容主要為語錄，較少記載事蹟，共有一千二百零三人，若連未載傳文者也合計在內，則人數共達三千一百一十人。

〔參考資料〕「禪籍志」卷上。

二、增集續傳燈錄

——附五燈會元補遺

編譯組

全書六卷。明・南石文琇集。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嘉興府楞嚴寺刊行。依作者在自序所言，因「觀五燈會元若妙峯、北磵、松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此書，乃有撰述之志」，又以「續傳燈錄於五燈會元後，若大鑒第十八世至二十世會收三世，奈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之太略」而編纂此書，由於是就「續傳燈錄」所收另外增補者，故名「增集續傳燈錄」。全書費時三十餘年始告完成。

本書主要收錄大鑒下第十八世至二十五世，五百餘人的行實及機緣語要。其撰述方式，依凡例所列，大要如下（節錄）：

「一、採集規矩並依傳燈錄例，以宗旨為要，若行業超卓堪為世範及傳宗宗師，略載出處，以為後人矜式，他不具錄。

一、大鑒第十八世內有二十一人已見五燈會元，今復列於傳次者，貴便於披閱也，各於目錄名下註云舊傳。

一、續傳燈錄中有傳者，於目錄名下註云續傳。

一、續傳中差悞者，今考而正之，目錄名下註云增正。

一、續傳中太略者，今復補入目錄名下註云增補。

一、……止得其名，不見機緣語句及塔銘行狀者，今但列名於目錄中……

一、未詳法嗣者，效傳燈錄例，別錄於卷末。」

此外，本書卷末附有〈五燈會元補遺〉一卷，主要收錄大鑒第十七世靈隱東谷光以下十九人的傳記。依作者在凡例所述，「大鑒第十七世雖已具收於五燈會元，其間亦有收不盡者，今別集作

一編目曰會元補遺，以俟後之重刊五燈會者增入，庶不泯滅。」可見其用意。

三、五燈會元續略

編譯組

全書四卷（每卷分上下）。明·支提山沙門淨柱編。略稱「五燈續略」，主要收錄「五燈會元」刊行後四百多年間禪門耆宿的機緣語要。由於資料不全，僅收曹洞（卷一上下）、臨濟（卷二以下）二宗，至青原下三十六世、南嶽下三十四世爲止。全書以臨濟宗的人數較多，但依編者的自序及凡例所述，成書的目的在於明確宋、元、明三代曹洞宗的系譜。

四、建州弘釋錄

編譯組

全書二卷。明·永覺元賢編。建州，在今之福建省，爲編者的出生地。書中主要輯錄唐、五代、宋、元、明各代，出生於建州或開法顯化於建州諸道人的本緣及機語。名「弘釋」者，指弘揚釋氏之道也。

本書分上、下兩卷，分爲：達本、顯化、崇德、輔教四科。內容大要如次：

一、卷之上——

達本第一：收錄識心達本、明證諸佛道者，即唐·建陽佛蹟嶺道一禪師爲首三十二人的記傳語要。

二、卷之下——

顯化第二：記述隱顯無方、攝化有情者，即唐・崇安銅鉢山哀公爲首十七人的弘化情形。

崇德第三：收錄履仁翔慧，足爲千載典範者，即唐・建陽明覺禪師爲首十四人的機緣語要。

輔教第四：收錄啓導羣迷、永益來學者，即宋・浦城楊文公億爲首十四人的本緣及機語。

以上總收七十七人。又依目錄所述，每篇傳記均有其出典。編者主要根據的史籍有「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羅湖野錄」及「高僧傳」等三十餘種。

書卷首有博山釋大艤、溫陵何喬遠及編者的序文。卷末附倪鼎陽、滕之宋及李檡等的跋文。

目次

貳、增集續傳燈錄……五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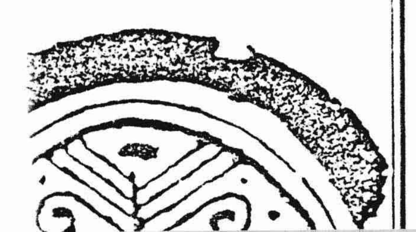
叁、五燈會元續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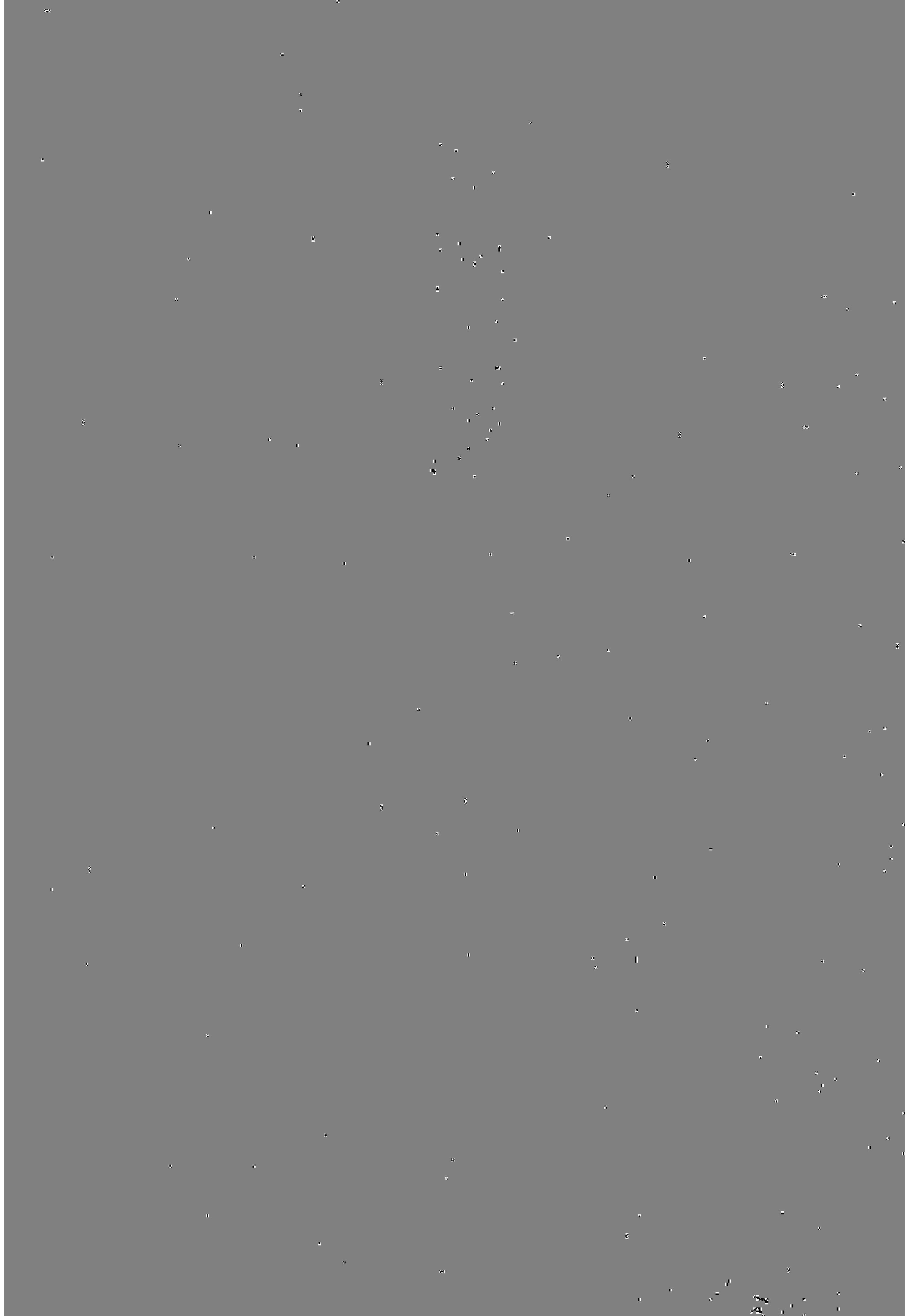
6 f

肆、建州弘釋錄……九〇九

續傳燈錄

明・圓極居頂　編





續傳燈錄序 載于靈谷寺居頂文集及圓菴集

洪武辛巳冬。朝廷刊大藏經律論將畢。敕僧錄司凡宗乘諸書。其切要者。各依宗系編入。臣 某謹按。吳僧道原於宋景德間。脩傳燈錄三十卷。眞宗特命翰林學士楊億等。裁正而序之。目曰景德傳燈錄。自是禪宗寢盛。相傳得法者。益繁衍。仁宗天聖中。則有駙馬都尉李遵勗。著廣燈錄。建中靖國初。則有佛國白禪師。爲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明禪師。纂聯燈會要。嘉泰中。雷菴受禪師。述普燈錄。宋季。靈隱大川濟公。以前五燈爲書頗繁。迺會粹成五燈會元。竊謂景德傳燈錄至矣。繼此四燈之錄。寧免得此而遺彼乎。會元爲書。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傳燈。爲不刊之典。復取而編入之。是爲重複矣。今臣幸遇聖明。贊佛乘。遂忘其僭冒。纂集續傳燈錄。其承傳之序。斷自景德傳燈以後。鑒於大鑑下若干世。汾陽昭禪師。編聯至若干世。某禪師而訖。凡若干世。得人若干。內出機緣語句者若干人。名之曰續傳燈錄。總三十六卷。其採取之書。則用五燈會元。佛祖慧命。僧寶傳。分燈錄。與夫禪門宗派圖。諸祖語錄等集。其文則仍其舊。略加取捨。而不敢苟爲芟潤。以失其眞。其世則專揭大鑒于上。而不敢以五家宗派分裂之。蓋五家宗派。互相激揚。同出大鑒。故此續錄。統而合之。以一其歸也。嗟夫。心法無形。匪從人得。貴在默契。而自證悟也。達磨東來。直指心原。不立文字。悟心成佛。則於語言奚以哉。然心法徧一切處。大地山河。艸木瓦礫。莫非自心所現。皆是發機悟門。況語言文字乎。蓋無上妙道。雖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語言者。指心之準的也。故學者每以語言爲證悟淺深之候。是故佛祖雖曰傳無可傳。至於授受之際。鍼芥相投。必有機緣語句。與夫印證偈頌。苟取之以垂後世。皆足爲啓悟之資。其可廢而不傳乎。是則從上諸師。汲汲於傳燈一書者。豈非有補於宗教哉。臣 某學識庸陋。猥忝掌教。故玆膺命。慄慄靡寧。爰集學徒。採摭羣籍。隨其世系。詮次之。至若機緣語句。無從質正者。尙有待於後之同志。嗣成其書焉。

◆集并卷目錄合爲總目錄三卷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上

五祖戒禪師法嗣四十八人

福昌善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乾明信禪師法嗣三人

福巖雅禪師法嗣四人

夾山眞首座無錄

廣濟通禪師法嗣二人

南華智度禪師　九華勤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乾明參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燈禪師無錄

承天昭禪師法嗣十一人

靈泉皓昇禪師　藥山用和禪師

夾山省宗禪師　靈泉用淳禪師

夾山仁秀禪師　黃龍思卿禪師

嘉魚法珍禪師　開福實賢禪師

興教居祐禪師　崇聖志珪禪師

彰法悟顯禪師已上俱無錄

卷第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瑯邪慧覺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法華全擧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疎山曉珠禪師　荊南竹園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已上十一人見錄　乾明了同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　立化已上五人無錄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遐猛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石門守進禪師

什邡方水禪師　香嚴海仙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頴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仗錫修己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0217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已上十二人見錄
龍華齊岳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谷隱可宗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承天智元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翠峰普禪師　鳳皇了同禪師
壽寧慧靈禪師　雲門靈毅禪師
安樂通照嚴禪師　襲親圓慧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蘇州泗洲秘禪師
雙林巳禪師　疎山古禪師
普明澄禪師　福勝集禪師
廣德遠禪師　普照和尚
杭州覺圓上座　文康公王曙居士
谷隱薛大頭和尚已上二十三人無錄

神鼎諲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賓情山主　妙智光雲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夾山子英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隨州善光蘭禪師　枕峯清契禪師
鼇口政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濠陽希譽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已上十二人無錄

廣慧璉禪師法嗣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慧力慧南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華嚴明禪師　佛迹雲皎禪師
雲臺巳親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善冀禪師見錄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
天平契愚禪師見錄

歸宗柔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法端禪師　雪竇清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崇壆道珍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臨安慧和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歸宗守輪禪師已上二十二人無錄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七人
洞山清辯禪師一人見錄　洞山鑒遷禪師
月華海林禪師　月華慶雍禪師
南臺文禪師　華光誨禪師
長慶慧恩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
玉泉承皓禪師一人見錄　永樂[illegible]德忠禪師
北塔從穩禪師二人無錄
雲蓋志顒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文慶[illegible]禪師一人見錄　栖賢堅禪師一人無錄
翠峰慧頤[illegible]禪師法嗣二人
廣果[illegible]擇能禪師　德山護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四祖[illegible]端禪師法嗣一人
[illegible]廣明常委禪師見錄
海[illegible]會通禪師法嗣二人

水南文秀禪師　承天和禪師二人無錄
雁蕩文吉禪師法嗣一人
淨光爲覺禪師見錄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
天聖守道禪師一人見錄　天聖楚祥禪師
極樂用基禪師　上方守能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上方齊嶽禪師法嗣一人
東山順宗禪師見錄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無錄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興化暉禪師
北禪順禪師　白兆垂素禪師
南嶽子祥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十三人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 已上六十二人無錄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惠因懷祥禪師　惠因義寧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峰惠寶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雙峰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鑑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韋禪師 已上八人無錄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譚禪師 一人見錄　法輪貢禪師
白霞安禪師　臨卭復首座 已上三人無錄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 一人見錄　延慶法珠禪師 一人無錄
卷第七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五十八人
黃龍慧南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翠岩可眞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峰省回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眞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峰惟廣禪師
大溈德乾禪師　雲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雲隱德章禪師 已上十六人見錄
太平戴休禪師　洛浦景韶禪師
天童清遂禪師　淨慈簡程禪師
藥山義銑禪師　羅漢居奉禪師
永樂悅禪師　壽寧眞禪師
藏院行原禪師　烏龍應光禪師
淨慈志堅禪師　報本澄悅禪師
薦福本禪師　普照修戒禪師
石室應禪師　資福海善禪師

大羅永寧禪師　金剛德禪師
雲際信安禪師　興化得一禪師
壽昇慶餘禪師　羅山仁徹禪師
承天了文禪師　普門洪澤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羅山惟愼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泗洲源祿禪師
古田善侍者　鹿苑素侍者
永上座禪師　提刑楊畋居士已上三十四人無錄

瑯邪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定慧超信禪師　溈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瑯邪智遷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眞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瑯邪繼詮禪師　西余忠禪師
公安子和禪師　黃龍有新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天竺智月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證聖艮禪師　九環仁益禪師
甘露亮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黃鶴可慧禪師　褒禪忠禪師
褒禪用孫禪師　法海亮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已上六人無錄

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沖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沖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童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卷第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峰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開福守義禪師
興陽啓舟禪師
興陽啓珊禪師
大禹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峰光應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石霜永禪師法嗣八人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泰禪師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詮禪師
興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浮山遠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歸宗普安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甘露慶餘禪師
歸宗鴻式禪師
浮山洪璉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西禪繼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杉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錄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鋭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瑞巖智才禪師見錄

金山穎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繼宣禪師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已上九人見錄
承天了素禪師
南禪自聰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
隱靜慧觀禪師
決性紹明禪師
烏崖了遷禪師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瑞鹿蘊仁禪師　姚夔通判已上二人無錄

般若贍禪師法嗣一人

般若隆一禪師無錄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如晝禪師無錄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紹忠禪師無錄

雙林巳禪師法嗣一人

楓橋來禪師無錄

竹圓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軫禪師　香水守眞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雙池寵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益首座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錄

卷第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十五人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長耳子良禪師　開元瑩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衡山澄信禪師　祥符曉儒禪師

褒親暕禪師　善果懷演菴主

觀音元隱禪師　祥符法周禪師

西禪懷義禪師　開平處良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大溈宥禪師法嗣五人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崇福貴安禪師

大溈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璉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愼徽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彥菴主已上五人見錄　金山寶覺禪師

安嚴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皇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先處忠禪師
東禪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淸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老居士已上十八人無錄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靈隱正童禪師見錄　雪峰守超禪師無錄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利元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大梅法英禪師見錄
稱心宗禪師法嗣一人
慧日堯師禪師見錄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已上二人見錄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光寂禪師見錄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崇福了禪師　承天守明禪師
鳳皇有從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崑山曇玉禪師
因勝師俊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廣慧和禪師見錄　保寧眞戒禪師
長蘆法海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菩提志專禪師見錄　菩提光用禪師無錄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契環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南岳福嚴和尙 已上六人無錄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盧贊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峰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珍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珍禪師
太寧慶璁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何山曉禪師
興國慧禪師
萬杉懿宣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羅漢齊因禪師
崇勝楚齊禪師
報恩傳進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鳳棲鄖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通禪師 無錄

萬杉爽禪師法嗣一人

法華德嵩禪師 無錄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竦山重秀禪師 無錄

雪峰敦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善譽禪師 無錄

景淸素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日儉禪師
承天雲岑禪師
承天自能禪師
翠峰子瀾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乾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雙池智常禪師
含珠洞禪師
普寧常瑩禪師
南臺善圓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僊巖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廣慧實琳禪師
霍丘歸才禪師
安國自方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眞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德顒禪師

雪竇道榮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已上一十六人見錄　建隆智因禪師
普光獻昭禪師　寶林智臯禪師
雍熙叔則禪師　壽聖重洪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大愚喜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棲賢遷禪師法嗣五人

王屋燈禪師　法雨惟鎮禪師
東明慧遷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湊江寶泉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二人

開元宗祐禪師見錄　南禪道誠禪師無錄

善果演菴主法嗣一人

玉池沖儼禪師見錄

天寧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香山法成禪師　大智齊璉禪師
丹霞淳禪師　淨因覺禪師
資聖南禪師　白水修巳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
韶州誧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已上十三人見錄
龍門南禪師　招提寶禪師
大洪恭禪師　大智　禪師
靈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少林江禪師　景山居禪師
慧日南禪師　朝請崔公居士
齊州善應禪師　西京尼道深
提刑楊居士已上十三人無錄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守遂禪師見錄　大洪山智禪師
善光璡禪師　大陽日禪師
西禪遠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菉月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
子陵辨禪師　羅漢法曾禪師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上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中

崇資法雅禪師　承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峰子璉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宗貢禪師

甘露德嚴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黃安禮居上已上五人無錄

雙峰省回禪師法嗣四人

光國文贊禪師　靈山彥文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勝業仲祥禪師　雲陽慧然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復禪師無錄

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暹禪師　洛浦密詢禪師

仁王道同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見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乾元圓禪師

萬壽應城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靈隱慧中禪師無錄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壽寧齊曉禪師　澄慧成詡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精嚴繼式禪師　大龍守真禪師

郭山霖禪師　雍熙有惠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昺禪師無錄

泐潭曉月禪師法嗣五人

上藍居晉禪師　泐潭道律禪師

永安修玉禪師　開先慈覺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定慧超信禪師法嗣六人

穹窿智圓禪師一人見錄　明因悟果禪師

啓寧處明禪師　慧日如鑑禪師

鹿苑契符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興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珵禪師無錄

玉泉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見錄
常熟眞珍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滿禪師無錄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藥義然禪師
承天智昱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見錄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遷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香嚴洞教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處玨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上方希元禪師一人無錄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慧力善周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謹禪師無錄
烏崖遷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無錄
承天世珍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中白禪師
九頂智海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兜率擇梧律師無錄
雪峰譽禪師法嗣三人
鷲峰重道禪師
圓明重彥禪師
寶林奉琛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宥禪師
資壽思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上方眞禪師法嗣二人
雲峰齊覺禪師
南嶽紹異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章江達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無錄
靈隱文勝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萬福居則禪師

資壽除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太平守恩禪師　靈巖習良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水西山舸禪師　啓霞慧章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南冥善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韶山杲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萬壽普懃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雪竇守卓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九峻耆禪師
香山法畫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定慧遵式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米山崇僊禪師
寶花顯禪師　嶽林元亨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淨土慧旻禪師　澄慧師冕禪師

石霜能禪師　逍遙聰禪師
投子普聰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褒親祥禪師已上四十七人見錄　金山法慧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馬祖崇新菴主　靈應本嵩禪師
壽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保聖永良禪師
石塔慧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光化楚良禪師　南禪慧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靈巖慈雲禪師　普照眞寂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因勝法海禪師　蠡口法榮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廣慧道亨禪師
宜興顯常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卷第十六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智通景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烏臼如懿禪師
仰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鐵主已上五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菁原齊禪師
天衣聰禪師
香山尼佛通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九頂惠普禪師
無為義登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天寧誧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見錄

大溈喆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賓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聲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已上十三人見錄

禾山慧曉禪師
中峰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喆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溈山雲藹首座
齊榮首座
溈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瑞峰道宗禪師
昭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倧禪師
雲峰清悟禪師
象耳子貞禪師已上十七人無錄

雪竇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一人見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禪林永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一人見錄

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二人見錄

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見錄

法教凝禪師　九仙輔禪師
鹿苑粟禪師　鳳凰有璲禪師已上九人見錄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昭覺純白禪師一人見錄　太平齊禪師
石霜允貞禪師　白水居約禪師
廣利文易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普通了如禪師　天王居岸禪師
承天處幽禪師　西禪燈禪師
靈泉悟遷禪師　寧國希則禪師
馬溪惟廣禪師　望川山遵古禪師
馬祖懷儼菴主　呂微仲丞相已上十五人無錄
隆慶慶閑禪師法嗣三人
安化聞一禪師一人見錄　龍鬚聰禪師
資福普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九人
寶壽最樂禪師　道場法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大乘璣禪師
開福文玉禪師　大寧紀禪師

仰山普禪師　桃林希倩禪師
報恩有機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上藍順禪師法嗣四人
蘇轍參政一人見錄　方廣繼通禪師
佑聖雲智禪師　金顯逸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隆慶利儼禪師法嗣一人
香嚴先禪師一人無錄
隱靜守儼禪師法嗣二人
廣慧宗賢禪師　吉祥法順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十人
越峰粹珪禪師　壽山本明禪師
天台如菴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福果奉華禪師　西峰惟辯禪師
法濟元軾禪師　牛頭昱先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本覺欽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乾明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長慶應圓禪師一人見錄　寶積清汲禪師一人無錄

長蘆崇信禪師法嗣一十五人

妙空智訥禪師　慧林懷深禪師

智者法詮禪師　光孝如璝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石塔銓禪師

萬壽明禪師　資聖懷悟禪師

天衣智遷禪師　資福梵欽禪師

光孝淨眞禪師　靈巖顯顥禪師

慶善智照禪師　西禪道遷禪師

龍門法秀菴主 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珣禪師法嗣二人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保寧英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廣福惟尚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羅漢勤禪師　羅漢善修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吉祥齊果禪師　無爲智全禪師

虎丘通禪師　香山常禪師

華藏宜禪師　廣教守淵禪師

廣教原照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

西峰法聰禪師　兜率惟顯禪師

層山珊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三人

長興宗朴禪師　雪峰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 已上三人見錄

仙洞仙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道禪師 無錄

淨因覺禪師法嗣二人

華嚴惠蘭禪師 一人見錄　亞松聖禪師 一人無錄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天章樞禪師 見錄

甘露宣禪師法嗣一人

妙湛尼文照禪師 見錄

瑞巖居禪師法嗣二人

萬年處幽禪師 見錄　護國元瑞禪師 無錄

淨因嶽禪師法嗣一人

鼓山體淳禪師 見錄

卷第二十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闡通可僊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栢子德嵩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褒親宗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慧岡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已上十七人見錄　薦嚴惟鳳禪師
承天德綏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資福懷贇禪師　興化以翔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普門子淵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慈雲嚴諒禪師　長松山銛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上藍希肇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分寧洞徽禪師
勝業有通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護國康禪師　慈母子詠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法雨元謚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鷹岩崇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太平普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雙峰省琮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已上四十五人無錄

佑聖宥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溈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峰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清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已上六十人見錄
興化演禪師　顯明道昌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天柱脩靜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鹿苑思齊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大龍世和禪師　雙峰如穎禪師
觀音覺勤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南登法安禪師　建隆維慶禪師
無為維琮禪師　西峰素禪師

禪林希廣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徐禧德占龍圖　公立夏倚居士
意禪上座　彭汝勵居士
王正言居士　吳中立大夫
韓宗古侍郎已上二十九人無錄

寶峰文禪師法嗣三十八人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溈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峰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峰希廣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德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雙溪印首座　慧安慧淵禪師已上廿人見錄
溈潭福深禪師　花藥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嶽山祖菴主已上三人見錄
浮山光選禪師
昭覺符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見錄
洛浦惟防禪師
希祖首座二人無錄
栢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東禪惟賁禪師見錄
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護國安祐禪師
北巖法融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白馬元禪師
德章山楚當禪師已上無錄
上藍肇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文廣禪師無錄
褒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壽寧道完禪師見錄
興國昌禪師無錄
智海淸禪師法嗣三人
乾峰圓慧禪師
四祖仲宣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白馬汝鴻禪師無錄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峰慧昌禪師
浮山德宣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張戒居士無錄
石霜明禪師法嗣一人
三祖昧禪師無錄
瑯邪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見錄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廬山法眞禪師見錄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光孝淨源禪師
九巖仲文禪師
象田珍禪師
光孝宗益禪師
華嚴和尚已上五人無錄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淸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已上二人見錄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萬杉壽堅禪師見錄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檗惟初禪師　岳麓海禪師二人見錄

雪峰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一人見錄　鳳山道沼禪師

能仁得能禪師　龍臥斂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壽山德初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上藍祖卿禪師

能仁崇壽禪師　幽岩子詠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神光道新禪師

雪竇鑑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天童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雪竇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長蘆琳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廣慧法聰禪師　鳳凰世創禪師

烏巨光禪師　寶福悟禪師

能仁理禪師　雪竇從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大洪預禪師法嗣五人

慧力悟禪師　雪峰慧深首座已上二人見錄

智門雅禪師　普照光禪師

薦福演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一人見錄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口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能仁普禧禪師　石佛宗華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無錄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子陵祖清禪師　勝果道和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中巾山昭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橫山元經禪師
白兆法通禪師已上九人俱無錄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曹山月禪師無錄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陀了然和尚二人俱無錄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興化德觀禪師二人俱無錄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祥符良度禪師　宣化德濟禪師二人俱無錄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仲觀禪師一人見錄　護國介豐禪師一人無錄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無錄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永安可文禪師無錄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藏禪師　揚州石塔和尚二人俱無錄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中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下

卷第二十五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閦上座已上十二人見錄
海會慧宗禪師　中峰遵佇禪師
雲頂才良禪師　大明明禪師

鵲林智璘禪師　崇寧慶舒禪師
密巖善忠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咸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雪峰有需禪師　資福郁禪師
景德艮玉禪師　薦福眞禪師
開福德筠禪師　南岡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蟾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 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潙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道林法照禪師　光孝文璟禪師
游地汝英禪師　三植灌沖禪師
寶蓋用輿禪師　天寧宗頎禪師
靈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文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德山聲絕禪師 已上十四人無錄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祥符立禪師　浮山法眞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慧力洞源禪師 一人見錄　福勝常極禪師
慧燈擇英禪師　雲溪文慶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卷第二十七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潙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普照奉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沖禪師　淸溪常禪師
普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卷第二十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卷第二十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十六人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瑞巖石窗恭禪師法嗣二人

大溈智禪師法嗣四人

卷第三十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蟠山寧禪師見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五雲悟禪師見錄　智者可昇禪師
萬壽正受首座已上二人無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見錄　天衣性禪師
靈石辯禪師二人無錄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逍日禪師見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見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諶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顯寧圓知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溫州符菴主　徑山惟表首座已上二人無錄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皷山僧洵禪師

皷山祖珍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仁王大心讃禪師一人無錄
雲巖天游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智策禪師一人見錄　報德智一禪師一人無錄
圓通旻禪師法嗣七人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道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鄭居士已上七人俱錄
雪峰需禪師法嗣五人
雪峰慧忠禪師見錄　淨衆全禪師
天寧靖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皷山宗譯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見錄
浮山法眞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徽禪師見錄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見錄　雲頂師日禪師

中峰祖源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瑞巖如勝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見錄

黃龍逢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擇崇禪師見錄

黃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德山慧初禪師見錄　天龍燧禪師

眞州北山作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見錄　石佛淨禪師無錄

嶽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見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奧道禪師

光孝果愍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崇寧超禪師

廣教嵩禪師　法慧沖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見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見錄　淨光和尚無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見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見錄　翠岩宗靜禪師無錄

善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藻禪師見錄　保安超禪師無錄

靈峰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紹禪師　黃龍義和尚二人無錄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甑頭崇貞化主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無錄

知府葛郯居士已上五人無錄　濟顗書記禪師

堯首座禪師　上藍了乘禪師

公安慧沖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華藏民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寶印禪師見錄

華藏祚禪師法嗣一人

東谷光禪師無錄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慧觀禪師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文殊邊禪師一人無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稠巖了贇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已上二人見錄　天井道如禪師

雙槐鄭績居士已上二人無錄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爲守緣禪師見錄

卷第三十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潙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潙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峰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雙林德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靈瑞肱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黃檗幻住印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休禪師　龜峰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薦福忠禪師
天寧記禪師　智者修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青原如禪師一人見錄　南安岩如禪師一人無錄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靜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已上二人見錄
正法濟禪師　能仁朋禪師
金繩勤禪師　道場言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戒修禪師一人見錄　慈化印肅禪師
無爲道徽禪師　崇化道贇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西禪璉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秀禪師一人見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一人見錄
大溈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大溈行禪師
道林淵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亭祖璘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吉祥燦禪師　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穹窿覺文禪師
禾山暹禪師　法輪孜禪師
雪峰一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石頭回禪師法嗣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一人見錄

育王諶禪師法嗣七人
萬年曇貫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岩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華藏先禪師
雪竇妙湛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琳禪師法嗣三人
東山吉禪師一人見錄　楃山珸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道樞禪師一人見錄
光孝慜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悟初首座一人見錄　崇勝善行禪師一人無錄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深禪師一人見錄　靈隱蘊衷禪師一人無錄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四祖宗肇禪師　天寧法淸禪師
正法月禪師　南華明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翠雲偕份禪師一人無錄
訥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澄照行齊禪師　靑原立禪師
智首座已上三人無錄
大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法舟禪師一人無錄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延福廣禪師一人無錄
眞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永福嗣衡禪師　無爲了悟禪師二人無錄
廓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信相宜禪師一人無錄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烏回禧禪師無錄
毬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一人無錄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龍仁琢禪師　鶴林妙禪師

祥符善登禪師　禾山心鑒禪師
智者滿禪師　嚴朝康教授 已上五人無錄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華藏有權禪師 一人見錄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 一人見錄
大潙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涓禪師 一人見錄　德山師本禪師 一人無錄
淨慈水庵一禪師法嗣四人
息庵達觀禪師　仰山嗣清禪師
瑞岩順和尚　承天湛和尚 已上四人無錄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金山永聰禪禪 已上二人無錄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璣禪師 一人無錄
萬年賁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大潙鑑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天童從瑾禪師　投子淳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大洪證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恩禪師　萬壽師觀禪師
丞相益國周公　藍丞成乘周公 已上四人無錄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訥庵俊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孤蟾瑩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惠淸禪師　鐵牛禮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直翁擧禪師 一人無錄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人
天童智潁禪師　萬壽了修禪師
雪峰雲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晦庵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肇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
報恩智因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
已上四人無錄

徑山鑒禪師　雙林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枯椿曇禪師　弁山阡禪師
東山源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四人
黃龍慧開禪師　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孤峰德秀禪師　鴻福師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見錄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善珍禪師一人見錄　淨慈仲穎禪師
無方安禪師　霜林果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如珏禪師一人見錄　虎丘務本禪師
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大觀禪師見錄　石樓明禪師無錄
皷山安永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悟明禪師見錄　承天法堅禪師無錄

直翁學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岫禪師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東湖祥禪師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道場法舟禪師無錄
乾元宗穎禪師法嗣二人
皷山宗鑑禪師　白雲仁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金山道奇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泉禪師無錄
天童派禪師法嗣一人
無鏡徹禪師無錄
徑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無塵淨禪師無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師範禪師　靈隱法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居慈覺禪師　大慈道傳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卷第三十六

大鑑下第二十世

續傳燈錄總目錄卷下終

續傳燈錄卷第一

大鑑下第十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兪氏子。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俗塵勞。因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隨機扣發。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員。最後到首山。一日首山陞座。師出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絶孤踪。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然起握

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陽而不敢名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學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葢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

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覔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與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曰偏天偏地問眞正脩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即休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偏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偏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虗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巳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且嚴裝告衆曰老僧去也

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如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杌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

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
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
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饑不
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
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
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
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
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
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
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
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

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
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
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
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
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
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
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
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
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
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
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
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
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
住持不易意音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卭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

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淥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竪坐問曰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竪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恠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蓋見巍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

今日疑曰下同

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

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
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與一頓問古人急水灘
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
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
旨如何師曰道上轍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
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
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
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
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
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
是許外甥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
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
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
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
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
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團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鼓
磚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
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上木下
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
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
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
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
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
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繢
去良久曰苦哉蝦蟇蚯蚓踍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
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參首山問如何
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
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
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

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
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
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頭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
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
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尙落了多少山以竹篦
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
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
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鈎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
爲求知識若也擧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
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
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
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
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
椎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暗傳天子勑倍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
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靑意作麼

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
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
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謌問臨濟推倒黃
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問
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尙用師曰
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
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
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
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
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
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冷煖著衣喫飯自
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
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
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
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
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
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
殿後上堂擧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

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見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氷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什麼第二盌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横眠竪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續傳燈錄卷第一

續傳燈錄卷第二

大鑑下第十世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詵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横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貪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

子騫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甚麼。刖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淸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驟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尙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靑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尙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倏欻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㵎死虎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

闠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遊。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鰕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二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出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唱酬。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

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窗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㨫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峰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曰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擲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

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復州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汶水令方行僧云恁麼則雷布雲門洞雨灑景陵城去也師曰九宮八卦

福州慈雲山紹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額上汗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看問如何是慈雲水師曰急

文殊眞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學似蓮華峰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覓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

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鑽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冱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雷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櫓水潑菠薐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峰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蹈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遶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塹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莫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峨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寶禪師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爲人廉謹

性慕佛乘。於硤石寺受業。修頭陀行。糲食垢衣。參戒和尙發明心地。大著名聲。常在五祖會。主寺事。一日戒病。令行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師方取薑付與。戒心重之。後遊叢林。至洞山時。聰公居焉。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適郡守亦以書礱。戒擧所知者主之。戒云。賣生薑漢住得也。遂開法於洞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或曰。腰長脚短。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言猶在耳。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雲門兒孫也。師曰。日馳五百。示衆曰。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柁者也無。衆無對。師曰。賺却一船人。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道。師立道左。避尉馬。跪不行。師曰。這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師。作禮。馬乃行。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與師肩輿。遷寺。師呵曰。擡上方丈去。神直擡上方丈。師爲人精嚴。護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一夕爲娼女所迫。與同寢榻。師坐禪至曉。娼女索宿錢。師與之。出門自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嫗。遂請歸。置齋禮謝。謂眞佛子也。然性好名。事邊幅。初得法於戒和尙。戒暮年棄衆。造焉。師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上堂說偈譏之曰。嗟見世諦訛言。淸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奈汝何。戒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拄杖談笑而化。師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嘗作達磨祖師眞讚。大爲叢林所稱誦。序曰。師眞圖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廓落。讚曰。師相兮世所稀。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懺羅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文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事。師曰。東涌西沒。僧云。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僧云。

如何是佛師曰左手書右手字僧云學人不會師曰㧗頭折脚

潭州雲蓋山志顒禪師僧問豹嚴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振師曰月映千江白僧云恁麼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淸師曰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蘿玉帳垂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遮天蓋地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趙州道底師顧視大衆喝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若恁麼會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旣不恁麼會作麼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床一下又上堂曰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揑聚無限禪徒特地罔措喝一喝

蘇州翠峰慧顒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也師曰猿嘯老松枝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晒却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有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僧云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淸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僧云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僧云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曰西湖隱出山峰秀樓櫓參差若畫成禪流共在祇園住莫教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僧云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曰欲識解脫道今日參較早唯念路行難水深魚不少參又曰欲識解脫道鷄鳴已天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靑州棗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淸光滿目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撡灰抹土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襆笠。僧云。學人不曉。師曰。行
時頭戴項坐則挂高閣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
拾遺。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曾問幾人來。僧云。即今問和尚。師
曰。且莫虛頭
蘄州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巍巍堂堂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了。僧云。意旨如
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辭。作麼
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因一事不長
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溫州鴈蕩山靈峰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
老黃梅。僧云。恁麼則韶陽兒孫祖峰嫡子。師曰。鴈蕩
天台。僧云。祖意已蒙師指示。為人一句又如何。師曰。
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揉糊。今
朝此席又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僧
云。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緊峭草鞋。僧云。一
面舉著一面新。師便打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
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
曰。天台楖栗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
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
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
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
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
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
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
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床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
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

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搣楷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豕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江陵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金谷煖御拂玉墀香僧云恁麼則春令既行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全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登州鄆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龍象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僧云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鄆城萬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福嚴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鄰盃峰巒秀名高海外傳僧云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途師曰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起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除夕示衆曰年窮歲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羹菜根燒榾柮火與大衆圍爐唱歸田樂何以如此免得倚他門戶傍他墻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顧問其所以僧云和尚殺牛未納皮角師笑擲煖帽于地與之僧就地拾得跪進云天寒還和尚帽子師顧問侍者倚遇曰如何遇云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又上堂良久曰寃苦寃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又上堂呵呵大笑曰爭怪得老僧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竪起拄杖僧

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眞曰淸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故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譊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淸苦智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陞堂顧視大衆云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參雪竇顯顯愛其後逸留坐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一偈於壁而去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後住開先嗣德山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來問云暹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爲汝得恁麼辜負恩德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什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旣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莫妄想僧云作家宗師師曰三十年後自有人知問說佛說祖雪上加霜如何是默默之機師

日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喝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僧云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淸貧長樂僧云來後如何師曰濁富多憂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峰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僧云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什麼萬水不迴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云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嚬嚬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師乃曰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祇恁麼懷疑終日如斯見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擇然則此事亦非在爭鋒唇舌所以道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取定方寸自然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間山河大地不礙見聞萬象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當得底麼旣然各自孤運更教阿誰承當草衣輸野客木食屬山人珍重又上堂曰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衆指地靑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住開先凡十八年後示滅于本山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逈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淸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靑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

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谿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寒栢老祖意不西來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碧眼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跨金龍

西峰豁禪師法嗣

南安巖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年十七爲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峰耆宿豁禪師豁淸涼明禪師高第雲門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宮中習定久之乞還山師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師爲說偈戒之而蛟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師以杖擿之而水流出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師遯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師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己去僧伽梨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輪布而民歲代輸之師不忍置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答以爲妖焚

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讖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師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賦槎為行舟礙師舟過為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為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應菩提僧即舟唱偈而舟為動萬衆讙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迹甚著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臥而化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廣教志禪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蘄口興化僧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棙閃鑠如鷂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師曰道什麼僧云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拄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石門遠禪師法嗣

果州清居山清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鷄歸石戸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陷黑荳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懷安軍雲頂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義髭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氷

梁山觀禪師法嗣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呑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劒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中似魚鱗朱旗如火焰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牛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

側耳瘂人歌

續傳燈錄卷第二

續傳燈錄卷第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嘿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籠。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腳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𨁝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嘿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

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椁示雙趺天人渾莫測珍

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歸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

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上堂先賓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

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非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

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秪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己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諸方遊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腳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楖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腳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

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偏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皷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即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道道道明明。明明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〇〇〇一二三几耶柚。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

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槌竪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

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涌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會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

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皷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絲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騍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䖍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臉齊濟道石火電光鈍瑔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床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非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鏡頭奔鏡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會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珍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蟇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貍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錯料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莚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皇臺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搏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知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淩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峰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鵶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脣一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日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

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奇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法昌）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扭住曰我這裏庵狠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秖待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匪徒我自眠明覺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瑯邪邪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桌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

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眞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劍。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彼斯不緊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鵲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

師曰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且道貍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卻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院應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卻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

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葢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實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若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續傳燈錄卷第三

續傳燈錄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葢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葢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

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別事理能盡
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
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葢纏師
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
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
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
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
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
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
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嫌人師曰謗斯
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
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
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
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
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
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
勸人放開髂(枯駕切)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
量喝曰揑揑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

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
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
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
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
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
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
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
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
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
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
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
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
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
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

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撈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遊甞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甞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精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下勑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

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皷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擲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箚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麽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鐵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譚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麽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値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雕公曰上座爲甚座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

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伹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恠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恠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蕭授其洞上厥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祗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親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𨁝跳

厥疑徵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堆裏坐地不打閣梨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壅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峰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

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機處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
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
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漲水有誰教
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
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
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
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
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晩居雪竇
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
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
物霑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唱罷棲賢今
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
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
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
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晩參衆
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晩不可無言便下座
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
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
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啐啄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
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
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
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
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
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
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
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
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
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本州人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續傳燈錄卷第四

續傳燈錄卷第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趒鵗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為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眞鎭府出寶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擧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溈懷宥禪師僧問入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偏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瘞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洲既有異兆僉知祥應

齠齓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潙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于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　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乞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

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賜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虗席迎致。九峰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出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峰。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鵞。師曰。脫却衣裳卧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踍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禱

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擧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擧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遮拘檢它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安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祗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宅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晝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闌瓦市逼塞虛空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擧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

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
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
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
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
堂夫遮邪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者
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
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
用如華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
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
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
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
跨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
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
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
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
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為不
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
便磨唇捋觜捋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
不得已豈獨山僧看它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
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
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
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
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
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
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
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莫坐倚城郭無
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
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
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拳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誇參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羅哩羅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眾師噓兩噓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州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眾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訶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携拄杖下座攸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眾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床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眾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雲蓋志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

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恬山靑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雁蕩山文吉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云恁麼則便是和尙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郛郭背靠林泉處處謳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

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　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參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尙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賢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賢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尙當時見底一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尙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

大師鍵否。師曰鍵。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令北禪莫亂統。賢云念汝新到不欲打汝。師曰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罷賢又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柱即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賢云半夜放烏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游西山晧雙嶺深遯棲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廬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師曰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即劃一劃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火種刀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爐日以一力擊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枉用脩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又曰毗耶杜口做傚宗乘。鷲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賺宅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宅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謌。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舂黍米作和羅飯煑骨董羹。饑即飡困即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殞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廿)相。便曳钁出。翌日未陞坐請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牛)相。即颺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汲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

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猥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云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答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㊀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游又畫此○答之師又與南畢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曾爲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爲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時南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今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禱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借常住每自涖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拳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

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澁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篦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筭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開口是金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眞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曰參叉一日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還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能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

越州天童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皷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廬山萬杉善爽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叉手對闍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家家囪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能悟。大衆且道悟箇甚麼。喝一喝。晚參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蒸糊是麨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厨庫。復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教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僧云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僧云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脚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即不問。你拈匙把筯為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又曰山不靑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卧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曰大衆分明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0331

續傳燈錄卷第六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頴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傍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我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若更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擧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過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卻是報皇恩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菴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卻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閒

滿大虛元來眞柏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
前柏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
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
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
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
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
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
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
天際巍峩鎭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
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
路陽曰得恁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
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
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
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
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
趂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

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
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開寂之門
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
尙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
一樣覩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兎瑞雲深師曰滴
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麤
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戸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
戸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
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内外當明一句若爲
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尙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
三箇孩兒抱花皷莫攔來我毬門路月在雲際是明
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皷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
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
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太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古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汝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眾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到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竪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

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
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
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是打破
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
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
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
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
來不直半分錢參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
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
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
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
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
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鵑鳩終夜啼圓通
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
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
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
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
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

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
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
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
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卻買
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
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
何師曰承天今日高竪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
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
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愼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
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
餘

嶽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逈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劒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蹔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淸長老商道趙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淸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淸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劒揮空事若何師曰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法本無說當說何明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互入不隱不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常至道無方剎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鬧市要得不傷和氣閑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多口

眞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系族也出家圓具遂參雪竇硯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僧云爲什麼問不著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身三步師曰更待何時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溢僧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爲饑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師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回光千聖共轍不歷僧祇豈勞修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參雪竇得旨年甚少聲名籍甚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筠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離廬阜將屆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祇如老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皷師起曰夜深恐妨和尚偃息即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永首座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聞其名久之問云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人

眞州六合香積孜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總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

萬法本空寧有眞假無爲爲宗無相爲本量包沙界
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
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
閑閑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
垢盡遇人便明己見作麽生是己見良久曰四海洪
波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
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麽生師曰水到
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愼江江裏水師曰郎中在此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淸風來不盡僧云磨後如
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
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
到西天暮歸東土郎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麽生道
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
擊禪牀一下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
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僧云廓周沙界
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什麽云
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麽云如何是僧師曰道什麽云
謝師重重相爲師曰道什麽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爲一大事因
緣和尙出世當爲何事師張口吐舌僧云秖這箇別
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
長靈如何是一物師曰苦哉佛陀耶僧云和尙還有
爲人處也無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諱
人道著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差
殊究實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徒執相滯
名卒難造入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
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修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
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
杖曰會麽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
摘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
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
喝下座
温州雁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如何學

唱師曰謝塘靑草年年長歐浦潮來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爲流通師曰堂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汝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突師曰且莫匆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峰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若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國王至化珍重

潭州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眞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信陽軍乾明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雁過寒空僧云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淸風生碧落僧云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已求僧云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撑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煙生雲擎雨色覿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南嶽雲峰元益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出塵　居士惘然師曰還會麼居士忽然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今對答師曰祇此是黃金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兮夜落西白牛

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什麼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峰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即是師曰蘇嚕蘇嚕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譚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日初三今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答猶落建化門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滿長空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云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則是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

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傑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出蜀放浪荊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榮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即豁然有省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璉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剎師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寶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緇俗送往茶毗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大衆驚仰歐陽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敬師每問南來士人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續傳燈錄卷第六

續傳燈錄卷第七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齠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鑾。嘗隨鑾出道見上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竇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諟禪師。諟蒞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臥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

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駡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駡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駡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群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謁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諸休去諸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學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蹙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

盛追媿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跏趺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

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研。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峰。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輸離然稱善。挾楮衾入典金穀。時時叠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為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峰。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粘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峰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牀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

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叅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葢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洪州翠岩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船問利人一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諳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埽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

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麽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麽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槀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顯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際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麽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峰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揺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塞雲。幽窗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項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旣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踍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擧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覰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

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寧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眞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眞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踍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踍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認依前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歘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

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光尊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靈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簑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麽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剎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麽笑它鴻鵠翀天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孏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

蘇州南峰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良久曰蝨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麽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麽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麽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磚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麽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麽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蚰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麽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麽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

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氷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靑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烏迹。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瑯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咬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

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溼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勸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嚙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鷺咬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靑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謝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幄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竪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酧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秉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鵶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上肉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

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凉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褲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一丈兔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學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瑯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甫功任南昌尉依郡守恚師不為禮掊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朞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侄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捐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錄卷第七

續傳燈錄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尫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

※日疑曰

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

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日。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齎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

覩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我有兒生。卽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牛嬭。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時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

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
麤遲紙褁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
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
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
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
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
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𥙿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工
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
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
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
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
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
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
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眞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
如來禪卽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
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
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
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
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
堂召衆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還若
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
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
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
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
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
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
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
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
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

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凉而人自爽今
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
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
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
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
温冷塞汝身根顚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
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淸寒
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黲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
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
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
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
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胷曰蒼天蒼天復
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
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屛風
松羅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
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
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
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
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
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玄至
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
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
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
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卽非天然自然盡是人
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
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畐勝
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
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
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
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
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淸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焰到
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
之藉以錦褥瘞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頂骨齒牙舍

利別椒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踞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上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折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瞘瞘睍睍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沖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埽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眼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若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毫頭何曾知起倒劫火鑪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嚬呻

眞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麼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擡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劒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

如此豈不傻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入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者堂頭和尚遠耳訓育終始獎論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

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鏌鎁佛尙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登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尙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梨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遐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眞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瑠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

一色無變爭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
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
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
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
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
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
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眞人語乃
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
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眞人是
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
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
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
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
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
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曰指示箇什麼

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麼言云片月流輝光含
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
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麼生會云踏著
秤鎚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
古佛家風師曰讚嘆不及云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風
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
物我冥契顯露眞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
隱顯無拘有時聞爾無踪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
悉皆應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鶖子具
大神通到這裏作麼生摸索
處州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無消息
今日殷勤爲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千界雲水空隨
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爲何事師曰還攜隻履自西
歸乃曰金風淅瀝玉露凄清菊綻香苞稻懸嘉穟時
清道泰野老謳謌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祇如
林間衲子豈不知時若也燕默忘形味他光景翠微
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旃檀無恩不報拍禪牀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僧問如何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擘開凡聖路踏破盡門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榔栗杖萬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麼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珍重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即易未審作何用師曰用得即用云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用得也祇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凛凛敗葉紛紛岸柳衰殘猿歸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嘗逢著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又曰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天沙門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遍歷諸家耆宿指目爲飽參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師求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湖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翛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子傳貧不能守易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破簀師安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彊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法雲秀爲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嗣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

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日示滅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續傳燈錄卷第八

續傳燈錄卷第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氷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鬬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希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踍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

。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麽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淸風起。瞎驢趂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麽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麽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麽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麽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麽生

是眼。拈拄杖打禪床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麽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麽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靑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

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犂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鑊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明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旛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兎之鷹混迹塵中未是咬豬之狗何異跳坑墮壍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咬人乃曰聞聲悟道失卻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父夢偉然黃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遂娠又夢天樂黃幡梵唄引厖眉碧眼一僧至即誕師幼不茹葷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盋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欲乃遊丹陽寓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顧舟嘿計曰當

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吳衆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達官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爲本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僊游定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權聲動宮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道臻素有德行可擇一美號進呈乃賜號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剎闢相國寺爲慧林智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契宗旨師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淸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一夏黃魯直嘗題其像曰老虎無齒臥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云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二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牌仁宗親寫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下聞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間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拄杖橫擔不到肩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認定盤星乃曰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藏海亦呼爲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毗盧壁立千仞善財樓閣孰肯閑游華藏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徐茲投機銜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

成萬物周流無滯獨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笑殺衲僧且道誰是解笑者良久曰看取便下座又示衆拈拄杖曰榔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卓一下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南泉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彔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瞎馬揞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機關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楚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請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剎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

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鼓陞坐辭衆而逝師爲人淸秀傑出唱臨濟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師初得法時年尙少久爲浮山侍者時靑華嚴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激之師奉教方便啓發靑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在靑傳

南康軍淸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答志斷臂酧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飮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資慶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物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嘉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

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顥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員禪師初參達觀遂問曰某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見邊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覩其形相觀云秖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為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强四顧點胷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目空相覷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潮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眞喚鍾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

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殿殺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鱔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涸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蹬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撼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揕其胸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淚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巳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嶽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

續傳燈錄卷第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卽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靑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靑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酬之。青以拂子撼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卽去。靑呼曰且來。楷亦不

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間廚務勾當艮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甚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開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

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陞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遷踈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注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敕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臥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

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遺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罷還淛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岳前鳥不啣。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闍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水河紅焰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為鄰。虎嘗乳四子。月餘楷闚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攜其一還。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伊陽辛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菴畔作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岳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猒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猒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氷河燄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夯。徧問諸方。苟或

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無踪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淸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

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淸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淸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兎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床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菴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摵一摵僧拍掌師曰一任踍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佛印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慈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眞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談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眞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

心云疑示

逐浪底麽吽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眞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擧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嵒廣化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尙爲人處麽師曰量才補職云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嵒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嵒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雨露增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曰新聲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拄杖子是體盤禪牀一下曰這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麽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榔栗橫挑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爲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派都歸是一家云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消天地春云恁麽則雨灑千峰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信州鷲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鷲湖境師曰一泓湖本春來漲數隻仙鷲天外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坐山翠上人衣乃曰衆口咸來發問端當空一點欲酧難而今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覷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廣衆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不咬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嚧嘫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濟樊噲踏開眞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椑子一溌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問答罷師乃曰設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詎同流混何故吾祖之道豈某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涓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壁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

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學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為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諭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

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歸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祭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在況我齒茂氣完止在筋力為證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欸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祇合居嵒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覩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為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

讚鸞見我常不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遊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峰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熱炙峰方飢意作樂石頭乃擂皮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寶林祩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云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許僧無語師曰眞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峰曉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收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句纔聞流通萬古師曰汝作麼生會僧喝師便打

續傳燈錄卷第十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天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四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

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戸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覷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大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鯙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紅

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衆曰剱去久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飡明月云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又曰倏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鶻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咄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大潙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紅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嶺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戀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

光生放下蹤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入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鼓寒月夜香炷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云重重蒙指示千古爲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鰲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榾柮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狖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師曰莫將黃葉作眞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癡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溫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艮禪師艮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艮云却被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艮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艮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艮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眞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日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氷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頭大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賖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寰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茶毗斂骨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答罷乃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紋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誑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半途這箇事須遇明眼證據貧道今日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無生忍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契奏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諸方鬧浩浩或以玉爲塵或以石爲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何如入荒草寄語參禪學道人頭邊白髮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喫一生參學事畢珍重又曰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提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爭蕨正

蒙茸好把黃梁徵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參

稱心倧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氷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檝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皷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羨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床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竪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青蓮不借親分付孚遇知音會破顏云一句無私羣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旨沙界共流通云若不臨滄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曹溪水時人被陸沉乃曰遲日和風柳皺桃綻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

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也未遂拈拄杖云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搊破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打皷普請看又曰雲擁奇峰水盈巨壑橫扁舟于古岸釣皓月于波心紅尾錦鱗儂家末事驪珠荊璞未足為珍直饒撮土為金何似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且道作麼生轉良久曰瑠璃盞子人皆有無著當時祇為盧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輥毬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本分禪流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斯受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鳳皇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僧問曇花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剔羣機師曰白雲垂碧落無處不為霖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裂轉鼻孔云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啐啄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退師曰一二三四五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壍云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乘一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據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既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臥任運施為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剎剎善財山河大地自已家風妙明眞心非增非減若能如是方稱大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拍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長蘆嗣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尚說禪

說道南北紛紜續談傳芳亙今亙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為般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參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會尋拄棒緣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卻門前草復曰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茶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拍禪床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菩提志專禪師僧問遠離嘉禾務境已居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嘉禾不遠云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僧便喝師曰棒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眼睫裏藏身眉毛上踍跳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卻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婺州劉氏子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霅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忽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眾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

位眞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梨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設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溫州周氏子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州軍淸溪淸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家秖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大衆總聞問寂默爲宗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

續燈錄

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何而隆師曰莫泄眞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曰甚處得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盡言隻履西歸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槌馬師纔陞坐百丈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是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坐也須著些精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珍重

明州金鵞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猪狗僧云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秖聞鶯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洪州上藍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俱潰散。那箇是長老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新淦口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秖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多去吞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剃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塡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眞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踏得血流無用處。問建

磨心印師已曉試學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殷勤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酧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竛竮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畫也畫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麼則實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諟禪師諟問汝是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諟云汝為甚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病源諟云且道强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贊禪師僧問拈槌豎拂即不問如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喫棒僧云爭奈人天大衆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僧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

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祇爲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道實爲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福州支提昭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兒不識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僧云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

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云祇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爲眞師曰早是不合也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廢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爲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眞書梵字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屑古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覓僧云莫祇這是師曰勿交涉

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同謀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擧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瑫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鵓鳩生鷂鷹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少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氷雪截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床下座

温州僊巖景絕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時稱訥叔）。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是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妙通精義。叩圜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荊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學者歸仰。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

曰這聾漢僧無語師曰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箋聞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閑却云若然者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好乃曰揚眉瞬目未當宗乘學古提今殘羹餿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曰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飄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寶慧門前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納僧穩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近日稍春寒寥寥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饒舌見豐干一日不相見莫問舊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爲主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意師曰佛眼覷不見云爲什麼覷不見師曰密密意又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獨露僧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示衆曰若於這裏悟去逈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拘妙用色變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羣魔膽裂驀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壓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見之爲常見無見見之爲斷見前來葛藤一時劃斷見即不見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還會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恠若也

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
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
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
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
破良久曰玉離荊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眞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
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
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
廓然粉碎
襄州鳳皇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
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
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咄是何物不是
衆生不是佛參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志慕宗
風參圓通禪師發悟心要衆推上首遂住合淝之延
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回奏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
心印師號僧問和尚出世將何爲人師曰山形拄杖
子僧云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
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儉
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師曰領取
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和尚
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祇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
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
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
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
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大家覷見法
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爲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
爲君通一線又曰動靜不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
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
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楖栗木南嶽萬歲藤
又曰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
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
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
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
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
河無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爲什麼不見眉毛祇

今處恐是幾字亦通

爲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
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舒州甘露德顒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未審如
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夜見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獨自悽悽示衆曰旃檀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
土長出現世間花葉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一
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
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早朝擊鼓勞動
諸人古佛叢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
劒臨濟一句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
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矩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度遊方
參叩首見六合孜禪師稍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
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爲
羣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著云與
麼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衲
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雁過長空燕
離大厦遊方禪客卜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携短錫水
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麼生是行
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祇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
疑後學初心亦須仔細還會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
頭人又曰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
和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忍要斷臂吾徒莫作
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邊青山離難
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僧與麼說話
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臺畔已
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來之曲師曰日
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云今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
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云可謂清音遊碧漢古曲
盡咸聞師曰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
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向恁麼去
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這邊來便見有佛
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不得退後無門不

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幾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五峰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青葱煙雲澹佇風光溢目觸處可觀然雖如是祗如撞著道傍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良久曰玲瓏八面自迴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復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籍羞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廣慧沖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古栢含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籠燭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絕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衒器投機或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爲盡入薩婆若海恁麼說話恥他先哲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珍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

雖起袴襦詠借寇難留柱石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眞風不墜分燈列派衒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眞猷稱揚斯事然雖如是事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即且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麼良久曰珍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處風馳電卷答處海納衆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體露眞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旣不生性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覺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他無恁麼告報諸人何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般若光中遊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擬議思量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忘往復輪迴

何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劣形本來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氷消瓦解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毫爲隔爲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祇如達磨西來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曰不要疑著又上堂曰萬木蕭疎羣峰錯落巖松古栢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莫著磕著頭脹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久曰借君一片閑田地獨對高峰爲舉揚參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虀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車字半成方丈甚足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坭捏金裝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靑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歷歷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劾當年空面壁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寂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著敢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麼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會麼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峰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鐵牛橫行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參

廬山棲賢智柔菴主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將永禪師師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麼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曆日問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你鼻孔裏云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叢林造佛日才禪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歷年紀才遷化復歷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禪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毆之絕交而去至大溈眞如喆禪師會下爲首座遂開法興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很忙走下繩床立參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雪峯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茅鎌子曲彎彎參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眞定府洪濟宗頤禪師姓孫氏洺州人少習儒業超卓出羣元豐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圓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足方躡堦忽然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甎堦分明這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所悟廣照可之待制楊公畏請師出世說法僧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師曰萬里不挂片雲僧云恩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眞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衆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啓目覩頭陀師曰畢鉢巖中如何話會僧云只如當空清風滿座師曰祇道得一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冑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什麼路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又曰鎮州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齩嚼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析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又曰金風瀟蕩物景蕭條葉落庭皐

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甎打著連底凍

滁州瑯邪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麼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間方見老盧機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瑯邪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煙染出碧瑠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朶件手一枝節乃曰若據祖師門下塹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氷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遠之遠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散千山翠煙深鎖雨鐘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榔標一條衲衣三件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瞌睡漢問聞師已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朶秀風動一江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蹤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旨億曲狗孳生灑甘露沃蕉芽布慈雲談實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歙州普滿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世為什麼却陞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線問覿面相逢即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云為什麼不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即不問西來祖意事如何師曰懡㦬西歸辭震旦至今猶自笑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廛殊無利濟師曰面壁九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吾祖家風豈涉途

失宗隨照用心靈一言爲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大衆曰牙爪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至于今禪人猶未知諸仁者祇恁麼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兆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又上堂顧視大衆曰一佛手二驢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甎頭太厚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

和州褒禪溥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示迷情師曰獨耀無私對揚有準云曇華纔綻徧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折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啓驪珠於何後全開寶藏特決羣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爲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演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羣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子之音奮象王之勢袪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爲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權衡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僞存眞現一道而淸虛闢羣邪而體妙圓光匝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眞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天地無私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底云爲什麼燈燈相續師曰遞相鈍置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界破靑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問淺聞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脚蹋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知何祇對師曰憂則共慼樂則同歡云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瓶云見後如何曰水罐云學人未會師曰世情何冷煖人事逐高低問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曰雲生古嶠云見後如何師曰水出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

到海雲起必爲霖問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
師曰劈腹剜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乃
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
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
方大利良久曰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叅又曰智
水瑩精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
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冷笑且
道笑箇什麼無孔鐵鎚

眞州靈巖志愿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頗稱道人家風
滌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風起浪不涉波
瀾請師答話師曰雲橫遠岫雨滴懸崖云數聲淸磬
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
云高臥虗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
淸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忉忉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
修竹新斵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宮商角徵
羽云一聲嗚歷歷十指起淸風師曰不是中郞鑒還
同野舍薪云恁麼則不聞聞底事大衆皆聞師曰知
音者少乃曰看看巽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煙渚依
依共孤舟而閒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
今冥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曰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
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烏兎去還來諸人還委悉麼
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靑嶂任運蕭
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其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
妙直饒討得倜儻分明敢保斯人未徹良久曰任教
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
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間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
一喝云莫向外邊生卜度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安撫
請師當爲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恁
麼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
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
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
絕己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
山野而別搆淸規亦可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

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曰。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體煙靄靄瑞氣飄飄。云恁麼則達磨舊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眞州定山眞如文彥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絲默演眞空。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珍重

荊南府護國紹遁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師曰。猶自口喃喃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僧云一回聞得一回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島客長接五湖僧。珍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蘆有所得。徧遊叢林。至五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搜看。演後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之際忽如有物搗其胷。因成瘡。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

曰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麽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鎭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絡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麽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麽良久曰露柱是木頭作稱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祖師西來意師曰扁舟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沖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問如何是祖師的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僧云和尙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峰頂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一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麽良久曰對面不傴陀睡多饒寐語又曰只這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已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淸絕點猶有流注

眞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盌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牀曰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竪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放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著所以道衲僧家殺箇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僧甚處人云西川師曰幾時離鄉云前年二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口難爲祗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曰枉踏草鞋初師與照闡提同嗣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寫照讚芙蓉像云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咦你是何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親見先師鵬遂請益師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潼川中江人姓牟氏少有蟬蛻塵濁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護聖受具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此則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齊若有省其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爾譬如畫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谿斷臂道者斷臂深器之復謁五祖演眞如喆百丈肅晦堂心日夕參扣然未有省發在晦堂日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夌晨聞板聲豁然大悟急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座說法囊錐穎脫叢林歸重名聲籍然未幾歸省親聞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下淨因既在輦轂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人曰璉首坐牛行虎

祝機鋒橫出巽日弘吾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崇寧寺。精擇傳法者永興經略使王公序都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爲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聲普聞。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菴妙峰。將老焉既而天彭請滋能仁又改大隨廣漢之無爲。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訴。于州者師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卽時。天大晦暝羣烏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得釋脫焉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買區常。闔戶堅坐動遵戒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跡益高矣頗厭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居西郊林樾岑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歷八載禪侶影從遂成寶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忽語主事僧爲我置一。龕與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寂。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甲子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閱世七十三坐六十夏。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擧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擧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
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
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
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
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
鳥道遁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
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潤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
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
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
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
街慵聽靜鞭聲

潼川府梅山巳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木襂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
粧眉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
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只如聞
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
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
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為無
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
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
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
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
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
空綠水波中泥牛駕退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
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
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
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
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靑氷消魚躍
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
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瘂子喫苦瓜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遷天
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
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
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
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
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
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
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
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
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到扶起今朝
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
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
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
羣象逈出三乘不假修者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
虛玄不犯實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
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
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
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
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
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
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
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
吳欲趍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
地非龍山也邪北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
子數輩矣因留躬畔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
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

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含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仔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礙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辯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衆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騣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鑷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嚴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嚴頭學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脚教也。師曰。奇恠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廬山歸宗邁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素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著中間。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的爲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嫩萼。問如何是眞常道。師曰。著衣喫飯。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眞常道。僧云。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祇識皮鞋不識靴

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師曰。鯨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云。恁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靑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

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昔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淸春風濺水路孤月照雲明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擧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兎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衫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衆不恠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如有攻至上嶺時為甚麽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剩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麽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曾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麽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它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麽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麽若恁麽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昔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珍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麽生透複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

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纔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郞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嶷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嗄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秋風涼松韻長

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直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應供爲事院居諸禪剎往來之衝每有化主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之旨化主爲學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噁師從此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噁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青山萬朶走謁楊岐楊岐印可師乃白雲守端落髮之師也端悟道因緣已具端傳端後出世住九江承天贊師像曰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顧不游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廬峰之東兮洣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捲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洣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翠岩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揷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恒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壍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滃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

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蘄州石鼓祠珠禪師上堂曰問答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而妄覺道不屬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為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真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為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灾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成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目瞬時千界靜金顏笑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峰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毗藍園畔雨天花僧云恁麼則逾春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師曰威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筇竹杖三事衲幪衣僧云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酌泉釃點祖師茶示衆曰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郎我輩泛觴雖絕分東籬閑玩也無妨大衆閑玩即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橫未諳者紅黃裏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潤流滌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著紅綃衣肚中黑如漆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刹竿頭指天又問青春已過夏景喧繁時節因緣請師為說師曰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南岳雙峰省回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徧不單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猊座既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猫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須僧云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金州靈山彥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笑不言僧云學人不會師曰隻履返西天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噫拍一拍下座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盡該抹棒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覿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底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堂殿盲龜敢跛鼈不看神光傳祖位纔見老胡心便歇眞妙訣堂堂自己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勦絕現成公案早多端莫學癡人被摩捋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郡安可遏初機入門無道眼佛手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還參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邪堪看話得心還正是虛空釘鐵橛自衛道薄整頹綱歛氣吞聲共誰說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盡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郡當作群

天童山淸遂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立誌禪師僧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大敗僧云學人

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
問遠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
挂鉢囊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
莫壓良為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又問馬祖陞
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馬相踏僧
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示衆曰
虎嘯烏山之畔衆獸潛藏雲生螺渚之間羣峰失色
太阿寶劒耀日爭輝樵父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
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發
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
不知法大衆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
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
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喝一喝師於紹
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掣
黃斷金鎖玉兎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
明月照鍾山偈畢趺坐而逝荼毗獲舍利塔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槌竟師良久曰
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解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爲能提

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然
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
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
師舉師曰唵僧云摩嗟哩伽摩嗟哩智又作麼生師
曰放你三十棒又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熏修
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朶靑柳檻前梢僧云一雨
周沙界羣心永夜蘇師曰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
僧云應知松栢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
頭回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犂拽耙乃顧大
衆曰還相委悉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指鹿爲馬喝
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水泄不通少室眞規
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眞常迥絕見知輝騰今古
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眞可悲傷若能回光
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便能向火燄裏
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

恁麼什

若向這裏見得徹參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南嶽應天萬壽應城禪師初參遂禪師遂問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出好草蟲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祇這箇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示衆曰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驚得獄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僧云叉手當胸退後三步師曰醉後添盃示衆曰觸目不會道爭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恁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喝一喝

廬州澄慧咸詡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萬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榜樣去此二途請師拈掇師曰總不恁麼僧云一言啓口別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又問有問有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闍黎問得最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會箇什麼僧擧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家僧禮拜師便喝師乃曰如來秘旨豈涉辭鋒祖師心印徒勞穿鑿若擧宗乘一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談然雖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什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云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僧云觸忤和尚師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總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脈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默地裏點頭僧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卻點頭師曰這賊好喫棒僧連聲道賊賊歸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心青山綠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總平沉是你諸人總識得為什麼七十二峰儼然依舊試為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腳參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峰高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紙帳禪床僧云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茶毗齒舌眼睛不壞

（長上疑有脫字）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忉忉又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花爛熳僧云金雞迴碧落玉兎長空師曰道同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構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樓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踍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

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鄧州香嚴慧照祠敷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幼而氣韻淸敏長慕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明大師出家試經得度受具遍參江淮叢席末後見淨因臻一言頓契如箭鋒相拄加以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被旨出世於鄧之香嚴幾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三刹上堂曰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得麼箇中消息若爲傳鳳闕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事寥寥千古尙依然住龜山時僧問遠辭香嚴丈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僧云如何是動尊師曰玉殿曾遊歷金門屢往還又問如何是龜山境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見沙師乃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似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諸祖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之正法指示涅槃之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者說無所說善傳心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瓦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爲國開堂還有奇特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靑山與流水舊時顏色舊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岩下見蟠桃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迄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這一著喝一喝又曰炎風匝地晷日流空奇雲當戶任長舒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之變遷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燈籠合掌露柱攢眉一年又將半幾箇是知音知不知路上行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淸禪師僧問不觸波瀾如何趍向師曰得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云猶是湛水之波忽遇拏雲蹴霧又且如何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師乃曰

問來答去祗益繁詞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令既行要津坐斷十方諸佛瓦解氷消三藏教乘掃土而盡到這裏誰敢正眼覷著所以釋迦有竭世之樞機尙掩室於摩竭淨名聘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毗耶豈況小根小智何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紅爐金彈子僧云還許學人接也無師曰箆破闍黎鐵面皮又問七十二峰卽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岣嶁峰尖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靑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遇去也師曰吏部當時尙莫窺僧云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汝不狐疑

汝州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鳥跡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曹谿水急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姓陳氏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七歲自厭塵坌覩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璡長老爲師精通法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瓶錫遊方造玉泉芳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筌蹄頓忘遂還鄉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嚮師道延住陀嶺塔院緇素皈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坐四方檀信湊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鐘聲忽然復醒四大輕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孫公嚮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霈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遷住聖泉凡住三道場僧問如是何聖泉境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往來無罣礙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亡鋒登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道魚蹤早

傷途轍何也蓋爲出此入彼去者不至其方來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膏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遼天鶻萬里雲祇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趺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堦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曰夜半折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乃曰會麼九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覷不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毗盧頂上坐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咦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杭州靈隱蘊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楖標問古路重

脩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汝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不通信去也師曰不妨伶利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虗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髮掩泥人盡委僧云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虗聲
金陵清涼慈化畢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明僧云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大梅居煦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僧云量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拆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有據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彰江昭遠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學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

正不正非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輪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嚬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大鑑下第十三世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潁遂爲潁州人母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及生師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既長博學操履淸修然無仕宦意遂辭親學道家貧隱於筆工氣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楷者語人云本他日當有海內名因使聽習毗尼隨喜法華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者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蘇謁之於瑞光照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之志遂居大寂巖久之出世於婺州雙林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傅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以師法名與圓照同下字時號圓照爲大本以師爲小本焉

神宗聞其名　詔住京師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秀之後師玉立孤峻儼臨淸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麤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塡門廈屋萬礎塗金縷碧如地湧寶坊凡八年請于朝願歸老于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刹道化壓俗緇素蟻慕嘗示衆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麽聽乃拈拄杖卓禪床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豪釐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麽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麽鐵鎚無孔錮閉事笑殺毗耶老古錐又曰衲僧見處逆順難該隨然獨往應物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氷生水面放行則錦上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未放栁眼初開鴈回鳴咽之聲水瀉潺湲之響森羅學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麽祖佛妙旨秖在目前慧日峰前雲生足下湖澄浪闊迥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豪鼓之月歡遊盡夠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下座師住菴杜門却掃與世相忘者又十年獨與衲子思慧居士

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涖衆吾昔為叢林故强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皆不食其眞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旋面學者多因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云

舒州投子證悟脩顒禪師姓梁氏晉州趙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為人天師安慕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參扣宗旨因學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麽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參叩一日因登溷捺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藹然遂出世說法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刹住西京少林遂招提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號曰顒華嚴陞堂有僧才出師

曰錯。云什麼處是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暫垂鞭。駑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岩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又曰春風鳴古木。曉霧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亦殺訛。看看直下是怎奈何明眼漢沒臼窠。吐不得嚼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巍巍少室。永鎮群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椀脫丘。參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瀉千峰。寒色清淮流萬

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眾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憑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復曰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眾。公因有省。及晚年致政。居洛。重師道渴思。扣問。遂請住招提。伺師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顒禪師。溫公云某亦同去。於是聯鑣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夫荷擔。問之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行李。溫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故先返。溫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既至。益加敬重。因迎居後苑。晨夕參叩。富公每有談論。師輒以為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豎點頭。即是也。自是公有所言。師輒搖首。未曾有所答。忽一日中夜。公忽省徹。遽往叩門。師已閉關而寢。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啟關。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師遙見公來。

未交一談已點頭矣富公喜甚時圓照方奉詔住慧林公以詩寄謝曰因見顒師悟入深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師資機感緣如夙契戮力贊弼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千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秤尾無星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師曰義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古貌棱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今朝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又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眞源彼此而聖凡俱寂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廚庫三門共揚斯事但請拘折拄杖向目前參取又曰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擧揚古今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是不別又曰盡大地未嘗有一人眞正擧揚宗教若有一人擧揚宗教盡大地人並須鉗鋒結舌莫是教諸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古聖垂示秖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今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收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曰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由是無爲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性故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法以時遇道在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觀絕跡名相乎分寂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鍾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類六街三市徧處莊嚴柳陌花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士庶鏘鏘帝網圓融虗明乎照何必南方獨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須擬議然雖如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己一句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嚴陵臺畔七里灘頭直須釣鼇釣鯨豈止摝蝦摝蜆隨流放曠任性浮沉停舟月上波心舉棹漚生水面敢問大衆不觸波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祇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云如何即是師曰墨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亦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去下座又曰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又上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即今爲說山高水深寒風凜冽祖師西來這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眠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騰入漢藏教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龍天盡歸向云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士相逢如何話會師曰罕遇作家云若非朝宰知音和尙焉肯拈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劒光寒乃曰春雲春雨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靑山疊疊澗水澄澄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撿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

也於斯明得眼睛穿過鐵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
一喝曰大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
命衆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若也不
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不免爲諸人
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
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
若消盡始知菴內人不見菴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
坐十二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然久立珍重
秀州本覺法眞守一禪師姓沈氏江陰人幻慕空門
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遊晨夕參叩頓悟
宗旨出世說法僧問選佛選官總在我祖席登科事
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遙巨鼇轉身海水窄僧云
夫子家聲遺舊業法王基緒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
僧云且道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春
氣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來意
乞師方便爲敷揚師曰分明舉似大衆云可謂一句
截流萬機頓削師曰築著磕著作麼生道云落落倩
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音舉師曰不妨伶利問離羣

獅子踞地全威不露爪牙願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
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曰脚根下
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中蓮師
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
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
蹤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
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廓然泯迹流通於無
量義門闡爾無依逈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
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
既集不可徒然略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
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
在握全歸闔外之權刹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珍重
又曰諸人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兩
語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正參
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
分賓分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
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
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趂下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孽魔屛跡播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變豹作家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豈不快哉良久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雨過山青雲橫水碧寶陀岩上瑞草將敷王舍城中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古曷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住住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楊子江心無風起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寂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恩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圓照得法初出世住地藏遷太平上堂竪起拳復開曰或時爲拳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又曰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參又曰雲岩弄師子普化打筋斗叢林將爲向上關未免笑破衲僧口休休沒來由却是象骨古錐能輥毬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鶯啼處處同云學人不會師曰牛羊自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多虛少實云和尚何得謾人師曰實無諱處僧問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却許闍黎具眼云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月明三島靜樵子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臥橫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夢見什麼師乃曰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普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遷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

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薦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眞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人姓高氏十三依本州承天僧用成爲師二十受具南遊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投機印證初住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云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凉大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流輝映千江而普現如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淸規喝一喝

蘇州瑞光眞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削髮復叩宗乘乃獲印可遂出世闡揚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恁麼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須頓歇明眼衲僧祇自知金色頭陀善分別冬去春來夏酷熱若遇寒山拾得時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軻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眞金須假爐中煅〻鎚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這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今日舉似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伸處參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纔開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剜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恁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明州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是僧師曰方袍

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待別時云卽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越州石佛密印曉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沖虛萬物何宰眞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參

處州南明仁壽善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南明境師曰象飛一帶雪峰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筇看鶴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問龍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覷不見出洞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隨機設化大闡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閫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喝又曰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盋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杲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什麼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也師曰心內心外卽且置汝喚什麼作法僧曰天台楖栗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總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鐵鎚重下楔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囓從他兎走與烏飛飢來喫飯困來歇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溪人姓陳氏七歲投西林院徹上人出家遍扣知識參圓照禪師因侍立次聞舉劫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因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爲微塵一一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鶖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

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眞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二乘舟楫。渡五姓波瀾。鑠戀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甎鏡衣中驪頷。不數他珍。未挂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同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燄。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等謳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淸。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建中靖國元年　皇太后上僊。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率土之土。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鄉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氤氳無盡年。盡虛空遍法界。爲雲爲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生佛國。乃敷坐（問答不錄）。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來慧林禪師已爲諸人說了也。說則說了。末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爲月。入海算沙。直似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觀象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千頃浪。登陟萬重山。首造于梁。梁以果因有爲之法而垂問。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答梁主。未契。遂之嵩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迥出三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髓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峰前。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中間。祖風不無凌遲。頹綱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與此一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須際會千佛。前後知之。今日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流布。廓周沙界。實千載

之一遇至若堯舜禹湯端拱垂衣無為之化不為不至若乃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十方嘉會四聚同延闢古佛之家風發含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岂而語何謂迦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眞空波斯匿王為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諦惟此教外別傳何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為日為月為照為明在人則為君為臣為忠為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其唯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榦涼蔭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旦始然者法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祇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勑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　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初神宗闢大相國寺爲六禪圓照首膺　詔旨至師復承恩遇叢林增光焉

明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　初游講肆晚造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衆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水瀉簷前一樣清僧云空生不解岩前坐惹得大花動地來師曰笑破他人口云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吽吽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著後如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問一答一拶一掠千眼頓開澄潭皎月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

場奪之則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
上一竅還會麼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夜
一枝開

蘇州萬壽普懃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城
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閑身不自由然
則出家之士利物為初禀先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
古一心妙法號總持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
失之者塵劫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
正當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畢
竟是什麼若向信裏倜儻分明便能獨步大方橫身
三界提金剛寶劒破生死魔軍良久曰劄

明州香山正覺延泳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和
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云學人便恁麼履踐
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
境兩忘是箇什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
若道是拄杖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在甚麼處
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法藏守卓禪師示衆曰好大衆龍樹上尊
王佛為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刹刹交光寶殿
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
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
眞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
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
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謗佛謗佛
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
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褒衲擁枯槎是
說如何說喝一喝又曰陽回幾次到新冬褒衲爐寒
也不窮白鳥靜飄天外影紅爐偷過耳邊風是非未
起名何在物我兼忘景自空記取雲岩岳上語莫教
辜負主人翁喝一喝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進前
無路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身云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
無說處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披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容問如何得作

佛去師曰煩惱裏薦取如云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影臨四海云如何是有相佛師曰體絕毫釐云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客一聲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從來秖與麼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云磨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師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師曰有作云如何是有作師曰無爲僧擬議師曰漆桶這裏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illegible]僧供養一人百千萬億人秖是一箇細嚼能飡不得咬破然雖如是切忌麵生參又曰大衆有一人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爲變化該羅萬象洞徹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岸或諸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處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爲洪範若不識伊常爲寃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笑你有僧出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曰蹉過了也云甚處是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滌白露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王露滋黃菊流水奏伯外之琴涼飈動子猷之竹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性義良久曰凝空不解離聲色愛聽孤猿嶺上啼

安州七峻山圓明著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蛇吼云學人不會師曰腦後冷光生云錯師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雨岸黃葉飄空燕去雁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爲極則之談遣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直顯眞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箇直顯眞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東京慧林慈壽法晝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　旨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

水盌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峰峻道何藏師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禪利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衒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下著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恠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荊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印載儀禪師僧問祥雲綻處現千朶之危峰羽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僧云未審如何踐履師曰射虎須當機僧云快便難逢師曰要棒喫那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莫是南番眞舶主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沾恩師曰元來祇是杜波斯乃顧視大衆曰好好可謂幽顯朗照物

理虛通爲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眞宗其動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衆山僧今日敢對衆前特地拈出乃畫一圓相擊示大衆曰這裏既放憨去亦要大家精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竝輝徑寸之圓堪同其美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縱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爲重賞且道是什麼寶得恁麼殊異良久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蘇州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還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萬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萬水僧云專爲流通師曰南地行人口似碑乃曰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絲綸漾舟去鈎頭須要釣鯨鼇拈拄杖曰負命者上鈎來參又曰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從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閡龍濟爲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閑

戸生得闃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于諠譁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僧問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即就云未審雪峰得箇什麼師曰一棒一條痕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艸又生乃曰賓主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會舉揚底道理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更爲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處處通要會此中端的意威光爍爍徧長空珍重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試爲通師曰聲前如迸鏃句後若流星僧云古殿豁開光燦爛水精宮裏撒眞珠師曰點乃曰若據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樓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兎走烏飛布衾煖處始知春黃葉飄堦委秋色如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須是這箇消息乃顧大衆曰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還知麼玉漏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又見百花香久立

舒州太平慧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不會齋乃曰太平知見麥裏有麵厨庫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喝一喝

處州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光如何透得師曰畫地爲牢僧云和尚透得也無師曰退身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學一遍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雖然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氷自冷今也古也不假

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為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筠州米山崇僊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擣羅為末煉蜜為丸以淡薑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即為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曰參

蘇州寶華妙覺顯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邊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風零落葉云意旨如何師曰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絲毛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師顧視大衆曰日如箭月如梭靈源本來瑩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東黑老婆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衆曰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靈雲今日向甚處安身立命驀拈拄杖日看看莫顢頇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新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善琦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橫肩榔栗目視層霄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葛藤得也未示衆曰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死流踞湼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處處騰芳鸞鳳麒麟聲聲相應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道別時相見參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久居岩谷即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馨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牛穿半夜無絛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鶯囀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怎麼

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
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饒州密巖淨土慧旻禪師示衆曰道無動靜法本隨
緣立處皆眞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載在日月則照
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氏則輿運慈悲且道衲
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參
廬州澄慧師逸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
金斗城後枕藏舟浦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利名
棄處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曰萬法縱然何須
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凜冽正嚴凝瑞氣祥光滿寺
庭祖令已行高著眼寒光爍爍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
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遇師曰回眸子
細看乃曰釋迦密印不出手心達磨眞機豈離當體
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紛紜自家埋沒雖然如是
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盛將歸

筠州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人姓王氏幼投劍門慈
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遊成都講
肆捨之南遊遍參尊宿至吳越見圓照本禪師於淨
慈久而不悟本云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師茫
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和尙口吞三世諸佛語
不去于心一日爲僧伽作禮忽灑然而悟即上方丈
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
一鏃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眞出家也即爲
陞坐告衆師服勤久之遊江西安安人敬愛之延住
眞如開善聖壽三刹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
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弟元
豐中黃門公謫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
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
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恠者時高安之人皆來請師
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
坐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遙寺開
山祖名信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蒙記莂

居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畊之幾盡後眞淨文禪師訴于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明年夏師示寂至九月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舒州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寂住峰頂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窗下坐師晚年道望益顯著緇素無不敬仰在投子時年八十餘矣有監寺者一夕爲盜所殺副寺白師師曰我巳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師如前語吏詰之師曰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師繫獄師無異詞偶楊次公爲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絏之中次公訪問吏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遮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直太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則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和尚海會演和尚皆出世宗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且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師爲名公所賞識者如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處虛眞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盧陵米價作麼生師曰欵出四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東京褒親花濟祥禪師（亦作翔）上堂曰梅花新綻柳眼

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生於鄔氏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輙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師獨獻詩得削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止三年苦其孤硬告悅將去悅云必往依黃蘗南公師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峰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笑云子入吾室矣師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云知是邊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哉南肯之已而往謁翠岩眞禪師眞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眞沒乃還黃蘗南使分座接納後來及南遷住黃龍師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章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師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已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

體公立不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盡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已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入滅師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眞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問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潙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莫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要師爲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眞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己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卻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詵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久之南

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資死器即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須是和尚始得器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往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焉師既臘高復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嘗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叢林傳之以爲克肖南公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五夏賜號寶覺葬于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泐潭眞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而失愛母數困辱之父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游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於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時南禪師在黃蘗師往造焉適眞覺惟勝爲首坐南一日學古德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衆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住而居于積翠菴師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〻見翠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語話好葛藤諸方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黃蘗云庵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曰關西云說話却不似關西人師曰幼曾游學云甚處爲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廣與秀同參雙泉郁頋笑云頭與訥祖印參此二大老不會渠語話及我如今參得些子禪要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

蘖住得如何師曰甚好頎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遂住黃蘖禪師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頓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回參禮南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云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伯錢唱得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也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復寓止翠巖頎禪師會下頎云子種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將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復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讋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侯見之師復謁有獒逸出屏間

師方趨迎之少避錢公嘲云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云名不虛得遂挽令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即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印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麼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汝等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和合泥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痾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復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有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哂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果然果然乃曰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嵲嵲屼屼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擧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喝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麼處又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只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觸途成滯一日上堂問答罷乃曰還有問話底麼良久曰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曰直得須彌岌嶪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這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一人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這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峰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門折脚老比丘

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又解夏示衆曰。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擧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處解。擧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祇如四月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擧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

道出常情。黃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衡諸祖。摧邪顯正。扶宗立教。竪頂顙綱縱大知見。羅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爍迦羅眼。向未屙已前。驀提得去。諸尚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二年。猒繁劇。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荊公方退閑居定林。聞師來出迎。旣見喜甚。劇談終日。公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俱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何如。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云。亦不滅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荊公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爲寶坊。延師爲開山第一祖。陞座曰。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荊國公

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為佛刹請山僧闡揚祖意諸人還會麼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爾聞說誠難取信且如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為禪為道有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祇要大衆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葢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日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地衆生生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家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有麼良久曰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荊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詔賜眞淨禪師未幾猒闤闠還高安菴于九峰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復出住歸宗又二年張天覺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師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强盡禮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盡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跏趺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風火既離散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寶蓮峰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為書生習進士師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者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岩壑勝絕為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為眞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為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即無明滅矣是謂成

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悟此既而曰有積翠老子在卽日往黃蘗謁南禪師夜語達旦南惟加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嘿然一日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戞然有聲遂頓悟徑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議論英發常傾四坐聲名籍甚乃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畫虗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只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峰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十度云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醫膜不會以光明與之居士推床而起云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脣吻道取一句首座會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裩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歎服以爲名下無虗士有同參在石門分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煅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勿饒伊橫來竪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圓寂十月師徇四衆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僧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嚁漢僧禮拜起

便垂下袈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硝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角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三十年來未曾逢溈仰子孫。今日却遇著箇踏土骰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問。師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洎商那和修。毱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爲掩耳而歸。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黃龍一曲師親唱。佛手驢脚略借觀。師曰老僧打退鼓。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僧云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鋤頭。僧禮拜。師擊禪床一下。乃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頭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寶峰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

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鉄關牢舉目重重萬仭高無角鉄牛銜得破毗盧海内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末暮年六月知事紛争止之不可即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衆集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誡荼毗以靈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事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摸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學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靑處士筆頭上畫出靑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鑚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眞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覷覷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横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眞難貌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

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
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
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
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
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辨上座
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
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
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㦬㦬𩯭𩯭兩人
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
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
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
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
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
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
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
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
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
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
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
生曰近前來與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
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
歸之盧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
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
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
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
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
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
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
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
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盧陵道俗舟載而歸
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
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
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

俾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閣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劒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憫然卽展拜昌使謁翠岩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淸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鞘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一曰雖由更勤

瑞州黃檗惟勝眞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曰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撥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宅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茫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折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僧云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僧云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日聽嶺猿啼又謂衆曰春去秋來始復終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性自通復曰亙古遷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所易何新舊之能遷嶺梅發泄岸柳含煙榮衰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溈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

今若不會若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作此作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花靑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矣因與齡同遊黃蘗見慧南禪師小參不喩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歐一頓而去師獨留未幾大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叢林在南公坐下與文關西英邵武等齊名遂開法於石霜上堂示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滌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曰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咦僧問拈槌擧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曰高著眼僧云作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令施行師曰瀟湘船子問慈雲靄靄慧日輝輝大衆欣然乞師一接師曰好僧云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石女溪邊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兎明僧云恁麼則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頗類眞淨然於眞淨不相識而心敬之在石霜時眞淨在洞山師以頌送僧見之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參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參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只在如今這箇消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聽吾一頌大幻一段光明燦爛芒徧衆生早晩分散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

得度精標嚴閒覺衆謁翠岩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翠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眞解頤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確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否蓄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坐室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猗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宅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鬖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響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純至叢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蘇公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頭貌如生平生與瀶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敘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

兒偏解捉老鼠爲叢林稱頌云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是是佛師曰喫鹽添渴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遠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蘗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岩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蘄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動脣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淸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軌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渠青山萬里無寸草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絲雖千種草香只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溈頴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爍破頂門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横出出入入莫教落草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吽

安州九峻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座旣臨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云皐鶴連天叫金烏遶木飛師曰識取話頭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懡㦬却回歸師曰切忌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峻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仔細乃笑曰久立

◉若疊苦

珍重

廉泉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鷲嶺嶺上花發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若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抛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澄禪師上堂曰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鬪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藏門開處處善財重重彌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彌勒麼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縱橫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覩僧云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藏師曰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請師於不語嘿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尙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曰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云寒山子嚼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九天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窻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潭州實蓋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爼茆脚下黑漆顢頇僧云入水見長人師曰傍觀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隨應方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這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良久曰鐘鳴皷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嶺雲峰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蘗積翠菴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不落因果也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之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淚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之大笑久之又作風旛偈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少閒眞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爲機鋒不減英邵武嘗手書此二偈云師晩年住大庾雲峰寺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南禪師游天資純

謹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已。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自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眞誠始終一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供。惟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即歸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亨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云。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即不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賣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超及禪師。僧問。未審雲如何登。師曰。榔㮧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巇嶮如何上。師曰。直往千峰萬峰去。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嶮。復曰。登雲山大巇嶮。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喫交。下座

黃蘗積翠永菴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珍寶。只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宅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來向口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又嘗問僧。寮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曰。試擧似我。奇因敘其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也。奇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
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
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
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
人師曰別寶還它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
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
劒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
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
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
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
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
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
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
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把橋柱澡洗把纜
放船良久曰爭恠得老僧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
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
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
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
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
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岩
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
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
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
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
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
山會上拈花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
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
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
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
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
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
深遁白雲甘爲樂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
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

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緣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蘗即往依之十餘年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荊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隸禮致師爲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峰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況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辜廬老衲袈裟人問其故師曰人主之恩而王公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本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云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荊公之弟問法於師以雲居延之師欣然應之曰當攜此骨歸葬峰頂耳登輿而去

師初開堂問答罷乃曰新啓法筵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麽出來與汝證據良久曰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喫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道林方解開布袋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目視四維偃仰堯天高歌舜日擧音王調唱菩薩蠻奏沒弦琴含太古意當是時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任是千聖出頭來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劄久立珍重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仔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麽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床下座又示衆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床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禪床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敷坐謂大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葬縗絰哭泣當稟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

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居山師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訶諸方雅自稱王祐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垂髫凛然如老成人羣兒戲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云兒材如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即矍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宅求惟求佛法圓明笑云王城聲利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師乃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至黃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輙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發去熙寧元年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腰包而來至豫章而南已圓寂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雲川寇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害也盜既去至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捶譁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師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遂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靑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爲人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踰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峴山之陽門弟子元

正問何獨念旣山乎師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
師楚國公王黼追想師道爲請于朝賜諡證悟禪師
塔曰定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云
楊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衆曰始
見新歲條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學箇時節
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
出頭來先說偈言晨晨颼颾架且逐風來去相次走
綿毬休言道我架當時撞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架
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
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南康軍清隱潛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
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
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
栖賢諟瀏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
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
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生於緜州蒲氏少尙氣節有卓
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
奇之携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
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
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
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
說摘其失處誡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峰淸
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汝今是矣師歎
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淸涼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
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
忘其名衲見了山情菴主師聞其飽參問之曰經論
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
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
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
能見能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尙與僕輩俯仰耶
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
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
云旣信矣則尙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
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
在衲云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

使汝疾有瘳矣師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侯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聲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徧扣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爲侍者復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臥緇素欽服齒臘既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曹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然燈佛方與我受記若有一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寒臘下看復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亦何爲且恢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所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爲之護助佛日乃可光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延四海之高流爲一時之大

事故今日佛道如此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丕圖早聞妙法不忘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廷之命即將此開堂善利上祝　聖壽無疆伏願舜日與佛日齊明堯風與祖風並扇萬邦無事時當熙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久立珍重洎　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　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升座舉揚般若賜賚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於京都於大觀間示寂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狥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麽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蒭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陞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蔍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麽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離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麽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麽得且

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回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常州廣福法照曇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這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剎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疏有為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為宣之師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為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師為東坡所知可見其為人也

子嚴千次同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霑恩云學人不會師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岩前秀雪盡數峰雲外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煙乃曰春風澹蕩萬物含芳林間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到秀岸柳垂陰鶯囀喬林獸鳴幽谷白雲綻處于峰疊疊崔嵬萬派朝宗浩渺波瀾涵月森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化東西交橫互映重重帝網百億垂形海印發光大千普赴如斯語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良久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上堂垂語曰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僧出云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問寶坐既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僧云言前超有路句後越毗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根樹妙手能挑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

曰。提柳作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僧云。圓音纔剖。大衆霑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曰。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前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又曰。人人獨耀。箇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荊棘。喝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樑者作樑。堪作柱者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什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又曰。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祖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曰。來來。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幼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稟戒。詣青州元禪師叢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何。驀口便摑。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創闢。祖道重興。千聖靈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靈機蒙舉唱。我師關棙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枯。僧云。恁麼則木馬嘶時花偏地。泥牛行處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師曰。地靜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瞌睡。乃橫按拂子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剔剔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擊禪床下坐。又

上堂顧視大衆曰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熱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顢頇要得不顢頇看看

西京善勝眞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尙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舒州三祖圓智沖會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將謂伶利衲子僧云一炷名香祝聖恩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無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淸淨本然偏周沙界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麼僧云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斷乃曰大衆但看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參問知識築著磕著忽然瞥地始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普請南岳遊山左之右之不居露地諸仁者古人旣恁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抛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頌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貞歇初住長蘆還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敝穿弊且易之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眞宗聲前問已辨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靑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飢食竭己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師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諡宏智塔名妙光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擧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歘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

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麽行猶是時
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戸身徧十方未入門
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
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
麽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
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
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
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麽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
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
曰和尚爲甚麽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
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
功曰向上事作麽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
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麽師一日入厨看羮麪次忽
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
因甚麽却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
桶麪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麽處去僧便
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
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

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
栖巢祇麽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麽
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
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
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麽問僧瑠璃
殿上玉女擲梭明甚麽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
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
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
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
千大千世界向甚麽處去還會麽不得重梅雨秧苗
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麽見麽
恁麽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麽見麽恁麽不
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染底麽良久
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
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
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
巧拙不到作麽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

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諡悟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鄧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宅國王水草。退一步。踏宅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簌松釵短。游淡春風柳線長。上堂。學船子攦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湡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命鳳夜栖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辯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眞常。直是純淸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眼顧著。認

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不知書多嗜睡其父目為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歎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歲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　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徹它道那裏是高山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彌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空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立偏不附物

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横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遏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羸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灌胡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淸涼上堂海風吹夢嶺岩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

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遣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氏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偏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曰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燄光中發異苗因裴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卽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天寧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西山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汚它染汙它莫啾唧泥牛木馬鬧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潙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處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

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呌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　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輙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潙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卻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躑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卻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濃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寘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巖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丞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毀著不嗔。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讚著不喜。僧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未得妙。為什麼如此。一切智智清淨。還會麼。對驢彈琴。不入牛耳。俄遷大潙山。未兩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曰。未白槌已前。喚作什麼。白槌已後。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麼。出來相見。問。白槌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槌後又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涉。僧云。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腳下。僧云。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脈不斷。豈多學多知。負能負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已胸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恩德。如斯學唱。笑傍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漢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潭州中峰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底前瑞雪落紛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前話。僧云。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

鎖長空。三草二木悉歸師子吼。醫滴庭莎盡稱無邊妙。相猿啼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峰。卓一下。二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求者可掬

郢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叢林所謂賢蓬頭是也。眞如喆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喆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前。過不許衆僧往來。後二年。遂舉立僧秉拂。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數載。法道大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潙山日。擊其事。妙喜果游興陽時。尙及見其肉身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麼。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虛空開口喚。須彌聲隱春雷蟄。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師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汩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

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踍跳過靑天露柱魂驚腦頭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喜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拈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磁安楊氏子僧問須菩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潙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笑曰令人疑著又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伸又喝一喝曰狂狗逐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佛祖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又上

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眞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又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又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師曰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床三下上堂曰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收來臨濟扶起三關戈甲競頭分四揀開遮何止此定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象骨提心暗喜同風今古播叢林切忌叩牙驚著齒又曰雪峰鼈鼻溈山水牯臨濟三關雲門一普勸君一一透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床一下曰佛冷祖令瓦解氷銷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大衆良久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又曰煙雲開處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象頭頭顯煥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嚥唾於此未明且擺臂搖頭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人一箇出來咳嗽一聲山僧退身三步

潭州大溈齊恂禪師僧問玉兎不懷胎犢牛爲什麼却生兒師曰著槽廠去僧云牧牛坡下師曰莫教落草僧云步步踏著師曰草裏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山僧苗稼了也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又曰青山疊疊水茫茫猿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靜巖禪師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清風來不礙僧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師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師曰巡海夜叉頭戴角

僧云祇園五葉花開處不別東君別是春師曰重疊關山路問一鏃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賊身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謳謠滿路釋迦掩室讓商量淨名杜口休更舉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胡子敢問諸人祇如李胡子有甚長處會麼今年必定有來年不如剩種來年粟又曰晷運推移日長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曰九九八十一諸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九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晷運既推移大家相委悉非為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又曰今朝正月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巖前流謎語喝一喝又曰語默覷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香積世界餐香飯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悟般若遂拈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聞聲方得知卓一下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隨州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項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心求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弁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僧問優鉢曇華今日現願將花蕊接迷情師曰[illegible]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僧云一聞千悟立證圓通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來方外客今朝出世事何如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僧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僧云得恁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愧靈襟昔日聞說千端不如一日得到僧歸山舍入返郡城事有遷移理無改易何也湘水直連秀水出山還入

一山動靜去來豈妨湛寂郡峰列岫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凌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巳自知歸乍到禪人不妨立地一時搆取又曰新律纔分霞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春蓋鴻蒙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退時須頃刻巳屬東君勿此爲勞共稱得歲剛有一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載寒暑豈得推遷日月莫諸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甘時節到來又爭諱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賀良久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神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烏人姓支氏父謙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者嘗云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願有子續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往依峨眉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與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大奇之謂眞吾法子也付以十三條說法大衣師遜却之後詣黃蘗山禮眞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擡眸視之師咄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爲印證心地元豐末宗室南康郡王自黃蘗邀勝詣輦下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爲十方問眞覺誰可住持眞覺以師應請師既領院遵南方規範一變律居上堂示衆有日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風經肆講席爲之一空朝散郎馮敢奉議郎叚玘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相里昱皆摳衣執

弟子禮元祐末義眉白水僧正闕丞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併昭覺辭之蔡察其誠復請歸舊剎益建立綱宗孤硬峭整大爲同輩所嫉謗讟盈路師不卹也久而自定師示疾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俗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劒州元封常照邛州鐵像子嵩師於昭覺爲第一代塔至今存焉

廬陵隆慶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聞一禪師僧問意旨不到處特地好商量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張三李四僧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啣笙水底吹師曰亂走作什麼僧云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曰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眞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福州資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

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鐮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日。僧問李相當年參藥嶠。雲在靑天水在缾。府帥請師匡上席。未知祖意若爲明。師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云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得。云伯牙與子期。不如閑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閑持榔櫟木。笑問往來人。問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知師久蘊吹毛劍。作麼生是吹毛劍。師曰。淸風八面。云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云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曰。快便難逢。乃曰。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也一念回光返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興如恒河沙數。未有一箇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葉止啼之說。洎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花示衆。迦葉破顏微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繇成途轍。西天此土遞相傳授。如以印印心。心以印印。定實無一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眞機絕眹。包千古以無窮。大智沖虛。亘十方而無盡。法界豈從他得。圓光不離目前。舉足下足無非眞實道場。一卷一舒。豈離繫與大用。草木叢林皆現色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方解報佛深恩。上資皇圖永固。珍重。又上堂曰。四面靑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淸。所以白雲影裏古佛巖前。靑松翠栢盡

彰古佛之家風傑閣雄樓何異天宮之世界既到這裏不用彈指樓閣門開說甚天台與南嶽爲什麼如此壽嶽淩霄漢紅塵不到關

台州天台如菴主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鎖鎖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眞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踍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夏氏子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輙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什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諳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指三下

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鷓鴣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則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有知赤土是黃金。咄。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撮來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眾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敘平昔參問，勉眾進脩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掇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皷，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雁一聲霜月幽。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尙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靑白眼。還如鷂鷂守空池。擧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曰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山羅漢勤禪師。上堂曰。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又上堂曰。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著作麼生會。向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床下坐

曰疑日

廬州羅漢善脩禪師。上堂曰。一氣不言。羣芳競吐。煙冪冪兮水涤由。靑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如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良久曰。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元豐淸滿禪師法嗣

湘州長興宗朴禪師。上堂曰。我有一訣。逢人便說。雨下天涼。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你若會得。眼中著屑。你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又曰。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黑漫漫。喝一喝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欵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

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衢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猒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豊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覰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胷扭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貽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惟重整頹綱且要與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案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莽鹵貶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

凡流旣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由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鼇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由疑田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辨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續傳燈錄第十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螢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叵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邊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鏃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摝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兎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到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劉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

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旣是飯石爲甚麼齩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驀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榔標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顚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蔾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卻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䭾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䭾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砑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

意旨如何師曰東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擧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吟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寃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朶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
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
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覩黑白二圓
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
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
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禪師言下契悟遂住
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
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齅之
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
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
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興諸祖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
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又有達磨大師
於少室峰前九年爲衆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
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
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
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

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
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會師曰月
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
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
天漸長寒即向火熱即取涼良久曰且道佛法在什
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坐僧問法身清淨
妙應無方爲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云既
然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云忽若
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
曰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
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
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
鳥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
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
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
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

在千枝徧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羣狐屏迹云恁麼則青莎窟裏威風振桑望山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著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云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錐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衆曰有麼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堂眞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筍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麼生僧拊掌一下師曰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算來五兆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迥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聞祖師徽猷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擧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眞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拄杖卓一下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參畢見箇什麼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遁州狠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尙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曰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爲什麼卻成不閑大衆還會麼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設施萬別千差到這裏維摩老漢秖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卽有分良久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躍鷺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爲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珍重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秖恐不恁麼云也是師曰卻恁麼去也

睦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雁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巖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彭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行坐常持兎角杖應用

全施龍虎狀乳峰獨許老韶擔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拯濟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蓋斷兩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當皎皎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投子山證悟脩顒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祇如威音王已前又作麼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爲什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智月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諸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雞足峰前西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鶯囀喬林野草含煙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又上堂曰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荊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讓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游廬山淮浙徧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爲師入室聞擧

庭前栢樹因緣言下契悟。出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
詔住東京法雲。與師俱行。遂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仙。五七八內。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
以師名。潮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傅公燮請住金
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皇后遣中
使降香。爲　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槌竟。師顧左右
曰。還會麽。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
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
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僧云。若然者。祇如
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僧云。飄
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祇如泛洪舟
衝雪浪一句。又作麽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
香。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卽現。古
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
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
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賓主
互換。韶陽乃顧鑑。全超潙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
臣慶會。淸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
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
嘿。把宗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
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羣
有。然雖恁麽。猶涉程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
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敎
旨。遣中使降香。爲皇子韓國公頭晬之辰。請陞坐。僧
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令辰。中使臨筵　聞法要。師
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一句逈超今古外。
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
云。箇中奇特事。鑪爇御淸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
紫微宮。乃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
合。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爲禪流選佛之場。洞啓法
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心。高蹈大方。
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句乖宗。空自精勤。終
無了達。苟能於斯一致。畫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
覺。眞可謂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
龍蛇出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
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是處高

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密祐更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僧云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拄梵天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下及傍生妙湛眞如何常有異祇爲羣情弃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眞安得頓超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神光俄然瞥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如斯舉唱巳狥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參高德曲爲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下坐又下堂曰今朝二月十五惠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歸堂喫茶去

又上堂顧視大衆曰春光漸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衆盡是雲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行脚圖箇甚麼若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知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猿叫亂峰前擊禪床下座

興元府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齊迷僧云漢水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冣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

空界但能返照即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獰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鈎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闕月印南溟僧云恁麼則佛國嫡子也師曰拋茅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鵲白烏玄霧起郊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擘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散五位槍旗石鞏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不用施呈何須擊鼓般泥不用輥毬拽石箇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既若如然你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

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床一下咦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爲上首照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著石頭便似鐵

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著眼問孤貧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上來下去爲甚不識師曰渠無面僧云與和尚同參去也師曰同參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那箇是眞佛師曰殺好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曰羹煠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腦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未殘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千峰競秀萬壑爭流僧云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曰甚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算昨夜清風落太虛珠璣迸灑蒼崖面霰雪文飛竟若爲少林從此露風規

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盡唱無生嶺上石人時謳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麼二三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庚子示疾沐浴淨髮說偈曰鋒鋩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獄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玄旨次參照覺頤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纏紅塵何處來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孤負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工已畢推轉意如何師曰活鱍鱍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僧畫一圓相師曰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意旨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云不視雲中雁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子暗嗟嘘僧云爲什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乃曰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燋芽更外馳求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曰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眠擊禪床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潤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鶯對語高枝衲僧到此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喝一喝又曰彎石鞏弓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且道射箇什麼良久曰放過一著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一心撥開萬象一大藏教幾張拭不淨故紙從上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百城遊歷還有與麼衲僧麼良久曰點卽不到又曰有一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行得說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人中華藏欲覓一人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

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藏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春强半溪山雨散雲飛庭花自開自落梁燕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麼良久曰白日莫空過靑春不再來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而鼎新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駭歎素善黃太史魯直魯直戲謂師爲如來藏中之說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具十九遊方久參總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總擧起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總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總又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總云汝見何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總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籍籍推爲東林上首遂出世萬杉僧問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意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兎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曰寒山拊掌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曰闍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蓮社老師親得旨人間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曰千人趓不出僧云萬里游滄海忻逢倒嶽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麼生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脉裏轉却乃曰陽烏啼春觀音戶啓淸泉照月毗盧界彰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猿猴探白月不知眞箇有蟾蜍下座又曰赤水之珠淸江之月猿猴競探徒爾迷蹤罔象無心超然自得所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沒無窮往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淸江之月瓦解氷消衆中還有

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救取一半良久曰可憐此意無
人會却使陶潛皺眉又示衆曰玉溪不會禪祇識
諸方病藹下霹靂散轉殺也不定左丞蔡卞讚師眞
云靈光頭頭顯現獼猴亦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眞打
破鏡來相見

東京褒親佛海有瑞禪師姓陳氏興化軍仙遊縣人
幻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出家依東京景
德寺重全上人為師落髮受具造黃龍南禪師法席
南公曰汝為人事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南公
曰若為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
也不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總
禪師始悟玄奧給侍久之　推上首出世安州太平
旌德被詔住東京褒親哲宗皇帝五七入內賜大覺
師名百日入內又賜佛海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
問得亦好不問亦强一問若不達翻成戲論法問若
有旨答亦隨機為什麼宗乘道著千聖退步寶杖敲
時三乘失轍蓋為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自怖
如鏌鎁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不說說迦葉

絕聞聞大底祇要諸人回光返本歛念收心善惡都
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
人便於此承當得猶屬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
里望鄉關執之墮在魔王境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
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同規一句同機唯人自
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
州庭栢淸風長在若不會得便見雲門覓子天地懸
殊於是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景林間
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
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引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議
蓋為羣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莫返遂致
前境紛紜本原錯雜是金僊久默斯要於不二境
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綸三界道洽大千化均百億
言滿法界撈籠羣生敷玄籥以曉昇因垂天眞以育
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糧者可以推
微達著尋端見緒然後為散亂者誡之以定慧耽諸
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
諭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

道籍教明眞一心皎然萬德咸著良爲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拳誑實噫如此與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盂傳來無底任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達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幡事起捲簟義彰佛手難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放一線道便有紹續門風聯輝祖燄佩無我印闢不二門致得向上金雞啣米一粒遍濟十方眞如觝內良騎獨出踏殺羣魔所以人人盡道摩竭令嚴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衆若據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祗如知滋味識痛痒聆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麼人良久曰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嘿爲佛事使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坐而示佛事使學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恁麼散去早是不著便那堪長老皷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沒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不露苟或獨起象外量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爲事所礙古今三世儼爾目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辨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烜赫禪者爲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堦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旣無老僧倒行此令拄杖打禪牀一下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僧云

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眞金喚作鍮石問一念
萬年十方坐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德山後與
臨濟僧云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
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墮師曰
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
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棲師曰先
記摩騰後思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
竭正令師曰喝散曰雲擊破虛空僧云恁麼則衝開
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著力僧云若然者讓
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乍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
云灼然水灑不著師曰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
處草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岌峇玄機未發祇恐眠
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寧
類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連天瀑布不來耳
畔生喧任他雙劒峰高免向眼前爲礙時行則行時
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衆且道那箇是
光明底事良久曰禾山打鼓醉猶在自此廬陵米價

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性無
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
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國師不見
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
高著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薦取僧云若不
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
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
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
古聖笑什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春

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劒
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
所以未離廬阜祇見五峰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
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
安身立命及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卷舒羅漢
洞前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廚庫僧堂仍皆
舊轍便好拗折拄杖高掛鉢囊與諸禪德袴露地白
牛遊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樂且恁麼過時假

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著渠且道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道良久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眞覺志添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遊東林謁總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遙指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國大王聞師道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曰毗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輪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之可分何像末之爲間故知法界衆生無成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既有生而有滅復有去而有來正像末法既無差性相昭然而可覩於其中間無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藏無所間然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鶖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良久曰國令已傳淸宇宙人人各賀太平年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密契宗風即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印可飯千僧閱大藏以爲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眞覺禪師號固辭不受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條鎖云賜眞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屢賜紫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哲宗上仙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眞覺大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强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劒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天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日超宗亦難承紹

竪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期叅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擧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麤茶淡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皷大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趴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揑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輥毬休管禾山打皷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參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擧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殘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擧銀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華藏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少年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木無根北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皷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遁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節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硙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

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皷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蓦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皷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

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槃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棙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

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
生何也鳳皇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
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
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
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
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
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倍
上堂太平淈湣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
讚歎箇道讚歎是甚麼好箇淈湣漢上堂汝等諸人
見老和尚鼓動唇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
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
雨電影還速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
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
過雁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
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
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

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
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
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學者甚多會者不
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
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
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
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
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
雲門下齩破一箇鐵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豏子
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鬭不休上堂山僧
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
或見醜陋不堪轉動行坐靑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

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曰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粗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峰雪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會坐也會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

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祗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

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上堂彌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皷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躨躨跜跜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觸人師子師曰五老峰前曰這箇豈會觸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甎打瓦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祗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眞正路師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

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擧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擧與大衆請已後分明擧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皷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顙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

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蟇呑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鎭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聻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徽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筆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楖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墻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

思惟雖鷲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廼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學令彌勒分疎覩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櫛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

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
直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尙有廉纖山僧恁麼道
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佛印智淸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人少爲
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空宗遂依鹿苑
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參知識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
地初出世五祖道望顯著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大衆
曰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爲諸人放百種毫光復擊
禪床曰還聞麼坐下疑臺句句爲諸人演一乘了義
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劫來我人業識當體煙
滅灰飛現前身世根境塵勞徹底氷融雪泮便見靈
山正法眼藏昭昭盈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
身獨露譬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已頭亦如
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
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具足
諸仁者有能恁麼構去便謂立證無生不待僧祇而
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仙百日宣師
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仙五七
被旨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答罷乃曰適來淨因禪
師云是日並宣六禪長老陞座淨因乃佛日惟岳禪
師出雲門下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
不知最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爲大行太后
演最初句還知麼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情眞聖
凡同體彌綸千古廓徹十虛本絕去來何嘗生滅今
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
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爲大
行太后建此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
樓玉殿重重現淸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面
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
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僧云誰知今日裏明
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
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僧云

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
衆曰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虛
爲解脫門戶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炭鑊湯乃
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
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界若能如是即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然雖如是不
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
人知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
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
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
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
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焰少室流芳
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
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
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
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

馳疑馳

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
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
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
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
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
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盧
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
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
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
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
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
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什
麼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

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没泥冷似氷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蘇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鄆州平陰縣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爲師參諸方晩到蘇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因令師看庭前栢樹因緣發明心地有偈曰趙州栢樹子去處勿人知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再集人天會顯示西來掣電機師曰煙雲霧鎖僧云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曰都來七八歲游徧百餘城問桃花楊柳共談眞如何是共談眞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青僧云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橫披高坐上爐煙起處太分明師曰不是這一法僧云賣金須遇買金人師曰這箇是鍮石乃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問安撫旌麾得得臨請師爲鼓勿絃琴師曰囉囉哩僧云這般格調須遇知音師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淸師曰一夜寒溪雪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木人聞作舞石女聽高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恥見永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祇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

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云而今台旆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許。僧云莫言祇有庭前栢又得甘棠壯祖宗。師曰千里同風。廼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是法門中魔王。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墮坑落塹。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行如昇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論道廼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山。良久曰。巨鼇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塞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擧步則金蓮蹀蹀。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至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胷。何啻稻麻竹葦。更遑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淸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晤。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

來沒鏤罅五十六年成話覇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跡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大溈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溈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啜何物師曰飢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虫咄上堂雨下堦頭溼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鎚腦後看僧云破二作三又作麼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

將來對衆拈出噸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晩散爲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狐疑離此憑何旨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掌迦葉擎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舉起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一唾乃曰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猿啼喬林鵲噪鬧市紘紘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佛馬師一別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爲埋沒臨濟喫棒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興化帳中拋撒將來不是驪龍頷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自然淸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窟又曰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而地薰風滿庭戸三十三夯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才顯露成點汚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知爲什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云兵隨印轉師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日願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杜口僧云爲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闍黎問作者相逢時如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即得師乃曰一法雖彰萬善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兎虛生浪死祇爲懷寶迷邦滯殼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於衲僧分上著什麼來由假使心法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旨魚魯刀刀得之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指一心左右逢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討什麼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劍把定要津以文殊爲先鋒以普賢爲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得及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又曰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半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見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叫猿啼縱步從他差路衆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日共虛空把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籮裏餓殺育王恁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閑名執奈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自點胷微笑破顔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眞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兎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韶州鷲峯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瓶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拽轉鉢乃曰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攀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

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絲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有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剿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迹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什麼椀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袯芒鞵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棙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迹相教習如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珍重

廬山雙溪寶巖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大詫不捲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詫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泉州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子卄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

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蘄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靑蘿翳目老鶴盤空足可與諸人內助其機外揚其道又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寶陀嚴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爲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矜誇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昆甲盡同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善超禪師僧問去却拄杖子語默動靜未審如何爲人師畫一圓相僧云此猶是葛藤師曰了師良久謂衆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逞七辯無以談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墻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若能回光返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麼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桃花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眞喚鍾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

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及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猶到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語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因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撞著盡是自己神光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又曰白雲峰頂昔年嘗到朝參暮請依師覺道鬧市紅塵煎熬不少還自忙忙貪生至老咄這皮袋臭穢易壞貪欲貪樂不解厭學佛學祖總不會慚愧寒山老眠雲枕石塊思量拾得歌愛住深巖內蓑衣爲被蒻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還有佛法也無良久曰無爲無事人跳出紅塵外喝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亭又作麼生僧云放過一著師曰迢迢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府鐵牛僧云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曰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爲何事良久曰自知較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鼕鼕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翻眞却成僞分別緇素與色空扶藜摸壁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呑却十方刹海中刹海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眞機自立八明蟾彩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悟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勞難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甎打瓦說有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懡㦬又曰明眼人若論斯事如鹽在水祇瞞得鼻孔若是舌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狸奴白牯一箇注脚拈鎚舉拂下喝敲床盡是露柱注脚以拄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脚這裏看得

出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藹不藹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什麼因僧請益師以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抵悟疑牴牾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栖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悟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食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嘿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

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死心叟榜其居
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
嶽麓新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
是什麼對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
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
漫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
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
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
喫粥喫飯處見遇揷火筯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生
新拽脫火筯便行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
有淫祠鄉人禳禬酒胾汪穢無虛日新誡知事毀之
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彼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躬自毀折俄有巨蟒蟠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
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
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恚罵
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繙屋雷擊自戶入
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
晩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

心計疑訃

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
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
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
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
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
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
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晩小參說偈十五日
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
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
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
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
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
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
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
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眞而非眞花也上堂皷聲
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

歸堂更待繁詞沉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教坐看雲起時

隆慶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潙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旛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旛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開堂上堂學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倘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

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强卽弱有時遇賤卽貴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靑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鱉鼻上堂擧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顚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慶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眞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擧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床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飮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

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埋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擧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嘆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峰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仲疑中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仲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氷稜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虵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杭州慈雲道淸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飢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毗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又來參扣者設

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
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
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
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
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
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
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
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
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
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
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耳久
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堂心見張目問曰新
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
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
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
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
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
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
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
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
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
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徑寸璧
如何是徑寸璧師曰千峰排翠色僧云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萬卉長威稜又問如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
幕阜水瀉洞庭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
陋出語便成章又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話師曰向道
莫行山下路分明秖在路傍生乃曰煙雲綻處樓殿
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暎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
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
宙豁清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

無所合更或歌風咏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麼時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猷碧潭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噢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寶峰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眾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

客疑杏

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秖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鵞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峰削玉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秖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淸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吏求眞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眞秖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淸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自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秖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淸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靑山玉一團喝

瑰疑機

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眾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謚眞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眾至晚為眾秉拂璣遲而訥眾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墮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壚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童子不喜聞酒胾。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臍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盧。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為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鷃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偏遊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大開士。若潙山真如。九峰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同學志恭詣大潙。久之不契。

乃造九峰見真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潙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壅菜。率以為常。師每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直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殿中監范公師南昌。移居泐潭。師辭辯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而慕之。槌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涴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嗄。師曰。蝦蟇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

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尙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尙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爲什麼從闍梨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闍梨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撑船雲居先馳到師處未離歐鼻文彩已彰既到寶峰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爲甚在寶峰手中馳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尙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云爲甚拈起羣縣茶瓶却是饒州甆碗座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尙問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蹉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澁也師云和尙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聚頭打鬨了喫飯你畢竟將何爲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統作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尙山中安多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來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靑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傍僧云你道得麼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尙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爲甚麼在寶峰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曰你却做得箇坐主使下僧云和尙又作麼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靑龍右白虎僧云久嚮寶峰元來只是箇賣卜泚官師乃點指云

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噓一聲僧云放過一著師云者裏不可放過隨後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僧又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峰一夜睡不著計較今日上堂揣腹搜胸總思量不就而今臨時逼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拂子且權將供養大衆乃擲下云竹根椶葉麻繩緊纏度天然別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壁坐云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琇公稱雲居眞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眞正宗師攷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育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眞淨之門所謂家名辨才氣宇逸羣者抑知言哉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
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
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
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
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豐
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
捺不住。鄭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
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
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
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
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
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
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
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
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
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
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
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
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
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
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
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恠重說偈言。遏
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
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
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
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
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作夢。門庭施設。誑
謼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
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
鶺鴒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殿前嘯。

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旣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鎭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

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蚪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祗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諳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陸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眞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稍頭自從鬬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狥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祗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

其或見諦不眞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屛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貍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澹泊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耙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尙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喩氏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峰靚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舊籍慧洪名爲大僧依宣秘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奧博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縉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眞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眞淨之道辭之東游歷沅湘一日閱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胷次洗然辯博無礙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畫應眞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眞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爲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椹服號寶覺圓明自稱寂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

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峰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爲狂道士執以爲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湖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爲之銘云云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淵聖登極大逐宣和用事者詔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削髮還舊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阜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棲山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精博其才實高圓悟禪師以爲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亹亹雖稠人廣座至必奪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略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咨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羣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爲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者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爲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爲洪覺範亦以見其不自欺焉惜哉

衢州超化静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後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

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賓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蹕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遁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啣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久參晦堂已有契證復參眞淨深詣幽奧陸沉衆中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眞淨在寶峰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耆宿皆憚其行久之不決師忽白眞淨曰慧淵去得否眞淨喜云汝可去遂復書擧師時湛堂爲首座問師云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爲一切人結緣自肩一栲栳打街供衆湛堂云須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師入新吳誘携羣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秉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羣生機開布袋口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含靈昧已之流頓出無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

佛授手師既至遂日打化遇暫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創建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叟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眞箇理會底不能與他磨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闍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

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閣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繼上封之命。屢遷名剎。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覂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州濡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史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還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擅睥睨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狷嶺上啼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與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誰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

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狗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鄱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厖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叩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眞正眼親切悟明者難爲湊泊今日分明爲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淸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

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師嘆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師既汨沒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賫衣一襲尋訪之衲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矣後示滅於本山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靑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淸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鎭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

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遂舉筯飲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偏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躡數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

修。因看法界觀頌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借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常設浴於保寧。揭牓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寂。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草堂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游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然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踏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

民疑曰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黎民安竪起拄杖民大衆這兩箇弁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飡饆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旛無處著是旛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芾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竇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恠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晩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梨闍梨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梨闍梨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梨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秪如透脫一句闍梨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疊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覩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値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潭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祖菴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遺興作偈曰小鍋羹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

饑一補饑倉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
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
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
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
太平曲且作麽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
德雨以霶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
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栢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賓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佛事何
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
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
頂上拈拄杖云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
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處不風流處
也風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
和尚從箇甚麽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甚麽奇特師
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
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麽則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麽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
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
今人見此月此月鎭長存古今人不別若人心似月
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
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麽生祗準良久曰
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智海淸禪師法嗣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
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
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麽可
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
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
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

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擧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麽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卽不問觀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僧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曰豁然僧云言前道破無妨礙物外全提有像還師曰獨許闍梨僧云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不足讓有餘僧云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師曰自生退屈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染雲密峰巒畫不成山色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悟無生彼此自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又曰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殊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蔽千家藹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窟裏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峰輥毬趙州庭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顋一摑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曰窗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闍梨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峰綿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這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瑯邪起禪師法嗣

兪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邪邪

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資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眞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遙玄峰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

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擧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擧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旣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溼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藉

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旣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卽且置旣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

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猩猩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宅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盖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淸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頤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鎭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晩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閙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虫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淸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眞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淸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淸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

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塡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峯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宅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劉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荒槍帶甲曰貫花千偈誰[illegible]品[illegible]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illegible]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壍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眞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竪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宅道瞎漢若不得它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岩而斷

0567

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
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雁過長空瞥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呑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之草不是雲蘿香爐峰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

之疑芝

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翳鎩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闌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宅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更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皷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兮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巇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旛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針岩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岩石窗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眞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岩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辯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擬人

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兩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眞禪師劒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金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緣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氷輪宛轉旁參叶通象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眞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

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
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淸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
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問歇大洪
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
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道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
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
是靑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
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搜
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
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
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囌嚧囌嚧呵呵大
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踍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早夜精勤
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
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
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
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
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
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
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
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
直透靑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
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仲顏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今日
使君請師當爲何事師曰大衆知有恩僧云恁麼則
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祗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祗認得聲。師曰。祗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祗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

促揚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圜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梨奪却

鎗問古人道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纒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潙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鷂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

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日月從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鷂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雪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劃意。意能劃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

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
五月山房冷似氷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
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
塔于昭覺寺之側諡眞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
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
之有省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
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
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
餘比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
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
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
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
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
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
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
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
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
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
祖訶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
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
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訶
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
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
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
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
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
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
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
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
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
徽號椹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
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撥破露柱曰歸鄉無
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
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

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寃讐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出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眸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竪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幾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璽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

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學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
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
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
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
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
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
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
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
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
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
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
維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淸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
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
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
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
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
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
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
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
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
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
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學

青林般士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遼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氷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瓷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逢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

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竪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拖張帆抛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什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靜板聲乃曰據欵結案師嘗題語于

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亟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廼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會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請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才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迺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末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

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羅蹱。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𨶹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眾。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秖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得千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鑿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鈞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秖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

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戒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嗰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邡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爇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瞥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為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阿誰教你麼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秖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秖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窗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秖知拈花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齩。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頌。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偏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顧不覺布衫穿。祖見。迺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勸老宿主。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勸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誦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蹣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閒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忘藥忌未天眞。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問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華

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顯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恩不恩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氷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卻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廼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

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實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擧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攙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铓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覰著寒毛卓竪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

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屄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寤。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靑山依舊白雲中。

渤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脩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尙合知

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尙眞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到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𨁝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鴉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繻鑠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瑀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渤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門。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

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鬔鬆髮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錘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皇枝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可疑何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擊禪床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峰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箇什麼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扇子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眞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云靜處薩婆訶上堂曰鬧市裏識取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致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

帳裏撒眞珠乃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籔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屼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參又上堂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又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覩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爲什麼如此良久曰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上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嚴治平慶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笻尋遠水洗鉢趁朝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淸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遙春草綠喝一喝上堂曰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峰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境師曰寺居煙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檻外淸風起湖中白浪生云謝答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拄杖曰看看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又上堂曰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雪老輥毬禾山打皷秘嵓擎杈淸平拽石此一隊漢各逞伎倆總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揉莫怪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一粥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諸方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大鑑下第十五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鬬額。看擊禪床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效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經鑿。袖裏金椎劈面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

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嘗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

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錯會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排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二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頴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過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鍾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

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埽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冬至令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二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瑯邪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眞金捋作頭鐵賣却瑯邪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眞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鷂子遼天鵠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花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潙山坐次仰山問和

尙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潙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擧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祇恁麼卻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擧襆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寶華兮獨賣松青靑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靑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目疑自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晩見五祖演和尙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

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圚不得如何是這圈圚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大溈瑃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溈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溈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

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眞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盡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弈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良久普視大衆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可謂露躶躶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伶俜更苦辛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寶劍當胷僧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

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聯珠答如瓶瀉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麼若向這裏入得便能持寶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門庭未為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卽却方為妙珍重

泐潭乾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欒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徵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既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為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僭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邪為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拽杖逐

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那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虗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㘞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鐵杖敲空獨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

癸疑發

所以肩笻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學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大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坐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

光字更勘
斫疑斫

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頷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光契惠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棲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蠹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隻鶴舞清虛僧云與麼則興化得人羣生有賴也師曰烏啄古林木山横今日雲師乃曰如來大法諸佛妙道眞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興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横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攙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眞箇泐潭無異水淸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利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如歸堂喫茶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

驪疑驢

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迷津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蒙驪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你上座相見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慧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如不相識僧云奈爭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為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為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強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擎拳門外金剛眉卓竪師拊掌呵呵大笑曰笑箇什麼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兩落街頭

自溼凡聖何依疇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喝一喝是何道理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弃去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游方時宣州有明教紹珵禪師者與教坦之嗣琅邪覺之孫也師聞其飽參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珵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珵異之每嘆云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容首衆堅爲侍者十年師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王眞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堂東林參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珣禪師珣秀鐵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參準禪師準即湛堂也師始至機辯縱橫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彩粧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湛堂姓梁準摩頭云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髣髴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師云杲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

知麽師曰未審是什麽事準云你只欠囫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歿師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即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挂搭參堂畢勤方入院師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參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躶躶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師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

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誵訛語話徵詰之師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拊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杲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横踔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歛衽莫嬰其鋒矣初師旣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師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爲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女眞難作虜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旣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嘗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室罷却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副圓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掇得我上壁也圓悟嘗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擧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卽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擧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爲然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在蜀時圓悟爲言師眞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復

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撿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示眾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剜瘡。學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飡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盌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答罷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

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外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窠臼不守規轍大率如此不可槩舉嘗垂語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恰如你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什麼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爲什麼却要殺人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語僧俗言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文字語言糟粕求無有是處謙禪人請師子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痛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俵師差別因此

處疑虛

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什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什麼病如是是佛麻三斤有什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什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嘗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商量風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橫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佗三拜不然與佗掀倒繩床乃回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是掀倒繩牀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師曰你看這瞎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師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虛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

澗水湛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擧了指拜席問旁僧曰見麼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復曰太近也因什麼不會僧罔措師曰只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卽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擧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趂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卽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良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更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尙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峰長老云某甲看和尙竹篦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喩得極妙我眞箇要赴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

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復說偈曰佛之一字尙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覿面無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師闡揚宗敎時有同時號稱宗師說法以寂照靜嘿爲本者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爲言令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爲如此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敎中謂之昏沉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得休歇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排之謂之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昻尙明者持一瓣香來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昻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尙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尙肆意詆訶昻心疑和尙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

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爲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什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師曰。你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幷諸家注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曾。却問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佗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

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昂遂無語。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坐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

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爐炭裏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無語師遂以竹篦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要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佗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什麼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佗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別參請未幾頓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曇懿與禪者遵璞二人爲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又隸員歇了坐下點胷自許謂世莫有過之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學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小參痛抵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嘗夢見圓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既散夏果與璞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璞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汝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入門一日因別僧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

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師曰劄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之忽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從前惡知惡解當下氷消後皆承嗣師師嘗爲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又却近前覓箇什麼便打出又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又僧才入師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曰適來兩箇上坐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

脩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爲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汚師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掃箒來僧茫然師便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眞箇又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行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意作麼云隨家豐儉師曰好箇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

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云天寒且請和尚䟽袖行師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什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忙然師曰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爲什麼參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室中機緣渦旋辨肆不可把翫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少卿馮公濟川俱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己惡之遂遭摒拾毀衣屛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聚衆多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　詔賜其庄名般若又二年詔復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退居明月堂先是　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王甚悅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眞讚賜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演成四偈以獻　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即位遂賜號大慧禪師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　上聞之嘆惜不已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謚普覺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曰無頌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投筆而逝俗壽七

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師全身瘞於庵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歿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蘆信公略霑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鄉邑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衆盛道大顯著示衆曰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杲日騰空四顧渀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携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有棒有喝一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喫趙州茶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辯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他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曰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摑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贍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

擊以無斷獨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白圓悟得旨遍住大剎奉　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嘗示衆曰一法若有重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己眼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塵萬法本無罣礙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直饒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須知有頂上一著作麼生明今古團欒無縫罅大力那羅擘不開又曰行時絕行跡脫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轂轆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麼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破家散宅底始解作活計假使黃金爲城白銀爲壁禪悅爲食解義爲漿本色衲子不肯回顧何也豈不見道明眼漢投窠臼縱饒萬里空寥寥正好一搥俱摵碎且道不落進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樗蒲若識本面彩儘教骰子滿盤紅擊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爲見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揷翼爲瑞爲祥若平榻榻地睡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裁方就圓即是平榻榻地即是還辨得出麼直饒辨得也是盌脫丘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皷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撼曰百雜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又曰一鎚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是汗血駒鋒鋩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虛少實直須肘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刀截却且道據箇什麼便如此要知麼玉欄輕提海嶽

昏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出家。得度受具。徧遊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眾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瞌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麼。椀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放屙。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久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盌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又曰。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又曰。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芒。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下絕己躬。上無攀仰。孤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事又作麼生。休懸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

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云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緊繩床下坐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竪一指未免顚頇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著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皋禾靑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因號元布袋師道契耿龍圖因請出世於處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機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翻虎穴魔宮截斷佛祖機關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睦州親自入門頂顙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在什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選又曰野犴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踐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illegible]龜火裏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學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師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忒煞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寂于木

木疑本

山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遁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覇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illegible]峰疑錄

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岳針峰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擧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麽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擧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擧

話待某說看悟諸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擧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擧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游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頂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麽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麽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尙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麽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擧玉泉皓和尙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麽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頻繁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尙次問師汝作麽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

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更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㑹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　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淩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秋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頌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　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訶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蠢騰囊槖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擧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諴床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學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

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撈破你眼睛曰興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氷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榮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

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眾擅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年來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喚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秖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者麼若也不識為你注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資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覔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纔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倐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靑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斷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卸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頮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鞴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會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皷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擬之曰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虗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虗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明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淸徵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臨安府靈隱瞎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鎭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門値徽飯罷於庭廡間閑行師纔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爲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爲文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鍊拂者爲首坐師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爲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

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爲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鋏舌轉關棙之語衆目之爲鋏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邪又移婺之普濟衢之定業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陞坐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蓬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腳山魈解雙趯去年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屈且道屈箇什麼尀奈監寺副寺維那典坐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點鴉咬殺佛殿脊又上堂舉眞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腳頭腳底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存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舉了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窩未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時東廊下恰犬吠師乃喚行者探門前有甚官客大衆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吶指一聲搖手下坐其舉揚大率如此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師偈頌提唱以往者妙喜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圜悟所付法衣逮其得旨放歸師以頌迎之相遇甚歡妙喜極口稱譽又題其眞云這川藞

苴無眞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
向鉢盂裏走馬自此人益歸重俄遷光孝閱十年安
定郡王趙表之與師爲世外交侍郞曾開從師參叩
曾雖士大夫而飽參諸老從妙喜遊甚久而未甚穎
脫至見師始盡餘疑後過南嶽遂住南臺時龍王璉
禪師方廣行禪師者皆月菴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
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
十餘問皆佛祖誵訛險節關棙學者罕到之處師隨
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嘆服璉即率其屬
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遷天台歷住護國
國淸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尙書沈公德龢守平江以
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力邀師主之至則接物無倦
法令整肅適丁荒歉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滿
忘軀爲法者集焉道益顯著遂奉　詔住高亭山崇
先寺未幾與主者不合退居迎照菴再奉　詔住靈
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
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處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
人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

嗰漢就中有些子整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
前被業風吹到岷峨山下荊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鐵
鎚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
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灑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
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
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
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鵰不棲雙木一客不
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
贓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尙
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
無禪藏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　孝宗皇帝留神空
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贊師頂有解向
鉢盂走馬之語至師對　御歸以頌記之云鉢盂走
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
包盡帝都春師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
至於室中機緣尤爲嶮峻不可湊泊嘗指面前花問
僧喚作佛草料見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
參學眼在什麼處僧無語師自代曰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又問僧三門前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曰光剃頭淨洗鉢又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又問僧有祖以來多少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曰罪不重科又問僧你是甚院僧云天宮院僧師曰既是天宮院爲甚却兩脚踏地僧無語自代曰爭怪得我又一日陞坐鳴皷竟師坐帳內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什麼不見侍者無語自代曰太斧斫三門又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投師揭牓曰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曰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出又因淨慈先馳至通書師問你長老甚處人先馳云和尚大似不識師曰你是甚處人先馳云越州師曰猛虎不食伏肉又因在病有僧相看師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宮了至今因甚痾屎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曰承言雖會宗勿自立規矩既不識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曰摩竭羅國親行此令僧入身師起身問更不著布裩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瞎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師撫掌一下時有日本國僧覺阿通天台教頗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居三年頓有得作投機五頌而去語在覺阿傳他日因海商傳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而師宗旨遂分一派於日本國焉淳熙二年閏九月旦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時都下喧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 上聽至明無疾陞坐說偈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說即語知事頭首分付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下人競集 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師素畜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裰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窗隙中但

見猿手持一卷書入立於床前遂亟從後路至揚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拘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得法者了乘如本齊已慧沖皆住大刹對　御語一卷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有　旨令靈隱長老慧遠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奏曰臣本凡愚生於西蜀早聞道於圓悟禪師養拙山林幾四十年仰聞　陛下即位以來優䘏生靈護持宗教所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夤緣慶幸依近天顏不勝萬感　上曰圓悟是誰師對名克勤建炎初太上皇帝駐蹕維揚召對賜號圓悟禪師即臣之師也　上曰惜不及見之杲何如師對宗杲與臣同出圓悟之門　上曰卿甚時來靈隱師對去冬會慶節前一日入寺今蒙　陛下恩遇獲覩清光一門師資豈勝榮遇臣謹以舊所讚頌十篇上進讀罷上賜坐遂謝恩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師對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悟師對本有之性若以歲月磨去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師對悟了始知　陛下所問與臣所對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師對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肯首師又曰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曰即心即佛如何師對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遂起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　上笑復問德山臨濟悟道因緣師具言其詳　上又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此圓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得聲師對昔有陳度支問道於五祖演和尚五祖云小艷詩中亦是說禪時圓悟侍立因問云如何是禪五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如何是佛麻三斤圓悟遂長嘘一聲忽然有悟時恰有雞啼圓悟云你亦會禪五祖云汝作麼生會圓悟云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五祖云此漢徹了也　上曰好好師又曰悟得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裏一句師對好語不出門　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師對老龐致此一問直得驚天動地超今古脫是非離言說無依倚正如　陛下至尊至

貴大道本然。　上曰只是不在有無。師對離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舉起一拳隨奏曰臣山林野人。舉止乖疎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貸。　上曰不妨說禪。又問得道者誰。師對學道之人甚衆。隨其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昔有曾開侍郎亦近道。　上曰他如何有悟。師對曾嘗問如何是善知識。臣云燈籠露柱猫兒狗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爲甚讚即歡喜毀即煩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曾云開三十年參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茫然。臣震喝一聲。曾擬開口。臣又喝。復搊住云開口底不是曾侍郎。曾侍郎向甚處去。曾不覺點頭長噓。臣舉手長揖云侍郎且喜大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云。咄哉老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大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師對學佛者衆。機緣亦廣。切恐有勞聖聽不敢多奏。乃云臣乞回寺與諸衲子傳佛心宗。仰報覆燾之恩。願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師對謹當退聽。遂謝恩下殿。三月七日復有　旨。八日午時候駕過德壽宮回。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既見賜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刹。每令臣寮擇人住持。師對荷陛下不忘靈山付囑。不似形服見弃。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對臘雪應期。必有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對臣亦恐春間細民艱食。賴　陛下聖德所感。今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對　陛下以百姓心爲心。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曾聞黃彥節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對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對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爲有所證悟者說。　上曰如何。師對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喜甚。師復奏曰容臣錄一本并鐵舌菴錄前後奏對錄上進。　上曰甚好。又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不出。師對理會不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

須可曉師對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爲則問對旣久師乃奏曰臣恐久勞　聖聽謝恩下殿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寺至冷泉亭師起居罷侍臣傳旨長老歸寺上至三門下馬師再起居　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藏殿前師奏曰修廊高峻恐艱聖步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上至方丈師起居上首看　太祖皇帝所賜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額加敬師以佛牙事跡進呈至遇安堂一笑軒讀大慧宗杲至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曰遲兩年惜不及召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何師對超然居士與圓悟先師及大慧游從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又見語錄三策在方丈前案上幷奏對狀一紙　上曰此是什麼師奏向來乞進三祖大師信心銘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對此是僧徒畫臣頂相求贊　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眞底師叉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　上大笑上觀圓悟禪師像師讀所題贊曰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內叢林逢著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濤到了不說一字慧遠把斷綱宗負荷闊行大步鐵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底路上曰此便是向時所說光堯在維楊登對底師對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奏曰此吳道子畫師亦讀所題贊曰大哉釋迦文韞聚海無量比地少硃砂赤土也爲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臨濟師對臨濟禪師乃曹州人臣十二世祖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雪下時可觀師對更有上方尤好上回師隨至東廊法堂前　上觀壁畫師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師對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師隨問奏答語意相契上遂回駕師謝恩而歸翌日有　旨賜絹帛等是年八月六日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員僧道入內就觀堂齋齋罷赴觀堂前起居　上賜坐賜茶謝恩次續有　旨獨宣靈隱長老至觀堂東閣師隨入奏曰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供三教畢集此一段

勝事世所希有感荷　聖恩上曰可謂勝事遂賜坐上曰有一兩件事欲問卿師對曰臣願聞　聖訓上曰前日睡夢中急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從甚處起師奏從　陛下問處起上笑上復問前日在此閑靜坐忽然思得向時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只這不與萬法為侶也大奇朕從這裏有箇見處師奏曰不與萬法為侶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西海不為多師奏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　上曰亦未嘗欠闕師奏曰臣每於入室時常問衲云如何是斬新一句擬議劈胸便打有時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對纔涉思惟即成剩法纔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參禪如斲輪擬議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何故法無二法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你便無我有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問曰只如德山示衆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莫也是排佛麼士人憫然臣曰這裏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所見未曾遇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頤養得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員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員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適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而今相見了也一般直饒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覓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欵大率古今言句正如　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刖刖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

駐蹕　上曰作頌最難師奏曰昔時葉縣省禪師有
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衆曰方水
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揄䢽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對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
句師對意有待焉二百年後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
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中鼈鼻蛇又佛
果圓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
茶臣於第三句下著語云𡁷呢嗟哩吽㗭吒　上笑
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對　太宗皇帝
上曰聞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對　太宗皇帝一日
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
國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爲甚却在卿手裏僧
無語臣亦曾代下一轉語　上曰卿如何代語師對
當時只將經卷當𠸂鞠躬云願　陛下萬歲萬歲萬
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曰　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
問云卿是何人僧云塔主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塔
因甚是卿作主其僧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
被　上首肯久之忽聞窗外報未牌師奏曰　陛下

心所下疑脫未字

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恩下殿九年
四月二日有　旨四月八日宣入內觀堂齋齋罷同
衆起居　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曰此乃叢林成規
西天於結夏日鑄蠟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戒行
精潔則蠟人氷不然則蠟人不全故號爲僧蠟　上曰
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十六人入觀堂修三
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
了師對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
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華嚴大經要妙只在偈讚
處爭如十地頓超師對如華嚴經偈讚只聞得四句
則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得徹
始得師對曹洞下禪多云直須盡底去如何得盡底
去上斷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時衆皆惘然相顧
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曰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
辰　陛下作此一段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聞時
大雨乃日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適來諸山皆有
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對未至禁
門時舉似　陛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看師

對不可頭上更安頭。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奏曰臣深領此一問。上曰更有也無師對常似今日又奏曰昔見台州守宗頴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渠惘然無答。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中本三昧。上首肯之師謝恩歸位。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對初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等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爲究竟故圭峰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非貍之身昔有僧名項三教嘗作偈示衆云四禪捨念常淸淨牛是眞如牛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怱怱一邊順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繫與永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施悉皆在定傅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在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此乃是不動眞智也。上曰是衆皆起謝恩下殿師再入奏曰臣去年八月二日奏對錄幷七佛偈日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進。上曰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曰七佛偈去冬因沈介尙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上曰他如何問師奏曰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答云未有尙書時喚什麼作境心境俱空是箇什麼渠默有契證。上曰朕近日於四海不爲多處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曰臣感蒙　聖訓謝恩下殿

台州洪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搊破窗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裏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剌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

◎日避白

相類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襆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宻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床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鍜蠏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嚗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

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麽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曰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鶻鵃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麽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涖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一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涌地明月當天言訖儼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

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擧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花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擧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轞鑠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擧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

襖是非毀譽付之空堅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視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郭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花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

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槖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弦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覩象其徒擢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匪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并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

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詹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龍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雁喃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花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鍼蚰鑽不入鍼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

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

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

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曾說擧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項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横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窗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溼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婺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搯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淸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淛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

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拔賽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虎席郡候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讒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學佛眼以古詩發明廚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

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
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
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
釘椿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
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晩得五力吹落碧
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
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
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
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
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
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
堂學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
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
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
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
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我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
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
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
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
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
𠺕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
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洒師曰料
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
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
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褁曰
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
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
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
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
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
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

香龍門和尙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關捩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恠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會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輳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尙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蟆與版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紙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薺公於是契

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言語。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丙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悉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巳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　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菴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

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潙山呵呵大笑響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潙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蟠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

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驗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顙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怗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誵訛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

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菴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宕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

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皷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搥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皷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眾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眾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郎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杷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

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蹐足矣住後上堂擧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離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沖眞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辨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擧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

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拶手而來如王寶劒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巳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眞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

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㳂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踹庵與語機鋒相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虗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𥉂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𨚫久日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竪起拂子曰還記得麼𨚫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静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

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獄山祖菴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慜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明招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

爲研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拶一僧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卽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兪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祗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岩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横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硈磕明日硈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

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

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岩門下士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鑑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爲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透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仭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卽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

箇佀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卽且致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

師有十牛圖幷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劒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卽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劒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擧石頭和尙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淸凉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劒門南脩造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贇禪師坐次贇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靑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

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歇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尙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懽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學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

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
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
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
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槌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籮
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
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鶻勒那咬定牙關
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
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
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
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勘。頃刻
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
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
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
饒拈却。職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
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旄頭星現衲僧前。上堂。
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斷定。
牙關。跨跳出他圈䙡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

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
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
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
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
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
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
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
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
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
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橈舞棹則不問。
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船舷三下。意旨
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
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
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
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
生。師曰。樂則同懽。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
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

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筯撑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斷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澹煙和露溼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青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為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

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
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
手裏。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
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
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
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
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會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
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
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
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秉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
于金斗峰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
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
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
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
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
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
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潙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直
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
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
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
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
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
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
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
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
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
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
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驀頭驚起
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讚歎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擬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溈。爲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機動乾

坤建太平。一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晩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凝滯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畢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隨劣。要去有滋味處齩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鉗鎚。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斯煎。餓斯炒。大海祇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煑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返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鶻鳥落水。魚龍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

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二祖父閒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虀拍禪床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擂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眞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菴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付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郎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無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脩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靑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躘蹱延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

濟事復曰噁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州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吽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輙譜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　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　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其三　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其四　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　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

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豁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大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師窟無庵肯之即遺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

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眞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皇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巖裴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師至徑山彌浹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塟于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

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夯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脈李公會使藥兩箇鬭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閫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

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嚴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教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麼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礙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

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迴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皮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為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岳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竊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顱鶚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箭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淸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甑箄山家活計。澹泊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鶯戀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巳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菴於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

大乘嘗聞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菴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皷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劃意意劃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虗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岩頭大師向羌峰頂上孥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聻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譭道將來普賢今日

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擬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

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𩕳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喏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嵩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

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馳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相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卻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卻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亟不會差了一步因甚麼卻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遍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

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氷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峰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

常州華藏遯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獨且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覷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欠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

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寶。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嘗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齩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

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頌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託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輩曰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撿得出者麼若點撿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撿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𠺕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臈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皇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懸問

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仭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詔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擿楊花擿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呑月滾滔天

眞州靈岩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囫圇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岩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鑿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

於同𤂙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搜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潙了菴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隝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椎笑打虛空皷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搊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學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淸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

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揷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斷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鹽隱最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爭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擧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建寧府竺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秖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嗯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擧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乃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嘿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喩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秖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尙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尙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嗣已前墮坑落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機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尙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悉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嚴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尙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尙過慧曰

爭奈油甕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語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狥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假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潤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

◆斷疑撕

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溼上堂黃面老人横說竪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檢點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

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起入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

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特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伯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學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

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慧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乜其頭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鰾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傍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同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倘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纔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即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破。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

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葢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嘗作臈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肯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臨安徑山子明禪師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

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即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衆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聰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

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秤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術子孫萃佛事殊勝江淛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尙再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蘧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菴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齩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認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菴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菴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七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菴菴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菴遣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閧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均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
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會中被化此毒
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
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
同參今日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佼
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
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
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
是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
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
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
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
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
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
自己查黎煩惱斋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
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
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没半邊不勞再勘

後來疑到

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
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
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
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
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
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
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
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
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靑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
鑄崑崙曰後來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彦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
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
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褁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
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

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嗚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筝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雁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

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竪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眞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

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彌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鮫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

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緜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僧問只如昔日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吁味師所談心要政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豈容湊泊哉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皷未響托盋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嚀呢噠喇吽嚗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卻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卻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卻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

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巳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閙籃方喜得抽頭退皷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盡木逕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封巳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

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虗明還自照殿脊老鴟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秖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蹟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擲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劒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皷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嚮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周遍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秖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虗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藏林居士向公子諲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贓證

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薈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剏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慜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擧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巳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鬨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呌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齩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薝蔔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

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陁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瞞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淸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賓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覰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撿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

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棙子去却胷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閑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庭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著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靑天快著精彩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皷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藉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

拍繩床云㳂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願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窗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竪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鼓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除

教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楊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

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覇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賞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鰕遼天射飛鶡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皷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顙平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庵道欽受釋氏學。參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參無用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無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師應聲呈偈云。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領之。久之侍香。辭去西游。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甲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為大剎。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峰。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創大慈。成。請師開山。師釐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心謀主。監丞史公强之。乃起。黽勉絕江。明年延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衣號住持。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育王。興建居多。既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戊申春。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援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眾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不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踈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　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

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辯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覷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凶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悟祇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徹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迴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鼓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聞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捋棄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朔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襀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旃檀林任馳騁別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智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甎瓡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楚蔦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忘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溈咦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否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郎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遍參諸大老時佛照光禪師唱道鄮山師往參禮以風幡語直箭鋒機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剎退居皐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岩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主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衆云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充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淸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

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礀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礀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礀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刺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臥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師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間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鼴室作賦以自見其略曰進則面墻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而岡如蒙之擊如震而驚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闘擬良工之御駿無鴻鵠而晩眺入冥冥而遠引笑雲煙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礀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范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礀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酹師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邁倫作維摩讚偈云既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派禪師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觀禪師字性空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瞶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

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燄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擎大柱藕絲焉可拄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讚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筆淚頭何似問頭危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天姿純篤造詣端實早歲慕出世法稍長棄家衣埽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公於徑山慧陞堂稱衢山應菴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一日辭木菴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邪道好一堆爛柴聻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酧數反木菴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菴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從橫密庵還靈隱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庵嗣從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師上

堂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又因歲旦示衆云元正啓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掇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倡道不廢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歸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

夔州臥龍破菴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工夫穩實見地明白嘗分座杭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蓋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劒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後住薦福逾月化去詠靈雲石有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作上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淨慈慧光禪師字潛庵作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舉天衣懷禪師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話因頌曰長空孤雁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卷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佑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髻濃粧苦强顏爲他閑事入塵寰携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

靈隱大川禪師諱普濟明州奉化人纂修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杭州徑山偃溪聞禪師閩人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拈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徑山淮海肇禪師泰州人贊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十字疑剩

婺州雙林介石明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僧索贊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

黃龍慧開禪師字無門杭州人作朝陽補衲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趂暖著些針線忽然臈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

潭州石霜竹岩妙印禪師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臈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禪師名善珍泉南安縣呂氏子年十◆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峰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閩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

古者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又據室云這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來僧嘗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師生於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塔全身于徑山南塔院云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荊叟禪師諱如珏婺州人室中僧問如何是佛師答曰爛冬瓜仍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字物初蚤參北礀于淨慈悟旨典文翰聲稱籍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虗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蔕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既順世塔塟于寺之西菴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擧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擧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信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拈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與麼道也是翟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直翁擧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某氏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擧公剃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

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貫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鵝眼龍睛亦無窺瞰分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岩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又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適讙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既寂無餘貲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塋于本山弟子聘大方昇獨木省愚庵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罕嗣其法者爾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老宿名堯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答之語在破庵傳中師於侍傍有省破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師偕往逮破庵赴穹窿未幾以台雁未到拉月石溪同遊至瑞岩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遷焦山期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遊知其數不勸容經意是年十月有旨入內上御修政殿

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祕藏後先所賜御翰敕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晝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于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焉

※恁麼什次同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吳門穹窿破庵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擧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庵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礪辭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蘇之高峰高峰蕞爾剎務苦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次遷楓橋衆繩繩然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恁麼作本喚恁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後

一句分付厨山衆頌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趣辦終焉計望全身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也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師銳古性直音韻朗暢五遷望剎閱三十有二年撙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見他處持疏鶩俟入門呫囁以希施與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大鑑下第二十世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

徑山癡絕禪師諱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師聽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師依焉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是時庵元覺庵卽逢庵原無相範石谿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易嵈下田多無秋師忍饑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郞東畎曹公豳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驟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繇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又結夏上堂云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二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可朝

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虔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笑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敀家不輕畀付召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未幾膈間疾作涉春不瘳然陞堂說法不廢二月末始不出然說偈書贊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自是屏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坐移頃而逝歸塟于金陵山中

淨慈闇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禪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求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進尤器愛遂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窗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籚遂爲嫡嗣遷江陰勸忠霅川何山雲衲四來

蔣山虛席師奉　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死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百寺賴以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璉楊前與講者反復論難講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初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灾師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

壽七十五。臈五十九。塟于寺之西麓云

育王觀禪師法嗣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叔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訓財足喪志。郎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皆欲出已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勉焉。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瀫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應馬大師懸讖。故塟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瞻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徑山善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幻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郎延

入侍司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
尋以靈隱山水淸勝往挂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
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
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眞公於承天復參雪岩欽
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
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顚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
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
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
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
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
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勞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
率僚屬親臨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
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加賜佛日普照
之號陛辭南歸養高于艮隅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
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
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
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
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

學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
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
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
故鄉拍禪床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師
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碪
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碁盤
石斫破你腦門盋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
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即
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
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
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
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云本無
生滅焉有去來水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
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
窆于寂照塔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噩楚石琦
以中及等皆足亢其宗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

温州江心一山禪師諱了萬。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甕芝産戶樞。占者曰吉徵也。及游方謁偃溪聞公荊叟珏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東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有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及境衆請開法寒岩。竟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歷十載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即搗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師蒞事叢林鼎新。又十年升住江心。少不適意輙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不從。各泣別散去。師恬然如脫去桎梏焉。會廬山月磵明公遣舟迎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却之。衆懇迫至再四。願不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不近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凡書訣衆語坐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熒。齒牙頂骨鎔有聲。時攺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斡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瘞焉。餘骼舍利又以瘞東溪

奉化岳林楨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鎣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升彰聖至岳林。上堂云。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云。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誾禪師。南康周氏子。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生。年十三稟父母。依同郡嘉瑞寺出家。禮偃一人為師薙落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未幾至杭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

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頷之
倫逝而栢山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
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
言下頓悟即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公住圓通
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眞孫聘師出世西林爲介石嗣
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赴闕
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
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云徵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
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
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
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
持僧云饑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
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
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虗空獨露
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天童雲外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禪師諱大證族番陽史氏子生于大
德丁酉歲正月二十四日幼穎異父母知不可留使
從州之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年十四薙落受具戒
出遊謁荊石琬公于廬山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
公居閒房師日親煅煉雲外岫公方唱曹洞之道于
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次公云天童今日大死去
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尙喫飯公又云天童今日
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救它作麼公又云天童
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師云和尙先行某甲
後隨公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潙山之與寂子
也遂命典藏教已而謁中峰本公于天目山公雅相
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妙
公偕北上入覲竣事賜以織金屈眴之衣泰定初南
還江淛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
禪說法爲雲外之嗣雲外嗣直翁舉直翁嗣東谷光
東谷嗣明極祚明極嗣自得暉蓋隰州古佛之六世
也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既而洪之翠岩饒之芝山
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至正七年主慶元之定
水閱九年遷雪竇上堂曰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
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

孃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又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蹤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岩房䆿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示寂。得年六十有五。奉龕闍維。燼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斂諸不壞者。建塔圓明庵後。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

鎭江金山善開禪師。字掩室。上堂。擧密庵破沙盆話。頌云。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湖州道場運菴禪師。諱普岩。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蠢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空愚石帆衍紹之。

華藏覺通禪師。字無得。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車敲火裏冰。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繰成白雪桑重縈。割盡黃雲稻正青。嗣法有虛舟度云。

温州龍翔石岩禪師。諱希璉。潮陽馮氏子。室中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擧曹山覆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明州天童山天目禪師。諱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云。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癖念。携之者誰耶。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眞相寺僧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混源擧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

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淛西。聽一心三觀之旨于上天竺松源岳禪師。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廼往參焉。蒙印可。得盡其旨。辭松源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淛翁琰公主蔣山。挽師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焴數至山。誦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一香爲松源嗣。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爭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督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師因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鍾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勾芒。叢祠皷社皷。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蚕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有來上座直入方丈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麼寃讎。來無語。師捉住云。寃家寃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麼。僧云。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又佛光法照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參尋有鷲山。諸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旨于今亦倦譚。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師尤邃于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閱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參叩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苟爲笑語。

將入寂病中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尊樣師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幷遺骨祔塟于天童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鞏稱二甘露門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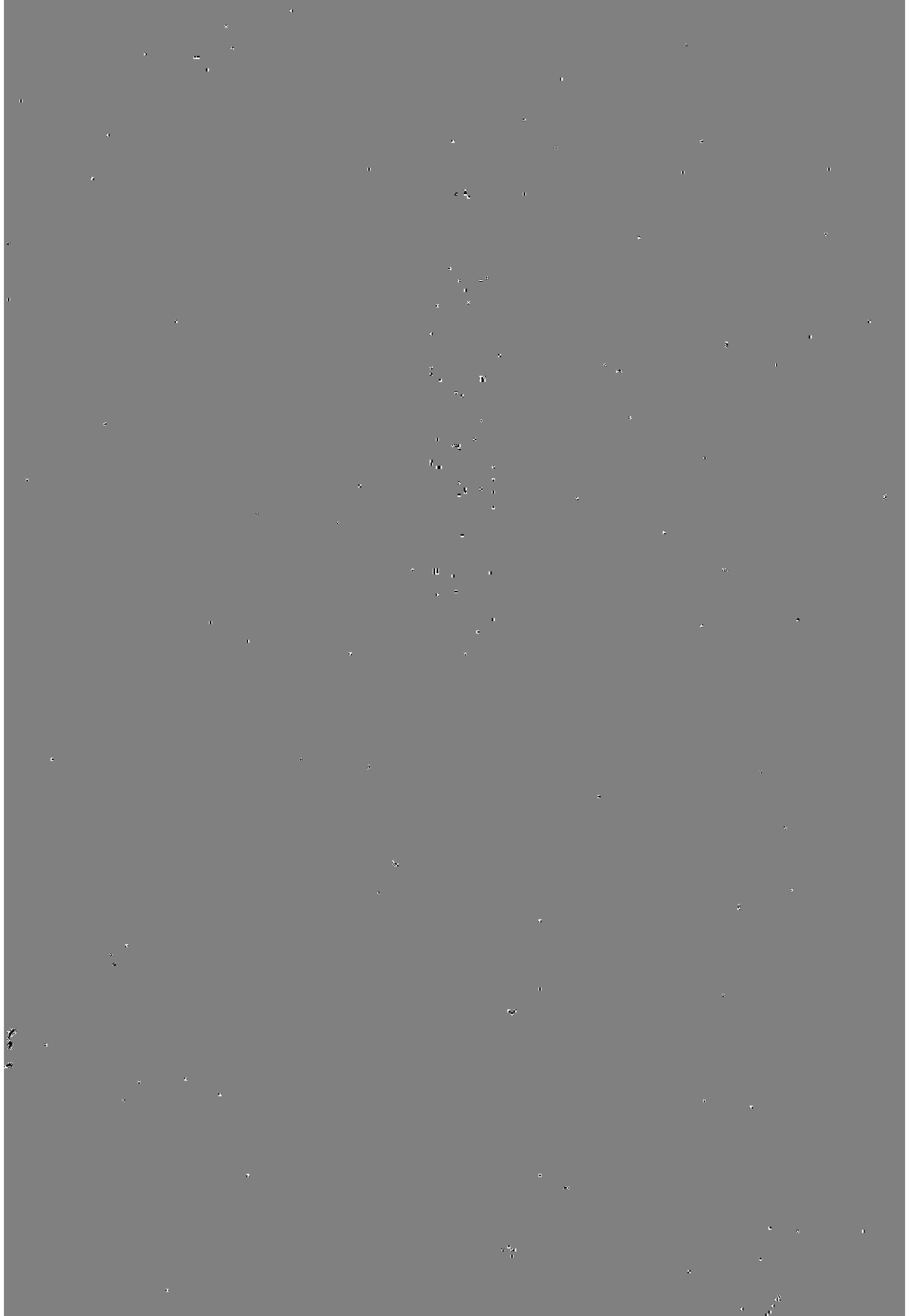


增集續傳燈錄

附・五燈會元補遺

明・南石文琇　集





右弘儲所覽本即四卷殘欠也今所刊本即六卷完璧也

增集續傳燈錄序

間讀司馬遷孔子世家贊謂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祇回留之不能去至謂天下王侯賢人甚衆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余己丑住吳之靈凿山永樂間爲南石和尚道場讀和尚語錄想見其人庚子虞山錢宗伯惠我二書一曰增集續傳燈錄出南石和尚一曰山菴雜錄出恕中和尚讀二書又想見許古人恕中前住瑞凿南石前住靈凿余在吳在越實主二凿於二老俱爲前後住持以余想見二老想見許古人則知後人則想見今人感慨略同也書止四世雖文獻未備典則可徵後學宗之足起支離泛濫之習今世禪㲉子其有瘳哉後三年以增集續傳燈錄先付諸梓而序之

前住天台瑞凿寶林淨土寺後學靈凿弘儲書

增集續傳燈錄序

余於少壯時嘗閱秀紫芝之人天寶鑑其序有云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及觀五燈會元若妙峰北磵松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此書乃有撰述之志於是凡見禪宗典籍及塔銘行狀自宋季及元以來諸碩德言行超卓者遂筆之迨今越三十餘年矣但不能遍歷江湖訪而求之於心未慊故於永樂乙未移書諸大方尊宿幸籍靈谷幻居和尚天童郎庵和尚展轉搜討繼而又得郡人吳道玄亦爲博尋遺籍僅有所成遂用銓次竊觀續傳燈錄於五燈會元後若大鑑第十八世至二十世曾收三世奈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行太略今於所收外又增入之故云增集續傳燈錄噫凡著述者言必尚文余媿乏於文然吾宗直指單傳之道所貴直書以顯其旨趣耳亦何假乎文哉惟吾門通宗者鑒諸

永樂十五年丁酉三月徑山禪寺前住持比丘文琇書

增集續傳燈錄凡例

一宋景德中沙門道原所集景德傳燈錄者其立名甚當况有所據後來諸師所集或名續燈或名聯

燈普燈廣燈雖各有意趣然終欠純一

大報恩寺重刊大藏經新收續傳燈錄其立名亦甚定當但此書成於倉卒所收太略自大鑒第十八世至二十世三世止收得四十一人有機緣語句其他者空名而已況四十一人中差悞又多今於續傳燈錄所收外又增集之故名增集續傳燈錄

一採集規矩並依傳燈錄例以宗旨爲要若行業超卓堪爲世範及傳宗宗師略載出處以爲後人矜式他不具錄

一傳受世代但據大鑒不言南岳青原者其有意也蓋吾宗本一祖所出何須分作五派徒涉支離曾無意謂今之所收故不分也

一增集始自大鑒第十八世其不能齊於一世而止者蓋大慧虎丘二師而下傳受世代延促不同故

一大鑒第十八世內有二十一人已見五燈會元今復列於傳次者責便於披閱也各於目錄名下註云舊傳

一續傳燈錄中有傳者於目錄名下註云續傳

一續傳中差悞者今考而正之目錄名下註云增正

一續傳中太略者今復補入目錄名下註云增備

一據各處祖圖及與前輩講明止得其名不見機緣語句及塔銘行狀者今但列名於目錄中庶見傳流有自後之好事者能搜訪補入爲幸

一大鑒第十七世雖已具收於五燈會元其間亦有收不盡者今別集作一編目曰會元補遺以俟後之重刊五燈會元者增入庶不泯滅

一未詳法嗣者劾傳燈錄例別附于卷末

增集續傳燈錄目錄 原在每卷初今合集于茲

天童無用全禪師法嗣同
育王笑翁妙堪禪師增備　靈隱石鼓希夷禪師
雪竇野雲處雲禪師　雪峰滅堂了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止庵居士錢象祖
可庵然禪師法嗣同
如如居士顏公
隱靜圓極岑禪師法嗣嗣雲居如
福嚴禮禪師無傳
道場無庵全禪師法嗣嗣育王裕
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舊傳
雙林用禪師法嗣嗣雲居悟
三峰印禪師舊傳
大溈行禪師法嗣嗣大溈果
德山子涓禪師舊傳　德山師本禪師此後無傳
無爲悟禪師　永福衡禪師
淨慈水庵一禪師法嗣嗣育王裕
天童息庵達觀禪師　仰山簡庵嗣清禪師
瑞巖頤和尚此後無傳　承天湛和尚

徑山別峰印禪師法嗣嗣華藏民
金山退庵道奇禪師　金山蓬庵永聰禪師
玉泉窮谷璉禪師法嗣嗣大溈果
玉泉希灑禪師無傳
萬年心聞賁禪師法嗣嗣育王諶
龍鳴在庵賢禪師　大溈咦庵鑑禪師
已上二人舊傳　天童雪庵從瑾禪師
投子淳禪師無傳
大洪老衲證禪師法嗣嗣大溈果
萬壽月林師觀禪師　玉泉恩禪師此後無傳
丞相益國周公　監丞成乘周公
雪庭裕禪師法嗣　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岩滿滿嗣玉山體體嗣大明寶寶嗣青為辯辯嗣昆門覺覺嗣笑岩楷
靈隱泰禪師無傳
楚安方禪師法嗣嗣文殊道
和菴若禪師此後無傳　訥庵俊禪師
慈化普庵肅禪師法嗣嗣黃龍忠
佛慧清禪師此後無傳　鐵牛禮禪師

卷第二

大鑒下第十九世

淨慈北磵簡禪師法嗣
育王物初大觀禪師續傳　萬壽石樓明禪師無傳
徑山浙翁琰禪師法嗣
徑山偃溪廣聞禪師增備　虎丘枯椿曇禪師
徑山淮海元肇禪師增備　靈隱大川普濟禪師增備
淨慈介石朋禪師增備　天童辨山仟禪師
虎丘東山道源禪師　大慈芝嵓慧洪禪師
壽國夢窻嗣清禪師　龍溪文禪師
孤巖啓禪師此後無傳　囦叟源禪師
法藏聞禪師　草堂隆禪師
承天璉禪師
天童無際派禪師法嗣
天寧無境徹禪師　鰲峰定禪師
雪窻日禪師無傳
育王秀巖瑞禪師法嗣
瑞巖無量壽禪師增備
育王空叟印禪師法嗣
道場別浦法舟禪師　無極觀禪師

徑山少林崧禪師法嗣
無塵淨禪師無傳
鼓山木庵永禪師法嗣
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續傳　承天一庵法堅禪師無傳
青原信庵禋禪師法嗣
青原正庵宗廣禪師
乾元鈍庵穎禪師法嗣
鼓山宗鑒禪師此後無傳　白雲訥庵仁禪師
何山月窟清禪師法嗣
雪峰北山信禪師
育王笑翁堪禪師法嗣
黃龍東湖祥禪師無傳
天童息庵觀禪師法嗣
虎丘佝堂善濟禪師續傳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
天衣嘯巖文蔚禪師　柏嵒凝和尚
斷崖朔禪師此後無傳　萬壽獨山禮禪師
復川源禪師　無芳覺禪師
金山退庵奇禪師法嗣

無已謙禪師無傳

隱靜萬庵柔禪師法嗣

虎丘雙杉元禪師

育王物初觀禪師法嗣

徑山晦機原熙禪師增備　用潛明禪師無傳

徑山藏叟珍禪師法嗣

徑山原叟行端禪師增備　曹溪覺禪師無傳

淨慈東叟穎禪師法嗣

江山一山了萬禪師增備　嶽林栯堂益禪師同

智者雲屋自閒禪師

龍濟友雲鑿禪師法嗣

贛州徹庵見禪師無傳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

靈隱大川濟禪師法嗣

天童石門來禪師　雪竇野翁炳同禪師

蔣山東叟愷禪師無傳

徑山偃溪聞禪師法嗣

徑山雲峰妙高禪師增備　何山鐵鏡至明禪師

天童止泓鑒禪師　雪峰平楚聳禪師此下無傳

北禪壽[illegible]因禪師　南山壽禪師

徑山淮海肇禪師法嗣

虎丘孤嵒啓禪師無傳

淨慈介石朋禪師法嗣

靈隱悅堂誾禪師續傳

天童辨山仟禪師法嗣

圓通雪溪逸禪師

天寧無境徹禪師法嗣

灌溪昌禪師　南浦遵禪師無傳

無塵淨禪師法嗣

光孝玉澗瑩禪師無傳

雪峰北山信禪師法嗣

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

薦福無文璨禪師法嗣

圓通玉崖振禪師此下無傳

薦禪定山一禪師　別翁總禪師

華藏無得通禪師法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
雪竇大歇謙禪師法嗣
承天覺菴夢眞禪師　惠巖象潭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國清溪西澤禪師
雪竇霍山昭禪師無傳
瑞巖雲巢巖禪師法嗣
萬壽訥堂辯禪師　虎丘淸溪義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法嗣
萬壽高峰嶽禪師　仰山無禪信禪師無傳
徑山無準範禪師法嗣二十八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　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天童西巖了慧禪師　靈隱退耕寧禪師
天童別山智禪師　天童環溪一禪師
天童月坡明禪師　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雪峰絕岸可湘禪師　光孝石室輝禪師
國淸靈叟源禪師　天童簡翁敬禪師
東林指南宜禪師　薦福無文璨禪師

雪竇方巖堅禪師此後無傳　江心兀庵寧禪師
東山日禪師　石梁忠禪師
頑石玉禪師　劒關益禪師
靈隱石田薰禪師法嗣
淨慈愚極慧禪師　中竺雪屋珂禪師
國清清虛心禪師此後無傳　靈隱一如因禪師
徑山癡絕冲禪師法嗣
神光北山隆禪師　高臺此山應禪師
石霜西溪心禪師此後無傳　育王頑極彌禪師
蔣山正叟心禪師　淨慈無文傳禪師
開先別翁甄禪師　艮山沂禪師
育王寂窻照禪師法嗣
道場龍源介淸禪師
公安虎溪錫禪師法嗣
雲山興禪師此後無傳　東溪亭禪師
徑山晦機熙禪師法嗣
龍翔笑隱大訢禪師　保寧仲方天倫禪師
育王石室祖瑛禪師　中竺一關正逵禪師

金芝鐵觜念菴主

直翁圓藏主法嗣

天寧無能教禪師

鼓山皖山凝禪師法嗣

溉山蒙山德異禪師　治父金牛眞禪師無傳

淳拙才禪師法嗣

少林竹庵子忍禪師　歷巖穩禪師無傳

中竺空巖有禪師法嗣

眞覺原翁信禪師　信翁朝禪師此後無傳

癡牛愚禪師　明叟宗禪師

風旛空山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　南華古衲遵禪師無傳

慶壽中和璋禪師法嗣

慶壽海雲印簡禪師

卷第五

大鑒下第二十二世

育王橫川珙禪師法嗣

紫籜竺原妙道禪師　保寧古林淸茂禪師

保福斷江覺恩禪師　開壽商隱予禪師

學士文淸公袁桷

淨慈石林鞏禪師法嗣

虎丘東州壽永禪師　淨慈東嶼德海禪師

穹窿獨木林禪師　淨光東石契禪師

天寧竺雲曇禪師

徑山石溪月禪師法嗣

西禪栢堂祖森禪師　東林明巖徹禪師

虎丘無機慧禪師　皷山鼎翁彝禪師

萬壽南州珍禪師　淸涼南叟茂禪師

虎丘雲谷慶禪師　慧力圓中規禪師

蓮峰玉禪師無傳

徑山虛堂愚禪師法嗣

虎丘閑極法雲禪師　定水寶業道源禪師

淨慈靈石如芝禪師　靈巖竹窻喜禪師

雪竇禹溪了禪師　葛盧覃禪師

徑山虛舟度禪師法嗣

徑山虎巖淨伏禪師　承天庸叟時中禪師

方外圓禪師　絕流慧泗禪師
佝牛和庵主
雪峰絕岸湘禪師法嗣
雲叟從禪師（此後無傳）　斷崖恩禪師
淨慈愚極慧禪師法嗣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　靈隱竺田悟心禪師
靈隱千瀨慶禪師　舜田滿禪師
日休一禪師（此後無傳）　淸拙澄禪師
育王頑極彌禪師法嗣
育王東生德明禪師
淨慈無文傳禪師法嗣
淨慈石湖美禪師（無傳）
蔣山正叟心禪師法嗣
石霜玉磵琛禪師（此後無傳）　雲叟慶禪師
龍翔笑隱訢禪師法嗣
萬壽別傳起宗禪師（無傳）　天界覺原慧曇禪師
淨慈用章廷俊禪師　育王約之崇裕禪師
淨慈仲邠克岐禪師　靈隱用貞原良禪師

天界全室宗泐禪師　天界芳林宗邕禪師
九巖道純雅禪師　淨慈淸遠懷渭禪師
保寧仲方倫禪師法嗣
（此後無傳）　承天仲銘克新禪師
奉聖笑庵善愈禪師　靈谷物先仲義禪師（無傳）
靈隱竹泉林禪師法嗣
鴻福牧隱文謙禪師　虎丘滅宗宗起禪師
慧日曇石德祺禪師　靈隱白雲自悅禪師（無傳）
虎丘石田隱昕禪師（無傳）
徑山古鼎銘禪師法嗣
徑山象原仁濟禪師　靈谷天淵淸濬禪師
天界白菴萬金禪師　萬壽本空曇相禪師
萬壽澤源慧禪師　靈隱竺曇敷禪師（此後無傳）
靈隱性中仁禪師　江心極原智禪師
江心印宗智鎣禪師　虎丘覺原明心禪師
國淸夢堂噩禪師法嗣
徑山岱宗心泰禪師
天寧楚石琦禪師法嗣

慶壽海雲簡禪師法嗣

海雲可庵智朗禪師 此後無傳

賾庵儇禪師

卷第六

大鑒下第二十三世

紫籜竺原道禪師法嗣

天童了堂唯一禪師　瑞巖恕中無慍禪師

天童木庵司聰禪師　徑山大宗法興禪師

保福一庵如禪師　靈石古帆新禪師

壽昌別源法源禪師 無傳

保寧古林茂禪師法嗣

靈巖南堂清欲禪師　龍華會翁清海禪師

仙巖仲謀猷禪師　建長竺仙梵仙禪師

定慧大方因禪師　清涼實庵茂禪師

永福靈江浩禪師 無傳

淨慈東嶼海禪師法嗣

徑山悅堂希潁禪師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育王大千照禪師　穹窿子原自厚禪師

虎丘中行本復禪師　明因天淵湛禪師

萬年獲江浩禪師　明巖大古熙禪師

資華祐林澤禪師　翠峰仲謙敏禪師 無傳

萬壽南州珍禪師法嗣

萬壽中峰宗海禪師　無異常禪師 無傳

淨慈靈石芝禪師法嗣

法喜嶽雲一嵩禪師

徑山虎巖伏禪師法嗣

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萬壽別岸若舟禪師

徑山南楚師悅禪師　資林明極楚俊禪師

靈隱獨孤淳朋禪師　江心無際本禪師

金山郎休契了禪師 此後無傳

能仁定門習禪師　無染淨禪師

空遠義禪師　滄海立禪師

承天庸叟中禪師法嗣

萬壽荊石琦禪師 無傳

天寧竺西坦禪師法嗣

龍翔笑中懷信禪師　雪竇華國子文禪師

萬壽雲西亮禪師 無傳

承天克翁紹禪師法嗣

虎丘居中壽寧禪師 無傳

天界覺源曇禪師法嗣

天界樸庵行椿禪師 無傳　育王別峰常在禪師 同

靈谷幻居淨戒禪師 同

天界全室泐禪師法嗣

天童佛朗性禪師 無傳

靈谷物先義禪師法嗣

淨慈祖芳聯禪師 無傳

慧日曇石璸禪師法嗣

守拙上座

天界白庵金禪師法嗣

雞鳴白石瑄禪師 無傳

淨慈孤峰德禪師法嗣

靈隱無文本裝禪師 無傳　天寧象初道乾禪師 同

烏石傑峰愚和尚法嗣

福慧克庵和尚

鐵關樞禪師法嗣

淨慈逆川順禪師

海雲可庵朗禪師法嗣

華庵滿禪師 無傳

頤庵儇禪師法嗣

雲西安禪師 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天童了堂一禪師法嗣

徑山敬中普莊禪師

瑞巖恕中慍禪師法嗣

靈谷圓極居頂禪師

壽昌別源源禪師法嗣

天童左菴原良禪師 無傳

靈巖南堂欲禪師法嗣

金山穆庵文康禪師　靈巖天彰文煥禪師

虎丘中行復禪師法嗣

虎丘松庵貞禪師 無傳

徑山南楚悅禪師法嗣

靈隱見心來復禪師　承天野舟道間禪師無傳
龍翔孚中信禪師法嗣
萬壽天叙宗秩禪師無傳
天童正宗臣禪師法嗣
道場竺芳慕聯禪師
龍翔曇芳忠禪師法嗣
薦嚴蘭江清濋禪師
天目中峰本禪師法嗣
聖壽千巖元長禪師　師林天如維則禪師
淨慈平山林禪師法嗣
天界易道夷簡禪師無傳　天界止菴德祥禪師
虎丘居中寧禪師法嗣
虎丘道立中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聖壽千巖長禪師法嗣
聖恩萬峰和尚　松隱唯菴德然禪師
無相居士學士宗濂無傳
五燈會元補遺

大鑑下第十七世
華藏明極祚禪師法嗣祚嗣自得暉
靈隱東谷光禪師
雪竇足庵鑒禪師法嗣鑒嗣大證玶
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黃龍牧庵忠禪師法嗣忠嗣佛眼遠
慈化普庵印肅禪師
華藏民禪師法嗣民嗣圓悟勤
徑山石橋可宣禪師
大慧杲禪師法嗣杲嗣圓悟勤
徑山大禪了明禪師　徑山無等有才禪師
徑山雲庵祖慶禪師　仰山圓禪師
感山雲臥曉瑩禪師　桐江大悲聞禪師
廉苑無言信禪師　舟峰庵主
懷玉山宣首座　修仰書記
闊西尼眞如　祖麟道者
無際道人　超宗道人
靈隱瞎堂遠禪師法嗣遠嗣圓悟勤

增集續傳燈錄目錄終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一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鑑下第十世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兩寒無處晒眼(力黨反 明也) 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生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只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音奮)掃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向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焰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滔天潮到底身無滴水子細撿點將來敲枷

◆向疑句

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収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動兹別出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𨁝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知鴆反擊也)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贅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喜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住後僧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意旨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讚歎也讚歎不及僧云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具什麼眼目師云腦後鸕取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傳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爲什麼如此喝一喝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頸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步看鬧裏忽然輕踏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饒州教授嚴康朝湖州長興人嘗問道於薦福雪

堂及見應庵於報恩得旨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在梅陽嚴以此頌寄呈大慧答以書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

育王佛照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朝仕師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德淸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了大意乃偏參諸大老時佛照唱道鄮山師往參禮以風幡話悟旨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涌然不以此自足入康廬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彌彰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出世於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皋（與皐同）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露隱密遁于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淸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如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僧云如何是妙體無私句師曰百足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是瞬目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三十年後上堂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這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這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上堂談玄說妙事如麻添得時人眼裏花赤骨律窮挨得人潑退潑賴是生涯懸羊頭賣狗肉喫私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草鞋上堂學雲門普請般柴次乃抛下柴擧云一大藏教只說者箇師拈云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師喜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輒心融神化充然皆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寶祐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塔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世業儒資質穎異幼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參別峰塗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卍庵語有省遂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時社中耆碩忘年與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詣仲温嘗掌大慧之記庵于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師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庵竹篦付之師巽(顯也)焉久之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儒碩竹巖錢公水心葉公莫不推重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峰北磵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磵稱之起應雲之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槌拂

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除二時粥飯外不雜用心兎子何曾離得窟鑄成鐵硯欲磨穿還他萬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磵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氷銷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嘗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閑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闢一室以居名曰蓮室作賦以自見趙節齋奏師補處靈隱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凝絕沖淳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日索紙筆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道自勵吾世緣餘兩日耳至期昧爽索浴浴罷若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杭州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岐嶷頴悟遍倫上堂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云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上堂拈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四明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懷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謾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謾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謾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卻而今打鼓衆雲臻對面臨時旋揑合遂回頭喚侍者云記取者一著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衲僧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振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蛇驚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蹉過遂合掌云不審不審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酧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也咄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福州東禪智觀禪師號性空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云卻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瞶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祇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上堂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涌波瀾保壽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擎大拄藕絲焉可拄須彌若是

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湖州上方朴翁義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通宗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頌云狗子佛性無欺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東壁掛葫蘆讃達磨像云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揚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四明育王退谷義雲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東斗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遙回了也趙州到茱萸葉却拄杖卽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裏穿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衆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麼葉縣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抛向階下却云是什麼山云瞎縣便禮拜師云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四明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蕭牆下元是舊時人大衆二大老蹤機應用卽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搊住灌溪溪云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四明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磵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磵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撿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磵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鳳凰山下鳳凰兒文采纔彰羽翼齊鐵網漫天攔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江州雲居率菴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頌佛降

生日且喜今朝降獨尊牽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盞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四明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初住湖山崇光保壽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風吹日炙僧云意旨如何師云釘釘膠粘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非佛僧云意旨如何師云慢二急三僧云名狀不得所以云非又作麼生師云切忌錯承當僧問如何是育王爲人底句師云棒下絕商量僧云豁開戶牖剗斷玄微去也師云莫謗他好上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里何故大慧師祖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此買姓名假官出小比丘來繼芳塵畢竟如何施設拈拄杖云平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往今來善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闘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打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床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屎窖裏頭出頭沒孤逈逈峭巍巍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攧南海波斯舞不徹夜半失却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禪床一下下座

○杭州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

○石庵正珦禪師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潤空潤冷淡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颭蘆花落釣舟

○四明天童海門師齊禪師由台州瑞巖奉旨陞天童有童行日捧香合隨師各殿堂行香及畢回方丈佛前師白佛云晨朝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回向眞如云云蓋師出方丈門時誦世主妙嚴品起及回方丈已誦畢其童行對衆僧說如上事衆皆不信師云汝等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老僧於法座上誦衆僧依命師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闇自手執經誦畢衆疑方釋知師是華嚴大菩薩再世者也

東林卍庵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澀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杭州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齩嚼細窮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覽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林際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菴先師道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尋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舛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菵(來宕切毒藥也)蕩(徒浪切)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燗烔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

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云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掛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露金風師云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撿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上堂鎔缾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凉人人自凉上堂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發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是道處動著關棙子

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釘鬬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入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麽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青天快著精彩

○徽州箇上座卍菴居徑山首座時因問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箇便喝庵復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麽生箇擬對庵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箇於言下有省遂說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竪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又甞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年僅三十而卒交朋靡不傷悼

西禪懶庵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豁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嚴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覿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流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麽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粘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麽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樓鳳亭

還一杯淡粥相依百納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藉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禪床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嚼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鎚鎚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圓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鼓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隸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喬司唱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于世示衆云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

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學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杭州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菴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觸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欛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詞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杻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斯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偏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摝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信菴唯禋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而出閩依旴江禪悅顧若虛公為童子閱五白而獲僧服因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摩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有林僧要見十方佛無事間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性俾遊閩謁鼓山佛心才公東禪月菴杲公西禪懶庵需公皆蒙其賞第聞禪狀元之譽未及一見以光之禪高於天下故有是稱時晦庵住龜山至彼纔春月於夜榻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庵不覺解顏出嶺見顏萬庵於番陽薦福入室次相與酬酢甚捷顏厲聲曰這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時大慧居梅陽師往見慧問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別法又曰如何保任對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大慧北還住育王遷徑山慧一日問師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裡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兩袖慧遽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大慧其世尊初生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安得閒愁到子孫慧爲之擊節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轉靑原所至山川改觀法席增盛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花兼蝶至僧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買石得雲饒上堂擧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線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這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云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紹熙三年壬子六月示疾十九日書偈云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

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禪蒙庵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運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杭州徑山寓庵德潛禪師與化人機緣語句皆失錄獨有入徑山山門佛事彈指一下便入話行叢林

○福州鼓山石庵知玿（市昭切）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線端然衣錦便還鄉還鄉一曲作麼生唱師云罕遇知音僧云爭奈鼻頭繩子猶屬他人在師云且道他是阿誰僧云他也不識師云依俙越國彷彿揚州僧云秪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百雜碎僧云已跨石門一

句又作麽生師云依舊却渾崙僧云直得大項峰點頭鼓山岃(林直切)崱(任力切)震動師云未爲分外僧云祇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云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上堂謝李深卿陳仲齡昔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師云古人恁麽道大似焦桐掛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二居士到來正値六合風淸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試彈一曲橫按拄杖云諸人還聞麽聞卽不無且道是何曲調卓拄杖云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誰知上堂語是謗寂是誰不語不寂轉增虛妄喝一喝云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踈雨籠靑嶂頌趙州和尙鎭州蘿蔔話曰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鎭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西禪此庵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鈍庵宗頴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麽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擧雪竇和尙頌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師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士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秋葉落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上堂擧趙州和尙喫茶去話頌云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庵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花三四枝

○興化華嚴別峰雲禪師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至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麽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這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擧眞淨和尙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須明這一竅師云既無禪道又無玄妙甚處得這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卽

今要得快活麼便下座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誑人之罪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華藏遯庵演禪師法嗣

○湖州何山月窟慧淸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師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嘴鷄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旣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無用全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笑翁妙堪禪師俗隸慈溪毛氏廣額平頂骨淸氣豪從野庵道欽受釋學依息庵觀于金山參松源岳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須俾參堂室中常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打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即俾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剎築壇場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夙勵新學閫帥王公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師厭逼近闤闠撤其廬揭關飛來峰外以限喧寂衛王以大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薨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全公書來謂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

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上堂擧與化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知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廷上堂擧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端立話頭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書至大參趙公請住淨慈懇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擧瑯琊覺禪師因法華擧和尚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擧南泉和尚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麽處趙州禮拜而出師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句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反有過焉一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巖前差路多草窠裏輥覺非麽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蹈馬蹄塵不曾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桐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旨伯牙七忘牛存人闌內無牛趂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閑行歌行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九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

門葢豁開

○四明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屯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上堂摩醯正眼熙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之手自此而伸驚天動地之名從茲而起且平常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氷氷清虛之理畢竟無身爲什麼却有許多烟雨曉得麼若曉得七穪供養諸人若曉不得滴水難消

○盤山思卓和尚上堂拈拄杖云登山渡水全藉者人擲下拄杖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嚏下載清風付與誰

○止庵居士錢象祖嘉定二年閏二月甍於天台里茅象祖初守金陵嘗在保寧問道於無用有所得後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爲譚道之所自左相辭歸專修淨業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郡人有同聞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

可菴然禪師法嗣

○如如居士顏公有擧趙州見南泉話問居士因以頌答之云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又頌子湖狗話曰盆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道場無庵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謁佛智裕禪師于雲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盧花影裏

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周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無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浙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髑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撼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甎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案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迹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

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淨慈水庵一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息庵達觀禪師務之義烏趙氏年十二受業於縣之法慧寺正覺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庵於道場後於天封水庵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木庵在閩機用峻峭爲衲子一關徑往扣之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遂分第一座識者偉柏堂知人開法嚴州靈巖閱四五刹自金山被旨居靈隱上堂舉二祖見達磨話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翁謾

○袁州仰山簡庵嗣淸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師頌曰揑目生花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徑山別峰印禪師法嗣

○鎭江金山退庵道奇禪師僧問雪峰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云左眼半斤云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麽生師云右眼八兩云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云鼻孔大頭向下云只如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麽生師云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僧禮拜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周新焦山未離東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見底事作麽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蟆依前怒眼睛上堂至道本乎無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横也挑幹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河沙界到這裏象王行處狐兎絶蹤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收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鎭江金山蓬庵自聞永聰禪師杭之於潛徐氏八歲依縣東資福寺行居服僧伽梨後還家塾授五經十五從父游徑山慕別峰機辨警拔白父曰人天龍象也願學焉別峰器焉至育王天童當拙庵密庵全盛時往來兩翁間十餘年後游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復博約雍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出世台

之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時壽六十五臘
五十七

萬年心聞賁禪師法嗣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溈喴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徃直祇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從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崴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四明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爲師落髮謁心聞於瑞巖一日入室聞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待三年入福州見佛智于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來智曰曾見懲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云和尚不得草草智云瞎漢這邊立時心聞主江心師歸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云此喝是賓是主師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花了師門呈偈云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初住儀眞靈巖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云鹿跑泉冷浸明月龍鬬港深藏白雲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夜半須彌安鼻孔僧云如何是禪師云仰面不見天僧

云如何是道師云全身入荒草僧云如何是法師云千重百匝僧云作家師云収上堂金槌影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木無板仰淨躶躶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把牽犁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鐵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上堂金剛圈裏飜身築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與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使聲聞順捋虎須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天童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久無孔鐵槌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清風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之左

大洪老衲證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候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云錯僧云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錯僧云興化鎗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云引不著僧云只如今日和尚作麼生爲人師云一棒一條痕上堂諸佛於此轉大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正恁麼時甚處見釋迦老子良久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上堂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當處發生隨處滅盡阿呵呵見不見秋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舉楊岐禪師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清淨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酤來酒倍香

靈隱東谷光禪師法嗣

○四明天寧直翁一舉禪師上堂機先一句萬別千差三日一風五日一雨田疇水足萬物發生且道陝府鐵牛髭鬚長多少卓拄杖下座

焦山或庵體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癡鈍智穎禪師出世茶陵軍嚴福遷金陵保寧蔣山紹興報恩蘇州靈巖再住蔣山遷四明雪竇主天童上堂德山棒臨濟喝龍躍雲津雷驚蟄戶開得眼者頓彰意氣無轉動者死在其中諸人要

見德山臨濟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日面月面機前轉變千人萬人是誰親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象王回旋獅子返擲讒讒青天轟霹靂頌初祖見梁武帝話曰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鏁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贈術士偈曰無位眞人赤骨律面門出入有誰知太虛元與渠同壽庚甲憑君子細推示張大夫獄吏偈曰活捉生擒百種因敲枷打鎖問來由箇中一字能通變活却從前死路頭

○四明天童茨庵堯禪師讚二祖偈云靑雲未遂讀書心白首窮途困少林三拜起來連底錯承虛接響至于今

龜峰晦庵光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蒙庵元聰禪師福州人晦庵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第弟子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司上見文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云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靑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雲居蓬庵會禪師法嗣

○萬松懷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佛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變鬘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欸供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一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二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鑒下第十九世

天童密菴傑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松源崇岳禪師姓吳氏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故因以爲號自幼卓犖不凡未嘗嬉戲年二十三棄家衣壞塔服首謁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於徑

山聞大慧稱蔣山華公爲人徑捷卽往參一夜擧狗子無佛性話有省卽以扣應庵庵擧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尙應庵厲聲一喝師便禮拜應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其祝髮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徧歷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入閩見木庵永公木庵一日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庵云㖿㖿道好一堆柴䉷師云矢上加尖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擧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及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隨答庵但微笑師切於道至忘寢食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庵遷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陰光孝無爲冶父番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上堂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歲旦上堂元正啓旦事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坐和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旣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上堂拈拄杖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懷寧獨山張主管鑄鍋三口賓頭盧尊者不知失却瑠璃碗且道落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衆眼難瞞上堂擧保寧勇和尙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盧蘇盧悉唎悉唎薩婆訶師云這老漢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退居東菴我●屬微疾猶不廢唱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垂二則語以

●我疑俄

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竊以大法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蹋跌而寂實嘉定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又一坐夏四十全身塔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塔有曰讀師之語峻峭嵒崪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唐海門之濤虎狗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眞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族出蜀廣安王氏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瞞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落髮尋受具徧參諸方至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十年矣尚不能徹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趁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庵問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因是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云非雙林不舉此話水庵云今日撞著箇作家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庵遂拓開師云勘破了也逮水庵謝事遂往見密菴於烏巨庵命師典客偶庵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庵遇師於衆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箇消息看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庵呵呵大笑庵遷蔣山師侍行相從凡五載盡得旨要辭歸蜀庵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殊走盤已而南至夔門尙書楊公輔以臥龍請居之辭去徧游於吳華藏遯庵演金山退庵奇靈隱笑庵悟徑山蒙庵聰皆分第一座命說法歷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吳中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約齋居士張公請爲廣壽慧雲禪寺開山住持六坐道場皆王公鉅卿所請時甚榮之上堂舉古人道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堂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噓翻憶古人樹下居師云楊岐鬬勝不鬬劣秀峰鬬劣不鬬勝秀峰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上堂舉密庵先師道有問冬

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秀峰不恁麼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粮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粮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如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鷺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師將終作書別所厚善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實嘉定四年六月九日也師化時寓徑山遺囑棄骨山下主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臈四十九

○信州龜峰晉源道生禪師南劒人出世饒州妙果遷龜峰後住饒州薦福逾月化去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狠毒砒霜那容下口直饒透出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拖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喝一喝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陰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戶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参退歸堂喫茶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白深紅爛鋪錦繡鶯聲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許你七穿八穴拍禪牀下座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裏烏龜鑽鐵壁咄上堂月生一拶倒銀山并鐵壁月生二士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入理深譚正與麼時賓主交参一句作麼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花叢裏現優曇上堂平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窻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云好大歌

○四明天童枯禪自鏡禪師俗姓高閩之長樂人謁木庵永水庵一或庵體最後見密庵於靈隱機緣踏契久之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移天童上堂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一拽石二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會牧溈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䳺鷄吞却虎上堂舉僧到鶴林敲門林云是誰僧云行脚僧林云非但行脚僧佛來亦不著僧云既是佛來因甚不著林云無你棲泊處師云若是天童有人敲門即大開門戶與伊入來當胸搊住云道道待伊擬開口劈胸與一拳若向這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眼下安排

○杭州淨慈潛庵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壓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湖州陳氏子妙喜南還道經于潮祖父遲延供無虛日其母黃氏夢一僧曰可供我遂懷娠及誕日父母誓不以世塵累年十歲投受和尚出家越九載得度謁鼓山木庵永會庵陞堂云國師再來也師微笑有省又謁密庵於蔣山庵室中舉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庵曰千聞不如一見師拳一打庵擒住勵聲云小鬼頭見箇什麼胡打亂打師云更要一拳在庵打兩拳云打這無地頭漢師豁然契悟以母老歸寧郡將吏部朱公江請住城南廣法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得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恣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鱍鱍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是放行是把住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毗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般柴運土嚗將謂忘却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豈得三日耳聾臨濟不到大愚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鎮海明珠爲甚向東寺面前叉手當胸却道無理可伸無言可說咄直饒傾下一栲栳敢保老兄猶未徹上堂饑荒老鼠咬葫蘆多計搠孫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須是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上堂舉東山示衆云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道放白毫光師云東山只解

烏疑鳥

無中覓有不解有中覓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花幷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將終集衆囑曰予平生不畜長物只如常僧安寢堂二日足矣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衆悟遺言若有旨也壽七十臘五十二

○杭州靈隱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學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汜福州長樂人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烏關關春泉濯濯揭却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莫將錯就錯拍禪床云參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上堂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麼告報十個有五雙鼻孔冷笑遂拈拄杖云雲居拄杖子黨理不黨親卓一下云雪巢初冷夜雲鬓未梳時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却返流沙拍膝云好大歌歸堂喫茶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是黃龍指甲縫裏汝若擬議不消一掐然雖如是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云歸堂喫茶上堂久雨忽晴天清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云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學足踏著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著既踏著又道著畢竟是箇什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切忌從他覓殊不知拋却眞金隨聲擔上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擂動雷門遐誰側耳裴相國印心於老黃蘗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檢點將來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云萬重關鎖盡一劒倚天寒晚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承天鐵鞭允韶禪師上堂一五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人却道錦上添花有人又道泥裏洗土有人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徽宗皇帝國忌日上堂竪起拂子示衆云還見麼眨得眼來古佛過去久矣珍重師住泉州光孝判府請開堂祝聖白槌罷師乃云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著時有僧出問頂顙摩醯眼卓竪師拈拄杖卓云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眼郍堪便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兎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添花復卓拄杖一下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季臘月八三更夜半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

○約齋居士侍郎張公鎡久參密庵聞鐘聲悟道有偈云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東州永和尚舉此偈頌云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靈隱妙峰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南和尚落髮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峰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里之光孝歷承天遷湖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朝命移四明育王餘杭徑山上堂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這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歷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每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築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煙疎雨籠青嶂上堂春雪寒春霄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

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嚴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亦未知靈雲香嚴在要知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他絃管裏又據室去這裏便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呼甲切吸也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逐忍書記偈云鬓絲不可織寒衣糞字那能療得飢別欲語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聞時生於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塔全身于南塔院

〇杭州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什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㾾雙足拖箇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魄魄何似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天地之秘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云瞿曇示圓伊之妙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物擊拂子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這一喝落在什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茶上堂擂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如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缺一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

●滯疑滯

●飯疑飲

〇吉水龍濟友雲宗鑒禪師族出廬陵王氏自幼喜學禪坐十二從寶壽院海室淙公出家尋薙髮受具參妙峰於靈隱佛涅盤日峰上堂拈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杖云見汝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一日辭歸峰囑曰深山裏結箇茅菴去師登吉水東山佛頂峰捫蘿披榛得修山主古寺基遂居焉木食澗飯夙夜危坐或雪寒缺粮啖昌歜徂感切乃歜菖蒲葅也

寸以度日嘗口點云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總有許來多久之纔白踵主遂成叢席因舊名榜曰龍濟清涼禪寺書門以示來參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和尚見而問曰會接得幾人師曰老僧從來不會按牛頭喫草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入滅住世八十僧夏六十一塔全身於峰之顚

淨慈北澗簡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蚤參北澗於淨慈悟旨典文翰聲称籍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既順世葬于寺之西庵

徑山浙翁琰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偃溪廣聞禪師閩之侯官東家子母陳氏世業儒踈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參浙翁於天童針芥難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氷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入山所莅草弊支傾廣谷徒衆開爐上堂擧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擧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擧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速急上堂楊岐眼中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縄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劒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孩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

案蠹經

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甚古往今來和泥脫擊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消日虛空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迴避處初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子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舛三合拄杖頭邊萬木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煙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崙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床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家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蘇州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禪師問馬

蓋疑壺

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師云要知馬師蹲坐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杭州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葷茹殆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兒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容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旣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淸涼天台萬年蘇州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庿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歘餘逋劵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爲吾樹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浴訖書偈而逝嘗讚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

闢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杭州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擧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雲遮劒閣三千界水隔瞿唐十二峰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

○杭州淨慈介石朋禪師上堂擧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雞山白飰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四明天童辨山仟禪師送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淩霄幾片雲讚觀音偈曰螺髻屈蟠春嶋碧絲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見甚眞觀淸淨觀

○蘇州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隷業郡之白雲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浙翁室中擧即心即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淸涼上堂幾載長庚度嚴寒橫眠倒臥放凝頑雖然不作住山計却被無心趁出山俯順時機高低晉應堯風蕩蕩舜日熙熙樵唱漁歌咸歸正化良久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上堂拈拄杖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閑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云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筯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師居虎丘以病朔望不至官府守許其簡師寫一偈云業風吹我到姑蘇多病那能強自扶珍重虎丘山上月出門何處不逢渠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安光孝寺遺偈而化淳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四明大慈芝巖惠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其生也母夢僧入臥內省前石佛高禪師年十六從石佛

淨因薙染謁蔣山浙翁翁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曰近離何處曰淨慈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著行脚事則茫然為何所礙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翁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亟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為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楊州爛衫襤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間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臨終書偈云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

行著二字疑衍

○四明壽國夢窻嗣清禪師越之山陰于氏肆業郡之天章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活樣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舉白雲端和尚示衆曰若端的得一回汗出師拈云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自從塞北徑鏖戰敢向江南說陣圖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寶陀這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馬無千里謾追風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云子向甚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萠枝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花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上堂歸宗斬蛇秘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萬里無寸草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草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

衣渡水寒
○龍溪文禪師示衆云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
轉遥遥蒲團靜倚無餘事窻外一聲婆餅焦

天童無際派禪師法嗣

○天寧無境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尚因僧問浩浩
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
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
關公也大難
○鰲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尚偈曰簑衣不肯換金章
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
榔

育王秀巖瑞禪師法嗣

○四明瑞巖無量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尚因白侍
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
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想貌善無形皆自
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鋩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因
僧問世尊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
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
家竈裏火無煙

育王空叟印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婦讚曰月眉
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却
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觀禪師出山佛讚曰王宮不住箇癡呆半夜
逾城眞恠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鼓山木菴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
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
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
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
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
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斫
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忠臣師云高亭夾
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與
麼道也是羣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青原信庵禋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淨居正庵宗廣禪師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什麼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還有請益箇也無師云弄巧成拙僧禮拜師云却較些子上堂父子相繼住此山叢林軌則沒多般主賓色色皆仍舊驀召大衆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盡日間下座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與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針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

何山月窟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

天童息庵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佑堂善濟禪師讚魚籃觀音偈曰雲髻濃粧苦強顏爲它聞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貸看

○聞疑間
○貸疑貨

○紹興天衣嘯巖之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廚庫山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師頌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柏巖凝和尚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束倒箇中消息許誰傳

金山退庵奇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高原祖泉禪師上堂舉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信脚遊

萬壽月林觀禪師法嗣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人俗姓梁母

道疑得

宋氏禮天龍肱和尚為受業師參月林於蘇之萬壽林令看無字話經于六年適無入處乃奮志剋責誓云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皷聲有省成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繼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原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王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瀟幾度黑風飜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柰何灸猪左膊上於斯薦道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拈拄杖云請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一下上堂趙州和尚云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義逐高低慈受和尚云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厮散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嗔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作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趂暖著些針線忽然臈月到來免到脚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這般鈍漢師晚年倦於趨拂庵居西湖之上參學者適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隨即感應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以示褒寵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豫章進賢萬氏受僧業於邑之龍塘紹曇江浙名老宿歷扣其扃留龍門光凝鈍穎最久用心良苦不遂其大欲乃見月林于蘇之萬壽於入室次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鼠咬破燈盞林頷之歷住名剎及居石霜道大振長松片石皆長顏色作對月偈曰赤胸舌頭又采露五

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晚築庵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招師論道無虛日寶祐三年八月示疾二十三日手書偈云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泊然示寂塔于紫霞

○與化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之連江陳氏於吳門楓橋祝髮上堂擧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擧似長生生云此是第二句雪峰再令其僧問如何是第一句生云蒼天蒼天師云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劒去久矣上堂擧眞淨和尙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衆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天寧直翁舉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雲外雲岫禪師昌國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擧公剃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山淡泞出沒大虛之中靑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貫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鵠眼龍睛亦無窺瞰分平生不倨傲不貪積得施利隨與人既寂無餘貲禪者率錢津送葬于本山

天童凝鈍穎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莂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見凝鈍室中垂語曰如何是佛師荅云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水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荅子一年

◆水凝冰

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率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即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拄千撐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百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牛怕見明星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讚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二

◆甚疑其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三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鑑下第二十世

靈隱松源嶽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姓沉氏師生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曰攜籃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眞相寺僧智月薙落往淨慈參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盖照喜甚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聽一心三觀之旨于上竺時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乃往參焉蒙印可辭源巡禮江淮間祖塔至蔣山浙翁命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熽數入山聽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開法慧雲遷溫之能仁未幾辭隱錢塘之西丘節齋越公

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歇後退居靈泉晚居天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師云牛頭牛頭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云石中有玉僧云見松源後如何師云沙裏無油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南山筆笋東海烏賊僧擬議師驀督牙三下上堂長頸鳥喬林不棲橫飛天外穴鼻牛山田耕了直上峰頭天下衲僧望他不及何故嘉州打大像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上堂投子和尚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大似徐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掛樹腰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一下云西窻昨夜月華明涼飆已到梧桐樹元宵上堂昨夜摩騰法師徧點蓮燈助佛光明直得善信眞人失却光彩太白龍王出來道我從龍種上尊王

提疑提

佛時住此山未聞有這箇消息於是空中打箇閃電變作滿天黑風暴雨還委悉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臺前元無兼帶莫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有來上座直入方丈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麼寃讎來無語師捉住云寃家寃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麼僧云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佛光法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甞去相依有鷲山渠家一向斥前三誰知關與歸同後同旨于今亦厭談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師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揚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參究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閱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間之歲月

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參扣無異領衆時也其
爲人高古簡儉不苟爲笑語將入寂問侍者曰誰爲
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塔樣師云盡力畫不出怡
然脫去闍維弟子収舍利遺骨附葬懸庵塔左壽八
十四臘六十八
○湖州道場運庵普巖禪師上堂舉洞山冬夜喫果
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
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泰曰過
在動用中山曰侍者掇退果卓師頌曰洞山點辱家
風首座埋沒自已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讚
趙州和尙像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
盡向靑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鎭江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庵因應庵垂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密庵答云破沙盆師頌曰法眼
拈來早自譊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
害叢林累子孫
○華藏無得覺通禪師嗣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
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

裏氷澆黑豆映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纔成白雪乘
重綵割盡黃雲稻正靑
○温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馮氏子上堂舉廣
慧璉禪師與楊大年夜話公案師云內翰擎南斗倚
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谿茲須
是鸞膠續室中有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孝宗問
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佛照奏云將謂陛下忘
却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illegible]機
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曾山霞因僧侍
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
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
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
眼鑊湯爐炭裏逍遙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
地頭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蘗在鹽官殿上禮
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禮拜何爲黃蘗曰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

爲藥便掌師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粗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慙惶

○四明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尙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尙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台州瑞巖雲巢巖禪師作寫經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蘗將來嚇小兒頌靈雲見桃花話曰三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眞情半脫空

○四明雪竇大歇謙禪師上堂舉密庵因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密庵對曰破沙盆師頌曰白玉琢成沒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送僧偈曰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杭州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禪師參石頭和尙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鎭江甘露眞州長蘆至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臈月火燒山師曰兎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舡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豈在天地既分之後不歷階梯掀飜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這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頌靈雲桃花話曰三月桃花是處開靈雲雙眼盡塵埃謝郎重整釣鰲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諸庵肇和尙讃二祖偈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雪正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

臥龍破庵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登具戒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晤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辭去依佛照於育王東菴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照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鳥頭子也亂做甚無資剃髮故人以鳥頭子目之未幾聞破庵住蘇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飰去聻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菴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遊石笋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嚴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旨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所夢無異繼遷焦山外雪竇連被旨移育王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舖峙豊積有衆如海雖丙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僧云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云言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却僧云可謂焦塼打著連底氷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畫畫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迺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掛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此只得東簸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懡㦬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事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末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井也得還

知慶明州六縣奉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床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底破塼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眞箇孤負老翁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功州磁碗理宗嘗召見於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象縑帛金銀等物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待雲水理宗親灑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己酉三月旦日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亦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全身葬于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杭州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生而慧敏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游方至石霜禮雷遷掄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破庵道望時在吳門穹窿遂往依焉室中擧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云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庵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礪久之出世蘇之高峰次遷楓橋普明行輩有高原泉無相範卽庵覺石溪月相依而住俄鍾山虛席庿堂以師補處寶慶初詔遷淨慈端平二年詔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放目春盡尙餘花老翁不合過流沙上堂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後脚前現成行貨少室峰前交點不過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却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貶上眉毛早是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線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

也不放開山僧卽是諸人諸人卽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馬大師滿地狠藉靈山卽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長久云衲子難謾示衆偈曰劍刃飜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淳祐甲辰三月望日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靑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煩訝之師先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忽示疾卽退居寶壽趣辦終焉計囑窆全身于院之後山端坐而化壽七十五臘五十三

○江州雲居卽庵慈覺禪師上堂擧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云一擧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擧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鑽船子和尚偈曰三十餘年在藥山兜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撑破船

○四明大慈獨菴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

龜峰曹源生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癡絶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絶人少長習進士業棄之受經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游成都習經論於聖慈以名相厭人復棄去聞松源唱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雲居首座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源遂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絶無影響源從龜峰師復侍行久之呈偈辭游浙有曰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掛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師聞其語徹見侍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已卯由徑山第一座出世嘉禾光孝道聞于朝忠獻史

衜王以堂帖除蔣山侍郎曹公豳帥閩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猶宏智盛時育王虛席擧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師謂大父密菴伯父松源弘道之地方欲奮勵力振祖風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辭衆歸隱金陵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育王笑翁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召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應詔明年京尹趙公以法華請開山將領事徑山詔至師欲以法華併辭自謂不赴法華則失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乃幡然而作留法華踰月卽登徑山故人神響應懽聲如雷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云放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師云你問我答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後次上堂向你道僧云如何是過去佛師云去年梅僧云如何是現在佛師云今歲柳僧云如何是未來佛師云顏色馨香依舊僧云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左邊僧云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右邊僧云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旣不可得喚什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顙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裏挨肩並足討什麼碗以拄杖一時趕散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麼法便下座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顧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燮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即行不能瓣香修供侍僧亟以遺偈請師謂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頭而逝壽八

十二臘六十一茶毗舍利五色者無數其徒遷治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追慕不忍舍中分其半建塔莆田玉芝庵

天童枯禪鏡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寂窓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鄭氏依九峰榕庵慧侍茂時枯禪唱道怡山往從之一日禪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趍出禪深肯之禪遷靈隱師掌內記已而見大梅石巖虎丘蒺藜鄧峰無準金山大歇皆深器重以母老歸省雪峰癡絕留掌記室閩帥趙公汝愚欽師名命開法東山大乘住福之黃蘗時左史竹溪林公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竹溪有詩云老來得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閒朝命主江心詔遷玉几適灾變竭力興建衆屋稍完謁平章賈魏公聞奏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頓復舊規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八吉祥僧云如何是法師云六殊勝僧云如何是僧師云面目見在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鴉鳴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二月花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瞎上堂如何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碡古德與麼垂示十箇五雙錯不為辣殊不知正抓著鄧峰痒處何故建造殿宇恰用得著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切忌踏著

○泉州法石愚谷智禪師山居偈曰栗㮧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雲山趣向道春深笋蕨肥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蓋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却謝郎船讚猪頭和尚云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汗下後如何喚侍者云將扇子來上堂夜冷清霜重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爭如何拍禪牀云不是知

音者如何學向他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爲家稍涉遷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云看脚下

○荊南府公安虎谿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質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蹉過少林幾坐花木春却憶西來胡達磨

○巴翁淳禪師佛誕偈曰毗嵐毒種毒花開添得雲門醉後盃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烟疎雨洗黃梅（雜毒海）（此偈是西岩作偶也）

○高峰崇和尚頌初祖見梁武帝話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欵翩翩一葦渡長江

隱靜萬菴柔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雙杉元禪師上堂舉密庵因應庵和尚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密庵曰破沙盆師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子海棠華下打黃鸝冷泉畫兩廊壁頌曰一一塵中竪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盡是靈山會上人

育王物初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佛智晦機原熙禪師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原齡俱習進士業原齡既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爲將遊方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即善言辭之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原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踏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得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

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熒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開衝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間爭來請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與所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雞石下葬焉其弟子在杭者又分爪髮塔于淨慈西隱

徑山藏叟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原叟行端禪師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陳氏能通五經師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逮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剋志大法至忘寢食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大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澮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叟既告寂至淨慈依石林鞏公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在育王以偈招之有云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眞於承天復謁雪巖欽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云西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顯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郎送師歸蒙堂居三年而巖逝乃還浙右虎巖伏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尋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眞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公任行宣政院使首舉師主中竺復遷居靈隱有旨設水陸齋于

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即養高于梁渚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虗席三宗四衆相率白於宣政行院請師補處乃闔辭奏請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雖素以師道自任者至則氣索意消願就下列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擧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凉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床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心不是佛兎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砧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碁槃石斫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黄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駡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賓友相從未嘗譚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得宗師體裁具宗師機用紹臨濟正傳爲藏叟的子一人而已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于丈室其先五日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死焉有去來氷河發焰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身塔於寺之後曰寂照菴分爪髮建塔化城幻有庵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

淨慈東叟頴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臞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去從金溪富樂院恩仁祝髮及游方謁偃溪聞荊叟珏諸翁皆相語合東叟領南屛擇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叟詰之無滯後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遷仙居紫籜踈山末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升住江心少

過疑過

不適意輙棄去寺衆數百懇留踰至馮公嶺不從盧山月澗明迎歸東溪及明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不敢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撞著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瑠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頭日杲杲上堂逢堯舜則陳與讓要立生涯遇桀紂則道殺伐盡掃活計我這人乾曝曝硬曝曝淨躶躶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陳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子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上堂拈拄杖云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不與不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過上上人來時如何畫一畫云放過一著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坐逝闍維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齒牙頂骨俱不燼時改作豫章烏還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還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附之銀匣陪葬焉

牌字更勘

○奉化嶽林栯堂益禪師温州人出世婺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升彰聖至嶽林上堂魯祖面壁龐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示衆諸子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脚頭尖也踢出一員古佛不如無事好上堂古者道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柱杖云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一粒烏豆換老翁眼睛去也喝一喝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上堂舉黃龍三關話拈云黃龍老人頭顱所以說漳泉福建話逼眞讓得天下人過讓漳泉福建人不過上堂指左邊者是香爐指右邊者是花瓶能以一義作無量義能以無量義爲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鼓上堂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石牌入水即乾

出水即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上堂諸上座步步是汝說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坐若不然者蟭蛣腹蟹水母目蝦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遂起身云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臨終遺偈云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火葬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瑩然

○金華智者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雪堂行和尚乃師之九世諸父也初見荊叟於冷泉次見東叟於淨慈俾掌記撰成道疏云發見精於午夜叟易發爲泯師不覺股粟汗下如撤蒙蔀頓見叟垂手處自是韜晦大方累聘悉皆辭焉雖雙林智者兩提鈯斧乃爲人所強耳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如常時命侍僧取筆書偈已遂終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讃三祖偈曰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覔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雲隱大川濟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四明雪竇野翁炳同禪師越州人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和尚偈曰高高峰頂屹雲中八十溪翁也眼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

徑山偃溪聞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幼而神彩秀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願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繼受具戒師銳意在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重尋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拿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即答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云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住南興大蘆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蔣山虛席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改元元兵渡江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行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叩首而去

丞相伯顏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佰寺賴以濟遷
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
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
回是以涅槃會上當頭喝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
佛一數雖然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示
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纖然說法湛瀆水專
爲流通這裏搆得未免逝相鏟置若是尙存觀聽擾
擾忽忽晨鷄暮鍾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
至人之坑穽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粗飡易飽細嚼
難飢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眞
無端鏡容大士鷲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
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
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皷響阿閣
鍾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計露新蔣
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
竟如何拍禪床云戍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間鋪萬里
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
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

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
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盛邦樂業正恁麼時功
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至元戊
子春僧錄楊璉眞加奉旨集江南教禪諸德朝覲論
道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云禪也者淨智妙圓
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
能解上又云禪之宗裔可歷說師云禪之宗裔始於
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花普示
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分付迦葉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
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上嘉之師因從容奏云禪
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
又如陛下坐鎭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
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覲金面方
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字語言不達玄旨
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箇蒲團未
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來也是閒習

教者必須達玄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覩金面皮一番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嚴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山中復灾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而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寺之西麓

〇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嗣唐長溪黃氏子首謁蒙叟堯于嘉禾天寧雖蒙其策勵未大省發後依偃溪於淨慈俾侍左右朝參暮叩獲臻智證訪淸溪沅於虎丘命司藏典登雙徑藏叟復俾掌藏至元辛巳何山虛席請師補處移住四明大梅大德庚子何山耆舊合辭上行宣政院延致再住上堂原野秋陰寒蛩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針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宮殿深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着衆中還有踏著者麼擲下拄杖云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雪處竪拂子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當爾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即不問且道恁麼熱向甚處回避歸堂喫茶去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以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放筆翛然而逝壽八十六

〇四明天童止泓鑑禪師初住信州眞如上堂諸佛不能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止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拄杖下座

淨慈介石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族同郡嘉瑞寺出家禮偃上人爲師薙落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有省卽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山問近離何處師云江西山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云起動和尚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橋云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頷之橋逝栢山介石來補處一日室中擧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卽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巖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眞孫聘師出世西林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繼升東林元貞初(大元成宗年號)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弁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會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卽喫飰困卽打眠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寂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壽七十五臘五十二

天童辨山仟禪師法嗣

○圓通雪溪逸禪師讃興化和尚偈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酧

天寧無境徹禪師法嗣

○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鉢盂中

雪峰北山信禪師法嗣

○紹興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生閩中王氏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禮祥山寺普升得度習經誦至空無所有一句頓悟每自歎曰不求明師決擇恐成差別虛棄光陰時北山退遑之南院閑居鼓山西庵師隨衆入室山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山詰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山叱曰走

作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詣請益某甲昨日祗對和尚有什麼過山厲聲云更來這裏覓過在師云月明照見夜行人山指旁僧曰看渠志氣甚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出世蘇之西竺一日癡絕來訪問曰子悟處如末山見大愚忽然撞著灌溪爲佛法來時如何師對曰大海不讓細流癡絕一笑而已寶祐六年太師判宗大王帖請住大慶僧問云灌溪道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娘娘處得半杓畢竟是有是無師云百花毬子上何用繡紅旗上堂拈拄杖云天垂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云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恁麼未免坐在這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上堂柳絮飄風杏花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床云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華藏純菴淨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墖偈曰入圓早是四旬餘象骨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晴烟雨幾犂鋤

靈隱高原泉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上堂舉教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大慧和尚頌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大慧和尚可謂桃花李花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幷州二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上堂蘆花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云爲君卓落精靈窟無位眞人赤骨律

黃龍無門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云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五臺作麼干云禮拜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師云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撿點將來兩箇騃子斯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上堂舉嶽林振禪

師示衆云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云有林云不作賤不作貴作麼生買僧無語林云老僧失利師云獄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云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杭州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為下箇注脚以拂子擊禪床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華藏瞎驢見和尚頌輿化打克賓話曰輿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囊山孤峰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止凝禪師龍舒太湖人乃大唐神堯之後其號皖山者因生緣密邇三祖道場故也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剃落鄂渚開原受具即遊方徧參往三祖見環庵璉鍾山凝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有理難伸被明劈胸一拳師忽然有省歎曰我生平用底遭這老漢一拳瓦解氷銷了也入閩之披秀禮孤峰和尚峰舉狗子無佛性話令參究及半年得臻閫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殺全活峰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峰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峰口卽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峰曰汝今日方知泗州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峰遷西禪囊山師亦隨侍峰歸寂師登石鼓典藏教上雪峰霜林果請歸板首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升萬歲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遷鼓山棰拂之下衆盈四千指七閩叢席斯為第一賢士大夫摳衣問道恨識師之晩黃童白叟見以郎罷呼之至於家繪其像飲食必祝非於全閩宿昔有緣疇克臻此哉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床云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上堂六月旦夏已中荷花開水面茘子映山

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鼓山入院上堂拈拄杖云颺下禰山鈯斧拈起國師聖箭卓拄杖一鏃破三關撥鋒如掣電左右逢原全機殺活直得大頂峰小頂峰望空斫額白雲亭湧泉亭笑裏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云雕弓已掛狼煙息萬國來朝賀太平示衆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恁麼會已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活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爲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一下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將終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云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婺州雙林一衲戒禪師讚傅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天童雲外岫禪師法嗣

○四明雪竇無印大證禪師番陽史氏幼穎異父母知不可留便從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謁荊石琬於廬山圓通不契時思庵睿居閑房師日親燬煉雲外唱曹洞之道于天童往依之入室雲外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尚喫餅外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教他作麼外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師云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外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潙山寂子命典藏教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金書藏經竣事賜織金屈眴南還江浙丞相脫歡公起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移明之定水升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剎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衲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過巖房贏得日高眠退居定水圓明庵入寂至正辛丑九月二十一日也壽六十五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塔于圓明庵之後

徑山荊叟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勘驗學者垂語云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頭云錦衣公子醉田家熱睡柴床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海西容庵海禪師法嗣

○廣陽慶壽中和璋禪師天姿粹美機用縱橫室中示徒或握木劒或執綿蛇因海雲初見便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曰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云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師曰吾牙是一口骨耳乃兩片皮曰將謂別有師曰錯海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便休次日師學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海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師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海雲便掀禪床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海雲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窟看破如今不直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海雲進前曰靑山聳寒色月照一溪春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海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海雲豎起拳復拍一拍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海雲拂袖便出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三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四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鑒下二十一世

天童天目禮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大姓林氏有叔父爲禪沙門者曰正則視師幼不肉食愛之乃度其祝髮預戒於廣慈院初見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徑留從之然終疑礙無入聞天目居大白往投以疑目舉南山筆爭東海鳥嚶師擬對目打之師忽有省遂留執侍國淸斷橋延師典藏橋遷淨慈命爲第二座尋又爲第一座丞相以師有行解可師表以鷹山靈巖命出世繼遷能仁旣歸放牧寮辭病不應外至元十年有旨授師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云不落玄妙僧云恁麼則直入如來地師云且緩緩僧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云你適間從甚麼上來僧云如何報得四恩去師云但從適間路下去僧問虎逼臨崖時如何師云命若懸絲僧云相救相救師拈拄杖擲與之僧問如何是鬧復翳根除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云漏木杓破笊籬僧問有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有問慶雲云庭前無柏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爲甚答不同師云不是闍梨問老僧也不知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嗔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卽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中秋上堂馬祖百丈智藏南泉翫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衆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上堂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又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嚙赦書諸侯避道印僧則箇箇鉢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靈山會上傳此心印少室峰前傳此心印爲瀫宍寺側曰此菴乃自爲銘曰衲叟今年

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庵貫和尙云古鄮山中有片荒地因疊石爲塔焉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掛趙州壁永脫輪回超三世佛將沒書訣衆記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也門人稟遺誡瘞全體於塔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升思溪法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至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淸垂手紅塵千峰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云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苕霅盡頭鼓鐘淸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合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闊地多濕六月花蚊觜如鐵夜半起來笑不徹須惱不徹作什麼床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乃搖拂子云與這箇相去多少擲拂子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秘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師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上座者皮袋向甚處著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子細相看

○嘉興天寧氷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猶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云壞塚靑松下年年掛紙錢上堂冷風疎雨作新年寂寞寒泉古澗邊暖閤地爐煨榾柮送窮不用更燒錢舉節上堂心王安六國通天地闊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俱知一氣復鴻濛舉拂子一下

○蘇州虎丘雲耕靖禪師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回頭我若說破又恐後日罵我去上堂山僧若眞正

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日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塲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龍門無客箇箇無退步底道理矮踈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跛雲門被拶脚折汝輩只管悠悠過日佛乇日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且道大殿裏香湯沐浴箇什麼若也會得手中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今日依舊胡潑亂潑上堂冷如氷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疊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云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上堂拈拄杖云雲巖看山翫水拄杖子亦乃看山翫水雲巖渾身病苦拄杖子亦乃渾身病苦雲巖脫體輕安拄杖子亦乃脫體輕安卓拄杖云擘開河嶽易除却愛憎難

道場運庵巖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虗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瑞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徑山凡歷住十刹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illegible]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刃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忉忉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案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曰銷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金上堂二林初無門戸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未如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

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
峰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
師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蹕門傳旨問趙州
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
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
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
大悅特賜米伍伯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再住育王
徑山亦賜賚優渥
○四明天童石帆衍禪師上堂舉大顛和尚因韓文
公問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大
顛曰晝夜一百八師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却
首座疑殺昌黎弄蕬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掩室開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
問九峰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云
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師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
是須彌頂上戴須彌送僧偈曰未到雙林見舊遊眉

◎嵬疑崑

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學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

華藏無得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
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
出家會與畢將軍再遇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
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
堂院祖信爲受業師侍信左右五年奮志參方初見
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時無
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
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金香爐下鐵嵬崙得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
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谷光大
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一見器異留典法務淳祐初
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出世繼遷潤之金山潭
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大傅賈魏公奏
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
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
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拄杖一下說耶不說耶

向這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門靈龜曳尾拂跡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說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兎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氂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爛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値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望罷塢之陽

雪竇大歇謙禪師法嗣

○蘇州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便行脚凡見尊宿七八員師意不能了此事聞無準手段惡辣遂登徑山每到室中戰怖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權喜知得本命元辰落處於是又去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云喫粥喫飯僧準云更須飽喫始得師云謝和尚供養自此得一條路行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云眉毛安眼上歇云眉毛因甚安眼上師云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云徑山來歇云火後事作麼生師云九峰依舊插天高歇云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云幸喜不曾動著遂掛搭歸堂師自知未得透脫心下常熱鬨鬨地一夜更深行至僧堂前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云一任踍跳歇擬議師當中閒問訊歇云甚麼與楊岐相見師云當面蹉過歇又擬議師過東邊與僧對面問訊歇云猶隔海在師拍手呵呵大笑而出久之開法永慶遷連雲升何山至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

慶雲雁

杖云攜取舊書歸舊隱禁花啼鳥一般春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花鬱鬱喚作眞如體又是般若用不似承天樣蹊蹺莫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臆說耶卓拄杖云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上堂擧韶國師頌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召大衆云韶國師好箇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箇頌可惜落韻雙峩峰頂上是青天夜半捉烏鷄伸手不見掌喝一喝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淸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箇出來道長老正恁麼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說法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剖析諸師論解是非若指諸掌其講主聞所未聞大沾法益且謂承天長老尙如是則杭之鉅刹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慧巖象潭泳禪師上堂擧無著和尚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翁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頌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話曰只將馬祖鈍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天台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略云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欵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召云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旣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又云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著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却有箇古話擧似諸人記得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

一棒到你當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云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覔有一棒到你則屈著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先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不然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覔有一棒到你花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道前頭爲人後頭爲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却來通吐

瑞巖雲巢巖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好箇初生孩子不妨令人疑著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敗闕處麼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上堂你在這裏我在這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米二貫五百文買一箇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厨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上堂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云垂却著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人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既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和尚偈云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躕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寄鐵鞭和尚偈云思量四句寄承天搶得完全缺半邊頌又不成詩不是如何拈出向人前寄無準和尚偈云猿與龜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諸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蘇州虎丘淸溪義禪師送僧偈云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淸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淨慈谷源道禪師法嗣

○萬壽高峰嶽禪師讚達磨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欵翩翩一葦渡長江

徑山無準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初見無準於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鍊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即俾居侍司自是聲動叢林出世潭州龍興遷湘西道林處州佛日台州護聖湖州光孝逮尸仰山道遂大顯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轆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泠地思量眞可笑笑什麼等閑拾得蘇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珪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閑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天台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十八落髮于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於瑞巖聞三斤麻之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吾口訥耳聵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於雲居見山堂至蚊虫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柏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答之師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清至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學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末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竪起手

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頴禪師示衆曰七佛是性隷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師云喚七佛爲性隷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隷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百樣花將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壽六十一臘四十四

○四明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蜀之蓬州羅氏垂髫與羣兒戲必摶泥沙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與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資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壞庵照於昭覺器許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於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心慕之適原赴台之瑞巖師與俱往一日原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原卽喝出師復以偈呈原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原閱之笑曰寫字與作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悱莫伸原曰吾方便屢矣汝自不顧蓋緣不在此其往見雪竇乎時無準主雪竇師造席下自陳來歷準呵曰熟睡去繼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準居徑山往典藏教復陞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學師開法定慧衆集寺治時甚稱之遷東嘉能仁江州東林而至天童咸有偉績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論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珠珍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

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巳豈謂二千餘載鎗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旣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劒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芙蓉長老至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寔性大師寔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晚居寺之幻智塔庵將終戒執事巳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若投斯須視之巳逝矣實景定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居蘇之報恩承天慧日萬壽至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床一下云堪笑老鬍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上堂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四明天童別山智禪師上堂舉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頌曰老漢生平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眞實也是闍梨飯後鐘

○四明天童環溪一禪師上堂學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虫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

○四明天童月坡明禪師上堂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兮絕百非逓相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淈（胡骨切濁也）腯（徒骨切肥也）歸

○四明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簷頭滴滴分明歷歷師乃云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看垂楊誰知業債難逃避開眼堂堂入鑊湯到這裏如何卽得擬欲爛煨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踏古人脚跡擬欲闢空鎖夢

塞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裏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時宜去拈拄杖竪窮三際横亘十方靠拄杖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香浮上堂二月春云暮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會過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蹤畢竟如何故國歸路遠日暮泣途窮上堂一宿覺三擔土脚未跨門手骨巳露等閑舉一步危徑結寒花信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峰門卽易要入乳峰室卽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纂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巳在梅花上寄天目和尚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

○福州雪峰絶岸可湘禪師上堂擧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衆山色師頌曰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飦无飢有𢙣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鄉猶隔一潮船

○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擧城東有一老姥（莫古切）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

○天台國淸靈叟源禪師上堂擧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云唵部臨啜師云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巖卻向他道飢時但喫飦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語此土唐言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刖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示防意如城偈曰六門長鎖舊封疆巳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來禍起自蕭墻守口如甁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楔青天白日怒雷奔

○四明天童簡翁敬禪師上堂擧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讓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廬山東林指南宜禪師遷入之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裏雨催花

○饒州薦福無文璨禪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有云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掛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彔床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為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決意不作書記諸老不作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為長老只是舊時璨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出入時多了一轎兩僕耳使目不眩轎僕亦不用之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過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臘毛錢墊則知者鮮矣讀其書則其所造可知

靈隱石田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過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曰雪峰輥毬師在侍傍聳耳而聽驀然領悟衝口呈偈云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住北禪日謝劍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師祖開堂拈香有云衆中衣鉢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賀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為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爇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什麼香良久云不下閣遷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為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闌

○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什麼知道飦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飦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山賢默庵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

庵被總兵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陞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云汝爲誰默庵云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云我不識你盖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浙江恩有詩云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床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徑山癡絕沖禪師法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禮鏡清塔偈曰慣問門前什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却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隋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因甚骨裹皮隋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强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盖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育王寂窻照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王氏世居福州長溪得度於義興法藏齊禪師過育王謁寂窻入室有契俾爲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升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盖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而不靈隱而不藏如何是隱而不藏底事玉梅結子浮青樹石筍抽條上綠窻

徑山晦機熙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笑隱大訢禪師族姓陳九江義門唐尙書操諸孫從郡之水陸院出家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既而還詣百丈參晦機機一見器重由內記升記室一日問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喝之平生凝滯渙然氷釋因同參者告問師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尙享機遷淨慈復延掌記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天竺天曆元年文宗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柬名德開山首膺其選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厥後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

坐咨問法要對揚稱旨賜貂裘金襴衣及順帝御極
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東陽德輝重編禪林淸規
仍命師校正遂定爲九章四方咸取以爲法以老病
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
主兼領五山寺勑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師因僧侍
立展手云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云恐
鈍置和尚師云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一日問僧
甚處來僧云游山來師云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
作麼生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云即今
爲甚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一日云靑州布衫重七
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僧出云
東廊頭西廊下師云什麼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捧
上不成龍一日有僧來參師云竪拂拈槌古佛榜樣
擊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
重便行師云不消一劄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
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撑觸演說苦空竪起拂子山
僧拂子穿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入新寺陞
座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

●歡字原本不明

立明今學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
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
相激揚底麼問答罷乃云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
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
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
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
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
滿足然後得其實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
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
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
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
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云四海已歸
皇化裏時淸休唱太平歌上堂拈花微笑彩奔●歡家
斷臂安心徧逗不少汝諸人分上又作麼生不經一
事不長一智至正四年五月俄示微疾肩輿與御史
大夫脫歡公爲別留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囑其徒以
兩朝賜己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四日遂書
偈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四十六

○金陵保寧仲䖏天倫禪師明之象山張氏幼而岐
嶷投廣德天寧竺源驌公薙落竺源謂曰汝志趣宏
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此遂往依虎丘東州永偶過
旃檀林與一僧看傳燈錄語之曰千七百則公案渾
如生鐵鎖子還有得鑰匙入手者麼師於言下有省
時晦機在淨慈師遂往見纔入門機云湖山靄靄湖
水洋洋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云通
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機云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未幾俾居侍司復命掌藏鑰師僤人事繁雜嘆曰世
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甞不爲學者
信服無他盖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刬蹤削迹於
深靜地聞吳興桃花塢尤僻邃乃往縛茅焉一日灌
園忽四山雲瞑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
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顚倒騎
蠓蠛吞却五須彌囊於南屏室中屢扣老和尚終不
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泰定丁卯出主
廣德東泉還明之佛巖龍翔笑隱招居第一座南臺
治書吐魯公數來問道泛及楞嚴玄旨契合會保寧
虛席臺章薦舉宣院劄付俾主之有僧至參師云好
箇僧恁麼行履僧云撥草瞻風豈因別事師云汝喫
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又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誰人看不見又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
赤白又問如何是鳳臺境師云鳳臺有什麼境上堂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麼也不
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
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上堂
學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云劄雲門一劄猿
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初在桃花塢定惺時見
一僧禮拜師問汝何禮拜僧云師非救菩薩也言訖
不見晚年卜築於鳳臺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公
曰欲將後事相浼今日何日淨覺曰二十九日師云
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郎行矣至期召門人
付囑已舉手作別或請書偈叱去端坐而逝世壽六
十六僧臘五十一
○四明育王石室祖瑛禪師族姓陳氏蘇之吳江人
齠年出家住里之普向寺十五祝髮尋受具戒卽杖

參疑露

策遊方初從虗谷於仰山聞淨慈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執侍繼掌記室聲聞日章出世四明隆教陞浙江萬壽鄞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薝花談不二靑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飰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烟雨裏翛與來往亦風流迨謝事遂退處于受經自號罷休老子又稱鴻一道人昆陽鄭東季明作罷休老子傳晩年得痿痺疾造一龕詔曰木𥟖日坐其中絕不涉人事至正癸未三月定中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月十有七日趺坐化去闍維以其遺骨燬之遵治命也旣而炭灰已盡益以香薪百煉不回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四衆驚異附葬於三藏道法師塔右學三年吳興鄭希聖七月二日夜夢師高坐語希聖曰此兜率內院也慈氏菩薩今現在宮中說法汝往拜之希聖往觀內院境之勝衆之多如經所云古林茂悼以偈有云毗嵐風折須彌柱摩竭魚吞霤般若舟

○杭州中天竺一關正逵禪師番易人姓方氏參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易人機曰番易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峰於天目山久之徑山原叟命掌記中天竺笑隱又俾分座旣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至中天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旣是泗州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云參示寂年五十又七臘四十又四

○越州天衣業海了清禪師上堂三歲孩兒抱花鼓八十翁翁輥綉毬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屛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襴衫

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爲顧采又過崇德撞著惡辣漢
被渠捽（昌者切裂開也）破七孔八穿收拾仍歸南屏深藏四
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
相似顏色一般著來嫌袖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峰
齊起舞雙澗共鳴湍蠹看當場鮑老不知笑倒旁觀
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出
萬年歡復舉三聖我逢人則出話師云二大老竊得
臨濟家私各自賣弄檢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却同參
至上堂颯颯凉風景同人訪寂寥羮茶山下水燒鼎
洞中樵慈明老祖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
然供佛懶拈花延賓不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
家

徑山原叟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族姓黃台之
寧海人依同邑法安太虛同禪師出家因看睦州語
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不由別人也參原
叟于中天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
拾得麼師叉手而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

◆天下疑脫師字

語漢參堂去尋俾侍香復掌藏鑰看經次叟曰看經
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
何不道將這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
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時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
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
人天之句居淨慈蒙堂不出戸者九年行省左丞相
脫歡公請主浙江萬壽遷中天竺後至元四年遷靈
隱宗風大振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
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爲盛事上堂法是常法道是
常道拶破面門點卽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
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
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道叙通寒溫燒
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誵訛上堂舉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
領布衫重七斤師云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這僧
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元宵上堂今
朝上原節雪霽見晴春梵刹燈千點長空月一輪鼓

鐘喧靜夜歌管鬧比鄰總是圓通境何須別問津上
堂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頓也漸也權也實也偏
也圓也只作一句道却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上堂
古杭管內靈隱名山鑿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
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原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
各照管風燭便下座大龍翔席虛呈吉大夫遣幣聘
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
可强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居三年退處了幻菴至
正十五年春感末疾二月二日集諸徒叙平生本末
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
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
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瘞
于松源龕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
異侍講學士黃公晉卿曰見其事故自書塔銘序中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世居四明奉化
依金峩橫山錫公得度竺西垣公主天童辟爲內記
後徧參諸尊宿元叟在靈隱往從焉卯黃龍見慈明
因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
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
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
也是病眼見空花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
師當下廓然即命居記室自是聲譽頓發而師愈謙
抑自持及年五十四始出主隆教遷寶陀中天竺徑
山帝師聞法席之盛錫號慧性宏覺普濟大師僧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破糞箕生苕箒僧禮拜云
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佛師云秤鎚蘸醋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
師云仰面不見天僧云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
云乾屎橛又作麼生師云雲門不是好心僧云乾屎
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云鑊湯無冷處僧擬進
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
不動將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麼
還少病知分不多愁上堂畢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
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云
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中與人未嘗不
欲斷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纇毫作亂師

治妙明庵以將歸老焉元日祝釐行省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奉師所讚觀音像于紫薇閣是夕瑞光煜然葛籐焚掠徑山丞相延至郡城雲居時詣師叩宗門玄旨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丞相無語師繇經云老僧看經去也丞相以手掩經云請爲說破師云伊尹周公是阿誰做中天竺用貞良公謂師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庵尋示疾致書囑丞相外護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

○台州國淸夢堂曇噩禪師自號酉庵慈溪王氏子也母周氏生六年而父歿母命從鄉校師遊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蘊學文於修道胡先生長孺已而心有所感歎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耳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母走奉化廣法院禮良公爲師訪道吳楚渡江謁眞之長蘆雪庭傳公存鑒裁知師器識遂爲剃髮師春秋已二十三矣繼受具戒凡佛經及諸宗之文晝夜磨研不知有飢渴寒暑久之復嘆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寬繩自縛曷若求明本心乎原叟由中天竺補靈隱門風高非宿學莫敢闖其門師直往咨叩了無畏懼機契命掌內記徑山虛谷愼選書記得師繙白交慶至元五年出主四明咸聖遷慈溪開壽帝師錫以佛眞文懿號至元十七年行宣政院以國淸聘瑞龍院易甲乙爲十方師爲開山院賴增重上堂豎拂子只這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細密金針玉線明合暗投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劒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總是門庭施設若是直截一句不會道著作麼是直截一句厲聲云看脚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師數誡諸徒曰吾與爾等究明此道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國朝洪武三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居其首館于天界既奏對　上憫師年耄賜令還山晩年以粱

唐宋高僧傳重加筆削刻板以傳六年二月甲申無疾忽索浴易衣出器物遺大方諸友集衆而言曰三界空花如風捲煙六塵妄影如湯沃氷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姆骨爲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言訖斂目危坐而逝壽八十九

○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四明象山人姓朱氏母張師在襁褓中有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日也必當振佛法照耀濁世鄉黨因以曇曜稱之從族祖晉翁洵公說法湖之崇恩師往從焉趙魏公見之特器重爲鬻牒爲僧繼受具晉翁遷道場師爲侍者又司藏室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恍然有省由是覽內外典宛如宿習然尚有凝礙原叟主徑山師往參次卽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答叟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詔金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京都一夕聞彩樓鼓鳴豁然大悟撫几笑曰徑山敗闕處被我識破了也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

月氷翻然東旋至雙徑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一座初居海鹽福臻升永祚遷杭之報國嘉興之本覺天寧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僧云如何是念師云四五二十也不識僧禮拜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云切箇不字僧云只如不字又切箇什麼師云莫錯舉似人僧云謝師指示師云石羊頭子向東看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更要註解那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云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米裏有虫麥裏有麵厨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上堂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夫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晚年於永祚築西齋而終老焉因自號西齋老人洪武元年九月　上念將臣或歿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

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於鍾山建大法會徵師說法廷臣奏其說　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又明年秋　上又召師以鬼神爲問師與同召諸師援據經論辨覈其理成書將入　朝敷奏師忽示微疾索浴更衣取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實七月二十六日也禮部宮以遺偈聞　上爲嗟悼之緇白瞻禮如佛涅槃天界住持白庵乃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時制火化　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火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紛綴遺骼參徒奉其遺骼歸葬西齋而塔焉壽七十五臈六十三

○杭州徑山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父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閩國王淸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遂莞爾笑曰一眞法界圓通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剩法乃去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勘辨之師應畣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失公延主淨慈復請陞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顚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鏌耶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一日達失帖穆爾丞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覿體相違師揭起簾云請丞相鑒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供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師云

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日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龍鑽敗壁雞向五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　賜還穹窿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子又曰熙怡叟番陽吳氏父仲華爲江州儒學教授師方五歲其父俾從州之報恩員牧純公七歲得度自幼見地穎拔逈出常兒西域指空和尚赴英宗召便道憩報恩見師歎異曰再世人天師也因授以戒及持摩利胝天呪法師受員牧囑參原叟於徑山叟視師軒渠一笑師罔知所以汗流浹背失展尼師壇叟咄曰參堂去次日又見叟曰爾何處人師曰番陽人叟曰番陽湖深多少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留侍香繼掌外記叟喜得師謂其徒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出世蘄之德章次住越之雲頂崇報蘇之虎丘萬壽法道衰微位以求得獨師務韜晦五名刹皆公卿敦迫而赴故一出人皆尚之師室中拈木枕子問僧云者箇是甚麼僧云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子地僧擬議師便喝出一日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因甚麼輪迴六趣時有僧云願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鉢盂口向天上堂竪拂子這箇是馬祖家風喝一喝這箇是臨濟家風以拂子畫一畫云這箇是什麼家風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驀喚侍者云收取拂子便下座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餻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師旁通外典尤邃於易其所論著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張潞公翥宋侍講濂輩皆稱之文靖見師黃州思賢寺蘇文忠公祠堂記曰文辭簡

奧有西溪風潞國嘗以詩寄有今代能仁叟高風播海涯之句　國朝洪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理召釋氏之老問焉師與同召者曰鬼神之說當本佛旨以對及爲書以進　上大悅師暮年養閑於松林蘭若道望益尊人不敢叱名咸稱曰松林和尚十五年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參如愚仲來問訊曰師兄時節既至矣諸弟子在側可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年矣此別直至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一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臘六十七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方母張氏稟父母命往杭之梁渚崇福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參湖器之爲祝髮徑山原叟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甚處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云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師云飢來喫飰困來眠叟云何處學得這虗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次日命居侍司明年升掌藏教久之出世慈溪廬山遷越之東山四明智門　皇朝洪武初釋召道行沙門師與徑山以中及上竺日章你赴京館天界寺屢入　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　賜還智門庵于寺東扁曰海印爲終焉之計徑山虗席起師補處上堂舉一不得與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床云泊合停囚長智上堂一默一語一作一止何似水銀落地僧問趙州云乞師指示州云喫粥已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掛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拈拄杖有時乘好月特地

過滄洲前住山象原經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姑蘇葛德潤氏兩住徑山甫八年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終時壽八十四夏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窆寂照塔右之岡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幻隱別號也出台之黃巖項氏母陳氏長不甘俗處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謁竺原道公於仙居紫籜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參徑山原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久之職侍香朝參夕究一旦默契育王雪窻招師掌藏教未幾出住鄞之五峰遷金峩洪武五年春詔天下高僧建大齋會於鍾山師與徑山季潭俱與是選既竣事季潭奉　旨住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又明年鎮江金山請師補處十一年升居靈隱學徒坌集宗風大振上堂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歌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眞人赤肉團等閑靠倒維摩詰佛涅槃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這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床云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舉香嚴和尚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煩下座師始至經畫大雄寶殿僅一載即落成巋然山峙師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蚍蜉食却半邊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罕有契之者示滅于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壽六十九夏五十

○杭州上天竺我庵本無法師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於中天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旣爲湛堂

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遺書祝其力弘大蘇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箏閑觸著肝腦裂氷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我庵臨終無疾坐蛻

○蘇州開原懸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即沒沉吳縣朱膺東靈帛尼一請而靈相峩峩翛然雙泛試就提捧豁爾勝舟今山中所奉維衛迦葉二石像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大衆若作恁麼會大虫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却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訛言師動止安徐言不妄發或有求偈語信筆而書皆有警策之意若寄閭門草庵僧云國師萬代善知識爲宕草庵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　皇王一片心

師晩年因法門從子瓛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延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庵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本空及松林諸子貞松石等訣別泊然而逝

○杭州靈隱天鏡原瀞禪師會稽倪氏幼從至大寺雪庭立公祝髮及受具遂往杭之集慶從天岸濟公學止觀一日師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參無見覩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原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己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參叟於不動軒入門叟震威一喝師不覺汗流浹背即禮三拜已而俾居侍司繼掌記室尋遊金陵見笑隱於龍翔上江西禮諸祖塔像過臨川訪虞文靖公道話契合延師度夏爲作斷江塔銘樸隱軒銘至正丙申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　聖朝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于鍾山　詔天下名尊宿蒞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諸山請居靈隱辭再四僉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兄了幻皆說法靈隱于今振墜緒提宏綱捨

和尚其誰哉師幡然而起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良久歸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終時年六十七臘五十五

○台州護聖廸原啓禪師臨海人爲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紬繹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寂照爲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退居東堂七年著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譚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蘇州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烏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寧波府天寧仲猷祖闡禪師別號歸庵族陳氏鄞人也依佛智匡禪師於永樂而獲剃染參寂照于徑山得旨久之出世廬山遷香山升郡之天寧上堂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得也是第二句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飰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餅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什麼處衆眼難謾便下座

江心一山萬禪師法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俗姓龍住後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煙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床起來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閻老子要問你案飰錢在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桃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塗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天

參學元

寧未免開示令得悟入擊拂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雲居小隱師大禪師終日方丈危坐澹如也鬅鬆鬚髮侍者鑷生爭取藏之信次郎生舍利嘗送信禪人偈曰信是道無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

徑山雲峰高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古智哲禪師都昌人俗姓巢氏初住興國興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畢竟說箇什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瘦馬囓枯樁何似東村黑王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線道普請同參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上堂諸禪德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解莫向天外出頭底麼乃云巡堂喫茶禮遲道者塔偈云髑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屎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劒倚天長送萬禪人參徑山虛谷和尚偈曰萬轍千途同一車參方眼正不曾差一千七百人中主元是仰山小釋迦

○杭州中天竺一溪自如禪師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游兵虜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師隅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子之既長命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峰於徑山得旨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浙江萬壽寺後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逾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欲動其心師歸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古人墮此轍者頗衆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此其疎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笑隱奉詔開山大龍翔寺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敦請久之化去茶維靈異頗多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僊居柴氏早年與及庵信行脚誓不歷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隨衆入室無所省發後歸仙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遊湖南主福嚴尋還浙西見徑山雲峰入室有省峰印可之適

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然燭安坐至旦率以為常叉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大縉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

○四明天童怪石奇禪師為衆普說其略云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叉云此事如人飢渴相似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飰方有實効處叉云因舉從上先德痛切為人語要開示倘能向者裏虛却心不卽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卽是不得恁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龍巖眞首座諸方屢聘不肯應世嘗作樂閒歌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為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為虛名被羈鎖我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强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莊大閻王相請無親疎盡付一堆紅焰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掩補破遮寒暖卽休淡飯粗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閑人不肯閒世上閒人能幾箇

天童止泓鑒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明之象山張氏首參雲峰於徑山次謁止泓於天童泓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泓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泓曰昨夜山前因甚虎咬大虫師擬進語泓卽掌之師忽有省一日侍次泓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泓曰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叉

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泓喜其類己令典藏教大德四年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頒旨褒護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婺之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衆云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通霄別有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郎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後至元三年四月示微恙至二十有八日書偈而逝

○蘇州萬壽竺田汝霖禪師四明昌國王氏從郡之慈溪永樂寺梅潤福公出家旣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道化往參拜泓密奇之遂命爲侍者泓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勘驗來學衆皆未喻師已豁然矣已而見悅堂誾於杭之靈隱堂器之命典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巖會公赴龍興上藍以師侍行因游百丈晦機素知師遂命分座師每有著述晦機閱之加敬未幾繼祖住上藍大振法道緇白翕如久之升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缺席屈師俄寺燬師不憚劬勤十餘年間殿堂衆宇皆一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衆而逝後至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也茶毗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勝數人爭得之或後至者掘土而淘亦滿其意徒衆分舍利骨石爲二一塔澱山一歸葬龍山之西岡壽六十六臘五十劬音曳勞也

何山鐵鏡明禪師法嗣

○恭都寺四明人廉介自持精修梵行日誦法華經因聆鐵鏡上堂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云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湖海人聲偈追悼

靈隱悅堂誾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東林無外宗廓禪師送僧之中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

華藏嗐驢見禪師法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鐵脊念庵主示衆靈山付囑天

下葛藤椿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臨濟棒頭開正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帳綉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三句可辨一鏃遼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為妙用潙仰圓圖無縫罅壁立絕中邊看來世界清平何用强生節目金芝今日為諸人斷這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畫一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師頌云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兩人牽休觀千嶂凌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郭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直翁圓藏主法嗣

○無為州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初往參及跨門源便云老和尚為我趕狗師便入去有長蘆智首座出接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稟云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云已相見了也已而源每聞師訶蒙山不合引兄弟禮佛拜懺施食之類源云清淨地上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云不然我宗門中合提何事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屎橛當提此事始得源就問云蒙山和尚平昔問學者云栽松道者不具三緣而生達磨大師葬熊耳三年後隻履西歸謂是神通妙用謂是法爾如然師云爲是他不會我道莫作禪會得麼源當下如夢忽醒

皷山皖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澱山蒙山德異禪師示陽高安盧氏參蘇之承天孤蟾瑩蟾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師罔措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合作聲豁然有省乃成頌曰沒與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乃如此武忠呂公聞之寄頌旌美登徑山謁虛堂語契然師未以此自足往參皖山於鼓山室中舉狗子話反覆徵詰箭拄函合山又拶以張拙寂照之語師擬議山震威一喝師當下意消心廢一日山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這裏師云邦有道則現山深肯之已而復如吳萬壽石樓明命典藏至元間丞相伯顏破吳

武暇詢決禪要機契確請出世于瀫山旣退承天覺庵遂處以第一座素軒蔡公施蓮湖橋庵請居之曰休休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其意如何師云兩彩一賽僧云保壽便打又作麼生師云爲人須爲徹僧云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是何的意師云兜率陀天一日人間四百年僧云保壽歸方丈有利害也無師云疑殺憨癡佛祖慶快靈利男兒師以虛中十妙示學者曰位中功中動中靜中體中用中意中句中要中妙中各演以偈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艫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奪人不奪境九月菊花新奪境不奪人當陽撲破鏡人境兩俱奪古井浸乾坤人境俱不奪撼樹摘來香便恁麼去在人背後叉手不行此道八十四種圓相如何收拾靈利漢更進一步拂却行蹤譽轉一機平常無偶自然境智乾淨自然父慈子孝雖然兩口無一舌是何宗旨良久暗機猶未動義海已全彰

淳拙才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少林竹菴子忍禪師鄧之內鄉王氏上堂學法燈開堂請衆曰本欲栖藏嚴竇又緣淸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爲他了却僧云如何是不了公案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天童宏智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唯自已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打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中竺空巖有禪師法嗣

○嘉興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眞覺肇興衆請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僧問鉏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啓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云公驗快將來僧云如何是關中主師云太平不舉令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鏌鎁橫在手未肯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云癡頑漢僧歸衆師乃云滿目溪

山絕點埃無邊刹海自周回毗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石門關啓以杖畫一畫眞覺場開橫按拄杖一任南來與北來復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傳授將來無令斷絕大衆且道如何是正法眼藏適來已爲重拈出金色頭陀笑未休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故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一轉五轉竪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子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槌迦葉不知無汝擬議時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取透頂透底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風旛空山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其母秦國夫人妊時夢公安二聖住持福巖佑公至而生故居士雖在富貴中每以欲透徹祖關爲要當未弱冠時日夕參空山一日空山問云曾見趙州麼居士厲聲云無空山休云稱於人曰再來人也居士嘗任江淮都府總管於蘇之嘉定建佛寺曰永壽以延雲水賡和永明壽禪師山居詩六十九首甚得山林旨趣及他偈言皆超邁絕俗誠有所得者也有達磨忌拈香云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痛徹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卻是孤恩底欲把鼻頭罨似伊憐梁已沒當門齒

慶壽中和璋禪師法嗣

○廣陽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山西人姓宋世業儒父靜虛先生有隱德母王氏師七齡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問云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攜見傳戒顏公戒欲觀其根器以石頭和尚草庵歌俾讀之

嚴疑巖
云疑去
隱與陰通

至壞與不壞主元在處乃問云主在什麼主師云離壞與不壞者戒云此正是客也師云主瀞戒吟吟而已即往禮中觀沼觀爲師薙髮受具一夕聞空中有聲召師名曰印簡大事將成行矣毋滯遂挾策之京過松鋪嶺值雨宿巖下因同行者擊火師見火星迸散遂大悟以手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尙不寐語遂謁慶壽中和先一夕和夢一異僧策杖徑趍方丈踞獅子座明日和以所夢語左右且曰今日有暫到卽引見迨日晡師至和笑曰此衲子卽夜來所夢者往復徵詰師機語捷出無滯語見中和傳中和喜命典記室智證益深乃以衣頌授師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歷住名刹晩兩主慶壽自元太祖至世祖屢朝師奉之位至僧統寵遇優渥不可備述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一日說偈辭衆畢顧侍僧毋喧吾欲偃息侍僧忽呼主事人至師已吉祥臥逝茶維設利無筭奉勅葬慶壽寺側建石塔于其上謚佛日圓明大師

卷第四

●快快疑快
快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五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育王橫川珙禪師法嗣

○台州紫籜竺原妙道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陳父曰原卿母何氏幼嗜學偶患右目母攜以禱觀音像前仰見像之右目有蛛窠爲揭去之患隨愈父以爲於佛有緣令俾出家依杭之六和寺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乃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乃徧參禪門知識至育王謁橫川與語契合遂居侍司川一日問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汝作麼生會師累日快快不能答遂再詣質問川云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那師豁然大悟卽呈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川頷之謂左右曰道侍者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至元己丑釋教都統起師出世邑之慈源遷仙居紫籜有以師名聞于仁宗特旨住黃巖鴻福號定慧圓明禪師繼而蘇之諸山諷大府請住崑山薦嚴法席鼎盛僧問陸亘

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意作麼生師云如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只是不許人喫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失錢河裏摝一僧夜上方丈請益狗子無佛性話師云試舉看僧擬開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歸堂中怒詈不已或者以告師云他向後會去在僧聞之釋然台之監郡也都公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老鴉問如何是法師云臘雪喫冬瓜公欣然領旨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石馬不生毛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一字無兩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乾三連坤六斷僧問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師云猢猻倒上樹上堂胡盧得雨方浮甲匾豆新栽未上笆日日後園行一轉住山何事不干懷上堂靈臺不磨而自瑩(縈定切玉色又潔也)靈源不決而自流妙花不植而自生妙輪不撥而自轉碧兎水中懸寶鏡烏龜火裏輥金毬上堂今時禪和子不肯參自己要解會古人言句古人言句不從解會來從自己流出你若踏著正脉言句即是自己自己即是言句別有纖毫並同流浪上堂虛空無變動之相日月自上自下寶鏡無鑒照之心物象自去自來須菩提宴坐巖中帝釋雨花讚嘆喝一喝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六塵爲自己之讎稊稗乃嘉禾之賊莊周夢蝶庖丁解牛虛空放紙鷂線斷一時休師晚年歸休于紫籜不出山十有四年乃自號東海暮翁正至甲申師年八十又八門人散處他山者期以九十會慶師聞之曰我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正月十二日忽誡參徒曰從朝至暮行住坐臥起心動念但能與道相應自然無媿佛祖吾明日行矣宜各努力十三日趺坐叙平生始末以別衆衆乞留偈師曰諸方到此作盡伎倆我只如常乃書偈曰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盡寂滅現前闍維目睛不壞門人收遺骨藏山中

正至疑倒

○金陵保寧古林淸茂禪師別號休居叟溫州林氏十歲聞人誦法華經妙莊嚴王品感而出家事天台國淸孤巖啓公試經得度從律師溫容受具啓公嘗

勵衆曰爾等持父母所生之身從師入佛無飢寒無徭役不於此時究竟出家果何爲乎師聞之流涕憤悱遂往參石林于淨慈林問甚處人師曰溫州林云永嘉到曹溪因甚打失鼻孔師良久呈偈云永嘉到曹溪鼻孔何曾失振錫遶禪床九九八十一林云善則善只恐汝錯會師擬進語林喝云果然錯會參堂去繼而室中聞舉南山筀笋東海烏鰂有省俄林化去往依橫川於鴈山能仁放牧寮即呈所作一編川火之曰佛法不如此作此見解非吾種草他日何足出而爲人師不覺通身流汗一日侍次川顧師云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聲未絕師豁然大徹勵聲曰和尚教壞人家男女了也川下床擒住云你向甚處見雲門師托開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川喜於得人每示衆必曰惟茂侍者知我語落處出世蘇之天平遷開原饒之永福晚居保寧在處緇白嚮慕嘗垂三關語曰舌是斬身之本須菩提巖中宴坐因甚天雨四華明知四大五陰是生死根本因甚入者皮袋喫粥了也洗鉢盂去衲僧家因甚口

掛壁上師問僧國師三喚侍者你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打出僧不甘再至師云你適來旣道不得如今更是道不得也僧擬議師又打出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駟不及舌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頭長三尺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師一日坐次僧纔入師云適來上座亂統打出了也你因甚麼也亂統僧擬議即喝出次有僧入師云適來那僧不曾開口因甚麼道他亂統僧云某甲是某州某縣人民師云却是你亂統便打出上堂一大藏教只說者箇有底道不說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豈不見僧問五祖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祖云鉢羅狠卓拄杖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上堂學雪竇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開花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師云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雖然志士苦日短愁人知夜長其退開原居隆祖塔所時有旨特賜佛性號侍者承宣以雪竇拈古請益師云出擄欵結案耳今諸方以密庵傳授豈祖師意得吾海印三昧又

何疑者宣記所聞刪爲一編附語錄宗門統要之書止於楊岐會禪師師在永福時續之凡十二卷其居保寧文宗亦潛邸金陵常延師譚玄要深契旨意造佛頂心經刻本特命敘其首入踐大位遣使賚白金致褒問居開原時侍講袁公伯長亦嘗作偈以寄其爲聖君賢臣所知如此將入滅衆請留偈師云猶少這一解在乃援筆書云來亦不遲去亦不早打破虛空紅日杲杲擲筆問云甚時衆云戌時遂逝

○四明保福斷江覺恩禪師慈溪顧氏形模偉瘠操履清峻依雲門廣孝寺落髮從明之延慶聞法師受四敎儀七日通之莫不驚訝時橫川住育王師往入室機契命典內記德業日彰名振遐邇所製詩頌典雅高古嘗有偈寄紫籜道公云茶塘茶與水井水此味由來過老饕鐵鷂春風吹不起兒童爭放紙鳶高若袁文淸公趙文敏公鄧康莊公皆相友善出世蘇之太平遷開原明之保福而至越之天衣一日坐次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侍者曰會麼曰不會即擲杖倚蒲團而逝

○四明開壽商隱予禪師上堂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僧堂佛殿穿過汝髑髏四大海水灌注汝心田汝等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頭上火起脚下煙生上堂諸兄弟且歇却狂心與你若能履踐得純熟心花發明照十方刹

○侍講學士袁文淸公伯長嘗作數偈寄吳中諸山其寄開原古林茂公偈曰玉几峰頭第一枝老禪吃吃我心知會將鐵杵敲氷骨自恠錙刀割蜜脾法外無心猶涉解句中有眼即成疑袈裟不展蒲團穩此是開原妙總持在朝與內翰虞文靖公伯生爲同僚伯生每見其辯博奇奧浩然莫窮其津涯意其所得非一學能名因詢其所以伯長乃謂曰橫川在吾郡說法時往咨決得其激發之益古林乃吾同參也伯生自是愈信佛學

淨慈石林鞏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東州壽永禪師上堂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須菩提無說而顯道天帝釋絕聽而雨花拍禪床一下云善財去後無

消息樓閣門開覓日閑上堂昨日朔風生八極昨日
籬頭吹觱篥今朝起來看曆日又是十一月初一天
色嚴寒無事不須久立上堂頻頻喚汝不歸家何處
是家貧向門前弄土沙爭怪得他每看年年二三月
不寒不熱滿城開蠹牡丹花佛手難遮拈拄杖畫一
畫上堂經臺劍石的的全彰古木寒泉重重顯露南
歌北唱時時聞解脫之音漢阮秦箏一一奏無生之
曲聲來耳邊色到眼中不落見聞歸家穩坐所以古
德道君若隨緣得似風飛沙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
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無
角鐵牛眠少室七六五四三二一波斯鼻孔黑如漆
空中木馬舞三臺眼裏瞳人吹觱篥千重關鎖一齊
開萬兩黃金亦銷得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其母
舅智益爲蘇州寒山寺僧挈與俱從獨僧安石山落
髮及受大戒即謁石林於承天林問如何是汝自己
師擬議林即推出師自是疑情莫決如仇同處一日
爲病僧市藥路忘所向及歸值林開室問曰盡大地

不疑石

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這皮袋擬對林便打師當
下豁然即呈頌自運林遷淨慈命師爲侍者一日林
問云國師三喚侍者意作麼生師云不是失却猫兒
即是失却狗子林云是孤負不是孤負師云瞞人自
瞞林休去橫川主育王師往見之川室中垂語云南
山筆筍東海烏鰂師遽掩其口曰請師更道川托開
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遂以藏鑰留
之開法天台寒巖遷姑蘇寒山升崑山薦嚴武宗賜
璽書金襴衣歷居杭之中天竺淨慈靈隱室中垂語
曰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曰咬破鐵酸餡因
甚路上有飢人曰波斯去帽蔗咬甜頭又曰魚以水
爲命因甚死在水中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牯牛背上
立烏鴉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眞州望長蘆
僧云如何是法身師云德山卓牌僧云如何是法身
向上事師云劈來也好做柴燒僧問如何是衣線下
事師云仙人禮枯骨僧云作麼生是仙人禮枯骨師
云六脚蜘蛛上板床僧問描貌不得處如何是無位
眞人師云不厭爭斜出岸懸花倒生僧云提掇不起

牟疑牟

處如何是吹毛劒師云旱地千尋浪青天一陣雷僧問如何是宗門極則事師云眼裏瞳人踢繡毬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上堂白玉階前舞爛牛虗空背上看揚州眼中瞳子吹長笛紙畫仙姑踢氣毬上堂古今佛法盡知古今機用盡會按下雲頭不如無事好釋迦掩室不是無事淨名杜口不是無事達磨面壁不是無事黃檗掩耳不是無事佛與祖師皆非無事底人箇箇無事底也是臘月蓮花延祐四年九月初三日示滅壽七十二臘五十七賜號明宗慧忍

○蘇州穹窿獨木林禪師初參石林於黃龍林問你曾參見什麼人來師從實吐露林取坐具於師面前一拜云你作得我師便歸方丈閉却門師便歸堂坐不覺通身是汗自後每見便云還我一拜來師心熱悶如是三年一日室中林舉德山托鉢話師復請問林將公案舉一遍師便問訊而出林云末後句是有是無却來道次日師聞僧堂前鐘聲豁然省得密啓處意便上方丈林一見便問如何是末後句卓上有一兩瓜師便捧起云只這便是末後句林曰你四五日思量得這一句子師應聲云莫相瞞好林曰密啓正是何意師曰賊見賊林曰賊在什麼處師即指云即這是尋呈一偈曰不識巖頭密啓時有無之句幾多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林方許可後到鴈山能仁參橫川和尚一見便問近來甚處師曰和尚試道看川曰道不得師曰道不得最親川曰此是我語師曰切忌分別至明州報恩值覺庵入室提起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師把住竹篦云和尚離却這箇別道庵竪起拳頭師曰話作兩橛庵打一下云諸方即得報恩門下喫棒有分師曰逢人但與麼舉庵有頌曰蒺藜徧地火漫空峭壁懸崖路不通不是四明林侍者誰拚性命到其中先主蘇城覺報次主穹窿上堂恁麼則五龍池畔全彰古佛家風不恁麼則花板臺中突出衲僧巴鼻恁麼不恁麼闔廬城動地雨花然雖如是於少室門風一點也使不著何也風定堯天潤雲開舜日明上堂舉佛眼和尚示衆云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

山僧則不然一日日一時時要一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上堂若了目前法便會西祖意目前法即且置如何是西祖意擊拂子云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竇八布衫穿風吹石臼走

○温州淨光東石契禪師上堂脚絆草鞋肩横拄杖不歷所司徑登方丈你有仗倆我無仗倆侍者燒香行者點茶你無仗倆我有仗倆上堂一切靜處有湛然凝止之相一切鬧處有視聽言動之勞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上堂燈籠拜露柱露柱拜燈籠與你發明過去塵沙劫邊事蛇呑鱉鼻虎咬大虫與你顯示現行三昧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無你咬嚼處無你近傍處上堂歇得念念馳求心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是脫生死法不歇得念念馳求心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是生死無際輪轉不息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舌是斬身之本

○嘉興天寧竺雲曇禪師初出世婺州治平遷松江北禪金山昭慶主天寧上堂俱胝竪指秘魔擎叉雪峰輥毬三平架箭總喚作西來祖意三生六十劫卓拄杖下座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塼頭瓦礫孤迥迥地牆壁露柱硬糾糾地青山綠水淨裸裸地草木叢林赤洒洒地覷著則瞎動著即錯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五五由來二十五余山不打禾山鼓等閑拈起金剛圈當陽坐斷主中主明眼人莫莽鹵發機須是千鈞弩卓拄杖下座

徑山石溪月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柏堂祖森禪師蜀重慶巴縣人俗姓楊年十九其父見師種性絕俗俾事鄉之崇因寺紹先越三年得度束包出峽如浙一時宗匠若癡絕無準石田北澗參謁殆徧皆以法中龍象許之石溪由虎丘升靈徑師皆依侍一日室中問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答云基盤石元在凌霄峰頂溪喝云更須下這一著始得師密領其旨遂司藏鑰溪歸寂從靈叟源公於焦山國淸皆爲第一座出世口之般若遷杭慶遠閩西禪雪峰神光晩復居西禪上堂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一箇字舉世無人識大藏

五千四十八卷是上頭一點傳燈千七百則是下面一人般若不敢私藏也要下箇瞥釋卓拄杖云會麼類格切上堂古人道卽心卽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庭前種萵苣萵苣生火筯火筯生蓮花蓮花生木瓜木瓜攧落地撒出大油瓶上堂擧玄沙參次聞燕子聲遂云深譚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有僧出云某甲不會沙云去誰信你師頌曰嫦娥羞倚玉樓粧密把金針繡錦囊輕薄少年樓下過風前遙認綺羅香上堂佛佛禪禪一犁春雨萬頃良田遠近靑秧漠漠往來白鳥翩翩畫也畫不成舉也舉不全佛佛禪禪新婦騎驢阿家牽上堂蠱毒鄉水莫嘗皺眉喫橄欖吐唾嚼檳榔待得甘回齒頰更須著意隄防且隄防箇什麼飯中沙石蜜裏砒霜臨終書偈已跏趺而逝壽七十二臘五十三

○江州東林明巖徹禪師上堂三日雨兩日晴子規苦苦勸歸人王孫醉眠芳草遊子爛走江塵是汝諸人還盡省麼畫角聲前孚上座野桃花下老靈雲

○蘇州虎丘無機慧禪師上堂擧同安察禪師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安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安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安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窻前猶點舊年燈師頌曰樓上鳴嘑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

○福州皷山鼎翁碧禪師上堂鼓聲未動古佛顯露堂堂及乎纔動皷聲便見釋迦走入諸人鼻孔中彌勒跳入諸人眼睛裏還覺頂門重麼

○蘇州萬壽南州珍禪師初住常熟甘草能仁遷盧山開先升萬壽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踏著底土埋塼頭撞著底燈籠露柱畢竟大道眞體在什麼處良久下座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大衆喚什麼作不睡底眼喚什麼作不異底心良久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靑上堂耕而食蠶而衣天地造化萬物生於四時說甚無修無證無念無爲山僧來年七十三歲誰知道乙酉生人不屬雞

○淸涼南叟茂禪師上堂擧趙州諗禪師因僧問道

入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師頌曰漱石冷冷石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昴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蘇州虎丘雲谷慶禪師題血書法華經偈曰眼裏有筋皮有血自家針劄自家知一毫頭上能通變紅菡萏花三四枝

○九江慧力圓中規禪師上堂一夜春風浩浩掃蕊千花百草因憶臨濟向黃蘗喫六十拄杖遂拍膝云知機良不早

徑山虛堂愚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閑極雲禪師上堂一莖草上明宗面壁老翁多虛少實三轉語中定旨鷲峰積祖暗展明收全身奉重底無一點佛法身心機無因果底具無量殊勝妙義者裏轉得一步便見皇都城裏人物駢闐管絃雜遝落星石畔山明水秀漁唱樵歌可謂羲皇上人成佛子住然雖如是猶墮功勳量外一機如何舉唱擊拂子徹底潮收青海尾好看月上長珊瑚上豈多岐亡羊多言喪道驀劄相逢何曾欠少豈不見天台桐柏宮盧道士年一百二十歲蠲召行法極好若也不信問取洞庭山水仙太保上堂南薰涼薝蔔香日長無事靠胡床乾坤稊稗身世糟糠蒼苔滿地無人到付與蟬聲送夕陽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公案師云當時若道得箇起動和尚管取藥山歸方丈不得

○四明定水寶葉源禪師本郡人參虛堂於徑山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必咨決老成一日問虛堂云德山末後句若謂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望和尚慈悲指示堂云我不會汝去問雲首座師去問雲適雲遊山歸索水濯足師丞進水委身出手爲摩捋之却仰首問云德山末後句某甲未識有無望首座開示雲以兩手撥濯足水澆潑云有什麼末後句師不明其指明日見堂具道問雲事堂云他無別語師云他道有什麼末後句堂云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師當下釋然住後僧問記得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意旨如何師云欸出四口僧云又僧問趙州如何是佛趙州云殿裏底又

作麼生師云貴買賤賣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拈云釋迦老子四稜蹋地去也還有人救得麼喝一喝上堂蒲團收足未有長住而不行拄杖橫肩未有長行而不住舍彼就此從西過東了無佛法千懷亦無世諦留念粗飯淡羹隨緣度日薰爐茗椀任意適時一句酧恩如何誠唱風定堯天潤雲開舜日明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拈云這僧未發問時已自黛色參天二千尺趙州再答一遍豈止霜皮溜雨四十圍上堂諸方談禪浩浩崇福並無分曉土面灰頭過時住持職事不子手臂長衫袖小直裰袈裟布衲皂將無作有接禪和笑倒保真泉大道上堂舉古德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拈云知有是不知有是擊拂子名利盡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人

○杭州淨慈靈石如芝禪師初住嘉禾興聖遷台之湧泉嘉興本覺上堂奔蜂不能化藿蠋魯雞不能伏鵠卵衲僧九十日中剛要蒸沙作飰者一半那一半劈腹剜心窮坑易滿上堂六月不熱五穀不結波斯頂上單曉鏡金剛腦後添生鐵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卓拄杖下座上堂結夏已一月光陰迅如注水牯牛水草傷甘寒山子飯飽弄筋針膏肓起沉痾山僧有易簡私方普施諸人去也擊拂子若飯食時量彼來處

○靈巖竹窻熹禪師上堂諸人每日行住坐臥聞見覺知俯仰折旋拳附應接頭頭妙用圓融處處輝光具足為甚聞鐘聲披衣聞鼓聲上堂向這裏見得明白許你七穿八穴不然萬紫千紅零落盡一年春事又成休

○四明雪竇禹溪予禪師上堂如何是佛即心是佛與麼會便不是如何是佛即心是佛與麼會方始是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三行鷹冷雲邊七八葉蘆秋色裏

恐疑雁

○葛廬覃禪師頌傅大士講經公案雙林大士太無

端又向粲朝露一斑經旨未分立路絕一揮案上動
龍顏

徑山虛舟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初由中天竺首座出世潭州石霜上堂廓落無依是何境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以拂子擊禪床云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上堂是句非句全提半提虛空剜孔竅節目上生枝似這般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過上堂機先領旨句下明宗雲門拶得脚折百丈喝得耳聾落花三月雨殘夢五更鐘上堂拈香擇火運水搬柴不是神通妙用著衣喫飯屙屎送尿不是神通妙用畢竟如何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點著便行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撥自轉頂門上猶欠一錐總不恁麼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上堂高山墜石至平地而勢自休大海生波遇無風而波自息兩頭坐斷一法不存那裏有明暗色空那裏有山河大地雖然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上堂凌霄峰頂有一片碁盤石方不方圓不圓平不平仄不仄提掇不動穿鑿不開莓苔薜荔裹之不交風雨烟雲洒之不濕以滿天星斗萬象森羅爲一局碁子白月則現黑月則隱自古自今無人下得一著衲子旁觀有分山僧試爲下者一著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路從平處嶮人向靜中忙

在疑有

○蘇州承天廓叟時中禪師初參徑山無準次於冷泉見虛舟其出世四明萬壽開堂拈香有云此香於淳化年間凌霄峰頂瓦礫場中拾得便知道地次於乳竇峰前寒花亭畔皮膚脫盡惟在眞實末後逗到飛來峰下直指堂前撞著箇不分不曉指南作北底老和尚被渠一嗅嗅著直得氣息全無熏天炙地云云上堂無心則差用意則錯良醫之門如何發藥撫膝一下云睦州擔板普化搖鐸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師頌云一般春色未嘗偏白白紅紅各自妍路轉溪回風景好五須彌頂浪滔天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要且說不到達磨大師九年冷坐要且覷不破說不到覷不破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擧古德道君若無心得似風飛沙走石不乖空
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大衆古德與麼
說話早是壓良爲賤了也雙峩則不然君若無心得
似風東西南北路頭通箇中聲色非聲色雲自高飛
水自東上堂擧三分光陰二早過何曾動著靈臺一
點不揩磨爭恠得他貪生逐日區區去也是尋常行
履處喚不回頭爭奈何前無達者後無人承天與麼
批判諸人不得隨語生解卓拄杖一下
○四明天童竺西妙坦禪師族金氏婺之浦江人母
張夢蓮花產于庭而生依同里慧香淨月爲師既得
度下濤江登天竺從晦巖照公研究三觀一心之旨
會虎舟唱道靈隱委身事焉一日室中舟問如何是
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師答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
彎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答舟以拳劈面
便打師有省遽作禮趍出舟即命爲侍者舟遷徑山
召掌書記西游見覺庵眞於承天尋主無錫保寧遷
慧山移華藏退處承天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遷
於虎丘祖塔大德戊戌被旨仍主華藏逾十年至大

戊申遷天童上堂靜處鬧浩浩鬧處靜悄悄謹白參
玄人莫向兩頭討出門總是長安道上堂霜露既降
木葉盡脫古者道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
福是你諸人還覺寒毛卓竪麼忽若死灰裏火發燎
却面門便是參學事畢喝一喝示衆五日風十日雨
野老不知堯舜力今日三明日四悠悠空度少年時
大衆還知天童苦心處麼昨夜三更月到窻杜鵑啼
在深深樹

承天覺庵眞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東林澤山弋咸禪師病起上堂寒一上
熱一上左之右之七顚八倒明頭暗頭千思萬想大
地長時動搖四至罔知所向待令冷汗通身頓覺神
清氣爽便解信口呼五作六信手拋三放兩諸仁者
要論衣單下工夫總不出這箇模樣喝一喝上堂祖
意教意全提半提翩風蝴蝶舞呼雨鵓鳩啼海上明
公秀趙州東院西上堂行脚參尋等是不著便一切
事聞如不聞一切事見如不見拍禪床西風一陣來
落葉兩三片上堂日遲遲風細細解脫門開不可思

議士宿騎黃牛那吒伸八臂吽吽上堂少減多添將無作有此是通人分上事虎丘直下兒孫偏用省數須一是一二是二始得

國清溪西澤禪師法嗣

○易首座字無象宋將家子夏氏膂力過人武技最精曾襲父職不樂棄官隷上虞奉國寺出家落髮其師俾誦心經三日不記一字因大惡俄有僧曰妙峰者過其寺謂其師曰此人好危坐恐是禪定中來可以與我其師忻然命與俱首抵雪竇掛搭孜孜參究脇不至席忽一日定去屹如枯株經七日徐徐出定似有慶快淸夜徐步廊廡間有正首座者云且喜大事了畢師不答指所見鐘樓肆口說偈云云郎抵華頂見溪西往復勘辨悟旨踢倒香倚即行又往見天目高峰機語尤契合俾爲首座至正初來明之海會機絕諸緣影不出戸道具不離側人咸仰之甲午正月忽謂侍僧曰吾俟來月二十四日暫游戲江東至期沐浴更衣趺坐告衆曰吾前日豈不向汝道今日游戲手言訖乃泊然而逝

仰山雪巖欽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十五歲出家十六歲爲僧十八習教二十更衣入淨慈參斷橋和尚習禪遂立三年死限用工雖切未有入處時雪巖閒居北澗塔遂往請益方問訊即被打出次日復去始得相見巖問已前參究處師一一答了巖令看無字話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日前所積之疑當下便得豁然巖又令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處自後一入門巖便問阿誰爲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打日日如此正被逼拶方有些涯際値巖赴南明請師遂上徑山度夏忽一夜夢中憶著斷橋和尚所舉萬法歸一話自此工夫打成一片又一日至三塔閣上諷經忽覩五祖和尚眞讚末後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看來只這漢日前被巖問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雖然如此日用中尙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後侍巖赴天寧途中巖詰問曰日用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答曰作得主曰睡夢時作得主麼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却囑云從

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師遵守此語及五年偶寓一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枕子墮地作聲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至元丁亥冬衆請開堂師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示衆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覰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吐得出也是胡餅裏呷汁示衆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曰正暄春已暮花片片隨流去拈拄杖云拄杖杖頭一點紅馨香徧界無人顧大衆顧不顧即且止畢竟一歸何處擲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拈云西峰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又云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將終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

○杭州徑山虗谷希陵禪師婺州人上堂直指人心曲垂方便石鞏張弓三平架箭上堂見處平常用處平常截鶴而短續鳧而長有見恁麼道便道我會了也西天鬍子因甚沒髭鬚

○湖州道場及菴宗信禪師婺之方氏僧問一念未興時如何師云名不得僧云名不得後如何師云初八二十上三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東去西去無過只要到家竪拂召大衆云見麼見了擊拂云到也到了且其中事作麼生以拂子畫一畫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教緇素要分明上堂舉巖頭訪仰山纔跨門便提起坐具云和尚仰山擬取拂子巖頭云不

妨好手師云仲尼溫伯雪目擊而道存千古之下誰是知音顧視大衆云不可謂秦無人上堂舉杉堂長老問仰山和尚云學道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師頌云油煎石篠盤一口吞一箇不是不與人只緣劈不破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曰萬法歸一一何歸南海波斯舞柘枝靑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酃縣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吉安大和王氏宋尚書贊九世孫也依雪巖於仰山服杜多行巖示衆有云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作舀屎杓師聞遂勵精奮發因爲衆持茅衆患痢師委身事之未幾亦有疾醫謂不可治乃取一觸桶於屏處危坐其上單持正念七日不動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霽月明堂堂一身獨露乾坤之外久之似聞擊木聲徧體汗流其疾亦頓愈遂請陳於巖巖詰之酧對無滯復示以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貶得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尋爲大僧一日巖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然身如湧高丈許卽造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你試道看師云刦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學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巖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睡巖召至方丈勵聲云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汝師答云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遊方至衡陽酃縣愛其桃源山幽深結屋而居酃人翕然從化寺成榜曰靈雲大德七年癸卯正月十五日示寂函全身於陶具三年啓視坐如生爪髮俱長乃建塔于其上

○高麗鐵山瓊禪師湘潭人年十三因一僧教導方知有佛法但以誦經禮佛爲事見經云種種供養非報佛恩惟發菩提心能報佛恩然不知菩提心作麼

生發又見法華經云新發意菩薩常於閒處修攝其心自此乃學坐禪二十二爲僧二十四受具往參雪巖於仰山值識歎不納遂到石霜討住衆中有庚首座他是有發明者師遂親炙學坐禪偶見雪巖坐禪箴思量做處不曾從這裏過乃復上仰山久之方得歸堂一日巖上堂有云兄弟家終日在蒲團上瞌睡也須是下地後架頭走一遭冷水灌漱洗開兩眼却上蒲團上竪起脊梁壁立萬仭單單提一箇無字如關雲長百萬軍中斬顏良頭相似斬得頭來百萬軍衆總不知誠能如是用工七日七夜若不悟去斫取老僧頭去作屎杓此是老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師聞如是說便咬定牙關依彼所說而坐至第四日夜忽覺如劈破髑髏相似又如萬丈井底拯出在虛空中相似突出這一段光明露裸裸地在面前直是無著懽喜處次日見巖纔入門巖便問什麼人師云某甲巖云有什麼事師云門前好五鳳樓巖以拄杖連打二三十下却坐定問數轉語師一一答了巖云未在更去做工夫師尋以紙求語巖示以偈曰一拶

虛空紛碎時花開鐵樹散瓊枝紹隆佛種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鎚已而至廬山東巖作夏一日東巖開堂次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師云抱贓叫屈又云不是心不是佛師云眉間放出遼天鶻巖命師掌藏教未幾巖遷育王師送入院又請充後堂後到蘇之休休見蒙山機契蒙山甚喜請居第一座冬節秉拂云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云者裏無頭無尾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周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云休休蒙山謂人曰說禪還是鐵山始得高麗國王欽師道德具禮幣遣使專請師至彼國玄風大行得度者甚夥因洪宰相請普說有云蒙山和尚宗門旨要最親最切前輩到處不到處悉撿點得出細大法門莫不精通從前承師友教導者多獨蒙山勝他前輩所謂縱擒殺活掣電之機而得自在雪巖道如人入海輕入輕深蒙山道猶如剝珠愈剝愈光二老之言若合符節

師終時甚多靈異

淨慈斷橋倫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方山文寶禪師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在你諸人脚跟下還有踏得著者麼良久云若踏不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在你諸人頂𩕳上屙上堂山僧一夏與諸人說底總是世諦之談與那事略無干涉若要與那事相應直須向世諦中明取儻不如斯向後逢人切不得道在祇園過夏上堂一雞二犬三豕四羊新年佛法巳爲舉揚儻或觀聽尚留便見五馬六牛七人八穀去也上堂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拈拄杖者箇是拄杖子那箇是長靈一物擲下拄杖何似南山鼈鼻蛇上堂一夏以來東敲西擊費盡手脚爲汝諸人得徹困顇是恬然不顧設若一箇半箇眼睛定動老僧定入無間地獄膈八上堂北斗七南斗八夜夜光生人人眼活老瞿曇突然道箇奇哉是甚樹栽竹栽魚栽菜栽上堂禪和家氣宇如王幾肯放頭低人半箸棄地爲甚逗到今日各各不敢做一動子良久山中九十日雲外一千年

○杭州淨慈古田垕禪師初住揚州雍熙遷廣德靈山安吉鳳山吉州東山吳中虎丘台州慧因天寧杭州中天竺上堂舉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拈云鄉談滿口也怪他大士不得靈山亦有一頭赤脚過乾溪草鞋絆斷生卯身喫一攧肚下汚黃泥解夏上堂舉古德一夏不與兄弟說話大開東閤有僧自歎云只麼空過不望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亦得把飦吽飢德聞云闍梨莫嚮速若論正因二字也無這多口漢德復扣齒云適來不合與麼道也是倒抽書鄰壁老宿聞云好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拈却卦盤復云古人三寸咽喉被靈山一搯搯定了也顧視左右云莫有與伊出氣底麼便下座上堂此土淸規畫圈禁蟻西天古制縛囤繫羊今日盡情革去別立條章擊拂子云依舊薰風殿閣凉上堂擧世尊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搥云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師拈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雖然如是還知太平無象麼上堂舉古德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又古德云

掛在壁上師拈云好一寶無端被二大老韞櫝而藏之鳳山今日與諸人打開去也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便下座上堂趙州傾鴆毒於茶甌不能爛院主腸肚懶安露霜刀於笑面未卽斷疎山命根若是吾鄉我里之人決不敢輕易動著何故台州性一觸便發上堂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一雨便凉莫言不說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白大衆衆舉首遂靠拄杖云且待別時開爐上堂南山自羅回祿之後不敢道著火字亦不敢動著死柴頭今日開爐且撥冷灰看以拄杖撥云照顧燎却眉毛至元壬辰四月十四日終于淨慈丈室

○溫州能仁藏室珍禪師台州人初住大同上堂吾法二千年後不移毫髮達磨大師預將後人田園界至高低作一白契籍沒了也至若窮山深谷猿狖晝啼草木塵毛形影相雜處各住本位各演本法咸彰未兆之前共助無為之化新大同出來亦只作得箇證明而已爭敢妄通消息雖然如是台州管內近有七處開堂復舉僧問大同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庭前一叢竹經霜不自寒僧云畢竟如何濟云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師云如人善舞節拍相成只是罕逢別者忽有問新大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向道拄杖開封畢竟如何卸下衲衣痛與一頓上堂大道通衢曾無傍徑青天白日何用指迷新能仁慈時不軌努力出頭來將從上古德問家潑具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弓秘魔叉一時籍沒普請大地人歸家穩坐乃拍手笑云且喜天下太平溪亭晚坐偈曰雨飽山田稻正香溪亭貪坐晚風凉今無監院鳴參鼓得聽寒蛩送夕陽

○西禪末宗本禪師聽蛙偈曰頭戴青苔咄咄鳴千山虗寂月初明一機頓發空諸有太雅松風無此聲

○溫州江心嘯雲莊禪師上堂世尊不居靈鷲老胡不涉流沙智者不來金地宿覺不在永嘉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光孝雪礎綱禪師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偏地刀鎗逼身泥水光孝只知撿點德山老漢自已不覺開眼尿床上堂眉毛眨上電影難留絲毫念

起萬里崖州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債
有主寃有頭三世如來盌脫丘喝一喝上堂放開線
路重重鐵壁銀山不動纖塵處處七花八裂恁麼則
釋迦虗費口業淨名徒然杜詞有人會得錢唐江潮
一日兩度不是差異底事不然拄杖子用得恰好以
拄杖卓一下上堂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葉落千
巖雨松號萬壑風多有人到這裏只麼打住三十年
後寧免換手搥胸

○象山新安雪山曇禪師閩中人蚤從斷橋得旨相
依方山於瑞巖甚久嘗著禪門宗要鳳山一源靈稱
美此書其中提掇古人不到處餘不能及其首篇云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已是枝蔓了也後代而
降口耳授受何左途哉或理於玄妙則曰風動塵起
雲行鳥飛動作施爲無非是道去道遠矣或墮於空
寂則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絕慮忘緣靜觀默照謂
道在是去道遠矣愚常考諸古如神光三拜依位而
立有所傳耶無所傳耶魯祖面壁有所說耶無所說
耶起模畫樣百醜千拙若謂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吾宗掃土而盡

○四明隆教絕象鑒禪師頌孚公勘鼓山赴大王請
話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叩齒牙風撼古壇松
子脫打反頭上帽簷斜

○歸宗竹屋簡禪師上堂舉鼓山晏國師參雪峰峰
搊住云是什麼山釋然了悟而忘其了唯舉手搖曳
而已峰云子作道理耶山云何道理之有峰撫而印
之師頌曰驀被魯郎搊著胸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
擡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峰

天童西巖惠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東巖淨日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
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
云梵音亭下月臨泉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
口於毗耶白晝詑言妖語不知鬨動幾家直得楊岐
三脚驢走徧天涯海涯夜來依舊宿蘆花上堂一日
日一時時口如鼻眼如眉髭鬚看渠渠是誰良久未
明三八九難辨力圍希上堂蚤法本閑唯人自鬧喝

一喝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臨終垂誡云吾滅後但依常僧例三日後茶毗一切喪禮並免歷觀前輩遺囑或令露骸松下或化骨藏之衆塔或投于江去後往往爲諸徒藉此占常住山地造塔建庵爲溫飽計豈爲師弟子之道哉故述一偈以示二三子以天爲蓋地爲函底用重營墖與庵燬骨焚軀言已出勿違吾志重吾慙

○饒州薦福月澗明禪師上堂五千四十八卷破故紙一千七百爛葛藤其間說長說短說玄說妙至於疏解箋注胡批亂判總是杜撰僻說帶累後代兒孫剌頭入爛泥中何有了日驀拈拄杖畫一畫云山僧爲諸人一時掃絕去也卓拄杖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洪州翠巖水庵訥禪師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三乘十二分教盡是妄談且如何是眞說拍禪床云山上鯉魚吞石螺海底泥牛嚼生鐵

○天寧月舟乘禪師作無參偈曰得罷休時便罷休南詢著什麼來由情知五十三知識門掩西風一樣秋

靈隱退耕寧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潭州人上堂入門便棒入門便喝臨濟德山現錢足陌諸人還知落處麼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上堂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覿面提持擬心湊泊隔雲泥上堂松風涼秋夜長虫鳴古砌葉墮銀床何事五湖雲水客甘心流落在他鄉

○杭州中竺旨堂宗禪師上堂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咄哉不快漆桶我更問你參學眼在什麼處上堂諸德行亦禪坐亦禪未到曹溪時語到了曹溪時語若與麼永嘉大師正好行脚上堂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師云老百丈與麼道未爲奇特或有問山僧如何是奇特事只向道中峰今日開堂上堂諸兄弟南來北往京三汴四行脚事未問你還知諸方老宿向上提持麼良久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上堂千了百當孤峰獨宿七間僧堂甘心閑却中峰與麼道也是按牛頭喫草

天童別山智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大覺竹洲修禪師上堂有來由沒巴鼻一種春風萬般花卉年年費盡巧精神見徹根源能有幾直饒見得親切也是玄沙道底上堂一葉墜林端山河珠走盤隨流能轉物世上獨稱尊離微不犯切忌挅根不見古人會有言猶是王老師兒孫

○西林松巖秀禪師上堂舉玄沙參次聞燕子聲沙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示某甲不會沙云去無人信汝師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鉢盂著柄虗空掘窖者僧請益利刃有蜜玄沙道去無人信汝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淨慈愚極慧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樵隱悟逸禪師俗姓聶絕岸湘手度弟子上堂開口道著不在口皮邊舉足踏著不在脚跟底萬物一馬天地一指臨濟德山討甚巴鼻上堂舉僧問投子春雨霡霂百草爲什麼不抽芽投子云巴蕉只麼長僧問法眼法眼云却是本色百草師云二大老與麼答話如慈雲密布甘雨普沾爭奈不能活這僧焦芽敗種山僧若見他與麼問拈拄杖劈脊梁便打也教他知道近水柳先綠向陽花易紅上堂巧梓順輪桶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喝下知歸棒頭取證臨濟德山未能盡令上堂子湖立牌於門下千金嫁蠱毒德山卓牌於鬧市五綵縵毒缸鍾山這裏終不學他這些伎倆寒暄語話一切如常早是龜毛數丈長上堂舉白雲和尚云開口時未上一句正道著舉足時未上一步正踏著爲甚到底鼻孔不正只爲尋常見他頑了所以不肯發心白雲今日勸諸人發心去乃云一師云白雲師翁與麼說話大似自家心裏急他人未肯忙鍾山這裏一箇箇總是發心底要且不用勸他何故青山礙爲塵白日無閑人上堂拈拄杖一徑直二周遮道吾舞笏秘魔擎叉擲下拄杖云何似南山鱉鼻蛇

○杭州靈隱竺田悟心禪師初住南康天寧遷廬山羅漢轉栖賢至圓通後升靈隱僧問諸佛出世接物利生和尚出世有何方便師云一舉四十九僧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三十年後僧云和尚眼空佛

祖爲什麼不識某甲問頭師云放汝三十棒上堂若約祖師門下直饒無你開口處無你措足處你若問佛佛是名句你若問法法無相狀二六時中但回光返照不用別求窮劫至今一道神光初無間歇諸禪德祇如是見不用疑惑便是報佛祖之恩報國王之恩古者道歇即菩提各自努力上堂舉夾山示衆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門頭識取天子師云草鞋跟底認取達磨大師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杭州靈隱千瀨慶禪師上堂舉玄沙因僧問盡大地是一顆明珠因甚學人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師頌曰白髮漁翁理釣舟烟波萬里思悠悠蘋花冷照江天雪醉臥不知明月秋

○舜田滿禪師送僧偈曰昔年曾入長蛇陣重整風前舊戰袍春醉馬蹄花影亂一鞭暗日上淩霄

育王頑極彌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東生德明禪師上堂今日初一明日初二陳解寒嚴春回大地江路野梅香漏泄西來意上堂目前無法六鰲頭戴遠峰青意在目前大海波澄春水綠不得作境話會切忌佛法商量只如高提祖印丕贊皇猷又且如何舉唱海國乾坤闊蓬萊日月長頌臨濟參黃蘗話曰梅邊春盡已三分戲蝶遊蜂總未聞恠底淸香輕漏泄一枝斜亞竹籬根送僧見薦福澤山偈曰上人參禮何方去玉几難爲指路頭有箇長汀憨布袋如今出現在饒州

龍翔笑隱訢禪師法嗣

○應天府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母夢吞明珠而有娠及生廣顙豐頤平頂大耳相甚異爲長依越之法果大均學出世法迨冠薙染具戒習華嚴於高麗教公聽止觀於上竺澄公已而皆棄去時廣智在中天竺師造焉智問曰何處來師曰游山來智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偏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智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智便喝師當下脫然有省一日智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智曰近前來

爲汝說師卽掩耳而出智領之及廣智奉勅爲龍翔開山住持師隨至掌藏鑰繼分座至順辛未行臺徹師出世牛頭山祖堂至正癸未升清涼道行聞于帝師授以淨覺妙行之號乙未遷保寧丙甲　太祖高皇帝定建鄴師謁於轅門見師魁偉傑特歎曰眞福慧僧也命主蔣山丁酉賜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師住持　御書天界第一禪林六大字揭於門以旌宗極師室中示僧曰二六時中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示衆曰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畢竟許誰知語未既遽有僧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不住上堂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眞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幷拾得上堂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鑿在機先未敢相許保寧八字打開了也莫有控勒不住者麼下座上堂擁之不聚撥之不散類之不齊混之不濫絕照忘緣十方

坐斷隔江招手見諸訛盡力承當得一半蔣山與麼提持驢年也未夢見上堂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喝一喝下座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云且道是何章句上堂威音王已前彌勒佛已後有箇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恢楊岐宗風坐斷南泉鉢位佛祖命根衲僧巴鼻卓拄杖云東頭買賤西頭賣貴示衆文遠當年侍趙州東司說法未經酧回光一念分明處午夜霜清月滿樓至大元年　大內新成　上將登寶位　詔師引千二百僧披閱藏經用嚴淸淨覺地師陞座說法　上親帥羣臣座前瞻聽大悅出內帑帛以賜洪武元年戊申春開善世院　詔師領院事賜紫衣及金襴方袍　御製誥章其略曰自予肇業命汝匡宗德風振起於法門景運贊襄於家國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時章

◆脫字更勘

縫之士以釋子爲世蠹奏請除之上以疏章示師師對曰孔子以佛爲大聖人以此知眞儒必不非佛非佛必非眞儒矣　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却不聽庚戌夏六月廷議西域末臣伏　上以彼域敦尚佛乘特命師往　詔尚書趙某爲之副師承　命卽日登途衣盂之資一無顧惜辛亥秋道憩僧伽羅國其王奉師於佛山精舍執弟子禮九月示微恙二十六日沐浴更衣亟命尚書至謂曰某幻緣終此不能復命矣仍誡諭左右屹然端坐夜過半問曰天明也未對曰未也少頃復問對曰日出矣遂恬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其王奉棺茶毗收舍利齒牙舌根衲葬彼國辟支佛塔甲寅冬尚書趙某還朝陳其事　上聞而嗟啅勅天界住持宗泐以師遺衣藏於雨華臺之左

○杭州靈隱用貞原良禪師別號介庵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第三子尚書右丞恭獻公諱純禮之九世孫父伯和母鄭氏生二子長叔敬次師也年十五從里之迎福院受彌薙髮依北禪澤法師學天台教觀因天平住山士瞻興公勸其從禪於是往見廣智於龍翔智問汝自何來師曰蘇州北禪來智曰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智便喝師禮拜而退次日又見擬伸問智又喝師俛首智曰思而得之落在第二頭去師遂有省乃執侍左右久之盡得其要旨復往謁石室瑛公于育王室俾掌藏教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師出世嘉興資聖遷越之天章移杭之中天竺陞靈隱示衆曰夏末秋初衲僧家東去西去拄杖頭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便是禍事三世諸佛搆不著歷代祖師搆不著天下老和尚搆不著喝又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毫頭上識得根源萬兩黃金亦消得因甚雲門道還我九十日飯錢來畫謂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向上更有事在其間別有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化去先一日謂左右曰明日巳時行矣至時澡浴端坐侍僧請偈乃書曰今年五十五打破虛空鼓不涉死生關討甚佛與祖須臾寂然而逝

○杭州淨慈懶庵廷俊禪師用彰其字也世居饒之

樂平姓董氏從里之大雲輯公出家年二十薙髮受具二十又五遊方歷廬山諸刹久之往浙中見月江印於吳興何山印曰未入門來相見了也師曰鳳栖不在梧桐樹印曰不是不是師疑之執侍朞歲終不契時廣智闡道杭之中天竺師往謁智展兩手示之師即禮拜智曰見什麼師曰驊騮墮地志在千里智歎曰子黃龍佛印流也善自護持靈隱東嶼尋命掌記室天曆初文宗即金陵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虜智爲開山住持延師居第一座講行淸規號令廣衆遂致法席全盛至正二年行宣政院選師住蘇之白馬繼遷吳興資福作大殿山門僧堂厨庫方丈僅五載而大完再遷紹興能仁杭之中天竺淨慈　國朝洪武元年浙西僧道以賦役集金陵師在行寓鍾山五月二十三日端坐如常寂然久之侍僧意師欲去膜拜請偈師瞠目曰緣未盡則住緣盡則去何偈爲頃之則逝天界覺源曇公法門昆仲爲力治喪事世壽七十僧臘五十

○四明育王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事壽昌院東林曉公爲師參徑山寂照天目斷崖俱不契見廣智於中天竺及至龍翔始機湊俾充綱維掌藏教自是益勵精于道三十年脇不沾席出世太平南禪遷九江圓通至育王上堂鴻濛未剖已前天地未位之際有一句子三世諸佛不知六代祖師不會老僧不惜眉毛今日當陽顯示展兩手云嗄上堂昔日簡堂和尚拈出一箇死猫頭向山中開張鋪席邀天索價賣弄不行直至如今風吹日炙臭氣熏天山僧不惜腕頭之力重爲上行去也莫有定價者麼見義不爲何勇之有上堂教中道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山僧道淸淨本然喚什麼作山河大地若向教中語下悟去壓沙取油若向山僧語下悟去畫波求縫畢竟如何地傾東南天傾西北上堂諸禪德也無玄也無妙也無佛也無祖從朝至暮東廊上西廊下還曾有物絆你脚跟麼

○杭州淨慈仲邠克岐禪師別號向素台之臨海人姓徐年十三依天台明巖太古熙得度聞無際本唱道江心遂往謁際問何處來師曰天台來際曰石橋

昨夜作兩截汝還知麼師曰近離華頂際曰我問汝石橋師曰十日到此際乃喜久之往謁廣智於龍翔掌內記寂照於徑山典藏教自是叢林易觀出世四明五峰遷大梅升淨慈上堂問話且止未入門來已爲諸人相見了也皇恩佛恩一時報畢若也尙存觀聽未免重下註脚達磨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年來事久多變後代兒孫門風無限攪得身心一團蔴線五峰今朝都爲截斷還會麼一百五日近清明上元定是正月半上堂長天無極白日如飛人心不定白髮催歸物理昭然古今不易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宜加省察上堂貪嗔癡戒定慧泥團土塊作麼生得十成去河裏失錢河裏摝上堂鷲池鷲嶺海甸菴園曹溪路上少室峰前其平如掌其直如絃總在這裏有耳者聞有眼者見聞見歷然直下是箇什麼良久依稀越國彷彿楊州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示寂壽八十三臘六十九

○應天府天界李潭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人周姓父吉甫母葛氏師生始能坐即跏趺父母親族咸異之八歲命從杭之中天竺廣智學佛經書過目成誦十四薙髮二十受具智開山金陵龍翔集慶寺師與俱一日智問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意旨如何師云何得剜內作瘡智云將謂汝奇特原來只與麼師喝智擬棒師拂袖而出自是日臻玄奧久之謁原叟於徑山語合命掌記室未幾出世宣之水西餘二十禩衆廢畢舉洪武戊申升杭之中天竺遷徑山　太祖高皇帝問鬼神事　詔兩浙有學行僧師居其首館於天界對揚稱　旨既而建普度大會于鍾山師奉命作讚佛樂章復對鬼神說法　太祖臨筵聽歎美命住天界寵榮之一時緇白嚮化法席鼎盛上堂苦樂逆順道在其中無苦無樂無逆無順道在什麼處卓拄杖云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在秋江上上堂一年十二月九箇月遊州獵縣翫水觀山看來有甚了期安居三箇月正好休去歇去山僧恁麼告報也是泥裏洗土塊遂擊拂子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冬至上堂一陽來復萬彙昭蘇魯公臺上書雲漢

女宮中添線若作世諦流布塞壑塡溝更作佛法商量墮坑落壍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上堂仲冬嚴寒天寒人寒地爐頻著火收足上蒲團現成有一句大雪滿長安拍禪床下座上堂說心說性說妙說玄總是野狐涎唾行棒行喝擎叉舞笏亦是鬼家活計卓拄杖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今朝三月旦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擊拂子云大虫舌上打鞦韆蟭螟眼中放夜市　駕每臨幸或　召對內廷賜茶與饍復和師所作詩一帙以賜西天善世禪師板的達來　朝見師歎曰眞苦海慈航也嘗患疾　駕幸慰問使醫診視丁巳春奉　詔同杭州普福如玘註心經楞伽金剛般若三經行世　太祖以佛書有遺逸　命師領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洪武十五年三月還朝十六年開僧錄司以右街善世授師或有教門事同官不敢言惟師力言之後因長官奏事獲譴同往鳳陽槎峰建寺三年訖工　勑賜圓通之額十九年秋趣歸天界引見賜詩有勸翁去

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後二年舊寺災師以興復爲已任率住山春公奏重建于聚寶門外
上曰可師於是力爲無倦色落成師歸一室于三塔庵額曰松下居爲佚老之所二十三年夏　詔再住天界　上曰一百二十歲永鎭綱宗二十四年復領右街善世居無何以年老賜歸槎峰　詣　闕拜辭
上曰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往哉絕江至江浦石佛寺俄示疾召門人誡諭已遂泊然而寂闍維設利無筭乃九月十日也世壽七十四夏六十餘骼附葬于天界廣智塔右

○應天府天界芳林宗嵒禪師別號幻夢台之臨海毛氏子示衆曰古德云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間情妄爲雜事大衆汝十二時中著衣喫飯豈不是雜事燒香禮佛豈不是雜事看經坐禪豈不是雜事且道那箇是本分底事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台州九巖道純雅禪師頌佛成道曰堂堂獨露劫空前萬里靑天赫日懸夜覩明星方瞥地頂門合喫

棒三千

保寧仲方倫禪師法嗣

○句容奉聖笑巖喜念禪師上堂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趙州茶盧陵米玉節撑開虎眼睛金鞭敲出鳳凰髓阿呵呵誰識閻羅王是鬼上堂一口針三尺線金州布揚州絹趙州道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寄向參偈曰柔爲住山人甘自忍饑餓三條篾束腰四壁寒凝霧袈裟無一截紙被都碎破床上笑翻身門外車聲過仰面看屋梁知心無一箇新開一片畬雨餘蘿蔔大

靈隱竹泉林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牧隱文謙禪師福州長樂方氏幼穎悟書過目能誦年十一從邵武安國寺自建得度游方抵蔣山時曇芳法席盛甚有首座所鐵山者亦閩人號爲宿德師咨以禪要所令參狗子無佛性話久之有省乃造所曰趙州被我捉敗了也所曰無字聻師遂拳之所曰離此一拳落在甚麼處師提起坐具摵之曰更少箇什麼所曰放汝三十棒去謁金山即休了公休命掌記聞靈隱了幻道化往謁曰自遠趍風乞師一接幻曰未入門來接心了也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幻曰書記近離甚處師曰金山幻曰金山與焦山關頷是第幾機師曰不辭向和尚道只恐不信幻領之復令掌記行宣政院檄住台之覺慈遷鴻福洪武五年春　太祖高皇帝有旨召高德僧十人於鍾山法會演法師與其選召對武樓下賜饍次日駕幸鍾山御崇禧寺對揚稱旨　天顏大悅已而感微疾謂其徒曰吾今日去矣有問者曰和尚如何師曰謂吾昏耶問者曰昏得這箇昏不得那箇師厲聲曰有甚這箇那箇衆請留偈乃援筆大署曰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盧虛空無背面遂端坐而化天界金禪師因　召入內具奏師告寂之故幷誦其遺偈　太祖爲手書之嘉歎良久闍維舍利無筭壽五十七夏四十六

○蘇州虎丘滅宗宗起禪師族出天台謝事萬年隱居石橋庵長年禪坐不知有人世事暮年僧錄司舉住雲巖僅一載師爲人簡淡拙於應世士庶待之尋

常及化去光明偉異皆嗟嘆不已乃洪武廿三年也師終時以平昔法語稾自焚之惟記其嘗送衡公住穹窿偈曰穹窿山頂鐵船浮直接南湖萬頃秋謾說國師遺舊業今逢開士繼徽猷看螺山好排簷擁法雨泉甘遶舍流莫謂西來無祖意未曾開口已先酬

○蘇州常熟慧日曇石德祺禪師嵬山太倉胡氏子興福院出家初見湖州天池元翁信至杭中天竺了幻愛其篤志在道俾居侍司復升掌藏教及幻遷靈隱又往參謁遂分第二座從游既久盡得其末後一著久之歸太倉構庵而居曰淨慧與數禪者同住朝鐘暮鼓禪誦有常規邑之黎庶翕然歸敬士大夫過門但與譚禪不及世故不能契機輙旁引圓覺楞嚴開喩凡聆其指教無不油然生信晚年四衆勸勉開法慧日雖不遇其時能以法道自任凡叢林淸規眞舉上堂從來大道出平常那用將心謾度量渴則飲泉飢則飯寒時向火熱乘凉慧日寺裏一衆淸晨上殿諷經粥了打板坐禪飯罷廊下東行西行且道是平常不是平常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見誵訛上堂舉眞淨和尙云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物爭妍莫待桃花悟道出門芳草芊芊師云恁麼說話猶帶廉纖在惠日則不然二月仲春漸暄日長正好打眠長連床上一覺團圞月出山頭良久子期去後知音少往往徒勞奏七絃終于嘉定檀越顧長遂所建圓覺庵師將終謂庵主𤧆石隱云有一頂袈裟無人堪受領不幸得罪于師門言畢淚下良久泊然而逝荼毗異香襲人莫不異之

徑山古鼎銘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象原仁淑禪師台之臨海陳氏年二十聞徑山寂照道望往依之獲薙染曇芳繼席俾掌內記東還之鄞至育王雪窓命職書記妙明主杭中天竺師造焉明曰書記帶得育王舍利來麼師展兩手云是什麼明曰儞個眞如師曰當面蹉過明以竹篦挟之曰不是不是師汗下如雨乃云這回識破這老子了明會明遷徑山師再往參之命居第二座行院劄符開法天目山大覺兄視妙明而師承之洪武元年善世院檄住嘉禾天寧五年　詔天下高僧建法

會於鍾山師預其列入覲　奉天殿賜坐與饍尋住
徑山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恁麼會者慶快平生
不恁麼會者慶快平生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
必相笑卓拄杖云莫相笑木馬夜嘶風天明失却曉
上堂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
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峰顧侍者云明日不得普請師拈云乾峰如項羽持
兵四十萬會漢高於鴻門若不是雲門嗅土知機爭
見前徒倒戈卸甲顧侍者云明日不得普請敗闕多
少上堂有一句到你肉上抉瘡無一句到你日中逃
影總不恁麼時如何亙久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因縣令梁公復庵勉師建佛殿材木已具而工未就
忽謂門人曰吾初住此山夢寂照授節九變今越九
載緣止是矣書偈而逝洪武庚申六月四日也闍維
脊梁骨寸餘成佛像眉目分明觀者驚異歎未曾有
設利如珠粘綴遺骨塔于凌霄峰下曰歸雲其住徑
山翰林學士宋公濂贈以十偈其末章云寂照傳燈
到妙明如今正印屬師兄好將東海爲油點續焰聯
芳到化城

○應天府靈谷天淵清濬禪師別號隨庵俗黃巖李
氏父益母應師幼學鄉校穎悟特異然不甘處俗年
十三依妙明於明之寶陀逾年薙髮受具明遷中竺
延師居侍司及升雙徑又處以記室師益奮勵坐究
行參佛忘向上事一日閱大慧語錄至喚作竹篦則
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忽有悟關白明明曰我手何似
佛手作麼生師曰合取臭口明呵呵大笑師復日閱
楞嚴圓覺楞伽維摩等經皆深究義趣既而還四明
留育王佛照祖庵五載愛東湖青山境致清絕往掛
錫焉洪武改元始應郡守請出世萬壽甫三載又卜
二靈和庵主故山縛茅而居扁曰隨庵四年　太祖
高皇帝有旨於鍾山設普度大會驛召有道沙門十
人師居一也事竣還山賜賚甚優十五年肇開僧錄
司　召師職覺義十九年被　旨即靈谷大齋曾說
法祥光發現照曜林谷萬目咸覩歎未曾有適靈谷
住持義物先以疾辭退　太祖命師補處親製詩十
二章以寵其行仍勑僧錄司官弘道夷簡守仁宗泐

翰林學士劉三吾董倫咸屬和以贈師尋和進　太祖覽之稱善時天大雪　太祖御几筵復爲冒雪來朝詩以褒嘉之有佛日增輝萬象開全身又入夢中來之句自是　太祖侍遇益隆屢奉　制賡和一日欽和思親懷故詩進　太祖嘉歎賜寶鈔二千五百師不已有就奏爲萬工池費而尤爲諸　親王禮待賜予手書詩偈及珍異物道風遠播四方參學之士雲屯水匯師皆隨其根器以加策勵多所成就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頌云指天指地稱第一萬禍千殃從此出雲門棒短没奈何殃及兒孫無了日結制幷謝首座上堂舉雲門和尚有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云喚什麼作荊棘林又何用要過殊不知荊棘林卽是菩提座從曠大劫來未嘗暫離行也在裏許住也在裏許坐也在裏許臥也在裏許卷舒出沒縱橫變化無不自在所以道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雖然只如世尊入因沙室與此時是同是別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示全侍者偈曰破顏微笑顯全機二十烏藤未放伊前路逢人休錯舉得便宜是落便宜洪武壬申五月三十日入滅其先五日斥服玩散交游誡諸徒別同僚書偈而化春秋六十五夏五十一闍維其徒收遺骨陪葬雙徑妙明塔左

○應天府天界白庵萬金禪師吳郡姚氏子母蘇生師時奇香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顱白皙如玉琢郡大夫愛之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記憶一日請于母兒患世相不常願求出世間法母曰出家甚苦爾來幼弗堪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寺道原衍公爲弟子祝髮及受具衍主嘉禾德藏師爲綱維俄棄去謁妙明于雙徑明一見以法器期之留侍左右一日謂曰德山見龍潭因甚向吹滅紙燭處方始瞥地師曰莫瞞某甲好又一日舉如來有密語迦

葉不覆藏聲未絕師即抗聲曰和尚惜取眉毛一日
聞厓石墮地胸中廓然頓忘知解明俾掌記由後堂
復升前堂自是聲稱籍甚至正乙未出世蘇之瑞光
遷嘉禾天寧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道授以圓通普
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惟有母存乃於城東築孤
雲庵以奉養焉洪武改元肇開善世院以統釋教院
以疏幣聘師補處杭之淨慈不受已而有 旨起師
住持天界師應 詔至闕見 太祖高皇帝於外朝
慰勞優渥即令內宮送入院賜天廚之饍自後屢
奏對多稱旨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燈
籠白燈籠露柱自露柱何曾得一體來南泉道時人
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又且如何休將支遁鶴喚作
右軍鵝上堂舉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
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蘗云不
是無禪只是無師師云潭州紙遺一狀領過五年春
詔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於鍾山
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

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弼公自代復還嘉禾侍
母是年冬 詔復建會鍾山如初 大駕臨幸 詔
師說法公侯庶僚聞不悅服 上以師才智踔絕
諭令能道輔政師固辭而止一日示門弟子曰吾有
宿因必辭之去飲食七日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啓而視之容貌如生爪髮皆
長闍維數珠項骨齒牙不壞壽四十七臘三十六其
徒奉靈骨及諸不壞瘞于天寧

○蘇州萬壽本空曇相禪師謝檀越施法衣上堂見
則易識則難花根本艷虎體元斑識不難見不易干
木隨身逢場作戲鍾山道林大士拈起杖頭剪刀把
虛空剪得七零八落有箇摩耶聖母忍俊不禁向金
針鋒上玉線蹊中恰好撲得還成一片青者自青白
者自白紅者自紅綠者自綠莫不自然鬬角捉方攢
花簇錦以致過現未來三世諸佛向雜華世界各坐
一方同聲讚歎奇哉奇哉希有希有因見諸人懡㦬
不采走入山僧拄杖裏去也舉起拄杖云若喚作三
世諸佛又是拄杖子若喚作拄杖子又是三世諸佛

三世諸佛穿過拄杖子拄杖子穿過三世諸佛正與
麼時若有具擇法眼緇素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
其或未然拄杖子爲你說破卓拄杖云菩提妙華徧
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叙謝舉復說偈云 錦繡叢中輥出來
須彌頂上大張開看他妙用神通處鶻眼龍睛妙莫
猜上堂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
翫水師云原來跛脚阿師說得行不得帶累多多少
少人向山水中著到若有問北山如何是學人自己
便與一喝豈不直截分明良久箇中若了元無事體
用何妨分不分上堂遇八念誦遇五陞堂雖然舊事
舉起何妨雲門乾屎橛切忌錯承當佛誕日上堂纔
出胞胎便會行多生習氣不能忘西天五印都瞞盡
最苦難瞞是大唐上堂三期果滿在今朝大野風生
暑氣銷脚下草鞋生兩翼吳雲楚水任遊遨大衆切
忌踢破脚指頭
○蘇州萬壽澤原慧禪師上堂舉東印土國王請般
若多羅尊者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
經者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
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師云山僧道東印
土國王只有供養心全無問難意見與麼答便言請
尊者經看若下得這一轉語非惟檀波羅蜜具足圓
滿亦乃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上堂舉晏國師示衆云
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國師云作什
麼僧云傷風國師云傷風即得師云大小國師龍頭
蛇尾當時若見他道傷風便云傷風敗教之徒偏門
擯出非惟有放有收抑亦玄風獨振上堂馬祖陞堂
百丈卷席劒出匣畫人之頭鑿鋒而摧矢離弦石虎
之額沒羽而裂正所謂毗嵐倒山霹靂破柱時也未
學先知尚爲鈍根佇思停機豈是靈利卓拄杖在途
空爾念歸家多勇何如多智慧上堂得之於心伊蘭
作栴檀之樹去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古德與麼
道品之教苑堪遲座主長材班之禪叢未見宗師手
段慧上座不惜眉毛爲他去也拍禪床下座上堂臨
濟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
淨光是良久云三段不同打歸一處

國清夢堂噩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岱宗心泰禪師別號佛幻越之上虞人姓孫父子實母何氏產師時外向而出識者謂離俗之兆未髫即聰頴羣兒莫與敵嘗書于闔曰一行白鷺非上天不識飛作非父母異之七歲入鄉校讀書過目能誦不煩捶責校師奇之然不樂處俗惟僧是樂年十五依等慈沃洲達公後禮其徒聞叟愛公薙染繼往郡城開原受具志欲遊方遂入杭初夏于西天竺尋上徑山見古鼎銘鼎留為侍者弗就逾十載聞夢堂說法天台國淸遂往見之堂曰汝從何來師曰上虞來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曰禮拜我作麼曰學佛法耳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一毫也無曰和尚說底堂器之即令入室久之見用貞于靈隱命掌書記　國朝洪武初天界白庵疏命董姚江龍泉繼主上虞東山國慶十三年僧錄司舉住中天竺時浙江布政使司布政王公鈍重師林而能文力為外護永樂元年陞住徑山開爐上堂舉此庵和尚云開爐今歲無柴炭潦倒情懷實不安寒氣四山來得重大家收足上蒲團徑山亦成一偈舉似大衆諸方無炭又無薪寒氣如何不著人徑塢有薪還有炭自然暖處好安身浴佛上堂母胎纔出已稱尊不是興家便滅門莫謂雲門無毒手棒頭別有一乾坤四年丙戌　國家纂修永樂大典師承　召赴京僧錄司以師年耄館于天界閑居以俟葛利麻上師至而迎接之丁亥得歸山中戊子謝事居寂照庵辛卯受業諸孫請歸永樂侍奉乙未冬十一月示微疾十四日作偈別衆曰八十九年為僧到老末後一句不道不道擲筆而逝荼毗徒孫收遺骨塔于等慈

天寧楚石琦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瑩中景瓛禪師別號笑軒族出檇李姚氏父桂卿母茆氏幼岐嶷與羣兒戲輙作唄匿聲或調之曰明日有船來取你作壻去也師怒曰便是鐵船來也打碎他底父母識其志送同郡興福寺禮法雲祝髮猶壹鬱不懌既具戒即更禮天寧西齋為師始愜素抱一日叩問曰父母未生已前西齋遽曰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遂有省徑山竺遠愛其英偉招為侍者升記室尋往宣之水西依法叔澹居於西堂

日增智證　國朝洪武元年肇開善世院總統曇公雅知師首舉出世海鹽天寧四年遷居出主虎丘師躬輔翼迨遷萬壽猶從之若普化之於臨濟也偶與僧山塘行次僧舉妙喜遣僧與張公紫巖書話至拖箇死屍路上走乃大笑曰先師用處我識得了也及遷居謝事郡守王公興宗請師嗣居之時丁潦饑衆多而食不給師分衛以贍上堂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一段奇特事分明舉向君便下座上堂溪光山色全彰清淨法身柳巷花街廓徹涅槃正路良久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上堂夏日長薰風涼雨過滿庭薝蔔香莫作境物會卻休爲佛法商量良久達磨大師牙齒缺釋迦老子面皮黃上堂妙明心印獨處全彰在天是天在地是地在僧是僧在俗是俗即今坐立儼然何處是妙明心印喝一喝下座上堂如來禪祖師禪如水合水似空藏空有般漢聞恁麼道便云我會也我會也且問你阿難因甚合掌迦葉因甚擎拳擊拂子下座上堂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玄沙和尚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何處得恁麼說話嗄口因踢破脚指頭十一年詔天下僧徒習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師爲衆講說言簡理豊靡不厭服十五年僧錄司選住青州華嚴而終茶毗其嗣法弟子崑山薦嚴素蘊等奉遺骨塔于蘇之西山佛日庵

徑山愚菴及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之吳縣人俗姓鈕父本華母吳氏兒時簡重寡默父母知其非處俗質甫九歲命入郡城龍興依白雲間公出家暨受具即欲參方時愚菴居淨慈師往見庵詰之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不識永明旨庵可之遂容入室爲侍者繼命典藏教復居第二座既而中天竺懶庵請居第一座表率其衆久之還鄉里吳郡諸山以天平請師徙時帝師聞師道譽錫以圓慈正濟之號　皇明洪武元年戊申善世院命居感慈亦不赴三年庚戌京都宗刹疏住浙江萬壽起廢之餘詩雲錫不懈遷住中天竺募施建天香閣既完陞住靈隱學者鱗萃上堂絕思惟斷疑惑三際十方明歷

歷放過德山掃除臨濟熱則乘凉困則打睡山悠悠水悠悠更嫌何處不風流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釋迦世尊因甚向雙林樹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則有明日則無世尊畢竟是涅槃耶不涅槃耶還委悉麼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新正上堂今朝正月一一歲從新起徧界動香風普天施法雨拈拄杖畫一畫云一生二又一畫云二生三又一畫云三生萬物卓拄杖管取今年禾麥熟大家安坐樂昇平開爐上堂衆謝龍華和尚今朝十月旦天寒宜向火深山古寺獸炭少大家疊足團團坐堪笑丹霞燒木佛刼教院主眉須墮拍禪床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終時壽五十五臘四十

○四明天童用恩希顏禪師蘇之長洲余氏覺林出家住後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大虛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喝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便下座師云若教頭下淚滄海也須乾終于浙江萬壽東堂

○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蘇之長洲姚氏幼依里之妙智庵出家入鄉校讀書不煩師論義理自通尋禮宗傳爲師披剃未及冠即能詩文爲時所稱從北禪虛白亮公習天台教閱四教儀圖解剔其謬處問虛白白不能答遂棄之往杭之徑山參愚庵機契命司記室自是往來十餘年盡得旨要聲譽洋洋聿起江海間初出世臨安普慶遷住杭之天龍嘉定之留光洪武壬戌僧錄司選舉欽除慶壽住持皇上當潛龍時重師道學每召入內府必茗饍問辯屢錫楷鎰黃白之物無虛月衆集如雲法席一振上堂舉修山主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修山主盡力只道得八成普慶爲他畫虎添斑去也二破不成一黃昏候日出一法鎮長存面南看北辰若作一二會隔壁猜啞謎永劫受沉淪圓通解脫門喝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霜華撲戶北風凉荒院蕭蕭夜愈長莫只擁衾閒瞌睡火爐頭話合商量上堂今

朝三月十五慶壽陞堂打鼓山門厨庫交參露柱燈籠起舞直得開山和尚向山僧拂子頭上將木劍綿虵橫拈倒弄踴躍懽喜而脫呪曰室利室利蘇嚕蘇嚕報禪流休莽鹵蟭螟虫吞却虎大地山河無寸土永樂二年　皇上命師罷道輔政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賜名廣孝與府第享厚祿屢錫金帛雖服冠帶當富貴淸修自如而淡薄禪誦比舊益加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往朝　皇上于北京二十八日遂歛衽趺坐而逝　皇上哀悼輟視朝三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遣官賜祭以四月六日火化惟舌不壞堅如金石得舍利皆五色光彩煜然仍爲卜地于西山礱石建塔壽八十四

萬壽行中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蘇之崑山李氏父福成母沉氏善淸幼從邑之雙江紹隆院智輿祝髮初參蘭江濚公於萬巖一見器許然師意終未滿洪武四年熙怡翁說法虎丘師謂聞其名既久必一見乃已纔覿面果契合遂俾居侍司升記室自是聲譽藹然未幾出世郡之普門遷靈巖陞住萬壽法席大振永樂四年奉　召纂修永樂大典留　京三年及書完僧錄司公舉師住杭之徑山參徒雲集上堂十方無異路爲什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什麼桃花紅李花白良久打破祖師關總是自家底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盡十方世界空索索地有什麼情塵可遣有什麼理障可除雖然山門頭佛殿裏切忌撞著露柱上堂望州亭烏石嶺相見了也發明空劫已前事燈籠與露柱交參厨庫對僧堂發笑顯示現行三昧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三世諸佛搆不著歷代祖師搆不著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且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衆擬議擲拂子下座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鉢盂峰後面是淩霄峰中間是佛殿喚什麼作一法良久國一祖師原是崑山人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

草雞雛師室中垂語云道源不遠在什麼處祖師西來爲什麼事菩提無樹誰爲立名僧問昔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意如何師云你問我僧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爍瓦鉢破蒲扇僧云某甲不會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鉢好盛飯扇好取風師問侍者南陽三度喚侍者你還會麼者云也只爲老婆心切師云你恁麼會國師汗臭氣也未夢見在者云望和尚點破師云待鉢盂峰點頭向汝道師暮年還萬壽松院纂成此錄及脫藁次於永樂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入寂荼毗舍利纍然其徒孫奉遺骨塔于永懷門弟子分瘞于寂照塔之右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嗣法吳郡翠峰宗謐校對壽梓依世次而書入之

○崑山永懷無我普觀禪師族出嘉定於邑之留光寺出家初參曇石於常熟慧日咨以出世之法石屢啓之知有而不能發遂見熙怡於北山俾居座首一日熙怡問曰仰山夢昇兜率其意若何師曰白日青天休要說夢熙怡頷之師嘗頌趙州無字話曰狗子無佛性一刀便斷命若是懵懂流擬議即成病

○蘇州虎丘性海善法禪師別號無說吳縣徐墅顧氏幼依實壽信庵謹公學出世法禮其徒祖鼎爲師見熙怡於萬壽俾職綱維一日熙怡問曰興化打克賓你還會麼師曰太平不用將軍令怡休去既而之杭徧遊湖山時空叟悟主中天竺挽居藏司師辭孜孜以向上事存心然終有疑礙偶訪舊於江陰獨行道中田家小兒喚耕夫喫飯來師聞不覺手舞足踏私自慶曰今日始知眉毛元在眼上洪武庚申出世秀峰壬申遷虎丘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話頌曰分手指上下顚狂似少神茫茫天地內將謂更無人靈巖南石至上堂拈拄杖豎起云靈巖拄杖子若不是雲巖師兄到來決不肯容易拈出且拈出後如何遂以拄杖收奪處云明眼人前不敢妄通消息居四年退歸受經闢一室日宴坐其中永樂七年正月旦示微疾初十日呼徒孫誠之曰吾世緣止於此矣汝輩當勤道業莫負出家之志言訖端坐泊然而逝荼毗收骨石附葬其祖信庵塔右

○常州天寧雪心明顯禪師樵李陳氏母顏俱茹素事佛故師自幼即絕葷血稍長父母命禮海鹽德藏莿翁玨法師爲師年十有六始得度爲大僧尋詣杭之昭慶受具戒忽自嘆曰出家以明佛心宗爲要若尋常碌碌者名字沙門耳何足取哉乃更衣往姑蘇萬壽參熙怡和尙怡問曰汝是驅烏沙彌應法沙彌師曰和尙年尊惜取眉毛好怡見師年少英偉異之遂俾爲侍者親炙既久遂臻壼奧去登徑山見泉原原聞自熙怡室中來即延居記室一時龍象皆敬而友之常之僧綱司稔師道譽以永慶久廢特命師起之甫三載堂殿一新升主天寧法席尤盛室中垂語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知有什麼又曰山門佛殿日夜爲諸人說法還聞麼上堂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互相出興各開方便盖得其本而然也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你諸人若得其本便能開大口說大話不得其本莫道著衣喫飯量家道便是士也消不得天寧恁麼說話且道還有本麼自云有歸堂喫茶去上堂如來說一切法即非佛法喚什麼作佛法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已而退居長洲莊溪福濟菴日以禪誦自怡士庶歸依者益衆永樂十三年四月示微疾十五日澡浴更衣端坐而逝闍維設利無筭迨旬餘有以灰土淘洗又悉滿所欲其徒復初等收遺骨建塔福濟之後

○蘇州示光止庵普震禪師嘉定瞿氏參熙怡于萬壽由內記而掌外記出住示光經一十年克苦精勤得住持之體募建大雄氏殿甫成　詔修永樂大典至長于因疾而逝師學贍內外湖海咸期其起熙怡之家俄爾傾逝莫不痛惜多聲偈以悼師嘗題魚籃觀音云手姿窈窕鬢鬖鬆籃內魚兒活似龍路轉金沙晴日暖令人無處避腥風

○江陰光孝仲虛廣益禪師號萍菴蘇之吳縣徐氏從古庭學公於光福究華嚴之宗趣侍熙怡于虎丘了少林之別傳一日侍次熙怡舉南陽三喚侍者話未竟師遽說偈曰南陽三喚太無端六月無風徹骨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住後上堂非不非是不是辯如懸河說不出力能扛鼎提不起阿

呵呵囉囉哩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終
時寓江陰廣福

徑山復原報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天䨥澤禪師初住智門後居天界第一座升疎山解夏上堂九旬禁足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釋迦老子舌頭拖地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好猶較些子如今截斷二途剖破藩籬去也須彌頂上走馬大洋海底蹴毬人人鼻孔遼天一任隨緣去留頌僧問巴陵話珊瑚枝枝撐著月三世如來同一舌共工觸到不周山女媧鍊石補天缺終于疎山

靈隱性原明禪師法嗣

○應天府碧峰無作愼行禪師別號卍庵族出台之臨海毛氏幼聰敏稍長從四明雪竇壽松懷祝髮及受具才思泉涌偈句操觚而成人因稱爲小高僧洪武戊午如杭冷泉參幻隱隱問何處來師曰四明隱曰如何是三佛出處師曰一尙不可得何況有三隱曰未在師曰和尙因甚自生退屈隱乃厲聲云參堂去師當下豁然隱喜卽俾侍香凡幻隱上堂小參贈送偈語諸徒爭執筆記錄師一經耳目絕無忘失丁卯杭之僧綱司以大報國命出世丙子僧錄司選學欽除青州府都綱兼住持彌陀禪寺　皇上登極召授僧錄司左覺義兼碧峰住持　恩賜隆厚師室中垂語曰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你諸人還知出處麼又云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不用學著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永樂甲午正月十日示微疾十一日呼諸徒訓誡訖端坐而逝茶毗其弟子虎丘宗南奉遺骨附葬杭之靈隱幻隱塔之右

萬壽佛初淳禪師法嗣

○常州天寧滄海智寶禪師紹興人蘇之嘉定普照出家禮鐵壁通公爲剃度師初住長洲月輪遷常之天寧上堂奔流度刃未是作家疾焰過風猶爲鈍漢德山見僧入門便棒笑殺旁觀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點成劇戲指南一路智者知疎末後一機通人解會若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底撥著便動捺起便行猶是外邊打之遶離此之餘不堪插草總不恁麼又且

如何亘久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退歸普照而終火後門人收骨附葬鐵壁塔側

報恩無方普禪師法嗣

○懶牛勤禪師頌世尊成道夜半毛頭星子現老鬍纔見便荒忙玉溪一覺雞鳴丑誰管三更月到窻

天童恠石奇禪師法嗣

○錢唐廣化宗聖覺禪師黃巖蔡氏徑山本源達手度弟子厲志講學恠石在大慈時招居侍司未幾往從育王石室攻詩詩日臻其奧若趙公子昂虞公伯生張公仲學皆稱之中歲知非取平日著作火之力空絕學之旨參仲謀猷無所入遂扣南堂于本覺堂曰你自是了事人但聞見太多隘塞胸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師隨問如何是佛堂曰晨時有粥午時有飰擬進語堂以手揶揄曰不是不是師恨其不爲明白說破次日又謁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塊頑銅鈍鐵投入其中求鍛鍊成就美器若不能者是和尚爐鞴欠熱耳堂曰我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辯聰若能一刀兩段有甚麼頑銅可鍛有甚麼美器可成去此二途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師無語後効古人頂禮勤像徹夜行道所生內院久之豁然徹見恠石用處年六十二得微疾與衆訣別泊然而逝

○金陵湯水延祥絕海法舟禪師昌國人依恠石了達宗旨住延祥二十年得住持之體垂終將衣鉢盡行遺囑獨留拄杖棕帽請方丈東堂至拈拄杖與方丈云與和尚撐天拄地去提起棕帽與東堂曰與和尚蓋覆天下人去言訖端坐而化壽八十七

○古心仁藏主台州人參恠石得旨遂司是職居天童蒙堂足不出山門嘗作二偈悼斷江恩公其一曰知識一年無一年烹金爐冷火無煙布單從此不須賣留取三冬蓋脚眠其二曰笑到斷江腸欲裂數珠牙齒不關情破沙盆話無人舉秋雨秋風撼祖庭

道場玉溪珉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壽巖智昌禪師台之黃巖陳氏謁枯木秀于大慈木激以究明巳事師因謝絕諸緣危坐蒲團足不越閫一日暑雨初霽綠陰凝寂蟬聲乍歇忽

然有省遂往雪之道場參玉溪溪與語契合留居擇木寮一日舉送僧偈云東觀白霧濛濛西望靑山岌岌喚作渾崙句子胡餅正好覓汁侍者會麽師云鷄作鷄啼犬作犬吠溪咄云未在更道師擬開口溪便打師便禮拜乎中信唱道天童往見之乃爲司藏久之出主四明大梅升昌國吉祥遷天童師室中問僧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僧云渠無生死師云渠是阿誰僧無對師便打云不快漆桶師又問僧云太白峰開口即不閑玲瓏巖點頭一句道得麽僧無語師云伎死漢上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且道樂箇甚麽喝一喝上堂釋迦老子在你脚底三世諸佛在你脚底六代祖師在你脚底擬議不來白雲萬里上堂擧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一大藏教又有僧問黃龍一大藏教還有奇持事也無黃龍云演入一大藏教妙喜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大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師云妙喜恁麽說話也是壓良爲賤喚作奇特事早是錯下名言拍禪床下座頌趙州庭前柏樹子話曰庭前柏樹子直截爲君擧東土與西乾迢迢十萬里

○杭州淨慈愚溪弘智禪師別號藁室蘇之吳江人初住廣德聖感移廣信興福湖之法寶道場洪武初陞居淨慈上堂擧東山和尚示衆云結夏無可供養大衆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展兩手云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師云東山和尚與麽設施也是黃葉止兒啼興福則不然拈拄杖靠左邊下座上堂擧碧雲和尚云跳出胞胎也只寧指天指地強惺惺碧雲不用韶陽棒水拍銀盤弄化生老碧雲使福州肚腸用白拈手段言中蠱毒句裏砒霜撿點將來只是腕頭力弱不能用韶陽棒子法實則不然有條扳條無條攀例輒成一偈擧似諸人母胎出得便粗豪南北東西轉一遭孝順子孫心似鐵年年惡水驀頭澆上堂擧迦葉世尊偈云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師云迦葉如來乃十號具足之尊位居七佛之

內既出頭來只合提持向上一段極則大事與大地衆生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便一箇箇不爲罪福所惑一箇箇不爲生死所拘一箇箇不爲身心所役一箇箇不爲淨穢所礙無端說身說心說淨說穢說生說死說罪說福帶累後代兒孫箇箇拖泥帶水頭出頭沒無有出離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極則大事驟步下座云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二十年任湖州府僧綱司都綱二十四年秋九月一日上僧錄司書求解印尋辭合郡官僚與諸道舊期以九日茶毗遂歸法寶之東軒以衣服遺囑諸山及分諸徒是日與客早飯且戲曰我上路人宜倍飡令人舁龕師乘輿語笑如平居至化所有以師像請讚師援筆疾題云西州大呆子東土啞羊僧靜奏無絃曲間看沒字經百般無出豁一味得人憎末後轉身句渾崙付丙丁遂衆火自焚耆溪驛丞三山陳德銘嘗問道於師後至哀泣獨甚師於火聚中擲數珠與之云勤修勿怠儼然不動龕之四維一舍許天華彌空好事者搏取置香合中信宿乃消有九鶴盤旋空中火燼方去舍利無筭逐者數千人於草木瓦礫中得之者甚衆嗣法弟子法寶住持道慧等奉舍利骨石塔于道場山之歸源庵

天寧無能教禪師法嗣

○饒州妙果竺源永盛禪師饒之樂平人姓范氏號無住年十七從沙門常公於蘿山寺常使受學鄉校而每就禪寂一日刺血書金剛經常見之呵曰不讀書早事此耶師徐對曰讀書能免生死固不敢懈第不免爾常雖奇之終欲使卒其學既剃落謁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首座濟以皖山凝示蒙山異公語示之師撫几曰於此已見二公矣至東林悅堂誾命掌藏教過袁州見仰牛和於治平尋抵無爲見無能舉前參請話徵詰渙然冰釋能俾頭趙州無字話師衝口曰趙州道無猛虎當路狐兎潛蹤佛祖罔措又令頌有字話師曰狗子佛性有面南看北斗更擬問如何虛空開笑口能肯之海印如居饒州薦福延師居座首延祐四年南巢居民柳氏捨山成菴曰竺源請師居之天曆己巳主西湖妙果垂三關語示學

者一父母未生已前向甚處安身立命二三千里外定誵訛因甚對面不相識三展手云此是第二句還我等一句來學者多不契其幾上堂大衆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此心已遍塞虛空天地既分三才既立此心亦遍塞虛空即今坐立儼然此心亦遍塞虛空所以道心同虛空故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豈不見僧問五祖演和尚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祖云鉢囉娘師拈拄杖卓一下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至正七年丁亥四月二十四日入寂弟子奉全身塔于珠峰世壽七十三僧夏五十三

治父金牛眞禪師法嗣

○廬州大湖普明無用賢寬禪師廬之和州含山縣周氏參金牛於治父初入門金牛便喝師亦喝金牛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大有人疑著金牛便打次日又見金牛引師入閤中坐忽爐内湯瓶瀉爐灰上衝師豁然大悟汗流浹背即呈偈有水底泥牛吼一聲大千沙界一齊傾之句金牛頷之至正甲午於太湖創禪居曰普明又於西梁山及當塗各處建庵師往來說法四方禪衲嚮慕夜則有天燈下照人皆驚嘆師若無有常師特賜佛照圓悟之號佛成道示衆曰六年雪山錯忽見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錯假使九州之鐵也難鑄這一錯卓拄杖一下大地含生成等正覺泰定三年九月十五日召門弟子勉進德業已書偈而逝龕留一月顏貌如生全身葬太湖之原

眞覺原翁信禪師法嗣

○杭州虎跑止巖普成禪師室中垂語云大鵬金翅鳥因甚在蟭螟眼裏作窠又云南高峰因甚與北高峰鬭額

○嘉興廣德東海德湧禪師族出廣東馮氏生十三歲便知有出世大事因緣十九歲僧于曹溪南華決志參方首謁贛州馬祖巖徹庵見即器異之次見智者無涯際華頂無見覩皆有所啓發然猶以爲未了聞原翁喝道吳興之天池不憚數千里之遠直造其

門適機緣相契向之所未明者一旦而廓然矣時虛谷主徑山師爲掌內記及元叟繼席又掌外記悉有聲稱第孳孳以道爲務世俗文筆隨時應酬非其好也自是道風遠揚四方參請之士隨處會至卻之不能去廼結廬嘉禾之曹奧即廣德也大開法席陶冶後昆逾五十年登其門者多獲趣證上堂一向不恁麼孤峰獨宿目視雲漢不順人情一向恁麼十字街頭灰頭土面世諦流布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懸崖撒手從空放下隨處自在是處安閒本無生滅豈有去來放大光明高低普應到這裏始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與諸佛同一受用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汝壽有鬼神兮妬汝福上堂寂光圓照周沙界體用如如絕古今直下不生凡聖解鶻鳩啼在綠楊陰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死水平沉既動既覺未免傷鋒犯手正恁麼時如何舉唱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依稀苕蔕柄彷彿赤斑蛇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入寂

○湖州天池空海本源和尚蘇之崇明人山居不出有高尚之節道俗歸之著甚衆嘗讚達磨偈云竺國東風欠密藏十分春色媚晴粧一聲雷過落花雨狼藉滿城流水香

○烏石山傑峰愚和尚室中垂語云三世諸佛因甚麼披毛戴角在異類中行　白日青天因甚開眼作夢　一塵不立因甚麼法法全彰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五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六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紫籜竺原道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了堂唯一禪師別號芥室台之寧海人宋丞相葉夢鼎之的裔從四明萬壽雪崖莊公學出世法初住延慶遷台之紫籜四明天寧僧問金剛眼中著得什麼師云著得什麼則且置喚什麼作金剛

眼睛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問取燈籠僧云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云無汝用力處僧禮拜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僧云如何是法師云赤脚踏氷稜僧云如何是僧師云井底種林檎僧云如何是一體三寶師云驊騮將捕鼠不及跛猫兒僧問萬法歸眞眞歸何所師云三脚蝦蟆著錦襠上堂我此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只有一口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衆中忽有人出來道借和尚劒看只向他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上堂舉盤山積禪師示衆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云天台則有南岳則無趙州東壁掛葫蘆上堂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終年落魄質庫何曾典牛蟻子不食生鐵占波國人語言難辨一二三四五虛空缺處補五四三二一黃昏候日出拍禪床下座上堂佛祖向上巴鼻諸人本地風光覷得破者銀山鐵壁覷不破者銀山鐵壁且道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畢竟喚什麼作正文拈拄杖輿化棒頭知落處笑看千嶂起風雷退院上堂百尺竿頭抛鐵網千峰頂上碍金船行來此日難行事了得前生未了緣終時壽八十四

○台州瑞巖恕中無慍禪師台之臨海人別號空室族姓陳七歲入鄉校所讀書不煩再授往徑山依寂照薙落辭遊方見淨慈靈石芝賓福一源靈源造詣深遠師扣問細大事至詳切既而歸徑山寂照令居擇木寮東還見太白平石典藏教久之又偕聰木庵輿大宗參竺原於紫籜以看狗子話未破爲問纔開口被一喝卽大悟因進一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原乃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開法明之靈巖台之瑞巖室中示衆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飜大海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風吹不入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水灑不著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猛虎口裏活雀兒僧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金剛手裏八稜棒僧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李白捉月張騫乘槎上堂豎起拂子云

世尊拈花達磨面壁乃至後來或行棒行喝或擎叉舞笏神頭鬼面百種施呈總向這裏出鄉下云好事不如無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中合爲何事若也知慚識愧是眞出家一出俗塵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粗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寃家惡口小家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十二時中放教虛豁豁地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情塵不遣而自遣理障不除而自除飢則喫飯寒則添衣又不可違時失候上堂若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狀心亦不得心去此二途如何湊泊驢唇先生開口笑阿脩羅王打踍跳海神失却夜明珠擘破毗盧穿七竅學者景從俄謝事居松巖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蟻山石硯爲贄　上召師至闕師以老病辭　上憫而不遺留處天界時金華宋公濂在翰林休沐日則訪師劇談道妙是年冬奉　詔東還宋公爲製語錄序晩年因弟子居頂住翠山迎師奉養四方參扣者無虛日忽遘微疾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端坐而逝實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十日也闍維奉骨瘞翠山之唐碁

○寧波天童木菴司聰禪師台州臨海謝氏宋宰相方叔之後父嶽母黃氏年十五從鄞之靈峰汶公學出家法旣祝髮受具謁天童平石砥公居侍司登徑山依原叟端禪師升典藏之職師自察所得不離見聞覺知豈爲究竟有老宿言紫籜道公本色鉗鎚時道公春秋高棧絕人事師至却之如是者三方納之一日舉圓照以庭前柏樹子答僧問古帆未掛機緣師豁然開悟徹見從上諸祖用處至正辛卯來太白蒙堂閉一室禪誦日有常規久之行宣政院檄師出世里之洪祐遷國清　皇朝洪武二年陞天童法席出諸方上堂從緣有者終成敗壞不從緣有者歷劫常存舉起拂子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上堂百丈卷席秘魔擎叉南泉斬猫大隨燒虵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上堂一切法卽諸佛法一切道卽諸佛道一切語卽諸佛語一切事卽諸佛事

南贍部洲北鬱單越西瞿耶尼東拂于逮家家門底透長安卓拄杖一下下座五年　朝廷即鍾山設無遮大會詔兩浙高行僧校讎藏經寔褒法事師預焉屢蒙賜坐從容論道詔師說法開示幽顯及東還尋退居東堂因自號東院十四年四月朔入滅壽七十

○杭州徑山大宗法興禪師別號松石台之黃巖陳氏幼岐嶷在齠齔中重默如成人年十五投同邑瑞巖寺明公出家依平石砥于天童命侍香逾浙見古鼎于徑山延入藏司時歸源藏老于仙居紫籜師與木庵聰等折節輪誠咨決法要有省出世永嘉太平遷樂清壽昌鷹山能仁上堂青海崖頭雙溪那畔烟波萬頃漁市千家突出衲僧巴鼻顯示第一義諦當頭坐斷百匝千重一句全提十方通暢所以道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秘魔擎叉俱胝竪指檢點將來總是三家村裏賣草鞋底相識驀拈拄杖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底横身天無私臨日無私照山嶽穹崇江河浩渺是故金輪御萬國咸寧玉燭調四時式敘狸奴白牯齊歌至化露柱燈籠共樂昇平卓拄杖洪鈞妙力先天地五葉花開徧界春上堂舉楊岐拈拄杖示衆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拄杖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拄杖一下師拈云大小楊岐巧盡拙出驀拈拄杖云諸人鼻孔即且置作麼生是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靠拄杖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洪武丁卯僧錄司選師補處徑山衲子嚮風雲合齋廚不給乃吳江望族葛德潤樂爲之賑與師若有宿契然明年遘微疾前住侍復原報禪師居寂照庵一日來問疾師危坐欵茶話而別忽顧侍僧云吾行矣侍僧曰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空手捏雙拳開口落第二僧曰恁麼則與和尚流通去也師云也不消得侍僧擬再進語師竪一拳示之卽索筆書偈云生也如是死也如是如是如是咄咄擲筆而逝乃二月十一日也茶毗舌根牙齒不壞其徒塔于支隴東崦其營立之費則出義士山左著姓姚彦仁氏

○四明保福一菴如禪師溫州人上堂昨日說凡夫法聖人不會今日說聖人法凡夫不知拈拄杖卓一下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上堂三德六味供佛供僧有情無情均沾利樂還有知恩報恩者麼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上堂粥罷喫茶茶罷陞座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便下座

○黃巖靈石古帆新禪師初見東州永於虎丘俾典藏鑰次見竺原於鴻福一夕上方丈請益云某甲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頭處望和尚垂示原厲聲云夜深下去師歸堂中詬罵云不爲我說則休何得見嗔有人說向竺原竺原云他向後自會去在師聞之當下廓然

保寧古林茂禪師法嗣

○蘇州靈巖了庵清欲禪師別號南堂遺老台之臨海大雄山朱氏母黃九歲而孤仲父茂上人引登徑山爲童子依虎巖試經得度受具希白明藏主亦師之叔父自育王橫川會中來一見以法器期之提誘辨詰無所不至謂曰子氣銳甚非佛性不足爲師今在蘇之開原往見不可後師即謁佛性性問云近離何處師云徑山性云船來陸來師云二俱不涉性云汝安得到此師便喝性云雖是後生却堪雕琢他日性又問汝豈不是徑山來師云是性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作麼生師云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性云欽師因甚被馬師惑師云也少和尚一分不得性云參禪須是些子始得師乃掩耳而出皇慶初佛性被旨復住開原師爲入院侍者繼掌藏教還徑山虎谷陵還爲後堂首座佛性遷建業保寧分第一座說法天曆己巳出世溧水開福元統癸酉遷嘉禾本覺帝師大寶法王有旨賜金襴衣升慈雲普濟禪師號居十年退居南堂至正乙酉應中吳靈巖請衲子聞風而萃室中垂語云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則固是且道釋迦老子還有過也無良久云休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洒洒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擲殺黃幡綽五味拈來鑚杵鎚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一喝上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中

無自已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閱五載復歸南堂時江浙行省丞相遣使延請師堅臥不起作三偈答之有綠蘿窻下垂垂老軒盖林中不得來之句癸卯秋八月十三日感微疾默而不言至二十五日索筆書偈云七十六年無後無先塑凡情盡明月中天適通守陳公元禮來候疾謂師曰和尚東南大法幢也時既至矣可無一言啓迪我輩乎師瞪目大笑遂泊然而逝闍維火未盛有紅白二圓光盤旋龕頂良久浮空而滅頂骨舌齒俱不壞舍利無筭姪僧祖灊等收而藏之南堂郎千佛塔院

○台州龍華會翁清海禪師臨海人年三十始入道投徑山虎巖披剃至旃檀林巡按有見其舉止山野竊譏誚之卽發憤翼日往天目求中峰誨示晝夜殫力參究睡重難遣摘數珠撒暗地摸足數乃已久之無所入時東州住虎丘古林住開原東岐住楓橋寒山師如蘇州出入三大老之門漸臻閫奧出世龍華師室中垂語云學足下足無非道場因甚却踏不著父母未生面目開眼便見因甚不識一日問僧云甚處來僧云天台師云還聞長黃鳥說禪麼僧云聞師云摩斯吒因甚脚掛樹枝身沉海底僧擬議師卽打出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師云汝若不問我卽忘却僧云恁麼則學人有賴也師云切忌錯承當上堂木落四山空水肅潭石見霜氣澆蕭蕭又是十月半堪笑衲僧家𦥯逗遛不筭若也筭兩箇五伯原是壹貫喝一喝下座上堂諸佛時時降生諸佛時時成道諸佛時時滅度若言有過去未來現在大似無事生事畢竟如何鈄羅裏還著得屎麼喝一喝下座上堂一釋迦二原和三佛陀分明道了也獻佛不在香多師謝事西游寓雲間南禪是時蒙尙爲驅烏受經師正宗興山主迎師來雙江紹隆有一居士行業極謹年七十餘欲禮師剃度故也居士後名覺顯號無外終時多靈異由是蒙得侍左右僅一歲師每舉古德語示蒙蒙不能曉寒夜愛擁爐坐嘗引聲吟曰臘月寒深道者孤一堂禪侶守寒爐衲衣穿處冰侵骨坐到更深炭也無蒙遂扣問云古人畢竟意在

於何師曰你他後自會去在年九十三抵育王守橫川祖塔俄跌損左足不能良行每牀坐當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問曰一生參禪到此不能受用卻託吟詠自遣師曰不見大慧和尚因疾呻吟左右云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慧云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

○溫州仙巖仲謀猷禪師本郡人上堂明頭來明頭打著甚屎急暗頭來暗頭打著甚屎急四方八面來連架打著甚屎急總不與麼來時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且如何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峰上堂舉松源和尚示衆云石鞏張弓魯祖面壁正令不行拗曲作直師云廣教則不然石鞏張弓魯祖面壁綿褁秤鎚錦包特石上堂碧天杳杳紅日團團空裏無花眼中無翳成佛作祖正是這箇時節拖犂拽杷正是這箇時節謝藏主侍者至上堂一默酬僧雷轟電激三喚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高樹讀正法眼藏偈曰竹榻夜長燈燄短羅窻晝永日

光浮二千餘載眞消息五十平頭病比丘

○日東建長竺仙梵仙禪師自號來來禪子見休居於保寧得心要泰定間日東遣使來聘既至其國道契其王臣度人不可勝紀熙怡和尚嘗叙其語錄有云惟古林諸子多賢而嶄然絕出者二人其一南堂欲公道鳴中國其一竺仙化徹異邦可謂二甘露門矣是錄稱性而談妙得家法縱橫迅捷雲興泉注示用應機如矢中的宜乎東人感化得度者夥也南堂嘗以三偈悼之其一曰五住招提盡大方座中冠蓋擁朝行雷音遠震扶桑國繕寫歸來作寶藏

○蘇州定慧大方因禪師既謝事居靈巖老宿華公房至正壬戌九月八日郡守周義卿以事入山師忻然出迎謂云某此月十四日卽此日大化侯其爲我證明周戲諾之別去至十三日師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殷勤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是夜請於華以燥薪爲高棚十四日晨起與衆僧訣遂自秉火行陞柴棚薪得火烈焰熾然於火聚中祝香云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原從劫

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度數珠與華云聊當遺囑火焰到處多得舍利侯聞之驚異爲詩二章以挽之南堂欲公悼以四偈其首章云佛日西傾不柰何奮身揮起魯陽戈向來入室操戈者火後爭收設利羅

○四明清涼實庵茂禪師僧問石頭和尚道言語動用沒交涉意旨如何師云打鐵不離火星僧云只如藥山道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又且如何師云一對無孔鐵鎚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師云懸羊頭賣狗肉僧問朕兆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意如何師云紅日上山頭清風吹木杪僧云恁麼則盡大地是解脫門師云把手拽不入上堂直下便是大似眼裏撒沙向上承當還如空中釘橛直饒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正是扶籬摸壁漢到這裏縱有懸河之辯嘴鏃之機一點也用不著拈拄杖卓一下八十翁翁輥繡毬

淨慈東嶼海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悅堂希顏禪師四明人初住蘇州崑山東禪升萬壽虎林之淨慈行中書省左丞相達失公舉主徑山結制上堂今朝四月十五天下叢林結制東禪懶散過時光未免依時衛舊例普請同道高流切莫開眼瞌睡上堂舉僧問投子春雨淋淋因甚百草不抽芽子云芭蕉只恁麼長師云今日忽有人問萬壽春雨淋淋百草因甚不抽芽只向他道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上堂十五日已前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十五日已後鳥棲無影樹花綻不萠枝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堂山鳴谷響虎嘯龍吟是汝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流止亭前新號令鉢盂峰下舊家風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打爺須是鐵拳頭拈拄杖卓一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四明育王雪窻悟光禪師姓楊氏成都新都人投天王寺了沖薙染出峽偏歷禪林至杭謁東嶼于淨慈嶼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行脚句子師擬答嶼遽以拄杖逐去師堅坐堂中夜半見飛蟻撲燈忽有省因歎曰若不遇善知識不幾空過一生巳

而開法蘇之白馬陞開原宣政院使納麟高公舉住育王師室中垂語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不見自已透過荊棘林是好手因甚平地上死人無數手擡利刃劍因甚胡孫子不死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家家門首釘桃符問如何是金剛正體師云貓簷帽子禿袖布衫上堂大衆道不用修但莫染汙禪不用學只貴明心心明則無菩提可求絕學則無煩惱可斷自然處而靈寂而妙頭頭顯露法法全彰然雖如是要稱本色衲僧且待三十年後上堂山僧這裏不似諸方說影子裏話分明向你道日東昇月西沒飦是米做炭是柴燒汝若自生分別也怪老僧不得下座一日有僧來參師云何處來僧云天台師云將得鉢來麼僧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僧云且過中有師云我不問這箇鉢我問無底鉢僧罔措師云俊快衲僧能有幾箇去

○四明育王大千照禪師別號元虛初住溫州明慶遷明之寶陀至育王師室中手握木蛇問學者云喚作木蛇則觸不喚作木蛇則背速道速道僧擬議師便打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上堂擧法燈云無根兮得活離地兮不倒日用尙不會更於何處討師云切忌喚鐘作甕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喚作無根得麼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喚作離地得麼日用尙不會會又會箇什麼喝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古德道結夏已五日了也水牯牛作麼生又有道結夏已十日了也寒山子作麼生聊成一偈擧似大家一頭水牯一寒山困則眠兮飢則飡終日拈香幷擇火不知身在畫圖間下座

○蘇州穹窿子原自厚禪師本郡人佛誕上堂有見則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毗藍園裏示現受生九龍吐水灌沐金軀汝等諸人眼裏還著得屑麼喝一喝下座請藏主上堂諸佛出世說箇甚麼祖師西來傳箇甚麼有眼如盲有口如啞一默酬僧柴瓣颺下五千四十八卷飜成黃葉止啼咄咄咄力圍希禪子訝中眉垂

○蘇州虎丘中行本復禪師本郡人上堂心生種種

法生森羅萬象亂縱橫心滅種種法滅如淨琉璃含寶月也無生也無滅雨後千山呈秀色正法眼藏破沙盆無位眞人乾屎橛驀拈拄杖云大丈夫須猛烈賊來須打客來看五臺問取三菩薩

○蘇州芝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天曆改原師在鳳山資福一源靈會中居前堂秉拂云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卷禺泉亭上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巳而一源云有便見二字是與別人說話無此二字方是自家說話師不覺退席謂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之謂也

○台州萬年橫江浩禪師郡之仙邑東溪鄭氏出世紫巖上堂曹溪路上水泄不通紫巖山前千郊兩足所以道今年雨水非常足管取秋來田稻熟牧童齊唱太平歌笑倒東村王大叔好大衆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燉巽苗繇茂處深密固靈根擊拂子將謂白雲老祖却是大陽和尚上堂佛無衆生不成佛亙久一雨普施三草二木頌趙州柏樹子話曰趙州禪在口皮邊方便垂慈爲指南可笑死於言下者競從庭柏樹頭參師室中嘗垂語云拗折無星秤將什麼稱斤定兩猛虎當路坐鷂子過新羅

○天台明巖太古熙禪師久依雙清得心法慍恕中早歲肯參師問云藏主久參竺原和尚世尊初生下時做出許多神頭鬼面還知落處麼慍對云美食不中飽人喫師忽離位分手指上下乃至步武厲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蘇州吳縣寶華枯林澤禪師本邑人餘慶院受業早依雙清于淨慈掌記室出世郡之楓橋普門遷太平升寶華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卓拄杖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解制上堂卓拄杖云布袋頭解了也又卓云鐵彈子百雜碎了也衲僧家一任東去西去喝一喝逢人切忌錯舉歲旦上堂舉僧問黃龍云舊歲巳去新歲未臨不涉二途請師速道黃龍云東方甲乙木師頌云東方甲乙木言端語亦端曉來風色緊依舊孟春寒

萬壽南州珍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中峰宗海禪師上堂卽心卽佛舌頭無骨非心非佛此地無金還識馬大師用處麼聽雨寒更盡開門發華深

慈淨靈石芝禪師法嗣

○嘉興法喜嶽雲一嵩禪師上堂靈機絕待妙應無差南泉斬猫歸宗斬虵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上堂靈光獨輝逈脫根塵左眼八兩右眼半斤卓拄杖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大海乾枯虛空突兀南嶽磨甎作鏡馬祖坐禪成佛靈山會上無許多事少室峰前無許多事一日三八新到相看師問云識得一萬事喚什麼作一僧竪起一指師云你既不會第二近前僧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過那邊著指第三僧云者箇僧卻較些子僧罔措師云同坑無異土

徑山虎巖伏禪師法嗣

○四明育王月江正印禪師自號松月翁福之連江劉氏參虎巖於靈隱巖授以狗子話俾參究久之以偈呈露巖頷之令侍香復掌藏教自是聲譽隆著育王橫川愼許可與師語喜愕曰此後學甘露門元貞乙未開法常之碧雲遷松江澱山南禪湖之何山道場至育王所至弘道樹業厥功茂焉師室中垂示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荊棘林中是什麼人行履兩箇泥牛鬪入海無位眞人因甚額頭汗出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祖師鼻孔長多少上堂古德道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上堂舉僧問廣德周和尙云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道佛說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德云鹽又盡炭又無僧云鹽盡炭無時如何德云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頌曰行看山兮坐看山春風花鳥自關關善財別後無人到樓閣門開盡日閑師居育王時帝師聞其道賜以金襴法衣號曰佛心普鑒將終索浴更衣書偈而逝闍維舍利不可勝數其徒塔于松江眞淨

○蘇州萬壽別岸若舟禪師嘉興人姓朱氏禮華亭

海慧寺覺源祝髮參虎巖於徑山郎投以偈遂蒙印可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涼風暗度酷暑潛收一種可人描不得夜明簾外月如鉤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井覷驢如驢覷井聖遠乎哉體之則神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一夏九十日過了也且道之與聖在什麼處金風兮淅淅玉露兮瀼瀼耶舍塔中敲鐵磬天台鴈宕絕人行上堂一切法是佛法一切心是佛心靑蘿貪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大虛之中下座上堂十二時中無纖毫繫念猶是陰界那裏是汝放身命處栴檀叢林栴檀圍遶荊棘叢林荊棘圍繞贈延上人書華嚴偈曰雜華林裏展戈矛筆陣堂堂巧運籌五十三人俱納欵百城烟水一毫收

○杭州徑山南楚師說禪師南昌鄧氏初見一山萬于開先侍次山顧謂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作麼生師抗聲曰二俱不了山器之辭去謁虎巖於靈隱巖問從甚處來師曰廬山開先巖曰靑玉峽吞却華藏世界五老峰走入藕絲竅裏汝還知麼師曰賴有和尚證明巖駭異未幾巖移徑山師與俱侍香久之去掌天童東巖書記巖化去竺西繼之復命分座出世番易妙果先有旨遭義學僧三十六人開講席于諸郡名刹在饒州妙果師至以禪講混雜別作一寺處之曰天壽萬安教寺主廬山開先復一新之中吳承天旣燬強師來居旣至施者響集大致堅亙之林所徵衆工必極天下之選故樓殿巨麗像設嚴好東南無與儷踵曇芳居徑山法席亦鼎盛僧問說法者當如法說作麼生是如法而說師曰緜綦蕤藜錦包特石僧云專爲流通去也師曰且莫詐明頭上堂洪機在掌巨靈神擘開泰華之峰明鏡當臺演若多憹破迷妄之域諸禪人會不會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上堂學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圓相趙州云自小出家不曾眼花忽有問徑山如何是毗盧圓相只向道桃花帶日舒紅錦草色連天展展茵終于蘇城法喜庵其徒奉全身歸葬徑山之東崦

○婺州寶林明極楚俊禪師四明昌國黃氏依虎巖於冷泉一日巖見問曰是什麼師拱而前曰和尚莫瞞某甲好巖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無侍者祇對和

尚嚴休去住後上堂好諸禪德十切智通無障礙五須彌山障礙你不得百億刹土障礙你不得四大海水障礙你不得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上堂有時教伊揚眉瞬目白雲萬里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白雲萬里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白雲萬里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白雲萬里定林如此批判還契得馬大師麼白雲萬里日本國王具書以國師禮聘至彼對揚稱旨命住鉅福山建長寺示寂時年七十五歲

○杭州靈隱獨孤淳朋禪師俗姓楊氏臨海人上堂晃晃焉於色塵之內而相不可覩昭昭然於心目之間而理不可分古人垂示處不妨明白後人須辯處多是顢頇天寧今日矢上加尖去也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上堂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空妄既歸空空亦不立良久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上堂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則且置如何是事同一家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上堂舉鉢巖前風淸月白曹溪路上浪靜波平靈鷲山中從苗辨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上堂春風吹春雨滴落花滿地春狼藉雲外靑山靑又靑獨立寥寥笠何極諸人要識朱頂王者漢從來頭腦亦延祐甲寅住靈隱至元丙子秋入寂壽七十八全身葬普光庵後

○溫州江心無際本禪師入院山門佛事云江心門戸逈與諸方不同不設樞機晝夜開豁示徒偈曰大地撮來如粟粒九旬禁足誑嬰孩楊岐種子無碑記時把龜毛眼裏栽有岐上座者乃明巖太古熙公弟子一日持郁山主跨驢圖請題師援筆疾書曰策蹇溪橋蹉脚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師又問云你且道楊岐這一笑落在什麼處岐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掌云歸去師前分明學似岐即仲邪也

天童竺西坦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孚中懷信禪師明之奉化姜氏母劉禮里之鹿頂山法華院子恩薙染徧扣浙西諸德之門平昔胸中凝滯淘汰殆盡會華藏竺西遷天童遂隨

以來於其言下悟旨領綱維職迨雲外岫繼席留掌藏教泰定三年出世四明觀音遷寶陀元統二年朝廷降香詹修功德莊嚴大士妙相使同特旨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號及金襴紫伽黎至正乙酉赴天童衆廢具舉且營壽塔於中峰祖庭爲終焉計未幾應龍翔之辟不得已也師不倦提唱隨機示用出於自然德性眞率和氣藹然未嘗以聲色件人至正丁酉八月二十四日晨起更衣趺坐而瞑如入禪定良久氣盡停龕七日顏貌如生闍維設利不可筭貯以寶瓶光發於外塔牛首山東麓壽七十八臘六十九

○四明雪竇華國子文禪師慈覺圓通者帝師大寶法王所賜之號也俗姓趙氏宋清獻公之裔孫父諱煒博學號純儒故師於經史詩書皆自幼習出家里剎淨慧從畢萬一經公薙染公天台性具少林心要悉能淹貫師親杖屨既久所獲非常流可比辭遊兩浙參扣諸碩德求是正之耳時竺西在毗陵華藏一見契合及遷天童起師爲記室雪豆橫山錫又以第一座招之尋開法奉慈遷萬壽陞雪豆至正辛卯二月六日示微疾而卒龕留七七日顏無異於存日流汗被面闍維頂骨牙齒不壞壽八十三臘七十

○四明天童正宗法臣禪師定海人俗姓趙依竺西於太白入室次竺問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師隨答云麻語作麼竺揮竹篦師拂袖退竺領之命爲侍者尋掌藏鑰初住明之開壽遷龍興上藍陞蔣山江浙丞相亦憐眞班入山作禮賓公問曰大士生鷹巢中是否師曰要且謾丞相不得又問大士十二面那箇是正面師以手打圓相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僧繇斂手有分柔皇窺覷無門相遂有省施氍段玉璣至正十三年行院請住天童上堂一雨火雲盡千峰午吹涼幽栖無箇事高枕臥長床諸禪德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上堂舉五祖云一抽三二添四黃牛角指天八脚垂過鼻乃云急急以手拍禪床云趂得老鼠打破油甕

○四明佛隴行可直禪師佛涅槃上堂今朝二月十

五天色半晴半雨桃花李花競開柳條柔條正吐如何天下擬人却謂如來滅度不滅度拍禪床云曉來兀坐蘿窻下聽得竹雞三兩聲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鎚全無孔竅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有甚交涉拈拄杖云諸人不得妄生節目下座頌玄沙三種病話潦倒玄沙巧用功病源三種示宗風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聽雨偈曰簷前滴滴甚分明迷已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靈隱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曇芳守忠禪師南康都昌黃氏依雲居玉山祝髮游方至佛陀里官講聽法華入吳見蒙山於休休菴問鄉里何方師曰江西都昌蒙山曰船來陸來師曰二途不涉蒙山展兩手師喫曰視之徃徑山見虎巖伏巖命掌綱維又往育王見東巖日留典藏教及玉山居靈隱師往省山一日室中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聞舉豁然久之開法金陵保寧移蔣山泰定己丑太子梁王至金陵是夕寺灾明日王詣山問師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頷之王囑師建寺於寶珠峰曰崇禧自是每至必留連問辨一日問曰如何謂之衲僧門下事師曰不離殿下所問王有契大悅致和元年王入登寶位改元天曆遣使函香至蔣山謝寶公兼勞師賜金襴袈裟經一藏白銀器五伯兩黃金五十兩納失失幡一對明年遣使特授廣慈圓悟大禪師住持大崇禧寺兼領蔣山至順元年召師與大龍翔訢公乘驛入京既至禮部尚書王士弘引見於奎章閣賜坐溫問禮賜優渥勅學士虞集撰重興蔣山寺記至正二年行院使納麟高公起師主徑山五年正月特旨陞住龍翔雖經鬱攸而舊觀悉復上堂拈拄杖云拄杖子有時象王回旋有時獅子嚬呻卓拄杖且道是象王回旋是獅子嚬呻靠拄杖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大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臨濟掌黃蘗黃蘗掌百丈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諸禪

德解作活計底便解破家散宅解破家散宅底便解做活計若到徑山門下總與明窻下安排三十年後却不得道曾見徑山來上堂舉雲門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門云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師云者僧無語且置雲門老漢面皮厚多少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召諸弟子誡曰汝等宜勇猛精進紹隆先聖之道庶無負國家崇重吾教之心言訖翛然而逝世壽九十四僧臘五十六

天目高峰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山中峰明本禪師錢唐孫氏母娠時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而生師稍長卽愛閱經教然指誓持尸羅困則首觸柱以自警一日閱傳燈錄至庵提遮女問文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被生死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善提處恍然有省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高峰爲薙染於獅子院尋受具戒因觀流泉乃大悟師亦閟而不聞於人自是說法縱橫該貫辯博無礙高峰將戢化權書眞讚遺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延祐戊午仁宗特召不起賜金紋伽梨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英宗御極亦封衣香卽所居修敬附馬瀋王請於朝親詣山中禮謁構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翰林學士丞旨趙公孟頫每與師書必稱弟子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屢以徑山靈隱奉師固不受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請亦不受逾越渡淮至浮舟以居而隱避之所至結庵皆名幻住學徒從之者如雲朔漢三韓西域南詔至於日本之僧靡不來參多望風信慕尊之曰大和尚繪像事爲南詔僧普福奉師像南歸至重慶忽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師凡見學者輙問曰汝喚什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答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師曰便饒知得去來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師之提唱辯博機峻實由乘願力而來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師曰眞造實履以先之而不事空言故信之者衆也示衆雲門話躑趙州勘婆唯之與阿

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十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爲你重下注脚記得雪竇和尙頌爲道日損日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折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柰四句遭人撿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你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柰何直得分踈不下高高峰頂行擡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撿幻住也有一喝還有撿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蚖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間情逐愛憎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全身塔于寺西壽六十一臘三十七天曆乙巳文宗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語錄及楞嚴或問等總三十卷元統二年大慶壽住持善達密的理奏聞賜入大藏仍賜號普應國師

○天目山斷崖了義禪師湖州德淸楊氏父大有母張氏師始能言便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事懵無所知年十七有禪者過門誦高峰上堂語忽有感遂往見于天目山之左關爲童子峰令提萬法歸一話他日峰爲僧舉牛過窗櫺話師聞遂大疑參究益精進一日告峰云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瑠璃瓶峰曰莫作聖解偶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悟卽詣呈頌云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峰棒之不覺隕身崖下人意其必絕同學救之則已出崖半無所苦也謂同學曰我往江西見雪巖去也同學曰汝孤負老和尙痛棒矣力挽之還師乃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峰上堂云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學拂

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自是與母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越五年還山峰為剃落名了義元貞乙未峰示寂師亦韜晦然所至四衆歸重未嘗受請立僧咸稱之曰義首座泰定三年勉循衆請歸坐祖庭一載即師子正宗禪寺師室中垂語云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元統元年歲除日忽謂徒衆曰有一件事大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和尚去師曰你走馬也趕不著翌早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全身葬獅子巖之後雲深庵

○杭州中天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定海人題李源訪圓澤圖曰天竺山前相會時源公認得澤闍梨果然頭角能奇特十二年前也似伊師嘗賡永明壽禪師山居詩其意趣不相上下句法圓熟間有過之者臨終書偈坐逝火餘設利頗多

○處州白雲山福林室中以假禪師衢州括蒼人姓葉氏宋咸淳生早失怙年十七入郡之岑峰出家禮榮枯木為師越二年薙染受具首謁高峰於天目峰問汝名什麼師曰以假峰曰汝性假否師曰性尚無眞豈有假耶峰令參堂師然指自誓云不明此事不下此山因入室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有省呈頌曰趙州一箇無春暖花齊發直饒與麼會眼裏重添屑峰云未在師云這回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峰便喝師拂袖而出峰深肯之服勤十載任後法化大行得其開發者頗衆晚年退居一室淵默自怡一日喚弟子智光智度謂曰我將行矣書偈已擲筆泊然而逝壽六十九臘五十全身塔福林中麓

徑山虗谷陵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族出廬陵歐陽氏從舅氏梅溪清公於里之甘竹寺清之徒師濟為薙髮一日善相者過之曰師五短人也異時必主大方為人天師延祐初上徑山値佛鑒入室次舉德山見龍潭因甚向吹滅紙燭處悟去師云焦塼打著連底凍鑒云打著後如何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鑒云知箇甚麼師擬對鑒便打師豁然有省遂

俾執侍左右暨示滅原叟繼其席命師掌記泰定四年出世上海觀音遷嘉禾興聖帝師頒旨賜佛慧慈照普應之號至正二年主湖之道場十四年遷靈隱居三年徑山以兵燬丞相達失公起師主之拂蘐畚礫經營佛殿龍王堂未就緒而疾作將寂書偈別衆復致書丞相畢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五

○袁州仰山了堂圓照禪師南昌徐氏禮大雲寺臞庵越公九世孫海公出家凡內外典籍無不該習至元庚辰試經得度初參翠巖訥公嚴累策發之然未有證入謁佛鑑于仰山鑑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古人意旨作麼生師云某甲近離翠巖鑑云畢竟古人意作麼生師云夜來宿山前接待鑑喜以藏鑰留之未幾去遊兩浙天童東巖命分座說法及佛鑑遷徑山師再參又命分座出世旌忠還仰山法化大振示寂日策學者務勤修即怡然而逝龕奉七日顏貌如生時闍維烟成五色餓火光粲若白蓮花既燼舍利如菽者無筭頂骨牙齒亦不壞建塔梅洲藏之

○嘉禾興聖覺隱本誠禪師崇德人號道原師嘗著性學指要十卷宛陵注叔志古汴段天祐吉甫皆序之于前段序有云是編發明心性至為詳密又曰吾儒欲為極本窮源之學此書不可以不觀也中有眞性篇曰心性本一故曰眞如眞如者一眞心源也（一眞即性心性一源心性皆如如者不變也）故曰眞如性又曰眞如心性無形心有質心以性為體性以心為主是故體則俱體故曰性體又云心體用則俱用心為能用性為所用能用者智所用者理（謂之理智圓融）能用非所用則眞智無以顯所用非能用則實體無以彰所以心非性不立性無心不行故云理智交徹體用一源也（言眞如則心與性不可相離○眞是眞實如是如常以實故不變不異無毫髮私妄以常故自然而然無纖微作為）又謂之眞如法界（此言体用一源）法界者一眞之體萬化之本眞如凝然本之一也眞如隨緣化之萬也一即萬無不從此法界流萬即一無不還歸此法界理事交徹皆一心之妙用（理事相即物物一法界法界即性妙用即心之用心之用即是情亦言心之全體）然心之與性其靜則一其用則殊所以或一或異者以心之有生滅也故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種種法滅心有眞妄性體惟一（心有眞心妄心之名性則無私妄之目）妄心者心違性而動也故謂之無明心無明妄心倏起倏滅如天忽雲如鏡忽塵然雲昏塵翳蔽其外天鏡之體本無增損（雲塵聚散妄心之生滅天鏡常如性眞不動）盖心能隨物而轉性則無有變遷心則可善可惡性則純一無雜（主一身萬事皆是心性體常靜心隨性是循理上來故善心隨情是附氣上去有不善心主發用情有善惡性體常眞）又謂之法性法以軌持爲義至正無私方埃軌範略有偏頗則非法矣所以此眞性體從無始來湛湛眞如淨無纖翳故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是所謂大覺之眞體生靈之大本也

○杭州中竺空海良念禪師賀淨慈起千佛閣兩牌門叢五十三參壁改路偈曰千佛束之高閣了百城煙水一毛呑縱饒別有通天路也落南山第二門

○寧州兩峰千福木巖本植禪師中秋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寒山比月馬師翫月這一隊漢總是弄光影底要見眞月未得在且如何是眞月以拂子打圓相云會麼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上堂若論此事如隔墻看馬騎眨得眼來千里萬里高亭見德山隔江招手便乃橫趍早遲八刻更待揚眉瞬目竪拂拈槌堪作何用靈利漢向這裏拂袖便行西峰有棒也未到你喫在上堂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指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成不唧嗺趙州老人大似積世故家富貴固是薰人只是不合風流太過西峰今日不是眼皮熱他也只要後代兒孫太家知有

道場及菴信禪師法嗣

○嘉興福源石屋清珙禪師蘇州常熟温氏依崇福永惟祝髮一日有僧過門曰將登天目見高峰和尙師忻然偕行見峰峰授以萬法歸一話令參究三年無所入辭參諸方峰曰温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參謁不可後師遂往見及庵於達陽西峰庵問何處來師答曰天目庵曰天目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庵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懇求啓發庵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屢答不契庵曰這箇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因入室庵

理前話徵詰師曰上馬見路庵呵曰在此六年猶作這箇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擧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卽回語庵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庵曰汝作麼生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庵頷之未幾庵遷道場命師典藏教庵謂衆曰此子乃透網金鱗也已而見悅堂誾於靈隱延居第二座尋卓庵湖之霞霧山天湖樵蘇之役皆躬爲之有古宿遺風禪暇喜作山居詩叢林盛傳廣教府請居當湖福源師堅不應或曰弘法爲要何乃獨善遂番然而起居七年法席大振名聞朝廷降香幣以旌異皇后又錫以金襴衣上堂四月十五日已前夜短睡不足四月十五日已後日長飢有餘正當四月十五日福源寺裏禪和子飯亦足睡亦足遊戲圓覺伽藍安居平等性智敢問諸人因甚得到這般田地薰風入戶自生凉湖水到門非有意臨終書偈而逝闍維其徒收骨石塔于天湖弟子愚太古高麗人其王尊爲國師遣使分舍利歸國建塔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仁和王氏子母黃氏師既生比旦有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僅尺許遺其父母曰此卽汝所生兒也語訖不知僧所往父母異之曰此必佛種也因不茹葷肉以保護之年十二俾禮邑之廣嚴院廣修薙髮既具戒告母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此汝分內事也爲治衣履使行不數日復還見母母曰學佛當持不退心何趑趄若是師因痛自警省卽往金華謁及庵于西峰庵一見器之命處侍室一夕侍次庵撚紙清膏以代燭因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擬答庵遽以手掩其口忽有省未幾庵遷湖之道場師從之典藏冬至師秉拂學者發百餘問隨問隨答如矢中的衆皆讋服庵還化師往見虛谷於仰山偶因禪者乞作茶瓢頌谷見驚喜命居第二座出世大慈嘉禾當湖張某建寺曰福源請師開山遷中天竺行院選師居淨慈學者坌集至萬指施者亦向風而來殿堂像設皆一新之勘辨學者隨機策勵且營淨居塔院爲終老計一日師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矣肩輿入城與丞相別還至淨

居衆浴浴罷書偈已泊然而化乃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六

靈雲鐵牛定禪師法嗣

○豫章般若絕學世誠禪師吉水劉氏年十七諸父迫使從商行寓與國大冶三泉山有異僧無相者通宿命見師呼曰昔黃梅同參能記識乎師惘然無相勉學佛以還舊習師即棄貨殖從修禪定又教以出神師曰神往形存彼人舁致水火神返將何所寄知不足學棄去禮眞顯肉身薙落久之入吳見蒙山異公及庵信公復歸里見從崖戒公戒卒見鐵牛于湘南徵詰數返始曝然如釋所滯鐵牛遂留分座洪之淩景仁即靈鷲峰築庵曰般若生釆市鄧寶齊亦捨所居爲庵師往來居之學者坌集西域高麗雲南日本諸師嚮風趍慕若公卿儒士黎庶老稚接踵于道家繪其像祀之每剪爪髮或墮齒牙則爭取持去皆獲舍利至順壬午十月二十三日化壽七十三臘四十二全身沙瘞三身出視之貌如生爪髮復長眉須亦皆長寸餘飾以香泥迎置于堂甃密石爲塔以奉之

淨慈方山寶禪師法嗣

○天台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台州仙居葉氏子世業儒從郡之天寧古田垕公薙染既具戒遂參方山於瑞巖盡得其要領乃翩然上華頂尋高庵所居故址結茅而居久之道化大行咸謂高庵再來也四方學者爭集人以爲無田不可蓄衆往往持田券來施師皆却之冬夏一衲食惟充飢不分粗細示衆曰風冷冷日杲杲薔薇花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譚不到阿呵呵拍禪床下座山居偈云一樹青松一抹煙一輪明月一泓泉丹青若寫歸圖畫添箇頭陀坐石邊又偶挑野菜過坑西嬾草齊腰路欲迷春雨弄晴春日淡杜鵑啼住竹雞啼遷化火浴忽胸堂清水迸出如瓶之注得舍利大如菽光耀人目

○嘉興天寧鏡堂古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頌云東山水上行直截爲敷揚靜裏乾坤大閑中日月長上堂佛

0900

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六根門頭空索索十方世界空索索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甚麼得來喝一喝上堂一不成二不是閃電未成霹靂隨至耳裏著得須彌山眼裏著得大海水擊拂子萬論千經只這是

○湖州資福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徑山雲峰手度弟子參方山于台州瑞巖无維那以趙州勘臺山婆子話扣問山云靈維那你下一轉語看師隨口便道盡大地人無柰這婆子何山云我則不然盡大地人無柰趙州何師當下如飢得食如病得汗住後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公案師云世尊以是錯說文殊以是錯傳鳳山今日以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時竺原隱居六和塔聞之歆艷曰宣政院學許多長老惟鳳山較些子慍恕中參師一日餅後遣困偶與朋友擲選佛圖師聞之令淨頭送至一偈云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錯較量心印堂陽擲擲出堂堂高坐寂光場恕中次日淸朝問訊師乃數云古人無剪爪之工汝後生輩忍得唐喪光陰且擲選佛圖到極合殺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歡喜云我成佛了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針工丁生天台人參方山於瑞巖曾蒙印可詠瑠璃偈云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光明照破天地

淨慈古田垕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東潤洵禪師台之仙居人出世三學上堂山僧生緣仙居如今把人杓柄又是仙居可謂熱處難忘況現前一衆盡是舊時相識各各心眼相照且不用說佛法長短家太有無入院之初但只叙寒溫而已喝一喝云賓主歷然上堂今朝解夏了也放得脚頭闊無往而不可會麼紫栗一尋青山萬朶上堂山僧平生不曾將一法繫綴人亦不曾將語言賺悞人只據平等眞實處說與諸人今朝冬至節魯史驗書雲諸人也要知得分曉良久惟有黃色是豐年上堂雙峰高聳東西塔一日平分早晚潮燈揭半空璇斗出日昇東海玉龍搖箇是我家一片天然境界千百億生受用不盡既是千聖不傳之妙任是眞歇老人亦乃未曾踏著何故靈蹤更在猿啼處月照須

彌第一峰頌大通智勝佛話曰直節虗心不受汚釆
薇甘隱首陽巔警言不食姬周粟千古夷齊只餓夫

天童東巖日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平石如砥禪師出世保福升定水至天
童上堂舉三角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三寶角云禾麥
豆師云三角與麼道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己受用其
奈傍觀者哂忽有人問保福如何是三寶只向他道
佛法僧何故千虗不如一實上堂僧問三聖道逢人
則出出則不爲人時如何師云有甚巴鼻僧云興化
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且如何師云却較些
子僧云古今無異路達者自同途師便喝僧禮拜師
云不快漆桶上堂釋祖面壁雪峰輥毬動絃別曲葉
落知秋便與麼會時如何銅沙鑼裏滿盛油上堂雲
門一曲臈月二十五直下會得未敢相許何故射虎
不眞徒勞沒羽上堂山僧夜來得一夢甚是奇特天
明起來擬欲舉似諸人子細尋思又成忘却便下座
○靈巖虗中滿禪師台之黃巖人上堂千山競秀萬
壑爭流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辨衲
僧家語默動靜不知落處將何以報佛祖垂蔭之恩
拈拄杖卓一下金剛腦後鐵三斤示衆十方三世一
一周徧不隔古今豈離聞見運水般柴著衣喫飯毫
髮無差種種成現舉拂子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
人手中扇

慧日曇石礎禪師法嗣

○守拙上座姓夏蘇之嘉定人中年捨緣入道曇石
在淨慈時師往從之究心要石以狗子無佛性話授
之寅夜參究至忘寢食尋得祝髮披緇自是各寺院
坐期必預預名雙江紹隆庵坐期一夜五更聞鷄鳴
豁然大悟素不識一丁乃說偈曰幾年壁角坐堆堆
陰極陽生走出來一夜五更雞報曉天明紅日上高
臺終後火化舌根不壞

烏石傑峰愚和尚法嗣

○衢州福慧克庵和尚施主設齋上堂舉臨濟與普
化赴施主齋濟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
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者
裏說什麼麤細濟休去明日又同赴一家齋濟云今

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得即得只是太犻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犻細師云一人深深海底行一人高高山頂立我當時見化踢倒飯床便與震威一喝教他倒退三舍衆中還有爲二老出一口氣底麼千山勢向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鐵關樞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逆川順禪師上堂竪拄杖云拄杖竪山河大地一時竪橫拄杖云拄杖橫山河大地一時橫卓拄杖云山河大地粉碎了也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驀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曲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雲門曲調和者應稀雅山冬病起來疎闊尊衆未免効顰一曲少伸供養病來病去皮粘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將謂雅山曲又是東山頌擊拂子下座上堂六橋楊柳十里荷花常在諸人眼睛裏轉大法輪拈拄杖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渡水不穿雲般若波羅蜜

薦福月澗明禪師法嗣

○饒州東山崇禪師上堂趙州無雲門普雪峰毬禾山皷東山齋黑漆拄杖七尺五上堂泥牛吞却南山虎萬象森羅齊起舞木人笑兮石女歌露柱燈籠齊唱和是何曲調萬年歡上堂春風習習春日遲遲是處桃花破萼發明向上眞機堪悲堪笑靈雲老打失眼睛鼻孔剛道不疑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天童了堂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敬中普莊禪師自號呆庵台州仙居袁氏初住撫州北禪遷雲居洪武甲戌奉　旨居徑山師一日問新到云我這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僧云特來禮拜和尙師云入門一句則不問且道你脚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一僧云昨日離何處僧云廬山師云不勞再勘上堂或喜或嗔或動或靜總是一相三昧切忌妄生分別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雲自帝鄉去水從江漢流法華會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當說之各宜善聽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皆當作佛因雪上堂大

地雪漫漫山深分外寒斷肱人不到面壁也無端大衆且道是祖師無端山僧無端拈拄杖擲下云無端無端上堂烏窠吹布毛通侍者便解悟去如虫禦木偶爾成文雲門颺下柴片一大藏教只這是爲蛇畫足取笑傍觀徑山與麼批判譬如獅子王哮吼獅子兒聞之悉增勇猛若是野干之流自壞狂怖又爭恠得喝一喝下座

瑞巖恕中愠禪師法嗣

○應天府靈谷圓極居頂禪師別號圓庵生台之黃巖陳氏父頤道母葉氏師產時得吉夢因願捨之出家年十五能詩文入鄉之淨安寺爲沙彌依迪元璵公講授楞嚴圓覺會空室主瑞巖遂從得度繼爲侍者盡得心要空室退寓慈溪永樂師隨侍之因得從庸庵宋先生妙盡作文之法已而金華宋潛溪天台朱雲巢見師著作皆共稱賞　蜀王殿下亦嘗賜詩歎美有僧中班馬是何人之句洪武十六年出世鄞之翠山延空室奉養至於返終塔葬克盡其禮江湖稱孝焉二十五年　蜀王召師主成都大慈力辭弗就適金華雙林虛席僧錄司懺請補處二十八年太祖高皇帝召至京師明年正月　勑補僧錄司左講經繼住靈谷　寵錫便蕃又升左闡教師有送遠侍者偈云香林曾把紙衣書潦倒圓庵一字無有口惟能吞飯顆還來參侍恐相孤又送勇藏主還徑山偈云一大藏教破故紙達磨西來無直指道人更欲問何如井底蓬塵山上鯉永樂二年二月初二日入寂闍維異香襲人門人收骨石葬翠山空寄塔右

靈巖南堂欲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謬庵文康禪師慈溪人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要坐即坐要行即行師室中垂語云威音王已前與你日用現行相去多少又云打破髑髏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又云來時因甚無口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摩訶般若波羅蜜甚深般若波羅蜜卓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云狗子無佛性頭正尾亦正

民疑氏

跳出向上關急急如律令

○蘇州靈巖天彰文煥禪師別號本光温之林民依南堂於靈巖頗久智證日深嘗分座說法精究楞嚴要旨極愛環師所注尋常不釋手師貌與蘇城東禪酒仙賢禪師相類或謂酒仙再來也師因禮其像有偈云人言我貌似仙翁況與仙翁姓又同是汝是吾俱莫論笊籬撈取西北風又嘗燒線香有偈云雜華香散一絲烟寶網雲臺悉現前但把寸心灰得盡熏聞不在鼻頭邊

徑山南楚悅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見心來復禪師豫章人別號蒲庵上堂馬頜驢腮一眞妙相鴉鳴鵲噪一佛妙聲豎拂子云且道這箇是甚麼相擊拂子云且道這箇是甚麼聲汝諸人若以有相有聲即是常見若以無相無聲即是斷見直饒有無俱遣猶在半途更須透出向上一關始得且道向上一關作麼生透良久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月有誰爭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豎拂子且道這箇因甚在山僧手裏以拂子擊禪床一下百雜碎了也向這裏莫有轉得身吐得氣底麼夜短路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上堂古人道一口吞三世諸佛一氣轉一大藏教點撿將來大似無事生事槎峰則不然有口且瞌唾有氣且養神那得閒肚腸吞三世諸佛那有閑工夫轉一大藏教只圖省事過時免見動勞心力何故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天童正宗臣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竺芳慕聯禪師別號朽庵四明定海人父錢幼依大白山佛龍寺行宣爲沙彌逾年往五臺寺受具游浙西首謁靈隱竹泉和尙泉問云汝何處人師云明州泉云我聞明州有三佛是否師答云一尙不見何況有三泉云汝不是明州人師顧旁僧云這老漢又醉也泉云且坐喫茶繼往蔣山見正宗一日宗問汝本師有聽雨頌還記得麼師云記得宗云試擧看師擧云簷前滴滴甚分明迷巳衆生認作聲宗以手約住云旣不喚作聲喚作什麼師云終不喚作碗脫丘宗云見面不如聞名師云圓悟關踏倒了

也和尚還知麼宗便作掌勢師退步云和尚已後錯打人去也久之行宣政院命出世石門遷寶陀普慈洪武十年　朝命陞道場建佛殿衆屋俱倍勝舊規十一年奉　旨校讎新註三經十五年　朝廷新開僧道衙門衆推師爲僧綱司都綱管內僧徒無不聽命爲善吳興淸規爲之爲變上堂一大藏教不是黃面老子說底直指人心不是達磨大師傳底拈拄杖牛角長三寸兎角長八尺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上堂古德道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譚玄口不開古德恁麼道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龍峰則不然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落花二五片點破階前苔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也是牛是馬師云大小保寧牛馬也不識既是頭角生也有甚難辦雖然汝諸人也不得草草匆匆七十年六月一日示微疾十二日早發諸山書訖移頃而逝

龍翔曇芳忠禪師法嗣

○崑山薦嚴蘭江淸濋禪師天台人姓鎦初從集慶遠公習天台教去依岳林水南湘公久之走謁金陵保寧仲方倫公以太隨話詰之半載間猶不契一日行護龍河上脫然有省遂白慶曰大隨鼻孔令入我手矣仲方曰此固善矣未可以自足也師既辭去服膺此言剎那不敢忘偶過湖州菁山市中俯仰之間頓忘移步始知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呵呵大笑既而見廣慈於蔣山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尋游吳興靈巖欲公分座說法出世常之翠微遷湖之顯慈天界淨覺延居第一座復俾居崑山薦嚴僧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世尊手裏一花紅迦葉面門雙眼碧僧云鼻祖面壁神光斷臂又且如何師云當年用毒流支有今日安心慧可無僧云只如分皮分髓又作麼生師云機先領旨猶成滯言下知歸亦是迷僧擬議師遂喝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石女肝腸錦繡纒波斯鼻孔黃金穿突出虛空驀撥相逢上堂舉百丈野狐話舉作野狐叫云號狐下座上堂感之所召越山河而非遙緣之所乖附耳目而有間當求於己莫讓於人用黑豆

法吞栗棘蓬上堂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十二闌干倚遍時海門一點遠山綠師偶成偈曰路無世事可思量只恨人間夜不長一覺起來天大亮西風滿院桂花香化渡船偈曰岸南岸北聲相接活路不通千里賒全藉箇中人著力船頭撥轉便歸家不求人偈曰尋常柄欛在吾手二六時中受用多饗處驀然抓得著通身無奈喜懽何終于松江松隱唯庵禪師爲竭力其後事

天目中峰本禪師法嗣

○婺州伏龍山聖壽千巖元長禪師號無明越之蕭山人姓董氏隨諸父曰曇芳者學佛於富陽法門院諸書經目輒成誦十九薙染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師曰何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眞大乘器也會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峰亦在座遙見師卽呼謂汝日用如何師曰唯念佛耳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叱之師遂作禮求指示峰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繼往習禪於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師掌內記俄歸法門將十載一旦忽喟然嘆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復造靈隱脇不沾席者三載因聞雞聲有省亟見中峰峰復叱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飜猫食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且復往質於峰峰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老鼠食猫飯峰曰未在師曰椀子撲落地打破常住塼峰乃微笑祝曰善自護持旣而師隱居天龍東菴有一虵日來座下師爲說歸戒蛇卽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自是聲光日顯行省丞相脫歡公遣使逼師出世諸山亦爭相歡請師皆謝絕乃踰江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警曰山若有泉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遂依大樹而止邑大姓樓君如浚等爲構屋以居尋因舊寺基號曰聖壽緇白嚮慕輻湊鎭南王親書寺額以賜幷僧伽梨及普應弘辯妙智之號資政院又爲咨于東朝命臣製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之號幷金襴衣以賜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云糞掃堆頭生茗蒂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僧問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云

點宋公景濂嘗訪師師問曰聞汝閱盡大藏教有諸濂曰然師云汝用耳閱乎抑眼觀也濂曰亦眼觀耳師云眼之能觀者汝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示衆云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上堂指香爐云大衆香爐與諸人說法了也便下座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大衆如何是你故鄉喝幸然家裏在不用苦思量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書偈曰半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全身瘞青松菴

○蘇州獅子林天如維則禪師廬陵人師在幻住室中偶一新到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問聲未絕幻便打師於侍傍疑情頓發既而屢呈已解皆不契一日忽自笑曰今日瞞我不可得了也幻勘之曰明與未明即不問且喚什麼作大事師隨口應曰露柱吞却獅子巖燈籠笑破半邊口幻肯之且囑曰汝須向孤絕處一坐坐斷三十年後不相負也尋命師居板首師力辭幻遽下床一拜師急閃身曰和尚這一拜却拜在虛空裏幻曰你且不在虛空外遂鳴鐘送師歸寮自是幻每日堂中有首座老幻可偷閑矣幻既寂師於蘇城中結庵名曰師子林示衆云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佛乾屎橛三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皮裏當下便不飢示衆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阿呵呵箇是衆寮之物誰敢私而有之雖然如是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嘗集楞嚴經諸家註釋要語合爲一書名曰會解板行于世

淨慈平山林禪師法嗣

○應天府天界止菴德祥禪師杭州人出世郡之龍華遷蘇之天平移杭之報國升淨慈徑山至天界徑山新方丈成上堂闊一丈新新日月深十尺別是乾坤東來西來底南來北來底總在這裏相見且道不來不去底向甚麼處相見拈拄杖卓一下鶴飛千尺雪龍臥一潭氷

大鑒下第二十五世

聖壽千巖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聖恩萬峰和尚諱時蔚温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室逮旦産二子次即師也有光燭室衆恠欲棄去姑育之在襁褓見僧輙微笑合掌年十一得度於越永慶禮昇講主爲師昇授法華誦至諸法從本來忽有省遂遊方既受具即參止巖於虎跑巖示南泉三不是話俾參究尋往達蓬山佛迹寺故基卓庵而居晝夜究竟所參話殆忘寢食久之往華頂禮無見不契聞千巖道化亟往見一日入室次巖問汝莫要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次師拈一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直半分錢師云瞎巖云我也瞎你也瞎師云瞎瞎巖休去佛降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種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諸人若向此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消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巖喝云這温州子也胡做巳而請居後板自是蔚首座之名播于四方未幾復還佛跡後巖寄以偈仍囑云汝緣在浙西當往彼化導師至姑蘇緇白𦦨慕建四道場從受歸戒者不可以數計聞名覩影靡不以手加額繪其像奉祀者甚衆豈非與蘇人宿有因緣將終沐浴更衣索筆書偈而逝全身塔于聖恩之右涅盤山壽七十九臘五十九

○松江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郡之張氏參千巖聞其提唱有悟繼而踵其席示衆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永嘉大師滿口道了也大衆還知落處麼卓拄杖劫石有銷日黃金無壞時暮年養間於松隱人因稱爲松隱和尚遐方異域宰官士庶緇流如水赴壑宋翰林景濂題其語錄有曰語言峭拔銅關鐵壁利劒長矛豈惟不可湊泊亦無縫罅之可乘吁可畏哉翰林之言可不信夫

增集續傳燈錄卷第六

五燈會元補遺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郡文琇集

大鑒下第十七世

華藏明極祚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谷光禪師常之無錫人與侍讀尤焴余六切盛也厚善初住嘉禾本覺遷蘇之靈巖常州華藏而中吳萬壽居之最久衆盈七百法道爲之一振勅授明之育王特旨移靈隱僧問借功明位時如何師云汞問巳前僧云借位明功時如何師云遍地日頭黑似漆僧云即今爲復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師云大似不曾齋僧云學人到這裏進之無路退之無門師云你是一枚草賊僧云今日親遭捉敗師云三十棒付在別時上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霜林玉鳳生雛月戶金雞唱曉從來只箇家風端的與誰同到到不到仰面不揚眉低頭拍手笑上堂萬籟吼松風千林飛敗葉缺齒老躁胡一去無消息拈拄杖竪起云即今來也還見麼復安舊處云諸人既是不領又入少林去也歲夜小參否極泰來梅蔫香傳春谷暖力窮位轉松風聲度夜堂寒時節分明去來有準可謂當塗息耗叶路通宗正恁麼時如何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寶祐元年臘月初五日示寂書偈辭衆云東谷片雲收月圓當古渡寒鶩白鳥飛夜宿無影樹

雪竇足庵鑒禪師法嗣

○四明天童長翁如淨禪師上堂舉達磨見梁武帝因緣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黃龍牧庵忠禪師法嗣

○袁州慈化普菴印肅禪師亘春縣余氏子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落髮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原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循行無益於事遠遊湖湘謁大溈牧庵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竪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有鄰寺慈化者衆請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褚衣粥食禪定偶閱華嚴論乃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

今親到華嚴境界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會惹得胡僧特地來平居有偈曰靈妙如如不異大虛造化萬物不礙方隅慕道向風者日衆師隨宜而爲說法有病患草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書頌與之咸得十全或問師修何行得此師乃當空畫一畫云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一日忽告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玄契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壽五十五臘二十八

華藏民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石橋可宣禪師蜀嘉定許氏子別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師弟曇又其同氣時人謂師禪與印詩與曇相頡頏嘉定丁亥獲知亟相魯國俾居徑山上堂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可憐明眼人對面不相識俱胝竪起指頭魯祖見人面壁會麼今朝臘月一師念四方雲衲重跡而來窮其日力食息無所於雙溪之上築室濟其所不及寧宗錫化城二大字以寵之因創重閣以揭于上又賜師佛日之號眉山楊汝明撰化城寺記頗詳及師終塔于寺之後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大禪了明禪師秀州陸氏形頎腹大道貌豐碩紹興辛酉隨妙喜謫衡陽州縣防送甚嚴師爲荷枷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屢勉令去師輒不然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成列而歸食指雖多無不具足如是十七年如一日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癸亥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回喜以偈送之曰蓦苴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日只如此人皆謂渠狂渠只笑而已秋陽方熾然忽來辭妙喜持鉢入鬧市普化乃知已肩橫榔栗杖其興不可止臨行贈汝言汝今須記取甲子上元前却要到這裏仍求得妙喜像讚曰直饒畫得十分猶是眞常流注普化倒翻筋

斗爬著了明痒處有箇末後句當機難禁制咄且不要絜師志氣豪邁機鋒敏捷應酬施設必以法喜為樂故得叢林大禪之譽久之出世舒州投子適投子諸莊牛遭疫死斃幾盡師化二百年以實之適歲大稔倍常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隆興元年奉詔住徑山道經廣德軍開法院僧首宗儼求頌發揮其修造師援筆書曰這箇儼僧首靈機常在手堅著磕著處塞却娘生口言外領略得三三不成九僧首如是傳大作獅子吼諸佛亦如是喝下須彌走做起參天大梵剎千年萬歲摩星斗頌趙州勘婆話云千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學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先是揚和王夢一僧長大奇倚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翌日師忽杖屨徒步而至王見與夢中無異遽呼眷屬出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王未有可否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鬨然傳言王以蘇州莊施徑山遂達孝宗聖聽會王入朝上言聞卿以蘇州一莊施徑山朕當為蠲免稅賦王謝恩歸次日以書抵徑山而師以二日前已遷化矣自是寤寐間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中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美矣王即以莊隸徑山此莊歲入二萬斛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至施供雲委江浙湖湘號之為布袋和尚再世

○杭州徑山無等有才禪師富陽楊氏幼喪父依僧可詳出家詳善醫欲授其業師曰出家為求出世間法豈可流於方術以自累耶於是一意禪學不惑他岐矣時道場慧東禪杲為叢林師範師由浙入閩於二師處服勤頗久雖有發明而非究竟棄去之江西百丈解后宗鑒侍者師之畏友也因夜話論諸方優劣鑒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晉了大事不見妙喜將安之乎時喜謫衡陽居花藥寺山堂往從之一日因入室喜問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師曰鮎魚上竹竿喜以竹篦迅擊一下師平生疑情渙然冰釋喜每呼師為杭州子堂罷眾多師乃結廬林中以居喜往見一榻蕭然因索筆大書無庵二字於壁師取以為號喜徙梅陽師回浙右久之出世儀眞北山遷

資福紹興辛巳繼應庵居中吳萬壽乾道元年秋徑山明大禪謝世參政錢公雅聞師名遂取旨以師住持明年春太上皇高宗車駕幸山命師陞座說法大悅賜度牒金帛師尋建御寢龍游二閣帝聞大書龍游閣三字賜之四年夏孝宗召師赴闕入對選德殿師首奏先師宗杲蒙陛下寵遇施及臣僧上曰素聞汝師名恨不及見也師劇談其道上嘉歎不已五年六月感疾二十六日呼衆告別書偈而逝壽五十四臘三十九其徒葬師於南塔之後上聞嗟悼久之賜謚無等禪師塔曰寂光

○杭州徑山雲庵祖慶禪師上堂舉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岐云湖南長老師頌云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袁州仰山圓禪師盱江人稟戒後爲道勇決聞妙喜居梅陽往依之服勤炊爨精苦自勵妙喜見其器識精敏異之因小參聞舉修山主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忽然有契後主衢之祥符遷袁之仰山視事閱七日講雲門告香之禮首座領衆羅拜咨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慈悲開示因緣師徐曰若欲究明生死直須於行住坐臥處覷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畢竟生死作何面目良久不起于座泊然蟬蛻

○感山雲臥曉瑩禪師生緣洪州學博而贍善爲文章久親妙喜所得叵量因聞同參遯菴分座徑山以祇夜寄之曰徑山突兀上雲烟高遯山顛絕世緣握以竹篦分半座却將毒氣噴人天師有雲臥紀譚羅湖野錄二書行世

○桐江大悲閑禪師閑居福州閩縣般若精舍紹興甲寅時年八十有四大慧居洋嶼與般若一水之隔師雖老而尤篤參究日來隨衆入室大慧因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扶不起慧曰扶不起底是什麼人速道速道師擬對大慧以竹篦便打師忽契悟大慧說偈印之曰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反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

○湘西鹿苑無言信禪師早以詩名於叢林徐公師川洪公玉父第其詩韻致高古出瘦權癩可一頭地及參大慧於泉南小溪俱康南二道者事蔬供衆因钁地次南曰钁頭邊道將一句來康以土塊擲中衲上師忽有省嘗有詩曰新庵小溪上英俊頗浩浩從渠作佛祖任渠會禪道荷鋤向東園事蔬誓畢老乘月始抱甕破午正殺草芥藍被虫食秋茄亦早槁齋盂從此去但願蔓菁好士大夫遊小溪好言詩者大慧必曰此間有箇園頭能詩隨侍之徑山過衡陽放浪於衡嶽栖遲道吾最久削木以蔽風雨於院之西偏牓以版菴禪燕自牧于湖居士張公師譚聞其高風力致之出世鹿苑贈之以詩曰詩卷隨身四十年忏中參得竹篦禪而今投老湘西去卧看湘江水拍天句中有眼悟方知悟處還應痛著鞭一箇身心無兩用烏窠拈起布毛吹師和一首曰竹篦子話選當年直下無私不是禪院遇狀元眞眼目敢拈沉水向人天

○泉州舟峰庵主諱慶老字龜年泉州北山之頂有橫石如舟世人以舟峰名師既結茅山麓遂號舟峰庵主丞以道德文章爲泉南緇素欽艷李參政漢老嘗訪之不値有詩略曰慧遠過溪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羲于時大慧庵小溪之上百衲所栖師亦預焉因請慧曰和尙竹篦話如民家被科脅産業已籍沒猶要其納慧曰你只道得一半在若無得納何不投河自縊放身捨命去也師自是於道日臻其奧慧遷徑山遂與俱行爲掌記室詞章華贍殊增叢林光潤嘗自題其像曰撿點眉毛太逼眞伏犀插腦見精神霜髭漸茁何妨老襪褐長披却耐貧一壑平生專畏影十方從此倦分身君看逐塊紛無數孰與青原獨角麟紹興癸亥孟秋委順

○懷玉山宣首座初於筠陽黃蘗聞祥和尙小參舉一葉飄空大地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忽有省尋造徑山或有謂大慧曰明州宣來探宗旨大慧曰我禪如蚌蛤開則五臟皆露何用探焉師聞而駭異洎隨侍過衡陽服勤久之有省嘗頌竹篦話曰背觸大乖張癡禪眼似羊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雪峰慧日閙

公受懷王命師與偕行相與建保社汪聖錫半刺宜春時以疏幣致師住南源師曰我長作粥飯僧誓不願出人間世矣王舍人汧登山謁之贈以詩曰納帔朦朦粥飯師無人曾見下山時相逢只道無能解肯作紅樓應制詩

○南閩修仰書記紹興間掌記室於泐潭參大慧於衡陽言下契旨未幾隨侍遷梅陽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者但一僧耳兵馬司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鍬钁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師適承命乃與從容彌日語論英發推古商今遂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有藴異能者否師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文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者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大慧日益加敬遣其子純粹求入道捷徑大慧示以法語八篇師學富才優入道穩實故罹瘴毒卒於潮陽光孝寺

○關西尼眞如早選入宮以才能爲內夫人隷喬貴妃閤喬氏崇佛容其剪縈參道四方入閩與大慧小溪法會一日作偈曰平地偶然著攧起來都無可說若人更問如何笑指淸風明月慧爲小參說偈曰今日如師姑昔時王師父身居羅綺叢只著麤麻布開口便高談嫌佛不肯做跳出是非坑截斷生死路入虎穴魔宮心中無怕怖杜撰八陽經自有三千部愛吟落韻詩偏不勸字數行脚走天下參禪無所悟近日到雲門一時都敗露錯認碓觜頭喚作冬瓜瓠如是作師姑勸君少喫醋更有一處乖且道那一處嘉州大像喫炙𩟔陝府鐵牛撑破肚師之所得於此槩可見矣

○祖麟道者嘗爲太學上舍生名楊麟紹興丁丑夏詣育王冠帶拜大慧於無異堂垂泣云願從和尙出家語子竟擲下巾幘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慧亟呼左右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受之慧次日陞堂示衆

云巳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刦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踏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麟便膜拜曰謝師安名卽名祖麟慧復以六祖示明上座不思善惡乃至密意在汝邊之語使其於日用提撕自是除慧有問則答其士太夫衲子並不與交一詞慧遷徑山麟亦隨侍於道旣有徹證忽爾違和慧遣了德侍者往問之麟以片紙書偈曰衣冠不御鬓齊眉一室翛然自不知薄相等閒聊示疾起他菩薩幾多疑尋市香三瓣隨爇而誓曰後世身爲男子遇明眼宗師童眞入道旣爇罷泊然而化麟家世建陽乃文公裔

○無際道人乃張侍郎淵道之女初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之人也後果爲尼名慧照繼其落髮師資壽無著之席嘗以漁家傲讚圓悟禪師曰七坐道場三奉詔空花水月何時了小玉聲中曾悟道眞堪笑從來護得兒孫好辯湧海潮聲浩浩明如皓月當空照飛錫西歸雲杳渺巴猿嘯大家唱起還鄉調坐逝後及剃髮舍利無數時當伏暑留數日容貌儼然

○超宗道人乃劉侍郎季高猶子之母與無際道人於大慧之門俱受記莂者無際嘗詣徑山掃塔有頌曰衣濕靈山淚爐焚少室香雲山空滿目不見法中王時宗不至無際遣人督之宗以偈答曰塔本無塵何用去掃掃卽塵生所以不到

靈隱瞎堂遠禪師法嗣

○湖隱濟顚晝記頌達磨見梁武帝話曰不契梁皇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刦平人入鑊湯頌五祖生緣曰元是黃梅舊日僧事師年老氣彌增棃身颺下栽松钁轉步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南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層層

慈照純禪師法嗣

○鄭州洞林寶禪師僧問人天交接凡聖齊臻師資相見合談何事師云飲光微笑處摩竭今行時僧云檀生檀枝時人知有青出於藍請師速道師云鵶不亂啼鵲不亂噪僧云恁麼則宗分臨濟燈傳慈照也

師云自到孤峰頂羣山勢自高僧云可謂羣芳雖有異春力本無私師云適來話頭道什麼僧云斬新日月特地風光師云更嫌何處不分明上堂男兒當自强先捉六賊王掀翻黑山窟豎起光明幢入事見人心入理覺非常且道覺非常時如何鑊湯爐炭真如地劍樹刀山古道場橫拄杖於膝上作按劍勢便下座上堂大用現前本非情解覿體全眞應緣自在迥然孤顯峭巍巍包括虛空非內外融通萬有不隔絲頭普照十方偏周沙界可謂離名離相絕毫絕釐妙出離微心光晃耀不居聞見處處閑居如斯話會已涉閑辭纔有形聲便成句義名不相涉如何擧唱以拂子畫一圓相云三世諸如來本光瑞如此便下座

五燈會元補遺終

未詳承嗣附

○佛光道悟禪師陝右蘭州人姓冠氏生而有齒年十六祝髮後二年遊方自臨洮歸夜宿彎子店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開悟自吟唱云好也羅好也羅遍虛空界只一箇告其母云我夜來拾得一物母云你拾得何物答云自無始已來打失底物一日欲參訪知識里人覓偈於師師偈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及至熊耳謁白雲海公契合先是有問公何不擇法嗣者海不答徐云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比師至公聞空中人語曰來日接郭相公蓋海所住寺乃郭子儀建而師其後身也海公沒師出世住鄭州普照寺嗣其法既而退居竹閣庵浮沉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我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我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我向你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泰和五年五月十三日無疾而逝適所居屋上有五色如蓋中有紅光圓如日者三壽五十五

○慶壽開山第一代玄冥顗禪師上堂先照後用勘過了打先用後照打了來勘照用同時不消一捏照用不同時諸人立老僧坐只如總不與麼又且如何喝一喝云浩浩紅塵裏幾人有腦門上堂今時參禪

衲子欲得成佛成祖底如厮似粟要作驢作馬底遍大金國中把火也覓箇不得賴得無設有慶壽門下豈有許多閑草閑料餵來茄去珍重下座上堂十字街頭戲猢猻上剎竿雖然閑伎倆莫作等閑看舉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頌曰平地怒濤千百尺旱天霹靂兩三聲可憐月下守株客涼兔不逢春草生

○溫州靈雲省庵思禪師台之寧海人不知其氏兄弟四人師最長一時同發心出家將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惟留所居屋一所族人互爭不已師與諸弟各執炬燎之而去師後參訪具向上知見出世溫之靈雲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猻摟搜頭狗走抖擻口晚退止靈雲寺前草舍中至正甲申慍恕中偕達此原明性原往謁時師年逾九十龐眉皓首傾然菁莽曳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恕中曰江心曰深幾百丈曰諛老和尚不得師擲云坐喫茶師性方介作詩頗類寒山子題罵僧詩於壁云五瘟不打頭自髡黃布圍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噇豬噇狗十分能恕中等請別不敢再犯其鋒是在宿靈雲聞老宿學師言行數端皆可傳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坐夏淨慈其東淨寮壁中有水墨觀音像師每夜禮之祈懇至切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懽悅從此造詣益深智鑒益明嘗有偈云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欄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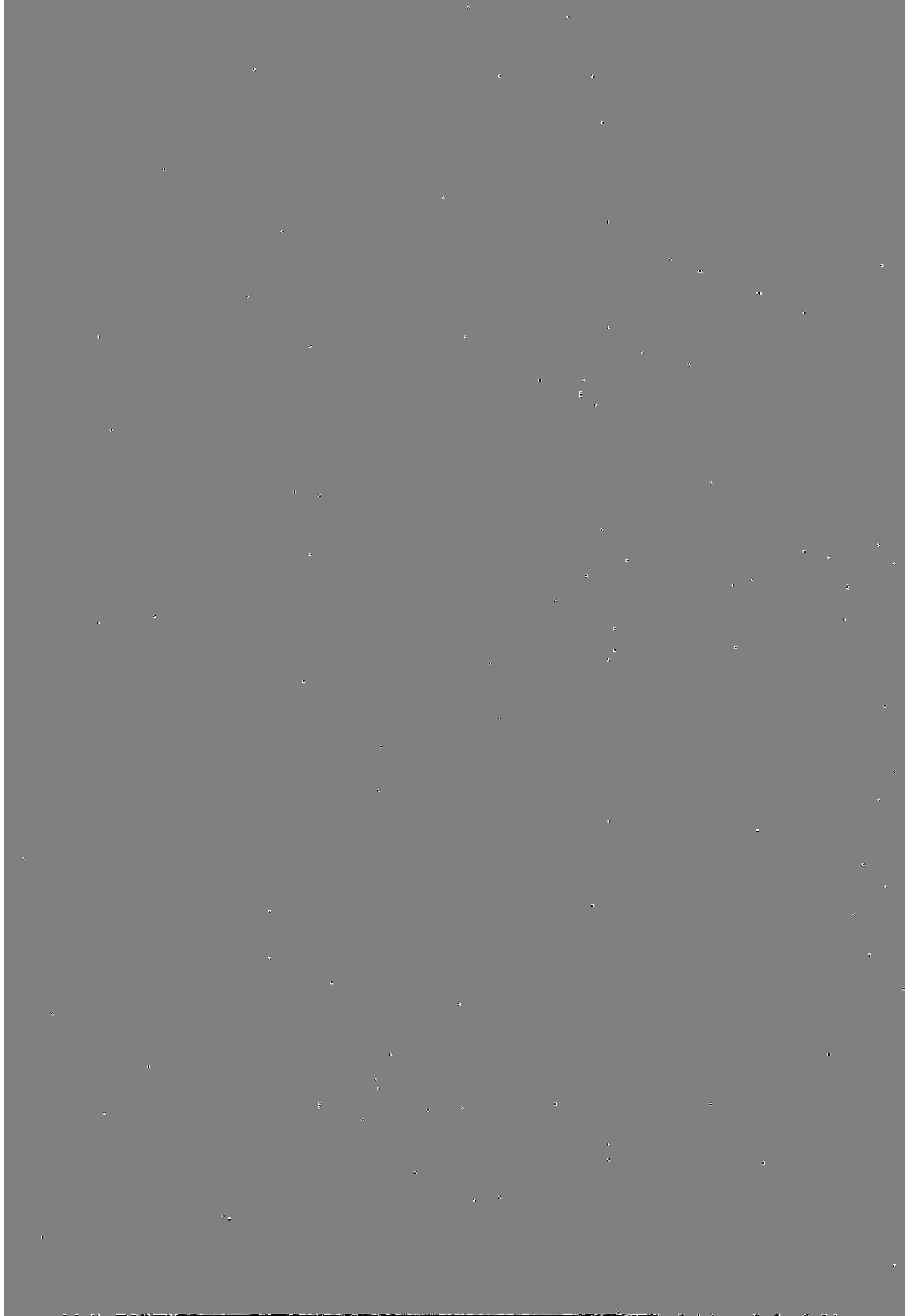
○江州廬山圓通思菴睿禪師辯才無礙凡禪者求偈師云道一句來一日有僧故欲難師遂道云西山走入滕王閣師乃書而續之曰盡大地人尋不著忽然突出拄杖頭頭峭五嶽眼三角湖海盛傳

○王文獻公爲一代儒宗而於佛理造詣深邃形諸翰墨雖不經意與古德提唱相脗合爲僧題懸崖圖云孏孏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饒渠自作顚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題東坡像云五祖禪師世外

人從婆久矣斷生因誰將揣貌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云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花香披圖面目卻從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丁安人諱覺真號空心黃殿藻頭人初參田總耕于委羽山有省送藥家屬結庵自居見古愚於湧泉愚云良家女子東走西走作麼對云特來見和尚愚云我這裏容你不得丁拍手一下云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愚休去見無際于鴈山膏雨庵入門云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云不是不是擬進語被喝出晚年就明因寺前叫接待有僧提包直入臥內問曰你是什麼僧云行脚僧問云你脚下草鞋緣斷為甚不知僧無語即擲出其包云者裏無你措足處又有僧纔入門丁云遠勞大師來也僧云我不是丁云是固是只是鼻孔不同一日與明因尼奎長老相見問云聞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答曰且道是男是女丁云雞啼燈蕊走鼈咬釣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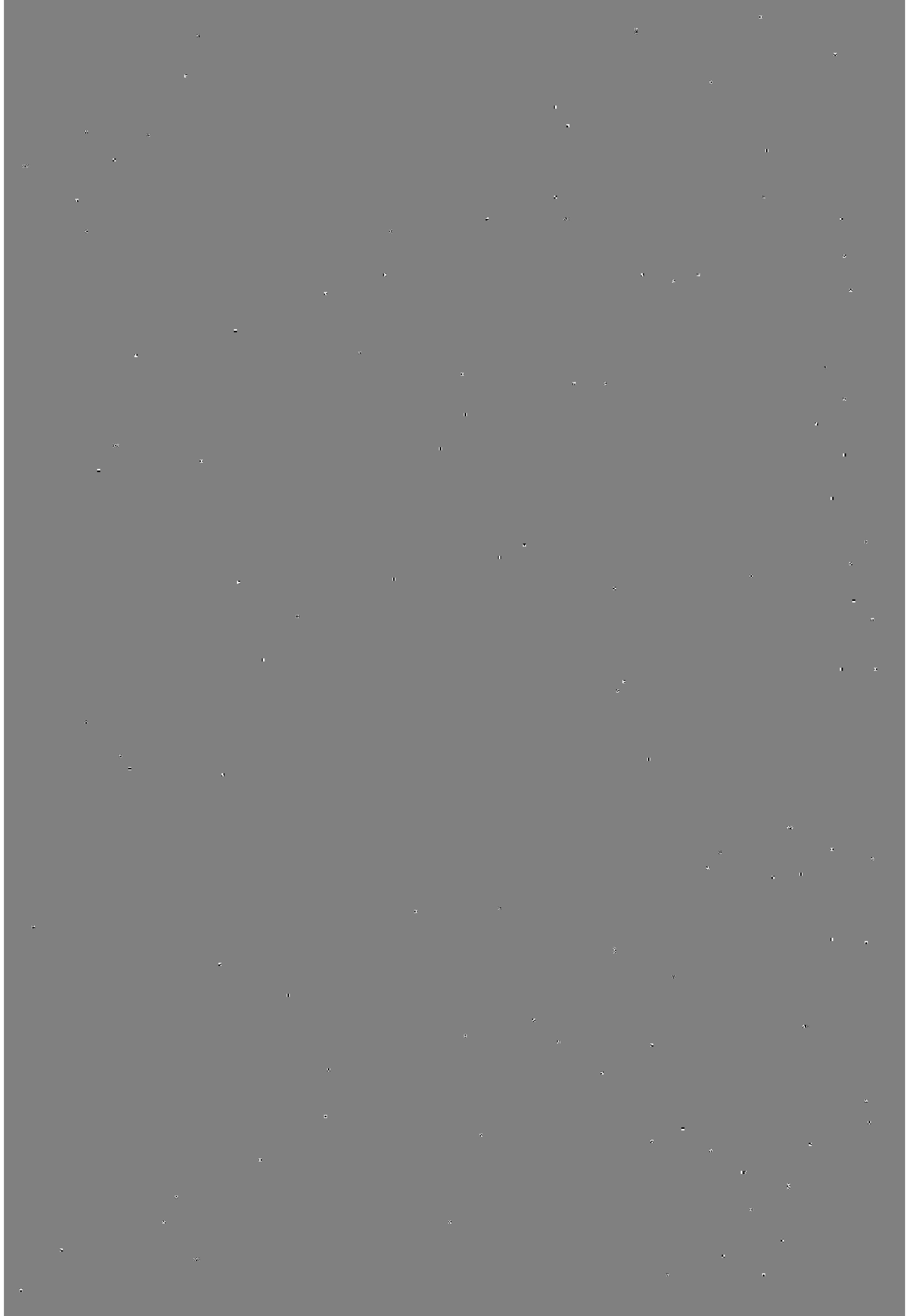
增集續傳燈錄終



五燈會元續略

明・淨柱 編





五燈會元續略序

余嘗讀燈元而咄咾累葉之曠絕也豈無大川其師起而覃學馬者寂寂至今含光隱曜伊誰之責夫慧命斯傳與世間歷服等耳答非史氏雲爽其間臧否汚隆之數何以較若列眉久將湮湮必趨而之敘稗官以意爲春秋穢史復借爲金米市矣佛祖慧命密相付囑何用文爲然而世代緬邈判三汚而序五嶽安所取衷乎龍門敘三千年括以五萬言約而能該班掾綜掇西漢幾八萬餘言廣而不蕪大川和尚彙五燈會元厥功亦不下班馬何爲乎寂寂如今日也我朝神聖邁往徽猷高扇卽十七年憂勤史不勝載痛闖孽憑陵蔑我圖書閒掖垣充棟蕩然瓦礫後之人將爲依故余切切與宰執高硜老及之亦與書同憂以纂史力請彙以操訪遺文題屬而它者不之急中徹報罷誠千古恨事也爾時湣跡武夷適傳遠門禪師書讀燈元之學余廢屐而嘆曰事固相符其有墜書學者天也禪師精神寂莫能該乎能無蕪乎能辨湮渭而旁正絲絲不棼乎若然是亦選佛場之龍門班掾也事止步大川軌躅而已哉蓋上下系四百餘年心心接續如針投鉢罔書罅漏其寫炤在語言文字之外又不答史氏之溢美蕪詞以炫惑後世也禪師勉焉哉余將隱矣亦重有感乎斯文是爲序

旹

弘光元年乙酉春莫佛弟子吏科左給事中馬嘉植

薰沐拜書於武夷精舍

敘

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自景德傳燈始躍其後者李遵勗之廣燈佛國之續燈晦翁之聯燈雷菴之普燈層見疊出卷帙浩繁學者不無望洋而嘆紹定間大川濟公承淅翁之傳主握宗印集諸學侶撮爲會元可謂始終條理一以貫之宋季迄元代有宗匠說法如雲指不勝屈入我

明聖祖神宗道化翔流普天皈命而應斯嘉運嶄嶄出頭角又何似杜生也晩適丁末造目擊先覺遺言僅存洞濟二宗散行寓內未經收聚

神廟間紫柏大師每念斯學終未獲遂即函求明眼宗師徵修有年未見刋出柱何人斯而敢與夫述者之列第恐世愈久而名愈湮名愈湮而脈愈紊授受不明旁正不分閑之不可不取諸豫也故續大川老人之緒略續四冊梓以問世倘遇少室眞孫以負荷佛祖爲心不以罪而以知得藉此而擴充之補見聞之所未逮裒成大業則千燈互映使正法流衍于不匱也予其拭睫以竢

旹

崇禎十七年歲舍甲申佛成道日

支提山嗣祖沙門遠門　淨柱　拜撰

凡例

一會元合五爲一連珠編貝良工心苦今猶見之是書旁蒐博采去似存眞未敢以千金募諸咸陽亦將學苦心商之天下

一是書羅輯多年而載筆從事則始崇禎壬午至甲申冬季爛然成編會四方多故藏之石室未敢通行更歷四載遣先師石雨和尙示寂乃嘆曰是書之出其有待乎爰是畢先師未後數語附入亦續經而書孔丘卒之意也

一會元所載曹洞終於十四卷臨濟終於二十卷先盡者宜先續後竟者宜後書故以洞宗置第一卷不敢紊絕續之次也又會元載圜悟法嗣首大慧次虎丘是書亦以大慧法裔居先虎丘法裔居次俱循舊典叵有異聞至若黃龍忠育王裕護國元等一二傳燈則附于大慧法裔之列

一臨濟宗自宋季稍盛於江南閱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韜光斂瑞民莫得傳惟是天童磬山東溪三派鼎峙支那學者依爲出世梯航第諸家語錄不翅充棟是用芟繁選要使一滴水味全具江河至于聯珠頌古諸師未詳其住持何剎謹錄頌古一則附入法嗣使稽燈者易於覽觀

一曹洞宗至宋季尤盛於河北所以元世祖大集沙門惟雪庭裕祖高賢鱗附如黃鐘爲八十四調之首如車轂爲三十六輻所歸洵至盛矣誰與京焉

獨惜明興以前金遼以後河北爲戰爭之所名刹兵燹格言燹加如洛之白馬天慶嵩之少室龍潭熊耳之空相磁之大明泰之靈巖燕之報恩萬壽燈燈不絕班班可紀而人罕披其光至今僅存雲門壽昌少室三葉頗稱蕃衍但清涼已上間有一二宗支無從考覈余登少室探求行實遺言得抄本語略於敝簏首尾簡蠹不可意推其可句讀者尚存二十餘篇跡其上下師承按之道行塔銘諸刻絲會不爽亦合璧之最奇者謹備錄以質明鑒

一弁山一花現瑞所載洞宗一支及崆峒傳燈世譜俱以鹿門覺爲石林秀王山體爲玉山體淳拙文才爲拙才淳中間又少青原下二十九世俱空契斌禪師誤也所以弁山相傳拈香傳達磨正宗四十二世瑞老和尚職此之故耳其中詳辯載在洞宗源流正派圖茲不復舉

一雲門宗自宋迄元代不乏人如圓通善王山濟俱明眼宗哲法席甚盛但嗣法莫可考豈深藏其德而不求著耶抑末流聞見之不廣也闕所不知冀有後獲

一近代同門昆季並以囑付後先循序編列先得法者居前次得法者居後遍有不遵古訓欲以先開堂者爲長於義未洽矣以物情譬之人有二丈夫子者貴顯相等仕籍殊年弟以丑榮兄以辰進而旁觀者議欲伯仲而仲伯非獨其弟羞之厥父亦將操箠而擊之矣觀是書者僭慢之愆躐等之誚殆知免夫

一海內名宿各化一方聽采風聲未闚全豹然登堂法語諦觀一二亦足例積玉於藍田量藏金於南國矣儻遇巨手鴻裁舉所覩聞益加詳備何以闕之爲賦印須

一南嶽下三十四世青原下三十六世二枝競秀承嗣已滿天下其出世有語錄者易於纂合今悉已存之草創矣其在水邊林下潛行密用無從得其機語若剞出得無有缺陷乎或曰止止將有後師而爲續略者中書君將不憚煩師何速爲

戊子仲春　遠門道人　漫書

五燈會元續略目錄

大明詮禪師

靑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報恩行秀禪師

靑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少室福裕禪師　報恩從倫禪師

從寬禪師　華嚴至溫禪師

丞相移剌楚材居士

靑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少室文泰禪師　報恩智泰禪師

靈巖淨肅禪師

靑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寶應福遇禪師　靈巖潔禪師

靈巖肅禪師法嗣

寶應永達禪師　封龍普就禪師

靑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少室文才禪師

靈巖潔禪師法嗣

天界道成禪師

封龍就禪師法嗣

天慶義讓禪師

靑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萬安子嚴禪師

天慶讓禪師法嗣

熊耳子定禪師

靑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少室了改禪師

靑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少室契斌禪師

青原下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定國可從禪師

青原下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少室文載禪師

青原下三十二世

少室載禪師法嗣

宗鏡宗書禪師

青原下三十三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少室常潤禪師　廪山常忠禪師

青原下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大覺方念禪師　少室正道禪師

廪山忠禪師法嗣

壽昌慧經禪師

卷第一下

青原下三十五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雲門圓澄禪師

少室道禪師法嗣

少室慧喜禪師

壽昌經禪師法嗣

博山元來禪師　東苑元鏡禪師

壽昌元謐禪師　鼓山元賢禪師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指南明徹禪師　麥浪明懷禪師

佛日明方禪師　化山明盂禪師

東山明瀖禪師　香雪明有禪師

百丈明雪禪師　雁田柳涓居士

秦[illegible]茂居士

博山來禪師法嗣

瀛山智闇禪師　開府余大成居士

東苑鏡禪師法嗣

雪峰善珍禪師 / 龍濟宗鑒禪師
淨慈仲穎禪師
淨慈簡禪師法嗣
育王大觀禪師
徑山琰禪師法嗣
淨慈廣聞禪師 / 靈隱普濟禪師
徑山原鑒禪師 / 雙林朋禪師
東山源禪師 / 弁山阡禪師
育王瑞禪師法嗣
瑞巖崇壽禪師
天童派禪師法嗣
無境徹禪師
育王堪禪師法嗣
薦福燦禪師不列章次
天童觀禪師法嗣
華藏善淨禪師不列章次 / 虎丘善濟禪師
天童穎禪師法嗣
靈隱如玉禪師

萬壽觀禪師法嗣
黃龍慧開禪師 / 孤峰德秀禪師不列章次
石霜妙印禪師
竹林安禪師法嗣
容菴海禪師不列章次
南嶽下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徑山行端禪師
淨慈穎禪師法嗣
江心了萬禪師 / 岳林昱禪師
育王覲禪師法嗣
仰山元熙禪師
淨慈聞禪師法嗣
徑山妙高禪師 / 天童埜禪師
雙林朋禪師法嗣
靈隱祖闇禪師
靈隱濟禪師法嗣
雪竇炯同禪師

卷第二下

南嶽下二十世

無能教禪師（不列章次）

慶壽璋禪師法嗣

慶壽印簡禪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靈隱明禪師法嗣

雙林誾禪師（不列章次）

萬壽仁禪師法嗣

徑山文琇禪師

徑山銘禪師法嗣

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仁淑禪師

龍翔訢禪師法嗣

天界慧曇禪師　天界宗泐禪師

圓通崇裕禪師　靈隱輔良禪師

寶相懷渭禪師

保寧倫禪師法嗣

物先義禪師

竺田霖禪師法嗣

道場明德禪師

天池信禪師法嗣

大慈成禪師　天寶法樞禪師

蒙山異禪師法嗣

鐵山瓊禪師

無能教禪師法嗣

妙果水盛禪師

太湖寬禪師法嗣

縉雲眞禪師　龍池永寧禪師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誾禪師法嗣

徑山宗淨禪師

天界曇禪師法嗣

靈谷淨戒禪師

物先義禪師法嗣

祖芳聯禪師（不列章次）

大慈成禪師法嗣

烏石世愚禪師

天寶樞禪師法嗣

雲居慈覺禪師
靈隱嶽禪師法嗣
天童文禮禪師　華藏覺通禪師
雪竇仲謙禪師　道場普巖禪師
金山善開禪師　龍翔希璉禪師
瑞巖光睦禪師　北海心禪師
諸菴肇禪師　淨慈道禪師
秘監陸游居士
天童鏡禪師法嗣
淨慈沅禪師
薦福生禪師法嗣
徑山道冲禪師
隱靜柔禪師法嗣
雙杉元禪師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仰山祖欽禪師　淨慈妙倫禪師
天童惠禪師　天童祖智禪師

月坡明禪師　環溪一禪師
希叟曇禪師　靈隱寧禪師
無學元禪師不列章次
靈隱薰禪師法嗣
淨慈慧禪師　中竺珂禪師
天童禮禪師法嗣
育王如珙禪師　淨慈行鞏禪師
華藏通禪師法嗣
徑山普度禪師
雪竇謙禪師法嗣
承天真禪師
道場巖禪師法嗣
徑山智愚禪師　淨慈衍禪師
金山開禪師法嗣
徑山心月禪師
徑山冲禪師法嗣
淨慈敬禪師　北山隆禪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華頂先覩禪師
高峰日禪師法嗣
日本疎石國師
紫籜道禪師法嗣
徑山輿禪師　瑞巖無慍禪師
別源源禪師不列章次　天童一禪師
保寧茂禪師法嗣
本覺淨欽禪師　瑞雲茂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徑山鏡禪師　斗峰正璋禪師
育王慧詔禪師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
玉山珍禪師法嗣
莊山忠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徑山悅禪師　靈隱明禪師不列章次
天童坦禪師法嗣

天界懷信禪師
南嶽下二十三世
中峰本禪師法嗣
伏龍元長禪師　獅林惟則禪師
日本印原禪師
般若誠禪師法嗣
仰山正友禪師
平山林禪師法嗣
止菴德祥禪師
智者義禪師法嗣
淨慈普仁禪師
海門則禪師法嗣
白蓮智安禪師
華頂覩禪師法嗣
福林智度禪師
別源源禪師法嗣
天童元良禪師
天寧一禪師法嗣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頂禪師

卷第四上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七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東明普慈禪師

天界中禪師法嗣

君峰慧通禪師

天成琦禪師法嗣

金山澄禪師　湛淵清禪師

海雲深禪師　濟川洪禪師

大雲興禪師　石經祖意禪師

長松眞源禪師　大悲智中國師

中溪昌雲禪師　石經祖裕禪師

三池常慧禪師　翠薇眞空禪師

玉峰如琳禪師　天成韶禪師

香嚴覺澄禪師　珪菴祖玠侍者

廣善潭禪師法嗣

天寧宣禪師　東方古裕禪師

伏牛月天禪師自宣師至師不列章次

崇福覺華禪師

大尚澄禪師法嗣

天眞本善禪師　普濟淨澄禪師

夷峯寧禪師　天淵湛禪師不列章次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洪印禪師

壞空成禪師法嗣

光澤惠禪師不列章次

南嶽下二十八世

東明慈禪師法嗣

寶峯明瑄禪師　雲溪瑛禪師不列章次

君峯通禪師法嗣

清祥上座

天寧宣禪師法嗣

徑山英禪師　吉菴祚禪師不列章次

東方裕禪師法嗣
碧峯顯禪師
伏牛天禪師法嗣
金臺大覺禪師不列章次
東峯寧禪師法嗣
天目進禪師
天淵湛禪師法嗣
突空昇禪師不列章次
光澤惠禪師法嗣
壽堂松禪師不列章次
南嶽下二十九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天琦本瑞禪師
雲溪瑛禪師法嗣
淨菴素禪師不列章次
吉菴祚禪師法嗣
天寧道濟禪師
碧峯顯禪師法嗣

玉芝法聚禪師
金臺覺禪師法嗣
徑山慧林禪師
天目進禪師法嗣
野翁曉禪師
突空昇禪師法嗣
無盡海禪師不列章次
壽堂松禪師法嗣
斗峯淨琴禪師
南嶽下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龍泉明聰禪師
大川洪禪師不列章次
淨菴素禪師法嗣
大覺圓禪師
天寧濟禪師法嗣
眉山法會禪師
精嚴方澤禪師
野翁曉禪師法嗣
敬畏如空禪師

石門海禪師法嗣
尖峯宗隆禪師
斗峯琴禪師法嗣
斗峯道覺禪師

卷第四下

南嶽下三十一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笑巖德寶禪師
大川洪禪師法嗣
龍樹寶印禪師　楚峯和尚
玉堂和尚
敬畏空禪師法嗣
車溪性冲禪師

南嶽下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龍池正傳禪師　東臺瑞峯和尚
靈谷曇芝上座
東溪冲禪師法嗣
興善慧廣禪師

南嶽下三十三世
龍池傳禪師法嗣
天童圓悟禪師　磬山圓修禪師
淨名大蓮禪師　語風圓信禪師
興善廣禪師法嗣
普明妙用禪師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五峰如學禪師　鄧尉法藏禪師
破山海明禪師　天童通容禪師
金粟通乘禪師　寶華通忍禪師
龍池通微禪師　天童道忞禪師
雪竇通雲禪師　古南通門禪師
報恩通賢禪師　通玄通奇禪師
磬山修禪師法嗣
夾山本豫禪師　報恩通琇禪師
理安通問禪師　山茨通際禪師

外有續燈補遺嗣刻流通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上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曹洞宗

靑原下十五世

淨慈暉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寺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靑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𨁝跳松蘿亮髙笑掀騰菴頷之出世歷遷名刹後主淨慈奉勅陞天童捧勅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勅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個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個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颻舉拂子曰看唯有玲瓏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鎚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衆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劒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氷退藏且道理會甚事叵耐飯飽弄筯判斷尿急尿床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個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㕘濕虎免教行步滑如油謝造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崖且道如何相接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俙金磴澗彷彿彩紅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景裏開天巧㐲墨光中入畫看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底麼春風惡

桃花躍浪生頭角新起妙嚴慶纖匯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從空架起生頭角盖覆驪牛不厭多今朝成就大絲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研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個中人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麼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主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師云春風勾引鸕鶿啼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云聖凡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曰平地波瀾鈎鐵船者兩轉語要與諸方眉毛撕結更有兩轉語要與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與後三三蘿蔔芋孏淺佇滿檐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咲個甚麼不咲巴叉便咲杜撰雖然咲者還稀忽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他道新起妙嚴誇第一一齊都在畫圖中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欵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師六坐道場未禀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弁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𨁝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塔全身於本山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上堂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折有來繇誰辨的天曉西風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曰一個烏梅似本形蛛蜘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皺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報恩秀云看讀不易）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個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巳生東餘輝不炤

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囘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偏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源撤手迴途還得妙

雪菴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寺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住中都萬壽當是時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每向室中設百問勘驗學者一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已又曰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個端的又曰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又曰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又曰有口說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

其當作甚

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幢幢鬱室透斯語者鮮焉師嘗作賓主頌其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遍涉義天空濶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鎭寰區嘩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劒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焰裏木人運步覓知音又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强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鑠幽巖凍鎖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六不背捨路濶巖高碧澗流山花開遍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

0853

語未休七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擧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氷雪路難行未萠已落威音際編擬玄微墮穽坑九平常春來幽谷水冷冷策杖優遊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纖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鄉含烟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鄽十三透脫不透脫勞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趂妙啊傍觀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爲斯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擧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薇香霧噴花烟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又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

◆目錄日

中正木女手携無字印失曉嵬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偏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衆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鄽來縱橫踏破今時道

直翁擧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衛入逸其氏依直翁得度究明曹洞宗旨盡法源底初住慈谿之石門已而繼竺西坦席遷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裡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師問無印曰天童今日大死

去也汝作麼生救印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印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印曰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師呵呵大笑後示寂塔於本山

青原下十九世

普照辨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日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者裏師嘗作五位頌日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冄[illegible]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俙還被輕烟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偏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携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彙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蘂根秀出寒巖草

慈雲覺禪師普照室中垂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刧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眞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雞雪裏啼問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牀窄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天童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薙落受具出遊謁荊石琰於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居閒房師曰親煅煉聞雲外唱道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機語相契（語見雲外章）至正九年主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

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個個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艮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靑天志士寧容袖手艮馬豈待揮鞭金超棒喝不落蹤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示寂闍維建塔於菴後

靑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侍大明勠力十年朔爲侍者祕跡深蹤不見參學一日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疑後蒙印記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嘗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眞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師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靑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携杖火中回趂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偏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仁山恒禪師久侍大明遂升堂奧明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明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明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

靑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曰和尙而今如何也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師手曰作家那

※寶字更勘

報恩秀曰死灰衷一粒荳爆 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子身中蟲自食肉也後造王山發明心印接踵住持上堂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遍十方界非外至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師聞之曰謝供養五位頌曰正中偏邃洞沉沉鎖翠烟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惺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携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鮮蓮襯足開偏中至懶提妙印無眞假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巖前花雨

◆點勝默

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晉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適然不墮宮商調

勝默光禪師嘗頌九峰不肯首座曰元座徒亡一炷烟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示衆擧巖谷振錫話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鷲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仁山恒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徒單二駙馬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個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

靑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之解人也姓蔡氏出家於邢州淨土寺禮贊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距燕歷潭過慶壽參勝默老人教看長沙轉自巳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由入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於磁之大明纔二十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留入記室語言相契徑付衣

偈尋歸淨土搆萬松軒以自適寺內尊宿敦請住持
次住中都萬壽寺小參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
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
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
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
言不副後語汝既知擧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
驢誇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
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
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㘅薩哩
嚩金章宗皇帝明昌四年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詔師於禁庭
陞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
伽衣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會施利
異常連日祥雲聯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承安
二年丁巳詔師住大都之抑山棲隱禪寺上堂蓮宮
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
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
誠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閏四月旦日上
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楚僧
卽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卽
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個出來道遮䟽伶俐
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楚僧以手掩鼻道近後
近後作什麼彎道人氣息珍重贊湛然居士員曰大
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全眞問弟
子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師曰妄心有來多少時
也又曰元來有妄心否又曰妄心作麼生斷又曰妄
心斷卽是不斷卽是眞禮拜而去師問僧洞山道龍
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响曰不會師曰善解龍
吟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
曉不露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麼却向王宮生師曰靑
山常擧足曰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却向雙林滅師曰
白日不移輪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師
曰大功不宰曰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師
曰至化無爲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
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
師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
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折殿了相見晩住報恩退居

0858

從容菴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示衆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徒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八人壽八十一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在孕母屢獲異夢及誕時家迭有吉徵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十行一目鄉里有聖小兒之稱未幾適遭前金貞祐俶擾失天倫所在煢然無依道逢一老比丘誘師去家學佛曰汝能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止此而休莫亦更有向上消息在否比丘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𢿎於左右他日必成大器古佛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執務者七年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不通介紹輒獨掉臂以往松一見便許印可從此親炙者又十年自是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值壬辰之變祖刹荒蕪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見招遂有少林之命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戊申詔住和林興國未朞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六區庚申世祖即祚因論辨僞經䩭驛以聞火其書仍賜光宗正辨之號命即故里剏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請師主之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刹至元八年辛未春詔天下釋子大集於京師師之嗣法者居三之一其烈哉師姿頴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欲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或者欲刻行於世師聞而叱之曰此吾一

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爲哉既老勦於接納歸棲嵩陽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師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在甚麼處僧不契師便喝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于寺之西隅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源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筌蹄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真消息端的其中有秘傳元世祖皇帝至元九年詔入內殿對御及帝師命師講禪遂舉圭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禪爲萬德之源故名法性華嚴經說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說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

偏正讀

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磨以來遞代相傳者是如來清淨禪也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卻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帝問帝師曰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復問祖師公案師舉六祖風幡因緣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師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耶拆辯抵暮出內而散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颼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衝霄不留其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侵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

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簫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聖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遂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爭著眼看

從覺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

上都華嚴寺至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博記多聞論辯無礙松命爲侍者凡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薦師大可用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送還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

丞相移剌員卿居士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公歸金改姓移剌初公在京師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和尚公獨重之常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聖安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求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公甚惑焉聖安從容謂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循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公可見之旣參萬松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飡者幾三年乃獲印證號湛然居士其序評古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尺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的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也須向者葛藤裏穿過始得先是元世主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爲部兵屬從西征公止之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

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驚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爭爭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旣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太宗十六年公卒壽五十五（即南宋淳祐三年也）

青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里族未詳師穎悟過人篤好宗乘遂從少室遊未幾即悟心要故當時稱二泰一肅爲雪庭之高弟者師其一也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辭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染於華嚴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契悟超絕朝廷嚮師之名宣住報恩一日示疾集衆曰吾年緣止於此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咸相感泣乃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中絕一塵書畢怡然而逝

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人族張氏禮香山壽聖爲師參請二十餘年所遇知識十有餘輩最後參雪庭于萬壽淘汰有年付以衣偈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席香山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逝中林禪師爲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敎諸方老宿偏叩其門受雪庭嗣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鎖鑠群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辯如流景聆靈隱禪師道眼圓明投誠參究一日聞隱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

與我諫語師頴悟即承印可初主天慶次實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皇慶癸酉十月而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雪軒參師問何處來軒曰青州來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軒曰呈似和尚了也師默肯之俾參堂者久之平昔疑情一旦氷釋徑造丈室師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軒曰千年桃核裏覓舊時仁師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

靈巖蕭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月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下髮於本州天寧寺每以出生死為激勵南詢參扣聞靈巖法雷遠震遂發風德蹤足詣往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閫奧乃日發證由師行之在已遂之秦安州閉關道俗堅請不得已而起一日示疾泊然而逝

封龍山古崖普就禪師生濟陽劉氏之族十五往禪慶出家參靈巖巖以本分鉗錘重加煆煉爆然頓落大德六年月菴海禪師退席本寺具疏開堂賜妙嚴弘法大禪師俄封龍堅請師勉受之歸隱靈棲世壽七十有七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兒長依絳明福嚴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乃謁還源禪師呈所解源可之閱藏於龍門山三載泰定甲子主少室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幷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徒申誡教且曰吾死毋事徒費火巳灰揚可也翌旦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靈巖潔禪師法嗣

徒疑徙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大王之遠孫父●徒居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寺師廣額平頂雄偉氣象有大志受具已結三人爲侶在青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門棟樑去也師叱之曰既作棟樑居土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勵密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於齊之靈巖遂往禮謁（語具靈巖潔章）復回青社衆請住普照初住東萊大澤山洪武十五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　親王殿下睿眷尤隆三十年秋八月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　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號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葉千峰燦爛顯個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釘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還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是年十月敕就寺建普度大齋三晝夜　上躬率百僚行祭獻禮已幸丈室從容顧問賜賚鈔若干錠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個中消息無多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明明彔帶百草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真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俎赫寶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真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輿皇風

共宗風並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諸訛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且道夾山天童二老師見處一一檢點將來總成漏逗鳳山分上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卽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三十五年七月　太宗文皇帝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國師往宣聖化二年與同使官條備奏　皇情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於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　上知其非罪宥之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太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十一年赴北京朝賀奉　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加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　宣宗章皇帝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寺西菴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　上遣官致祭有文春秋八十一僧臘七十又五闍維之日烟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縹緲官貴四衆萬餘人咸歎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筭建塔於應天府安德門外　勅賜塔所爲鷲峰禪寺

封龍就禪師法嗣

西京天慶寺息菴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中歲薙落遍參宗匠末後往封龍山扣古巖之室巖一見甚稱賞之至治二年開堂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庚辰夏遘疾乃命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急須營塔至五月十二日塔頗畢功師付後事遂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右脇而逝

靑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寺松庭子嚴禪師河南之古緱氏縣樊

姓如多疾病父母憐之許以從釋禮霽雲於少林十八受具師聰敏過人博通內外典凡詩文之類不學而能更唱迭酬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炤次參息菴讓蒙示禪要有所警發後參淳拙禪師拙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身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峰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府萬安虛席延師主之入 皇明洪武二年己酉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耕耘生涯辛苦與誰論畫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以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十三年冬 周王殿下敬為 國母慈孝皇后資悼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以旌異之後以年登七十退老閑居云

天慶讓禪師法嗣

陝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師主藏因以白事言下豁然大悟師之勘辯凜凜然若秋霜烈日隨機酬應如盤走珠一日示疾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順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青原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鍾秀於嵩陽金店之茂族自髫齔年繫念空宗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少林二十始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禪師主天慶師往依每以己事咨扣卒未泯懷一日松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皈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祖庭虛席合山敦請師力辭不獲應緣而起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繇自在知麼遮故家樂十九年無恙忽召衆斂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綿綿與密密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其若 周蜀伊三殿下登山供養厚贈珍貝師汨如也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參凝然求示心要朝夕咨扣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回侍次然一見謂曰契斌參得禪也洞上　宗密在爾身矣景泰四年主少室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曰烏龜向火

青原下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禮福先茈峰剃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到少室參俱空禪師空以綿密聞奧重加煅煉偶檢燈元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於郟鄏定國寺示衆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窠窟是見得人爲難而得理爲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六月示寂壽六十四夏四十載塔於少室祖塋

青原下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通州人世系蔚州蒙事王氏族祖諱才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遂通州居焉師誕時父夢僧寄宿其家乃生長而脫白于州之萬安寺依止白菴室禪師諱杭納具北遊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占宿機緣若面墻者久之忽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功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爾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從禪師發明已見方擬而印之正德改元主少林參徒雲集考鐘伐鼓而無虛日示衆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趂色力康健打辨個事直須努力莫閑過日至於　伊鄭徽三府往來問道皆師之化風也嘉靖三年甲申師年七十三門人於三十六峰烟霞之中爲師養老爲

青原下三十二世

少室載禪師法嗣

北京宗鏡菴小山宗書禪師順德南和李氏子其在童幼異於常倫與群兒戲效作佛事十歲父令入學讀習儒業已通大義卽掩卷嘆曰此皆世法非出世法也遂往郡之開元薙落聞月舟禪師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八載蒙付正宗嘉靖三十六年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迫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倫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隤跬可須也雖慙付囑其奈付囑何遂主之時値亢旱河井乾涸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丙寅上京師主宗鏡菴隆慶改元遊履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羨其山景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染病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荼毗身骨分爲三分一分留於宗鏡起塔一分送至順德祖塋一分至少室起塔其於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無故墮地其於得疾之初少室秦封槐摧一大枝既入寂之後其樹無故崩倒（師別號大章）

青原下三十三世

試疑叢

宗鏡書禪師法嗣

西京少宗幻休常潤禪師南昌進賢黃氏子幼倍二親而從從父遊常日攝群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居三歲初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於徑山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亦未決退而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實其狀客以爲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忽爾有悟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公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禪師始至擧嚮者言山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山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山問師曰疇昔之疑決不師擧掌山曰毋將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山曰試披衣檢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山擧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

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山曰子毋勸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從何門入山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山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山曰善哉明日辭行山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山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逮山示寂僉議主席非師不可師就謙退再請再却衆乃舉山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以萬曆二年甲戌秋主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洪鐘與諸學人甘淡泊而襟度夷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券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萬曆十三年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載於語錄（師別號大千）

[illegible]

建昌府廪山蘊空常忠禪師壽昌問法要師曰汝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弟兄論金剛經義甚快師笑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昌聞之茫然自失乃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昌後請益師曰我實不知汝自看取昌後於大好山語後悟乃入方丈通所悟師曰悟則不無却要受用得著始得不然恐祇是個汞銀禪也

書當作晝

青原下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唐縣楊氏子十歲投金臺廣德大慈義公落髮受具聞古道法師講楞嚴至七處徵心稍覺緣生不實復歷諸座遍窮性相宗旨知非即棄遂往少室參幻休禪師休一見便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休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見其言辭雅邁命充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個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室呈似休囑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余得之於小山先師赴十餘年如故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然雖如是亦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湼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峰頭露時年二十八歲遂入五臺掩關書則一食夜則孤坐後赴東臺請偶雙目失盲師曰幻

身非有病從何來習定七日雙目復明南謁普陀歸大越之大善寺衆請止風塗說法雲門參師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邊時如何門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問洞上宗旨門說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霹靂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復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壬辰嘉興緇素請主東塔尋赴雲居匡廬之請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秋五臺古淸涼請師開法緇素懇留後示寂法嗣雲門澄禪師迎遺骨塔於顯聖之南山(師別號淸涼)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預章胡氏子投上藍寺薙染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域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指參遙菴昂菴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北遊自參自悟休拈張拙頌勘其履踐師曰眞如倘不可爲何須之有休見其穎利指往少室參幻休禪師一日休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家風幻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尚還別有否幻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悟即呈偈曰靈臺絕頂月鎖幽崖石人拍掌木女舒顏幻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喝玄提妙絕傳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萬曆十八年庚寅主少室　周藩國主迎師爲說保壽之法王大開悟汝寧　崇藩聞之亦迎師說法時　世子病足倚杖而立師乃引之周行七匝汗流如注而足即瘳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爲指陳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一宿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示寂塔於祖塋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
難祖父誦金剛經而娩生而穎異形儀蒼古若逸鶴
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
是個甚麼塾師異之及長閱金剛經若獲故物依廪
山三載常疑四句偈一日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
偈應當不離身不覺灑然因述偈曰金剛四句偈無
影亦無形本來無一字遍界放光明時年二十四閱
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遂辭廪
山隱遁峨峰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
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
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
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
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
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跳出祖師關因呈廪山山印為法器至是始薙髮受
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萬曆三十
六年甲午師年五十一歲住寶方有僧問師住此山
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

天下乎師善其言詣少室禮祖會無言禪師見師舉
揚奇特因與河南當道熊尚文公請師示衆更入五
臺參瑞峰（語具瑞峰章）互相反詰深器重之乃返錫尋受
董巖請大闡玄風次主壽昌上堂拈香曰大衆會麼
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
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
僧今日信手拈來與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
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衆流據款商量不
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劍不據實
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智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
黑卽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
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
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雖微疎之久矣衆中有
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為期自他兼利一
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
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
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讓道及至花開
又吹落上堂諸佛時常說法不須疑議猜詳是何法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個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摝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峨峰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曰閑談彼短靡恃己長上堂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飜方不免違貍奴白牯一時趂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淸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實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開挑布袋渾無事笑倒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閒弦子座大笑衆禮拜下座上堂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陸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祇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翻翻撅撅眞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觀音聖誕上堂五分眞香預已然光明雲起徧三千普熏三世眞如際以祝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其衆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祇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惜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間垂一句如太阿鋒鋩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聽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畢趂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鷂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孛提墮坑落壍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

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師中興寶方峨峰壽昌三刹別建菴院二十餘所不攀外援不發化主常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老年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翛然惟作具而已　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遭此老萬曆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斫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誠語諄諄末後曰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著大衆切宜珍重明春三日示微恙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讚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舉火偈令侍者舉火偈曰無始劫來祇者個今日依然又者個復將者個了那個者個那個同安樂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遂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毗火光五色頂光諸牙不壞藏於本寺方丈建塔壽七十一臘四十有奇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上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下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青原下三十五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寺湛然圓澄禪師會稽夏氏子母夢僧而娠長而大目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親沒寠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走投隱峰峰示念佛是誰三日夜有省時年二十矣及往天荒山妙峰和尚處剃髮偶聞僧論傅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義理尋往雲棲受具返即掩關寶林因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

新羅刻舟求劍元迷詣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棲領之又火浴僧回棲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出曰謝和尚掛念棲休去慈舟念禪師自北京來說法止風塗師以所悟求證呈偈相印可遂定師資之禮焉語具慈舟章萬曆甲寅開法雲門廣孝上堂雲門扇子踍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個兒子高呌大衆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消息麼若無人知山僧代通去也作哇哇聲曰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欲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衆中還有問話的麼若有出來祇要打艸驚蛇僧纔出師曰眞是一場業地捉拄杖下座上堂朔風凛凛正隆金葉落園林露本容凋盡繁柯眞實在何必殷勤問主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目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舊笑春風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鷄鳴乃曰呀金鷄上座先爲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擧拂曰者個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擧拂曰者個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上堂老儂不識元字脚强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會參合堂大衆皆笑殺者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大衆如何是者一竅良久目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乙卯住徑山上堂香已拈了佛法則不敢擧揚何也你諸人一段光明亘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屎雖然如此既爲衆兄弟所邀不可杜口略擧題目以爲影響且道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爲結制上堂耶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日爲定規新徑山者裡以五月十一日爲準的雖然遲早不同要且得旨爲準譬如行船早發遲發不同到岸同也大衆要知到岸消息麼不見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若向者裡會得自然超三世成十力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平等已直以十方微塵剎土總是一個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湼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迴不輪迴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

用心處麼有你計較處麼咄其間有個漢出來道新
長老今日請你舉揚宗乘緣何引經據論廣布葛藤
是何心耶山僧到者裏無言可對只得聊借古人行
徑以圖塞口祇如先徑山舉竹篦子曰者個不得喚
作竹篦子不得不喚作竹篦子喚作竹篦子則觸不
喚作竹篦子則背山僧效顰舉拂子曰者個不得喚
作拂子不得不喚作拂子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
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中
間有一句是山僧的有一句是諸人的有一句山僧
的即是諸人的有一句諸人的即是山僧的也有主
也有賓也有炤也有用衆中還有分辨得出的麼有
一僧拂袖出去有一僧曰請和尚下座師曰適來自
起而今自倒次住禾之東塔雲門之顯聖小參烟雨
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
教心識強安排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
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示衆天
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只是衲僧
分上用不著何也不見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初師

入京在嘉熙寺同達觀大師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愼
軒兩太史翫月次愼軒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
臥我立不得爲汝說法愼軒亟起謝過月川曰內翰
錯過了也達觀曰我下語不及此公師至杭州聞谷
慧聞等數員知識及諸護法縉紳各命持束迎師慧
聞束內曰今日大衆欲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
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衆束一
齊扯碎正色厲聲曰者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
闕耶師至即陞堂正立慧曰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
與一掌曰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曰死漢聞谷遂
卒衆作禮師同司成陶石簣無念禪師向火次陶曰
無念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寒
遂請蕭雲浦問驚濤讓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不曾遇著一個
人蕭擬進語師曰古佛過去久矣師訪無念禪師聞
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
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
聻念休去漢月問百丈再參馬祖機緣黃蘗曰因師

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又仰山曰此是顯大機大用請問如何是大機之用師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曰如何是大機大用師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曰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曰入門便棒不名性燦曰機用則不問如何是大的道理師曰石女兒生子郎向你道曰更有問頭今世所略請和尚慈悲具答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蓋出於再參公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參之賓中主師曰擬欲買草鞋曰何處是主中賓師曰着衣喫飯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舌頭短三寸曰主中主從那裏得來師曰常年不出戶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驢前馬後曰如何是驢前馬後師曰奴見婢殷勤曰如何是奴見婢殷勤師曰拖泥帶水曰如何是拖泥帶水師曰七手八脚曰七手八脚是如何師曰三十痛棒山東　德王剌血寫書請師至府殷勤修敬問道受戒師生平不爲律縛脫略儀軌遇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雜以諧謔未嘗有所揀擇所著有涅槃會疏楞嚴聽說等書所修大刹凡五治石塘建橋亭談口施食凡可利濟有情無不從事天啓六年臘月於顯聖寺作付囑語四日至天華上堂明智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復爲衆語至夜分丑時右脇示寂門人奉全身塔于顯聖寺南鉢盂山之陰住世六十六臘三十八

少室道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保定滿城劉氏子始落髮于普濟偶閱傳燈錄至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廓然省悟遂謁無言禪師久而徹證言付以偈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同參壽匿燕墅會言示滅登封令金臺劉君請主少室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廬州舒城沙氏子生而白衣重包葷血酒漿不入於口十六遊金陵聽講法華喟然嘆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禮五臺靜菴通和尚薙髮尤修空觀五年次參壽昌於峨峰

機語不契入閩白雲峰看藏身沒蹤跡話一日閱趙州有佛處不得住因緣有省再謁昌於寶方昌問嶺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呵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曰先所論皆是到者裏因甚不是昌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尋居一室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曰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蕋綻枯枝桃花開九月矚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昌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師曰也不消得別居宗乘堂又年半一日登廁覩登樹人大悟趨寶方入門便拜昌曰子近日如何師曰有個活路只是不許人知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問婆子具甚麼手眼便燒菴趁僧去師曰黃金增色爾又學僧問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作頌師援筆立就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笑曰子今日方信吾不爾欺也師問向後還有事也無昌曰老僧只知二時粥飯亦不知有向後事師曰豈無方便昌曰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萬曆三十年住博山時年二十八歲次主閩之董巖大仰鼓山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爲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韜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博出今日信手拈來分明舉似使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如赤珠寶鏡照萬象以無私若玉鎖金匙啓千門而洞達適出甑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花推倒大好之山吸盡西江之水倒跨玄沙之虎生擒雪嶺之蛇漏網喜三聖金鱗抓彩慶新羅俊鶻如此奇特誰不丈夫自貴荷擔誠難委絹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分得不從禪定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暗裏休心將自己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蟲喫衣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顧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個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大師曰直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諸昆仲須就明

中取則莫於暗裏偸光向花柳街前邉得九衢春色於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斷隨緣自在諸昆仲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曰祇有一雙窮相手不會輕攜等閑人僧問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山環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問如何是功師曰三人同一春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力士昇杖鼓曰如何是功功師曰胡孫上露柱曰不得鼓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曰高低雲遶樹曰謝師答話去也師曰遠近鳥銜花問和尚年多少師曰類添花甲子數到刧雲初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曰恁麼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師自舒城歸首座問適聞和尚道非但寫出鄉曲之情亦乃描盡故鄉光景只恐大有人不肯和尚道者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曰未知桑梓事門外打之遶曰恁麼則大千沙界皆親友萬象森羅是故鄉師曰空中書梵字不與衆文齊曰祇如還鄉一句作麼生師曰翡翠簾前天欲曉浴龍池畔燕飛來曰某甲則不然近日鄱湖春水滿古帆風便過千

則當備見

濟師曰打出去曰打則任打棒折後如何師曰重加棒衆曰起動和尚崇禎二年魏國徐弘基暨南都縉紳請主天界座下聽者數萬人上堂卓拄杖曰諸昆仲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則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仭壁立千層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代傳衣五宗競出還無礙輪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潙山大師敲唱同時暗機圓合傾湫以辦超方撼茶而彰妙用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眄猶遲如流雲翔鶴湛水晴空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驅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便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者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盌月炤金沙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蔭循規蹈短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

下議不

心之法學人欲明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云佛語心爲宗諸昆仲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去又云無門爲法門諸昆仲大地沒遮欄要行行不去要住住不得且道向甚麼處出氣諸昆仲鳥鳴雲樹聲聲喚遊子歸家魚躍烟波色色翻誌公陳象旋復空中梵字刮開眼底重瞳且道向甚麼處認取自家心地卓柱杖曰鼻根浮面上更不用躊躇珍重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苔蘚滑仍將佛法間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下立淸如洗三個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師機深智廣潛興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彩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捫摸所以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個落處始得諸昆仲靑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銷錦帳露浥芙蓉發淸嘯於深閨吐徵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曰分明一段風流事不與諸人較短長僧問如何是不斷聲色墮師曰斷橋分野水曰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重淸世界例騎玉象趂麒麟崇禎三年秋一日示寂闔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壽五十六

建寧府東苑慧臺元鏡禪師郡之建陽馮氏子生而穎拔有英俠氣二十八歲詣虎嘯巖祝髮深究楞嚴知見無見之旨稍有入處遂謁壽昌於寶方昌呵爲墮大翰坑指令看透五燈會元及閱維摩圓覺自有出身之路師乃晝夜參尋一日看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大徹復於行解不相應處忽起諸礙因閱圓覺經隨順覺性章乃一切疑情永拔矣竟往壽昌師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尚印證昌曰但言此事此事何憑師彈指昌曰猶可疑在師曰更疑個甚麼禮拜而出呈偈

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撲策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關捩禪昌看畢曰識得破果然不值錢且去明日昌又問昨日公案尚未銷繳師曰請和尚再舉看昌曰你且道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師曰和尚莫作怪昌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子始不受人牢籠也因囑曰子從此直去深隱自有機緣成就你若强出為人便可惜也師曰謹遵嚴命即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慎逢人唯勘印其心不依軌範通消息祇驗生機是志眞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去就有誠明天然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復曰向後逢人當依此旨師禮退萬曆四十三年博山開法大仰師特訪之山問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甚麼處所山不對師掉首而出山乃曰可惜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山即日上堂師將出衆山即呼曰慧臺誰敢你慧臺師出震威一喝衆愕然山曰取棒來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山曰你只學得一個走師不顧後住書林東苑秦昌啟元開法一枝菴上堂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尋歸隱武夷搆室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問有衲子撥草參求者師喝曰你只禿斯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策杖絕險處蹲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僧望崖而退崇禎三年忽疾作師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疏師大嘯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蛻去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六塔於所指之石巖下

壽昌聞然元謐禪師南昌王氏子初依壽昌於峨峰看父母未生前面目一日因推磨失手撞磨盤忽爾有省呈偈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和尚問我本來面巾珍彬眞欣隣仁昌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是如何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昌曰今日且放過夜坐菜園偶聞蝦蟆聲當下身世如虛空實無一法可喻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着眼自歌自唱哩嗹花他日呈臨

濟參黃檗頌曰問處其中的婆心絕跡椎拖贓叫屈漢的的在何居昌頷之師卽問曰臨三喝三脚驢兒弄跡行杖林山下竹筋鞭請和尚道一句昌曰汝道一句看師曰道也不難只恐泄破無用處昌曰須有轉身吐氣始得昌復問如何是佛師掩耳而出師坐禪次昌巡堂問曰在此作甚麼師不對昌曰啞乎師亦不對昌曰眞個那師下禪床曰和尚也不可向體中覓骨昌曰畢竟作麼生師曰鍬柄杓杷昌曰三十棒且放過一日告昌曰某甲根基最劣幸值和尚得出苦海猶恐夙習難以屏除昨對護法前祝願曰某此生福輕慧淺不敢妄生節目使我終身居於學地生生不離知識具足福智報佛師恩是所願也昌曰子深知其源欲興利濟若非兩足雖悟莫能爲也自爾二十餘年潛行密用如愚若魯因黃端伯匡廬有省常以偈頌酬和輙藏之篋中一日覺浪禪師令侍者竊出浪曰今日捉獲師伯贓物了矣師曰賊譽浪曰洞上者枝花影子自有人承當在足現雙趺頌曰伸不伸縮不縮亦非驢頭幷馬脚設有人道似冬瓜拖頭笑倒空王閣笑倒且置的的當當一句作麼生道彈指一下曰確

◆折疑打

福州鼓山永覺元賢禪師建寧建陽蔡氏子幼習儒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剎偶聞僧唱曰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得一歡喜急請經閱之茫然後參壽昌於董巖呈南泉斬猫頌昌曰此事不可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須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身雖巳在靑霄外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因勉看雲門乾屎橛至四十歲棄家往壽昌落髮一日遇昌田中歸逆問曰如何是淸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拂衣便行師入方丈禮拜不及啓口昌連折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作禮而退次年昌遷化入博山進戒還閩住靜舟次延津聞僧誦曰諸佛眷欵俱共彈指乃徹見壽昌用處有偈曰金雞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崇禎七年住鼓山示衆一陽來復諸陽積而成乾一陰初姤諸陰積而成坤動靜如環無端造化由茲闔闢祇如大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大衆作麼生會先儒曰動見天地之心或曰靜見天地之心或曰動靜見天地之心或曰非動非靜見天地之心諸人試道看四語那一語較親今日鼓山未免爲諸人註破去以拂子擊案左曰動見天地之心擊案右曰靜見天地之心擊案中曰動靜之間見天地之心收拂子曰非靜非動見天地之心驀拈拂子曰還見麼喝一喝莫道鼓山習氣重今日猶向人前誦易經好次主泉州之開元杭之眞寂僧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眞人却來和尚處乞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峰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指南明徹禪師金華永康應氏子宿稟靈機幼歲厭俗嘗欲出家父母留難年二十二逃至崇德禮古阜禪師爲師始得從願示以萬法歸一話日夜參叩竟無所入向佛前自勵立誓兩斷其指走雙徑天台遍叩名宿嘗依聞谷無擇諸師遊漸有所入而終是礙膺後過常州依幻有禪師數月疑情愈覺綿密發狂者一月死而復甦者三次雖蒙幻公開示意不能自安後參雲門於梅墅師以平日所做工夫逐一吐露門知其所詣眞實但未有人明示安樂法門甚憫之直指心要其時豁然透脫疑慮氷消門詰之曰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曰卽汝便是其僧禮拜倘有問汝作麼生答師曰但向他道淸風度廊下門曰未在更道師曰叫某道個甚麼卽得門心肯之後付以偈曰心是本來心法亦無他法心法祇如是源源不可絕時萬曆四十年壬子重陽前一日也一日同麥浪禪師侍次門召師曰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否師曰蒼天蒼天門召浪曰汝能療之否浪曰譫語作麼門曰不如者個不識字的後住靜苕溪偶至土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何如師震威一喝而逝

麥浪明懷禪師越之山陰王氏子五歲入天王寺出家十七往雲棲受戒遍遊講肆聞禪宗有奇特處未能無疑遂參雲門門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不契求示旨門曰汝向後但看個見不及處殷勤參叩無有入

處一日見雲棲擧海底泥牛話問衆門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師於此有省往見門門卽席上拈一盤胡餅曰我用處不換機你喚他做甚麼師卽一掌打於地門曰適纔汝道諸佛諸祖舌頭一總瞞汝不得我拈起一盤故胡桃汝便被我瞞過了也師曰却是和被某甲瞞過了也門曰你檢點話頭看師曰胡桃只是胡桃及門主壽聖師問如何是臨七事事隨身門答云云師以手掩門口曰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門大恕曰汝探頭太過了師驚疑後入雲棲衆以書招師師卽以白紙一幅封固如東式上寫偈曰上覆雲門老古錐陳年故紙謾躊躇假饒透過三千則猶有雲棲一紙書衆罔措門卽拈來中扯一孔曰大衆證明老僧透過去也時門應徑山東塔請命師主雲門法席於三載中拈提無虛日後師至東塔値定林參次師問大德尊號定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曰某甲早已葉落歸根了也師曰未在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赤條條定曰大德尊號師曰麥浪定曰無風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於定面上輕搖一扇定曰某甲怕風師曰無風時遍界定林一扇處戽面塵埃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定曰未在師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爲人則龜生門曰雖然麥浪善行劍刃上事若無後語二人都成布袋裏老鴉何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於前壽聖之疑從此豁然頓釋命師爲第一座時嫌山虎席請師主之後過雲門付以偈曰如是之法宗說兼備汝今得之其善保芘又曰能如是行到如來地示衆洛陽牛犢食禾頭荊益田疇滅半收舜若多神枵腹死江河淮濟淚長流大衆委悉去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檢點得七穿八穴猶是隔靴抓癢其或未然一任鑽象打瓦

杭州佛日石雨明方禪師嘉興嘉善陳氏子禱定光古佛而生年二十二禮杭之南高峰西築宗禪師爲師一日念佛眞切忽擲魚子大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參雲門於石佛呈所得門曰此信心眞切塵勞暫息耳復寓承天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

有文殊是文殊者便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同參扭住曰道道師滿口遏抑不能加答時門住東塔又如請益次謁博山愁山諸尊復宿同顯聖打七門上堂曰放下着忽覺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着棋某甲粗知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惟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項却褲門笑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拾得鼻孔失却口莫於萬丈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沉走時天啓三年佛成道日也旋謁黃檗養靜鷄兒山下南入香栢作活埋計辛未冬象田堅請不得已而起崇禎五年出住越之天華次雲門再遷杭之實壽閩之長慶雪峰汀之靈山建之普明靈峰復回實壽再住天華中興龍門甲申冬住東塔晚住佛日上堂坐斷十方山僧自肯密移一步分付諸人還會麼補出蒲團秋月現列開五位照人難遊鼓山上堂

●復宿疑倒

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甚麼作聲喚甚麼作響還有道理商量麼若有安得有今日事若無安得有今日事且道如何是今日事莫是拈搥豎拂要接續晏國卸聖箭麼岀別峰高滄海近片帆早已透錢塘莫是語言三昧要起博山遺香麼遊人不坐忘歸石水盡山窮總是愁莫是爲張道人因齋助薦麼昨夜面然親口說鬼王早已自知羞恁麼則總不干今日事也雖然要會今日事也不難大家汲鼓山水烹鼓山茶吹鼓山笛喝鼓山歌興鼓山叢林作鼓山佛事只不要打鼓山鼓何故灘恐落在今日故上堂道無可道孔子無知達磨不識一個陸地行舟一個水中走馬一個當道栽荊棘普明者裏則不然以一言三石馬騣千山會三歸一泥牛奔大澤到者裏得之卽失失之卽得得失分明天地懸隔不懸隔儒冠道履釋袈裟一擔擔來當面擲廻四顧大衆曰向甚麼處去也一僧曰好個消息師曰只是難委悉逕湛和尚入徑山祖堂上堂拈鏡花捉水月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吹龜毛擲兎角兒孫不了還及祖禰到者裏撮土爲香

●卸字疑誤

恩仇莫辯揚歌當哭慶弔難明須是披雙徑圓雙目列五峰開五位的方能斟酌設或大人峰無大人相宴坐峰只圖晏坐那肯管鵬搏峰展翅不展翅此事且置祇如有僧問國一祖師如何是道答曰山上有鯉魚海底起蓬塵且道是答他話還是別行一路還是格外提撕還是直指人心還是無意味語此等見解盡屬知解宗徒畢竟如何理會若理會得方不負我徑山法兄救時救弊一番苦心如或未然裂開片石成三位賓主何妨分不分喝一喝下座杭州司理黃端伯參問曰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尙隔程公與師坐次論物不遷旨師遂拈核桃從卓東過西曰東已無此西已有此何名不遷公曰大師見有核桃那師曰不見核桃將何立論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我見有核桃但不見全核桃耳公踴躍師在報國院與石車和尙同座分問車曰往天童還到雲門否車曰且看公曰兩大師不放過時如何車曰與他一頓棒師曰居士還甘麼公曰天意和尙在背後師曰元來不甘

公又問車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驟便死公顧師曰和尙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則君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滯南不曾帶得來曰爲甚麼不曾帶得來師曰也虧你一日師爲監院祝壽上堂侍者問七九六十三且止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即不得曰恁麼則不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顯請借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喪我兒孫者作女人拜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僧問學人在門外來請師向門裏接師曰老僧不在門裏曰爲甚麼不在門裏師曰不接客曰也是和尙慈悲問古人道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請問和尙爲什麼不出門亦是草師曰喚什麼作門曰恁麼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是草裏漢也師曰說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請出來與老僧相見看曰相逢不拈出且道是具眼不是具眼師曰直饒舉意便知有的亦未許他具眼在曰畢竟是什麼人纔許他具

眼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因褒端白和尚像次僧問和尚終日上堂爲什麽弁山和尚口掛壁上師曰恰如曰祗如弟全歸兄一句作麽生道師曰更須歸父曰歸後又如何歸曰同時不識祖師天性仁慈容止修雅應機接物循循善誘行道十有九年屢遷名剎去留信緣毫無留碍是冬結制宿衲響臻師有厭世意乃擇開春三日解制衆驚訝詰師歷坐道場凡結冬俱於正月廿九日解因師以是日誕辰諸禪德必申慶祝而後去也衆白師請如舊例師不許三之日解制上堂人人藤斗笠個個水雲包出門踏着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個囘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甚麽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山曰無巖曰早晚却回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祗因洞山是個得的便道個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謹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者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卽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出門便是草又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便見學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鷄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麽七人不道參至晚復陞座示衆誠語諄諄作末後分付次日辭衆初六柱首座問曰和尚幾時囘師曰初八九日便囘初六日至寶壽囑付事宜初七日上龍門是日山風甚厲師有寒色遂泄瀉示疾至晚付託後事屆旦命具湯沐浴謂侍者曰扶老僧起來師端坐不語門弟子環侍察師有去意亟問曰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甚麽分付時諸檀護來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時八之日申時也停龕九日容貌如生塔於龍門悟空寺案山金龜巖下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五

紹興府化山三宜明盂禪師杭州仁和丁氏子出家眞寂院參雲門因結同志者十人在堂打七有省一日同佛日入室門踞座問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

句師曰問取典座門葛之復問趙州道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呈偈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遂與佛日同承印記時天啓三年佛成道日也崇禎癸未年主顯聖上堂若論第一義花擘了也向山僧未病已前薦取早已落七落八況在文字語言白雲萬里除此二途君子可八萬不得已借路經過聊塞一時之責驀竪拳曰者是老和尚一生用不盡底餿殘盂上座貴買賤賣不妨奇特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南贍部州普請北俱盧洲打鼓七金山下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聳身起舞須彌山頂帝釋天主高聲唱道汝等佛子各各本有靈明妙智與刹等世界等諸佛等菩薩羅漢賢聖僧等衆生等神通等妙用等說法等壽量等相好等光明功德等拂一拂云者一落索向甚麼處去也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祈雨上堂拈拄杖曰震法雷兮鳴法鼓山門頭彌勒開眉布慈雲兮灑甘露墻尖上商竿起舞四海龍王腦門裂三十三天呌寃苦雲鎖趙州關雨打雲門普拈起一毫端塵利無焦土於此作佛法商量笑諸君從頭葬園所以者一著子大似龍王行雨不從龍王身出不從心出不自雲生亦非空有以不思議力時行雨事成熟穀稼繁長草木大衆既不從身心中出且道雨自何來卓拄杖曰赫連皇甫僧問帶水拖泥即不問如何是向上金提句師曰從來有事不讓人曰祇如雲門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莫要打濕老僧拂子僧禮拜曰一點周沙界萬木盡沾恩師曰看取下椅頭師誕日建五百羅漢堂上堂漢聲浩浩松風市市雲端裏見出金碧交輝五百尊大阿羅漢堂一半男菩薩一半女菩薩各各相好莊嚴坐享太平之福爲天人師法壽量與柏樹子同庚且道渠年多少瀟數珠一百八山僧恁麼告報拄杖子不覺失笑道盂上座我道你薄彭祖而卑陳摶等虛空而並華嶽元來只是凡夫常筭殊不可以爲法拄杖子我且問你年多少乃擊案擲下曰問取從地涌出諸大菩薩送湛和尚入徑山祖堂上堂未有此山先有其人未

有此位先有其道是其人則山道兩忘契乎道則人位雙泯然後可以坐斷十方凌爍古今諸佛到者裏不敢正坐祖師祇可傍居若萬仞懸崖相似既不許你攀仰況遊歷乎萬不得已說有個絕頂句子如凌霄峰只可從偏徑而入有般漢纔到得半山亭便恁麼去更不知有向上一路在審如是則何處見有空中樓閣幻化樓臺森團翠繞松杉古寺規月爲池碣石成川所幸有徑山法兄公天下無我之心定古今不易之論越阡度陌互爲賓主左手提綱右手張目向高高山頂打個漫天網子盡大地魚龍蝦蟹無地藏竄山僧恁麼道有個漢出衆高聲曰祇如龍門頭聖又作麼生大衆雲幞幞水滔滔只見樹老不見天高就是顧虎頭吳道子王右丞李龍眠有筆難描師以手招曰大衆大衆飯後閒行何處不凌霄喝一喝下座

紹興府東山幽密明瀖禪師會稽王氏子生而雄偉力能仆牯家貧未嘗讀書然日誦金剛經不由師訓似解其理謁貞白珊和尚於大慈決志力參殆忘寢食偶往德清探友舟中聞鑼聲豁然有省偈曰鑼震空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啣月走木馬報新春時年二十七猶羈俗也次年父兄逼以親迎潛往開元薙髮服勤於貞白者數載性相二宗咸領微旨嗣參雲門恍有宿契師呈聞鑼因緣門曰汝夙有善根故得踏觀音入道命充維那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因此全身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著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門住其幽玄綿密付以偈曰鑼鳴與鼓響觀音塞耳門眞得圓通意騎月上崑崙蓋天啓三年佛成道後之吉日也師自是晦迹東山一日抵金陵適博山開法天界師謁之山與論物不遷旨徵辨竟日了無罣礙山曰江南佛法洵自有人既而東山國慶寺延師爲中興第一代崇禎九年冬御史祁彪佳請開法于彌陀寺解制後即令諸弘護請住顯聖仍歸隱東山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且道今日事出奇逢緣成偶作還是心生法生心法雙忘良久曰紅葉舞空難辨數白雲迷嶂昧高低上堂達磨九載面壁言

滿天下釋迦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著一字與麼看來多不在添少不在減是以東山數欲踢翻二老窠臼也不刻華文也不書梵字從來是個無文印子尋嘗逢逆則譏呵怒罵遇順則四海春風現前兄弟會言個老子面皮少黃黑在且道今日與麼提持還是添多還是減少倘有兄弟緇素得出許他具一隻眼緇素不出亦許具一隻眼恁麼批判古非特現前甘伏要且賞罰分明弔先弁山上堂朔風初剪翠諸實斯存小陽重吐萼眞機獨露現前兄弟須別轉關棙始得不隨四序變現八荒直教七十二候候候趓時及節三百餘度度度合轍隨宜果能如是則先弁山滅本無滅如杲日麗乎長空新弁山生亦無生似膠青恒存色裏此時此際不特東山老子無處弔古慶今要且現前倩誰圓案結座靠拄杖曰今時逸韻多華藻且染髭鬚學後生小參洞山云秋初夏末各各向東去西去直須萬里無寸草處去有曰出門便是草有曰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洞山老祖與二尊宿忘却自家四大五臟盡力提持恐人入草今日東山

解制臘節初臨春氣未至正値燒痕滿界衆兄弟直須向乾茅叢裏信手拈來寸寸瓊枝縷縷玉葉不妨和身臥在荊棘林中累地輥他十七八輥起來通身棘刺非但佛祖難親饒他舜若多神擬著則鮮血淋漓縱使臘月三十索債盈門難以近傍東山如是告報大似出客顚狂自露通身醜惡雖然也不得錯舉僧問如何是向師曰不打者鼓笛曰如何是奉師曰一向不恁麼曰如何是功師曰喫飯穿衣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山僧闍黎相對面曰如何是功功師曰打殺闍黎遺累老僧崇禎十五年夏示微疾儼然而化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四塔於顯聖之南山

紹興府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弱齡時事親至孝因父病危嘗割股救之年二十二出家便參念佛是誰謁雲門聞門拈提宗教屢有發明次年聞僧舉北斗南看話疑情頓發一日在殿經行次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門付以偈曰孝爲致道之先孰能於此兩兼時中護念如

是諸佛慧命可全時天啓四年也出住上虞之書雪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窻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佛日問堪與佛祖爲師佛祖又學個甚麼師曰佛祖嚮日曰與佛祖爲師嚮師曰王山谷後園種菜日曰不問佛不問祖不管你佛不管你祖速道速道師曰東村桃樹西隴梅花示寂月象田現禪師問古人云病有不病者如何是不病者師默然田曰恁麼便是那師曰三十棒領出自打田曰臨歿稍頭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田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田曰會後又如何師曰南山雲北山雨時未有繼嗣乃以如意法衣法卷寄佛日爲求法器偈曰香柏支分秀臨搽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爲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南昌府百丈瑞白明雪禪師桐城楊氏子從九華棄龍菴薙落往雲棲受具參雲門於壽聖門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毗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一日門舉斬猫話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門曰一語下徐州會從橋上過門曰溪水潺潺汝等道看師曰數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而頷之越六日聞鐘聲大徹遍謁博山黃檗諸尊宿歸省雲門爲第二座門上堂師問石傘峰頭郎不問萬竹林中事若何門曰三莖四莖斜師曰祇如石傘峰頭又作麼生門曰七莖八莖曲師曰萬竹林中與石傘峰頭是同是別門曰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門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門曰七莖八莖曲三莖四莖斜師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門曰不落正偏你作麼生道師便問訊歸位參天童悟禪師於金粟値驀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童便打師接住拄杖曰波浪滔千尋時如何童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童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童微笑而歸留師爲第一座天啓六年秋復歸雲門遂承印記追門遷化請師繼席未幾移錫湖之弁山次延慶載山白雀台之護國上堂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茅普光殿建於日前宇宙高人出出入入

乾坤道者往往來來性海悟於剎那行門成於頃爾烟霞散彩日月舒光正恁麼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檀越助無爲解制示衆月鈎雲餌整常拋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鈎去收捲絲綸喜氣高大衆且道收綸捲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條橫串花籃裏街坊高叫賣新鮮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時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鯊爭出頭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雲門先和尚九週年上堂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曰丁卯年臘月一週年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却有九週年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不妨又去世九週年且作麼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柄爲汝舉揚正偏五位以報先師恩德遂喝一喝曰病柄未出法堂原無此一喝既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即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即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妙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偏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即玄要妙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即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乾坤句即此一喝凡聖掃除絕彼知解謂之截斷衆流句即此一喝問事答事問理答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潙仰宗論之即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即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即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即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論即此一喝無量妙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即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即此一喝直示一眞法界謂之總即此一喝有照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個自已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唯一喝如然至於一棒一拂一句

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復喝一喝曰且道此一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簡點得出則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獨禮三拜先師爲汝說破後住贛州之崆峒　建安王欽師道望請住百丈師入院整清規時復荷鋤與作務人俱人謂大智再來也崇禎辛巳三月十九遲明起浴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迎全身塔於弁山龍華寺之北即所筮也

雁田柳湞居士山陰人也參雲門門示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之語一日問趙州狗子因緣謂復實有佛性也無門曰是甚麼因緣士纔曰趙州門起步歸方丈士隨後入曰適來不是湞幾蹉過老師又以日用不得力請益門曰但舉個是甚麼舉來舉去忽地放心始得安樂他日問世尊上堂意旨爲復是陞座處爲復是白槌處門應聲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門曰還要第二頓那士再舉張天覺頌本因緣門曰如何是頌本士舉頌門應聲一喝曰喚作頌本得麼一日有省呈偈曰是甚麼是甚麼對著家親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遇白牛車門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處是勘破處士曰壁外蓋茅屋門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門曰不信道

葉壽茂居士南昌人始爲大會從雲門參禪有省一日茶次士出問昨日徧衆解制了特來謝和尚門合掌曰恭喜恭喜士曰和尚不得謗某甲門曰如何是解制的道理士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門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再道一句來士曰請和尚且喫茶門曰不是不是士曰大衆散去遂和聲歸衆門乃笑後以母老歸養遂蓄髮焉徑山盛禪師寓上藍開法士過訪山問曰當年雲門得力句還記麼士曰總是不唧𠺕山曰如今又作麼生士曰拖泥帶水山曰太煞切也士曰作家山微笑

博山來禪師法嗣

廣信府瀛山雪關智誾禪師本郡上饒傅氏子八歲辭寡母依景德傳公出家傳矜師體羸教以頂禮觀

音大士忽夢手摩其頂肢骨漸强泛覽羣書奭然意解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參博山默究船子藏身公案偶見槽厰拽磨忽然磨鼻拽脫遂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破也無妨山曰子可參得禪也吾助汝喜示偈有未及朝天子回機却有妨之句因矢志久依服役無違一日侍次山指衲衣謂師曰此是壽昌老漢底我曾以一偈博得子能似我我當不惜師曰莫是師翁睡著被和尚竊來山笑曰汝試竊看師援筆立成五頌山閱罷置案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把你不住我者裏未肯點頭在師曰何謂也山曰汝偈皆佳但患風骨太露須知宗門語句如滿口含氷不曾道出水字復曰汝根利當鈍汝利使死却全心始得師拜受即閉關六載關中置大鏡一面日對跏趺纔覺業識心起無明發現使指鏡中人唾罵既久收放自由作雪關歌山見之擊節稱善乃爲師開關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氷今日幸親無逢塔掣開關鎖萬千層命師秉拂晩率衆入室山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鑒炤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一日受瀛山請山乃堅留師因問把住時如何山曰放開一綿師曰放開時如何山曰把住不容行師曰如何是放行中把住山曰闍黎看脚下師曰如何是把住中放行山曰拂子在我手裏師曰大善知識也要讓人出得羅籠入得羅籠山曰爭奈老僧何師曰博山鉢袋子請付當家兒願放還山去逍遙得自如山曰從來不見有眞血脈師曰春風解凍洞水逆流且道是血脈不是血脈山曰此是浴龍池未解曹溪意師曰衝霄須彩鳳透網是金鱗山曰闍梨猶在網裏師曰網破也久矣山曰前途猶有絆脚索在師曰太多生山曰大似敗陣將軍師曰元爲把關老漢小參釋迦老子解揑怪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不曾生無生可說釋迦老子會裝巧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不曾滅無滅可說與麼道釋迦老子金身墮在生滅之中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之外且道跳出底是墮落底是不見古德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

我不行不是與人雜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諸禪德向者裏緇素得出便知得跳出中不妨墮落墮落處不妨跳出搊住釋迦老子鼻孔一任轉身吐氣務破破院道人面門豈礙簇錦攢花何以故無生酒是末聲色本非生不因荷葉動那識有魚行其或未然三十年後莫道破院道人對你諸人說夢上堂溈山大師道欲識佛法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今夜是除夕明旦是元朝時節已至作麼生是自彰之理闍上座二十年前如個木偶相似寒不知寒熱不知熱桃符換不管春來爆竹響那知臘盡恁麼過日子渾身不沾俗氣雖則如癡似懵要且世法瞞我一點不得二十年後依然業識從頭寒即知寒熱即知熱迎新歲也貼門神送殘冬還燒榾柮如此過日子到也有些快活雖則隨波逐浪要且佛法瞞我一點不得諸禪德山僧跛跛挈挈只與麼過時光如今說知也得說不知也得說知不知總得何故不萌枝上從來暗辨春秋無影峰前幾番明占氣候別古今定是非勘邪正自有一雙緇素眼在祇如

子疑于

年更歲換臘去春來在諸人分上還是知耶不知耶若道知未免順俗違眞不子佛法邊事喚作毛道凡夫謾道花枝偏有色空勞鶯語為誰嬌若道不知又是順眞違俗不了世法邊事坐在淨白窠臼裏只為氷堅難躍鯉却緣水淺不藏龍去此違順二途畢竟作麼生說個眞俗雙彰底道理還會麼鶻臭布衫都脫却穿婆帔子拜婆年次主博山閩之鼓山杭之虎跑僧問如何是寶鏡三昧師曰不炤閒光影還他舊面皮問如何是不借借師曰背手摸著枕逢人轉送伊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曰一雙撲地恁孤飛曰如何是金針師曰從來不度問倩女離魂事若何師曰月淡花移影曰未審他是業識是意生師曰風搖水作波曰畢竟是一個是兩個師曰形影不須彰便脫狐窠臼曰脫却後如何師曰急急如律令尋移妙行經營歲餘莊嚴佛事獨冠東南師曰吾今可以謝除彌陀矣丁丑冬抵瀛山病體尫羸摯心洶洶閩然禪師問曰和尚安否師彈指一聲閩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且道我生耶

生緣出

死耶遂微笑而逝坐三十七夏享年五十三迎歸博山建塔蓮花峰之西原

開府集生余大成居士參博山於法堂中驀頭覿對聯至密移一步話有省後與博山書曰自參和尚後覺向來胸臆雜毒被少分醍醐洗發頓盡歸來筆硯付之祖龍書籍付之沌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生斷十方密移一步纔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且喜歸原有路中間自信得力處是去參解組而歸於涑舟中結八十日不語之期所謂佛也沒奈何艮然艮然若問某甲見個甚麼纔開口便自肉麻了也一日與同參爭一公案互不肯士乃曰我最喜長慶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同參曰此個公案曾被和尚改了也他道惟人不肯乃方親士聞之吐香雪關禪師問閉門作活爲何事士曰出賣轆轢鑽問補網張風成何用士曰添個黑撈波問八卦正位如何排士曰切忌當頭問路逢猛虎如何避師曰一任跨跳問一條直路如何入士曰巍巍堂堂問斜街曲巷如何通士曰婆婆和和問中心樹子如何斫士曰啞父空爭樽俎計問關津把斷如何過士曰蘇卿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透頂人士曰脚跟點地問如何是透底人士曰鼻孔撩天

東苑鏡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覺浪道盛禪師建寧浦城張氏子十九歲見大父歸寂自疑曰者一點靈明向甚麼處去一日聞猫叫有省遂往瑞巖剃落隨師住夢筆山誓死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參博山於董巖受具是冬謁東苑苑問子在董巖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巽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曰壞有曰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打節過參苑細究其生平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師恣意披其所見苑感嘆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技慧命屬子流布去也遂付以偈曰道盛纍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師拜受明日隨苑禮壽昌及見昌勘問之次昌笑奇

之問曰子在何處與東苑相見師曰不在別處昌曰
在那裏師曰和尚眼深昌良久師珍重而出明日又
問東苑會與子說甚麼師曰曾被他瞞了一上昌曰
作麼生被他瞞師曰者老漢又恁麼去也昌笑曰子
作怪那師曰是和尚自致得因復問昌曰聞東苑當
時答和尚一語如何滿口便許可他若是某甲決不
輕易放過昌曰祇如他道和尚莫作怪在你當作麼
生師纔開口被昌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昌曰且喜有人契掌在自是與昌多有詰問機緣昌
特深喜而密囑之曰尚慎哉正先聖所謂得此法者
命如懸絲也昌乃示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
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崇
禎八年秋會冢宰李長庚請寶筏開堂值寇亂辭往
壽昌掃塔聞然禪師請主其席明秋主福船又明秋
主圓通上堂黃端伯居士問法雷震地佛日昇天萬
象森羅呵呵大笑斬新慶讚一句作麼生師曰拾得
驪珠光透脫相將携手上高峰曰旻古佛再來也便
禮拜師乃畫一圓相曰會麼靈山花發親示別傳少

室雪寒全提正令坐斷十方無間石筍橫空洞明一
道無殊泥牛出海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獨許三十
三人入虎穴由來此事奇特非常數百年來紹續不
易今日壽昌杖人特登匡嶽入圓通禪院已全身披
露與十方塵剎諸沒巴鼻老古錐及一切黧奴白牯
覿面相見了也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天開
瑞色光河嶽萬國謳歌賀太平珍重上堂偶向江頭
採白蘋閑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
錢卜遠人既對衆不敢明說則是心上底人既是心
上底人即鬼神有所不知何更向外卜慶乎噫無限
相思空自委尋常觸著最難禁珍重師往麻城道經
蘄州　荊王請於內庭爲　世子宮眷授記說法庚
辰夏應泰定席　建安王請上藍開法　王問法王
與國王還有同別也無師曰在法爲法王中尊在國
爲國王中尊　王曰即國王必須以法爲尊師曰
殿下一賓兩彩也　王問永寧古刹馬祖道場今朝
大師陞座人天瞻仰設何權巧方便接引師曰今幸
殿下親自證明日鳴鐘擊鼓說法已竟大師莫是重

下註脚麼師曰　殿下已向聲前具得者隻眼麼曰臨濟一喝有賓有主賓主且置如何是一喝師曰也須當機承領始得曰千聖籠罩不住的萬魔窺伺不得的還有壞時也無師曰且喜話頭猶在曰玄沙要一擔無底桶子不知要他作麼師曰縱有者擔子祇恐玄沙無安置處曰有拄杖子又與個拄杖子未審還與個甚麼師曰圓通者個如意從來無人疑著王大喜曰不特江西從此立宗風將令震旦從此開佛國去也及入閩主鼓山黃巖諸處後歸圓通値寇破武昌因到金陵衆宰官延於靈谷祖堂結制千秋節上堂以如意畫圓相曰會麼逈日輪而叶夢夜半正明衆象羅以投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纔生卽指顧稱尊正位青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尊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支遠茂紹天地祖宗之慧命啓朝廷社稷之光輝今當　皇太子睿誕之辰且作麼生舉揚慶讚永祝千秋同日月常瞻萬壽等乾坤甲申中秋到西湖値吳江諸護法會餘杭鄒明府請主徑山上堂舉妙喜禪師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師曰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老漢剜了眼睛鼻孔將個無位眞人推下萬丈深坑至今求出頭不得徑山別出隻手救拔他去且作麼生救拔他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眞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直教他劍刃上行火燄裏走入生死流關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子頭上續佛慧命去會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供奉八十一代住持湛然澄禪師木主入祖堂師以如意畫一圓相曰會麼古祖堂中曾無異旨諸宗社內已有同風位次不用安排前後天然恰好相看別起雙眉笑徧界華敷劫外春珍重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下

音釋

鬲 郞狄切　坼 知格切分開也　贇 卑民切美好貌　俶 式竹切作也書俶擾天紀　夏溽

而六切慼熟　妲丹入聲也　拌鋪官切棄也俗作拚非　剸為剸切剸割　墅承與切村也　趠尺約切行貌　埂古杏切邊封　謦棄挺切謦欬之聲輕曰謦重曰欬　姤居後切遇也邂逅相遇也　譫之廉切言言也　戽荒故切中抒水器　珊師姦切　戴側入切　夾施隻切　劈鄰溪切也　榾柮上古忽切下當沒切榾柮短木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二上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六世

黃龍忠禪師法嗣

袁州慈化寺普菴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生而祥光燭天蓮產道周長師壽隆賢公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日循行何益於道謁牧菴於溈山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使隸講主慈化寺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劉長者請住慈化上堂三界唯心唯佛解萬法唯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體阿彌祇者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即是如今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真著色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真經敢問說人真經作麼生說良久曰今古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師自是廣津梁崇塔廣弭災捍患天動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殊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濟書畢跏趺而逝

說疑誤

虔疑處

南嶽下十七世

東林顗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

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閟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撿點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育王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妙峰之善禪師湖州劉氏子十三祝髮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於鄮山以風幡語有省鋒機印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遂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初住慧因晚住靈隱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曰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曰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示衆汾陽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錯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妙峰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將示寂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臨安府淨慈北澗居簡禪師潼川龍氏子依邑之廣福院得度參別峰塗毒沉默自究一日閱卍菴語有省再參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者十五年走江西訪仲溫於羅湖與師議論大奇之遂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篦付之師冥為久之出世台之報恩晚遷淨慈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後來保寧勇和尚曰非但二人提不

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北𥵧致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舉趙州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搊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於紙尾復書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乇期假寐而逝

臨安府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者個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個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題郁山主像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珍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性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瞶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虗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

◆來麗本

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剗斷且道畢竟如何是●來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上方朴翁銛禪師讚達磨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贏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般折葦淚頭何似問頭危

慶元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曰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遂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唧𠺕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慶元府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學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撿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

臨安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閩清黃氏子世爲士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從山堂

淳禪師祝髮至吳見鐵菴菴留入侍司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菴大喜時佛照唱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命師分座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出住香山育王諸大剎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末穀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却拄杖郎且置只如孚上座道弝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作偈別衆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踢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

慶元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擧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僧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金陵鍾山鐵牛印禪師示衆曰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

東禪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石菴知玿禪師示衆擧鎭州蘿蔔話曰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鎭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天童全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四明慈谿毛氏子參無用於天童用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將虎鬚參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無佛性話師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師應聲呈偈曰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出世妙勝晚徙育王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

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一日示疾辭衆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而逝

臨安府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擧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了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作禮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雪峰然禪師法嗣 師嗣大慧 會元不載

如如顏丙居士頌趙州有主沙彌話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淨慈一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示衆擧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你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慣弄瑤琴與琵琶淸音歷歷遍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日又斜

焦山禮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癡鈍智穎禪師頌達磨見武帝因緣曰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勢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大洪證禪師法嗣

萬壽月林師觀禪師頌玄沙三種病曰盲聾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瘖瘂

南嶽下十八世

鼓山永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擧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拜亭又打趂僧回擧似夾山山曰會麼僧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瘂應菴指曰高亭一期忍後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斷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師曰高

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聾騃茶瓶師纂修禪燈會要傳於叢林

靈隱善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謁妙峰於靈隱入室悟旨出世里之光孝升承天雪峰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終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學步策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疎雨籠青嶂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賭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除夜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麼答話只怕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麼打某甲即向他曰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南石琇云古德曾爲渡子倜儻客藏叟老福愛向人前三恣拍盲有鬧北山即向他道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後以朝命移徑山嘉定丁丑示寂

吉安府龍濟山友雲宗鑒禪師廬陵王氏子初依妙峰一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徹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後登吉水之佛頂峰得修山主古寺以居焉木食澗飲夙夜危坐或雪寒無宿火啖昌獨數寸度日嘗口占以自遣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妙峰寄法衣竹篦并其肖像以付師峰自題其像曰妙峰孤頂卓離離横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秘訣師嘗書門以示來參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個是你自已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和尚見而問曰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會按牛頭喫草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復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侍僧請留頌不答至夜分遽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泥虛空迸裂

杭州淨慈東叟仲頴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旁向

巳求縱橫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

淨慈簡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物初大觀禪師明之鄞縣陸氏子初依北礀於南屏一日入室次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後出世歷遷名剎晚坐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枝松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個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今時當斷不斷斗換星移拈拄杖卓一下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曰大小祖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當時若問育王但曰若要向汝道直待虛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迴避堪笑迷流白日靑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既順世塔於寺之西菴

徑山琰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偃溪廣聞禪師福州侯官林氏子參浙翁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叟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平生疑礙氷釋紹定戊子出世淨慈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拈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個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繞禪床一匝揮香

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臨安府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師纂修五燈會元二十卷行世

臨安府徑山淮海原肇禪師楊之通州潘氏子參浙翁翁問何處人師曰淮人曰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曰且得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師擬開口翁卽喝師以頌呈末句有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拄搭始就入室之列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僧衆讚師信手書曰拾得驪珠笑眼開爲言塵盡得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摸來

東山源禪師頌蜆子和尚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弁山阡禪師頌李翱參藥山因緣曰責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育王瑞禪師法嗣

慶元府瑞巖無量崇壽禪師因僧問世尊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天童派禪師法嗣

無境徹禪師舉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師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頭長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天童覩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偃堂善濟禪師讚魚籃觀音像曰雲鬢濃粧苦强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携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天童顯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荊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參癡鈍嘗呈偈曰鐵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住後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戸放出白象王偏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個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曰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

萬壽觀禪師法嗣

杭州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氏子參月林看無字話六年無省乃奮志尅責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有省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𨁝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合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王寺上堂是非長知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雲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對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屬歲大旱宋理宗召師祈雨遂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師曰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既而大雨賜號佛眼禪師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南嶽下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台之臨海何氏子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你是甚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曰我泉南無僧即曰和尚對叟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及叟告寂即至淨慈依石林鞏禪師林處以記室復參雪巖巖問何處來師曰兩浙巖曰因甚語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巖曰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

衫疑杉

侍者曰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大德四年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輳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次主中天竺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加賜佛日普照至治壬戌補徑山師至是三被金襴之賜開堂日僧問未到鳳山時如何師曰一徑松衫老曰到後如何師曰千峰氣象雄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僧參師問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曰臨朕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曰碁盤石斫破你腦門盋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南石琇曰著甚來由）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師曰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床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水有誰爭上堂舉達磨大師曰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只此心心心是佛師曰坐殺達磨大師了也上堂三世諸佛拈向一邊六代祖師置之一壁十二時中且要識取

自家主人翁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四生九有籠罩不住方有少分相應我且問你著衣喫飯屙屎送溺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且阿那個是你主人翁有般漢便向第八識裏妄生卜度便道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只今言談祇對歷歷孤明豈不是我自家主人翁錯了也此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凝團使得你七顛八倒役得你萬苦千辛豈可認以爲實除此之外畢竟阿那個是你自家主人翁復高聲喚曰主人翁惺惺著上堂古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麼院主眉鬚墮落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回首召曰大衆記取師曰老僧今日不著便乃曰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十二時中且作麼生得相應去者裏風頭稍硬待歸煖處商量元宵上堂升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礙識得一粒千粒萬

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也少者一粒不得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水河變酪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奉全身窆於寂照塔院

淨慈顥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撫州臨川金氏子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樂院祝髮東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遷棻驛疎山開先升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會廬山月澗明禪師遣舟迎歸東溪及明示寂開先之衆復請皇慶元年冬遘疾書訣坐逝

明州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疑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疑結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一下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育王觀禪師法嗣

洪州仰山晦機元熙禪師南昌唐氏子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祝髮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元貞二年出世百丈遷淨慈上堂雲門道個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個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圖扶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禍門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個衝開碧落撞倒須彌的莫道結子不堅密須知縵天網子百千重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還仰山居三年將示寂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大仰山之下有金雞石者應馬大師懸讖故塟焉

淨慈閒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寧州人參偃溪一日溪
擧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
得師豁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
之後出世嘗之大慧至元庚辰遷徑山上堂世界未
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覷體全眞無端鏡容大士魔
巢躍出霧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
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
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
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計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
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床曰
成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閑鋪萬里秋上堂五峰峭峙
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
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要提
撕措足無門時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泞澗水潺湲
一曲無私萬拜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
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時有譖毀禪宗師嘆曰此
宗門大事吾當忍此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
辯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非
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擧西天
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執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
二千言又宣進榻前同百法論師仙林賜坐使各持
論林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
談一字五千餘卷自何而來師曰一代時教如標月
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曰如何是禪師以手打一
圓相林曰何得動手動脚師曰只者一圈尚透不過
說甚千經萬論林無語上大悅陞辭南歸示衆曰我
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萬照天臨難逃至化又
曰衲被業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示寂塔於寺
之西麓

明州天童止泓鑒禪師頌太陽無相道場話曰貴空
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分畫底麤道卽不難辭上紙西
天騎子絕髭鬚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一日閱華嚴

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往見別山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曰起居和尚參斷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曰因甚大悟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頷之橋逝而介石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杭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久之歸廬山出世西林大德九年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如何住持曰饑即喫飯困即打睡師曰錯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居四歲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迸露遂逝

靈隱濟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首從癡絕於天童次造大川之室川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對川拈竹篦遽拄之有省隱跡仗錫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時雪竇虎席衆堅請師乃赴壬寅八月十五日陞座語衆勸勵極慈切甚示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應至夕而逝

萬福燦禪師法嗣

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本州寧德張氏子依政和龍山剃落參無文燦禪師遂入其室初住白雲至元二十年世祖勅賜住持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踢翻筋斗麽跡西乾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華藏淨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西江謀禪師示衆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擱筆而逝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天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頸日錦衣公子醉田家熱睡柴床日未斜熱湯呼樂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學嶽林振禪師示衆曰布袋口開還有買的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嶽林說個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個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得麼良久曰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頌興化打克賓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截出玉麒麟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淳祐間參無門凡問被門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問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個字士曰兩字如何說菴曰不是不是士言下始知無門爲人處迹是非關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照迥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留却遲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責將心求與你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啣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皇寶殿不肯坐修行六載出山來方信斧頭是鐵做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灣灣照幾洲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者個風光士曰問那個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則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孤峰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太湖人姓李氏蒙山參師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山欲開口師便打喝出次年山得悟復上方丈師問光明

寂照逼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山便掀倒禪床師乃擒住曰那裏是話墮處山以手掩師口師曰諸訛在甚麼處山曰再犯不容師曰更須來山即頸曰雲門捏怪不堪自敗獅子齩人韓盧逐塊師曰拄杖不在別日與你一頓山曰和尚要用借你師拈起竹篦打三下山便拜出師入閩三十餘年四眾敬慕終身布衣紙衾一無所染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頌傅大士披衲頂冠因緣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菴海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中和璋禪師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海雲至師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者雲曰某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雲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雲曰如何表信師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曰將謂別有師曰錯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休去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師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雲便掀倒禪床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雲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雲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雲豎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振動師曰如是如是雲拂袖便出明日命掌記復以向上鉗鎚勘驗應答皆契一日謂曰汝今已到大安樂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祖師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雲掩耳而出師授以偈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你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二上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二下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台州黃巖夏氏子既長不甘處俗往依樂清寶冠寺出家後謁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底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究盡底蘊乃曰纔涉思惟皆為剩法初住鄞之五峰洪武五年　詔建佛會於鍾山召高行沙門師與季潭泐公與焉後住靈隱上堂舉香嚴和尚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忽有個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繁浴佛上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者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山休去師曰者一個那一個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還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將諸訛拍禪床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師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蜉蝣食却半邊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飛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闘額是第幾機十九年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師早自為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即廡下說偈端坐而逝

海鹽州天寧楚石梵琦禪師寧波象山朱氏子生在襁褓有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九歲授經十六為僧二十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參元叟於徑山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振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大藏之選至京師崇天門一夕聞綵樓上鼓聲豁然大悟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氷冬歸再參叟叟迎笑曰且喜大事了畢命分座未幾出世海鹽之福臻次報國再遷本覺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丁酉主郡之天寧

開堂日僧問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擊碎髑髏拽脫鼻孔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上堂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師曰白雲萬里僧舉前話問雲門門曰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曰白雲萬里忽有人出來問天寧與麼批判還愜得二大老意麼向他道白雲萬里呵呵呵囉囉哩囉囉哩剎剎塵塵知幾幾十字街頭石敢當忽然吸竭滄溟水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拍禪床便起上堂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召眾曰是甚麼語話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上堂汝等諸人見我開口便作說法會見我無言便作默然會總向兩頭覓我爭知不在兩頭你道尋常在甚麼處莫是高高峰頭立不露頂麼深深海底行不濕脚麼若恁麼早被伊尋著也還知山僧有隱身訣麼終朝不見長相見盡日相逢卻不逢有念盡爲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喝一喝上堂聞茶板喫茶去聞浴板洗浴去聞壽山道你諸人休去歇去爲甚麼不肯與麼去忽有人出來道和尚怪某甲不得向他道未到壽山與汝三十棒了也上堂三乘十二分教大似屎窖子你無端剌頭入裏許作麼來來我共你葛藤拈拄杖曰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到者裏亡鋒結舌你試吐露看眾皆罔措師曰賺殺人上堂一向面壁道絕人荒一向貪程眼瞤耳熱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或時十字街頭拈起拄杖和其光同其塵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或時孤峰頂上放下鉢囊杜其谿塞其穴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即心即佛也不得非心非佛也不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得我見兩個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喝一喝一日因施主送楊梅僧就盒拈起問曰一般楊梅爲甚麼有赤有白師以盒子合卻曰見個甚麼僧無語（磬山代便翻轉盒子曰請和尚鑒）師又開盒曰⿱漸貝僧又無語（磬山代云和尚用赤的也好用白的也好）師曰你只是個無開合漢問大悲菩薩用

許多手眼作麼師曰春風不裹頭一夕望月次僧指月問師曰一半得恁麼明者一半得恁麼暗師曰明者從他明暗者從他暗曰十五夜圓暗暗向甚麼處去師曰也與三十不較多曰恁麼則全無明暗也師曰還見眞月麼曰如何是眞月師曰不照燭曰照燭時如何師曰多少人撈天摹地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猶是影在僧擬進語師便喝一僧送拄杖師曰從甚處得來僧度拄杖師豎起曰是體是用曰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體師曰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曰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卓一下靠拄杖曰體用一齊收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　上大悅二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宴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銀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還經必有明文妙揀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與夢堂行中等十六人應　召而至館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敕奏忽示微疾跏趺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振威一喝而逝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弟子奉遺骸及諸不壞者歸海鹽塔於西齊壽七十五臘六十二

杭州徑山愚菴智及禪師蘇之吳縣顧氏子生而靈異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備典並進其師嘉之使其祝髮受具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花於我奚益哉遂往建業參笑隱於龍翔隱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采交相延譽同袍嶼上座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鐙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加答卽歸海雲日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墮於庭豁然有省謁元叟於徑山遂得法焉至正壬午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上堂師召大衆衆皆仰視師曰鷂子過新羅便下座上堂僧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

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乃曰目前無法心外無機皇風蕩蕩民物熙熙花霏霏日遲遲高下林巒錦繡圍却怪當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酒道不如歸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淸明不寒不熱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皇孔散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窗在最高層解制謝都寺藏主上堂敲破鐵酸餡百味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通三脚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靑靑翠竹盡是法身若悟無依佛亦無得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諸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千里外遇著本色道流輒不得道徑山從來柳下惠善權通長老嗣書到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柏操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夢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萬權方便固當如是只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鉏斧子未到你在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師問割得幾個

祖師頭師曰三十個師曰那個皮下有血座曰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月色知雲白松聲帶雨寒問藥山示衆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曰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歸衆意旨如何師曰一對鴛鴦畫不成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者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那個來如何是那個師曰擔枷過狀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梨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曰萬仞峰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

個風師曰汝問甚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
會賞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萬別千差師曰
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喚
甚麼作眞師曰千年無影樹曰聖遠乎哉體之卽神
喚甚麼作神師曰今時沒底鞭曰羣陰欲去未去之
際一陽欲生未生之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鐘作鐘
鳴鼓作鼓响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莫眼
花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天界寺而
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　召對乙卯　賜還海雲戊
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
分爪髮塔於徑山
蘇州府萬壽寺行中至仁禪師饒之番陽吳氏子自
幼識見卓潁參元叟叟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出世
德章崇報萬壽等刹辭萬壽歸松林示衆幻軀將逼
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
話幾時圓洪武初　上問以鬼神之理師以佛旨爲
書而　上大悅臨終書偈而逝
紹興府天衣天鏡元瀞禪師越之會稽倪氏子上堂

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
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良久曰啼到血
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
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
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明興
建會鍾山師與璧峰被　召入內從容問道洪武九
年主靈隱以無罪被謫陝西至寶應夜宿寧國寺端
坐而逝
台州國淸夢堂曇噩禪師慈谿王氏子也祖父皆官
泊長窮覧儒籍徹其義髓嘗嘆曰攻書修辭此世間
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參元叟叟風規嚴峻非宿
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機鋒交觸情想路
絕叟領之至元五年出世保聖再遷開壽三轉國淸
錫佛眞文懿之號洪武二年　詔徵有道僧而師與
焉既奏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一日無疾謂弟
子曰三界空花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
亘今惟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尾要得分明湼槃後看言訖危坐而逝

杭州府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四明奉化應氏子初謁元叟一日入室扣以黃龍見慈明機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爲復肝膽相似爲復鼻孔不同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病眼見空花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叟便喝自是坦然無礙命居記室晨夕警發爲臻閫奧元統元年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尋主徑山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醋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師便喝一日微疾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

杭州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台州寧海黃氏子參元叟於中天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尙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個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至元四年主靈隱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輥三個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定誵訛上堂舉趙州布衫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至正十五年二月二日示疾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方氏子參元叟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甚麼師曰久慕和尙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

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虎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出住東山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慶入　內庭應對稱　旨留三年　賜還兩住徑山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麼看取意寂

仰山熙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笑隱大訢禪師南昌陳氏子參晦機機問曰黃龍向泐潭得旨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甚麼處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甚麼處師擬答機喝一喝師始豁然出世吳興烏回遷鳳山天竺天曆已巳文宗以金陵潛宮爲龍翔集慶寺詔師開山上堂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餘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實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讃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淸體唱太平歌文宗皇帝聖扆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鬼盧之頂其頂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偏之相妙有不有眞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斷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乂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廓

●鬼盧毗

爾無私化巳周於沙界龍翔與麼贊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曰優鉢天花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卓拄杖崇正甲申五月示寂

金陵保寧仲方天倫禪師明之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機問曰湖山藹藹湖水洋洋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踪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遂依座下屢以此事扣問機終不說乃往吳興桃花塢結茆一日聞雷有省徹見晦機用處出世東泉佛巖保寧臈八上堂昨夜見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跡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參上堂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昨日有人從西州來接得東州信報道大食國裏人在眼睫上賣香藥喝一喝

杭州中天竺一關正逵禪師饒之鄱陽方氏子參晦機機問甚處人師曰鄱陽人機曰鄱陽湖水深多少師曰蹬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住後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泗州大聖因甚在楊州出現良久曰參

明州育王石室祖瑛禪師蘇之吳江陳氏子髫年出家即策杖遊方聞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出住隆教育王謝平石砥禪師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臨終示衆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徹

嘉興府祥符寺梅屋念常禪師世居華亭黃姓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薙髮至大戊申晦機自百丈遷淨慈師往參値機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有省於言下投丈室呈所解智領之俾掌記室服勤七年延祐丙辰主祥符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叢林

靈隱闇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初參悅堂堂問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語相契遂承印記初遷雲居晚住東林臨終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掀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倏然而逝

誠山凝禪師法嗣

蒙山異禪師參皖山看個無字未有省入往承天謁孤蟾瑩禪師一日坐次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有省頌曰沒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羣　老趙州面目只如此次依虛堂堂指瓶梅曰做得頌者　歸堂師曰戰退羣陰得意回百花頭上作春魁看他方便爲人處放出春風和氣來堂曰歸堂去復參皖山一日上石梯子廓然大悟（語見皖山章）示衆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覿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床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預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麼是色那個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個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進竿頭一步眞性湛然離諸名相虛而靈寂而妙悟之者號大法王纔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且道明甚麼邊事者裏薦得便見時時有諸佛下生念念有諸佛成道師垂三關語以驗學者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又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又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

金牛眞禪師法嗣

舒州太湖無用寬禪師一源參師問何處來源曰通

州師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源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師曰不著漕道源曰請和尚道師便喝又一日舉證道偈問曰製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源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師振威一喝源曰喝作麼師曰東瓜山前呑扁擔捉住淸風剝了皮源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師曰閉著口

慶壽璋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寺海雲印簡禪師山西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禮中觀沼爲師一日扶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觀手一掣觀曰者野狐精師曰喏喏觀曰更須別參後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於巖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瞞語謁中和璋禪師遂承記莂(語見中和章)辛卯師主慶壽一日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曰賞花去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曰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曰那裏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曰覓和尚去師曰覓他作麼曰待打與一頓師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曰者掠虛漢衆皆走師召曰諸上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後示寂諡佛日圓明大佛

南嶽下二十一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蘇之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院嘗問法要於虎丘行中禪師得言外旨洪武五年住蘇州普門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遷靈巖上堂正法眼藏亘古亘今般若眞燈照天照地當陽無向背直下絕承當靈然獨露透色透聲廓爾現前絕聞絕見常在一切處不爲一切處所拘非離一切時不爲一切時所攝者裏見得無迷無悟非後非先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假思惟悉

皆具足建化法中斯爲可矣若是衲僧門下直須向百尺竿頭濶步蟭螟眼裏藏身娑婆擲去他方妙喜拈來此土不知承甚麼恩力得恁麼奇特良久曰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未幾退隱吳松之上永樂初　詔天下儒釋道流之深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師應　詔而起留京三載七年夏住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鉢盂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越四載師以老病退歸於蘇之北山松院無疾而逝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吳郡姚氏子幼依實積院祝髮初謁古鼎鼎示以德山見龍潭話從而有契至正丁酉住瑞光會天寧寺災師爲起廢帝師授以圓通普濟之號師自幼喪父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或譏之師呵曰你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初爲淨慈主席四年春　詔住天界五年冬　詔建大會　大駕幸臨命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下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委順而化塔于嘉興城西環翠蘭若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

龍翔訢禪師法嗣

南京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吞明珠而娠及生容貌嶷然幼不與羣童狎長依越之法果寺出家尋受具戒華嚴止觀無不貫練時笑隱唱道於中天竺師往造焉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隱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當下脫然有省他日隱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隱曰近前來爲汝說師即掩耳而出隱領之初住牛首之祖堂石城之清涼繼遷保寧蔣山敕改龍翔爲天界詔師住持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一句子黑漆黑無

把柄有準則良久白會麼碓擣東南磨推西北上堂少室峰前曹溪門下燈燈相繼的的相傳自古自今絲毫不易且以何為驗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上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即今現前一衆坐立儼然有長有短諸人盡知盡見畢竟阿那個是法身若也會得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若也不會長連床且喫粥喫飯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上堂只個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瑜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個手臂長一個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噓一聲下座上堂威音王已前彌勒佛已後有個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個中無限意消息有誰知語未畢有僧出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遏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洪武三年奉使西域至僧伽羅國其王事師於佛山精舍明年九月示衆補塑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懸記今之開補適符其言尚書回奏　上勑賜遺衣塑於雨花臺之左

南京天界寺季譚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笑隱學佛經藏過目成誦一日隱問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於意云何師曰何得卦肉作瘡隱曰將謂汝奇特今故無所得也師一喝隱擬拈棒師拂袖而出元末隱徑山洪武元年遷中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申夭蹊跳錢塘水東流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豎拂子曰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　太祖高皇帝詔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師首應　詔至主天界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凡對皆稱　上旨　高皇后甍臨塟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師至曰太后將就塟汝其宣偈焉師即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上大悅遂

起𦤎詔賜白金百兩後以胡纂獲譴著住鳳陽槎枒峰十九年取歸居無何以老退渡江至江浦之石佛寺示疾喚侍者曰者個漢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二十四年壽七十有四塔於天界訢公之後

九江府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謁笑隱隱舉臨濟無位眞人話詰之曰你還知麼師不覺下拜隱曰你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拜者非是他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欺人隱首肯之初住南禪次圓通適符道濟塔紅之讖又遷育王洪武五年秋　上建法會於鍾山師應　召至　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大悅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　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

杭州靈隱用貞輔良禪師蘇州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十五薙髮受具乃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遂參笑隱於龍翔隱一見器之他日再有所問師發言愈厲隱笑曰得則得矣終歸第二義也久之遂契心法後出世嘉興資聖寺晚住靈隱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洪武四年正月十有六日示寂

紹興府寶相寺淸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笑隱之甥也生有靈芝產於庭槐已而英發誦書不待師授時隱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挽致座下龍翔爲東南都會四方名紳俱與隱遊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文辭開闔之法師得與聞之學問大進爭歆慕之曰此文中虎也師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隱驚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隱振威一喝師氣不少沮往返詰難隱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隱瀕沒召師曰吾據師位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後主會稽之寶相杭之報國湖之道場洪武年主淨慈師行化時有陳氏

婦求師開示其婦恍若有悟師行未百步而婦與家人別坐脫而去

竺田霖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孤峰明德禪師姓朱氏家世明之昌國父與普陀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在童幼好趺坐問將何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及長爲僧首謁竺西西問汝從何方來師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師曰不見頂西斥之一日西舉世尊拈花因緣師忽若有解復如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曰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已否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而出一日抵雪竇值竺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話師於是羣疑頓釋後住松江之東禪遷保寧淨慈洪武初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戒徒曰吾身雖微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勑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毗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而逝

天池信禪師法嗣

杭州大慈止巖成禪師傑峰參師曰那裏見神見鬼來峰曰捉得賊了也師曰賊在甚麼處峰一喝師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峰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師舉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你喚作甚麼峰便掀倒禪床師打竹篦三下曰瞎漢敢來者裏捋虎鬚峰便禮拜隨侍三載一日師曰古人尋師擇友不可蕩費光陰子雖得佛祖應佛之道未能向上翻身因舉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峰始得豁然

建寧府天寶山鐵關法樞禪師溫州平陽林氏子十七詣華藏禮竺西爲師受具參中峰及菴不契遂見元翁於石門教看三不是話一日齋後下床忽大悟作頌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咄咄卽詣方丈翁問作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別道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

甚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在甚麼處師拂袖而出由是遍參復歸石門留侍巾拂十五載南遊建州郡將請主天寶再住松溪之普載上堂弗弗弗莫莫莫錯錯錯顧侍者曰老僧舌頭在麼三年謝歸天寶至元六年八月十五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金提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擲筆而逝

蒙山異禪師法嗣

鐵山瓊禪師參雪巖巖曰有甚麼事師曰門前好五鳳樓巖連打二三十棒曰未在更去做工夫以紙求得法語曰風吹林葉四窓虛明獨坐一榻萬象鏡淸汝撑得鐵船來載鐵山下得海然後向汝道一一現成猶是錯認定盤星佛法如大海前面洪濤際天轉入轉深偈曰一擲虛空粉碎眼花開鐵樹散瓊枝紹隆佛種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錐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見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為父母說法始得忽然打破疑團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毬値巖示寂遂至東林因東巖入室次舉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如何師曰眉間逆出遼天鶻後到蒙山每遇入室只道欠在後於定中觸著欠字於是身心豁然徹骨徹髓捉住山曰我少欠個甚麼山打三掌師禮三拜又曰啞鐵山者著子幾年今日方了次年作首座冬節秉拂曰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裏無尾中道齊休行也休休住也休休坐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眠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遇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

無能教禪師法嗣

西湖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范氏子首謁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為第一座以晚山示蒙山語示之越五載有省濟曰蒙山常言哉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塟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耶師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濟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往無為州見無能以濟所舉質之能曰為汝

弗解故也師忽大省天曆己巳主西湖之妙果至正丁亥夏示寂

無用寬禪師法嗣

重慶府縉雲山如海眞禪師碧峰參師於地上畫一圓相峰以袖拂去之師復畫一圓相峰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師再畫如前峰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師復畫如前峰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師乃總畫三十圓相峰一一具答師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其道大行

常州龍池一源永寧禪師淮東通州朱氏子世爲宦族九歲懇求離俗依利和州廣慧寺出家寺乃州之望剎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淮海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參無用於太湖用門庭高峻師方入門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師退就禪堂徹夜不寐一日聞用擧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用便打知師頓悟令頌趙州狗子話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用嗒然一笑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林擇絕巘作室以居出主李山天寧諸剎元順帝賜號佛心了悟大禪師復歸龍池洪武己酉六月示微疾命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師起浴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閻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蘭溪倪氏子誦楞嚴經至如標月指處豁然有省參正菴菴問黃蘗打臨濟你作麼生師曰按牛頭喫草後住徑山臨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遂逝

天界曇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參覺原原擧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未即答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於言下大悟師續刻頌古聯珠行於叢林

大慈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山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初參古巖石門十數員知識佩受法語次參止巖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舉證道歌曰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娘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往見元翁問甚處來曰大慈來翁曰大慈鼻孔深多少師卓拄杖一下翁曰拗折拄杖把甚麼卓便禮拜曰今朝親見老師公翁曰念汝師孫放過三十棒值巖同師往禮因夜舉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治得瞥然往後僧問遠離烏石嶺來住石溪山開示天人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出那個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蓮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花落遠山高樹影長曰昔日給孤布地建立精舍今日居士捐貲營建道場是同是別師曰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果然千載一遇師曰耀古輝今曰既然如是且道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曰與麼則四衆沾恩去也師曰普天匝地問黃梅碓嘴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師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又作麼生師曰知燈元是火信水不離波曰畢竟如何保任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曰和尚爲人一句又且如何師曰攔腮一掌腦後一搥曰與麼則老婆心太切師曰不從白浪拋香餌爭得金鱗上釣船上堂萬仞峰頭打一推粉身碎首絕疑猜忽然絕後重甦起萬象森羅笑眼開且道畢竟笑個甚麼者回識得來時路更不將身入母胎喝一喝上堂夫子以無言而言言滿天下世尊以無說而說說遍人間二大老舌拄梵天眼空四海猶且未具羅籠手

在石溪門下別有生機無言而言天寶峰頭雲片片無說而說桐川淵下水潺潺雖然如是此猶是轉身句未具全提底句且道作麼生是全提底句卓拄杖曰橫按鏌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上堂布袋長十方世界盡包藏布袋短大地山河盛不滿布袋寬百千諸佛體同觀布袋窄萬象森羅光顯赫且道布袋不長不短不寬不窄又且如何南北東西無向背上窮圓蓋下風輪因眼病上堂佛病祖病衆生病拈向一邊丹藥妙藥神仙藥除過一壁離却四大幻身且道那個是病那個是藥若向者裏薦得許汝諸人具一隻眼其或未然老僧分明指出病源與諸人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是有病無藥底句鎮州蘿蔔柏樹子乾屎橛麻三觔是有藥無病底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是藥病對治底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狗子佛性無是藥病雙忘底句為治衆生心中五慾八風煩惱塵勞妄想執著一切諸病一大藏教總是濟世醫方一千七百祖師公案盡是靈丹妙藥有病應服藥無病藥還袪衆中還有個漢出來道和尚自身不能治何用治別人只向他道留得一雙青白眼笑看無限往來人大都安講主來參師問講主講甚麼經曰金剛經會於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處得個省處師曰既是無來無去因甚得到者裏曰便是無來無去底師曰即今在甚麼處主一喝師曰下喝行拳都且止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曰書大地那裏不是自已師曰忽遇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時如何曰我到者裏却不會師曰六祖不會破柴踏碓達磨不識九年面壁你不會見個甚麼曰我只是不會師曰瞎漢請坐喫茶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天寶樞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逆川智順禪師溫州瑞安陳氏子母塑智者像事之一夕夢僧逆流而上招母曰我當為汝子寤而有娠七歲出家及長入閩參鐵關授以心要踰月因如廁觀園中匏瓜有省舉所悟求證關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大遠在乃囑曰汝可悉棄前解專

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一日值闕將晚參擬離楊忽豁然謂闕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闕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地上甎鋪屋上瓦覆闕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闕曰錯師亦曰錯闕曰錯錯師觸禮一拜闕集衆勘驗師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在甚麼處又爲此一場戲劇耶闕曰也要大家知及闕遷化師嗣主院事繼住報恩歸原朝廷賜法衣及佛性圓辯之號久之悉散其衣鉢所蓄退居一室掘地爲爐折竹爲箸淡如也平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請師住東禪雪峰法武初　詔有道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陞座說法大駕幸臨慰問備至南還住淨慈適　中朝徵有道淨居入京以備　顧問衆咸推師至京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

鐵山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翁令參三不是話未有省發一日敬上座謂曰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一夕有省遂尋敬敬問來者何人師曰非人非我曰既非人非我畢竟是甚麼師曰饑來喫飯困來眠敬擲蒲團俾作頌師曰團圓一片人人要見坐斷十方寒光掣電敬又舉扇子曰速道速道師曰舉起分明甚妙哉淸風匝匝透人懷個中消息無多子自有通身歡喜來適鐵山從高麗回在石霜聞師有發明處乃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曰和尚且止須臾之間將二十年工夫說一遍鐵山把住嚥喉問如何是無字義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是再道曰和尚幾時離高麗曰未是更道師喝一聲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發明了師感激鐵山開示細大法門後住光州獨行獨坐十七年方得頴脫普說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劍呑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正頂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不是禾山鼓响且非教外別傳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者裏喚作佛法墮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墮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開口喪身失命不開口爛却舌根豈不見

船子曰吾於藥山二十年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舉唱開佛知見立大圓鏡豎涅槃幢舉揚般若敲唱雙舉兼帶叶通炤用同時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與我衲僧分上撥掉沒交涉豎拂子曰會麼

晉雲眞禪師法嗣

代州五臺靈鷲碧峰寶金禪師乾州永壽人姓石氏父母俱崇善時有沙門以觀音像授其母囑曰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師白光燁燁照室幼多疾父母疑之曰此兒必歸釋氏六歲遂捨雲寂溫法師爲弟子及長受具遍詣講肆窮性相之旨久之曰是可以了生死耶遂棄去時如海眞禪師開法於晉雲師往詣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偶携筐隨海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海曰你定耶師曰動定不關海曰定動不關是甚麼人師舉筐海不肯師置筐於地叉手而立海亦不肯師一喝海奮前揕胸曰速道師築海胸仆之海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切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後憩錫峨眉日啖松柏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大悟先是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謂曰此五臺秘魔巖也汝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師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莫之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師乃就山結靈鷲菴聲光日露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也至正戊子順帝遣使詔至京甚敬之命住海印寺力以疾辭賜寂炤圓明之號　太祖高皇帝即位詔師之南京時見　上於內殿問佛法大意　上設普濟會於鍾山選高行僧十人涖其事師與焉蒙寵賚甚渥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未幾示微疾弟子請留末後句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壽六十五臘五十九荼毗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南嶽下二十三世

16

淨慈聯禪師法嗣

杭州慈光寺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首謁祖芳聯公請益次聯舉臘月火燒山話師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煖烘烘聯深器之

烏石愚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寺無涯非幻禪師衢之西安人從傑峰爲僧峰問何處來師曰虛空無向背峰指寺鐘俾作頌師曰百煉爐中滚出來虛空兀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峰器之卽令祝髮永樂丁亥　太宗文皇帝有事於　長陵徵師入對稱　旨大嘉賞賚命住靈谷庚子春　上建會師若不經意其徒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何暇他及乃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　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空歸去雪霽雲消月正圓遂逝

羅陽三峰寺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年十九參上國四十五員知識末於傑峰得法後住三峰一日書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椎百雜碎白日繞鐵圍擲筆而逝塔於院南

禪門達者不出於世與世出而未詳法嗣者附此

青州佛覺禪師系雲門宗嗣法未詳　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時佛日堯禪師提一扶臨濟禪託迹聖安分寮入室一日自擊皷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衆不辭而去師恬不介意

圓通善國師系雲門宗嗣佛覺　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日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撥著一個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衆擧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道不出門亦

◆網疑綱

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卽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到人間示衆擧觀音餬餠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而和彌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昔有二僧同行性急者在前呼在後者曰光陰迅速疾走上來後僧曰大道廣濶忙作甚麼師頌曰光陰迅速疾走上來路頭踏著優鉢花開大道廣濶忙作甚麼放開肚皮一時包裹師見玄悟玉香山爨言涉嘲謔責曰總似汝輩佛法豈到今日

燕京慶壽玄悟玉禪師(系雲門宗嗣圓通)金顯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曰者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座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尤曰令旨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挂礙佛佛心心心

◆長疑是

若依佛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像森羅一境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系雲門宗嗣圓通)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系雲門宗嗣玄悟)初參玄悟室中擧僧問玄沙如何是淸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大悟卽入西山結茅以居徧歷諸山往峨嵋寶巖寺一夕大風震地晏坐而逝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建陽人也擧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岐曰湖南長老師乃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

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

燕京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有年于芒山村倚樹而化夢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遂往謁之朝夕參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於馬上聽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後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曰吾瞞汝不得也後五坐道場復駐錫濟州之普照奉章廟旨主慶壽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索筆書頌其末句曰噁一二三四五六七豎坐不動而逝

鎮府嘉山來禪師僧問鐵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示頌曰鐵牛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玉溪通玄菴圓通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一日沒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者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脚鐺兒爲活許●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菴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底是甚麼人

●許當作計

五臺鐵勤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十方消殞忽悟遂造河朔汝禪師陳所見汝可之臨終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獎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大德庚子至政和一日入定遊獎山至玄獎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返本還元於此山也遂卓菴一日謂眾曰吾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即當入滅因爲眾說四諦法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却顯個中尊嚴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樹樹春鐵

船無舵亦無篷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大作繼而化火自焚衆收靈骨塔於菴之西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臨洮府蘭州冠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偏虛空只者個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者遂辭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泰定二十四年出主普照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杭州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嘉祐五年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古路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并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九峰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叢半邊

天台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師遽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即錯師頷之出參方山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峰影不出山者五十春秋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𠺕阿𠺕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

◎闕淨關

◎眞疑直

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杭州仙林寺雪庭禪師杭之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因雙目短視抱疾弗瘳數求出家謁休休于仙林一見契合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于眉宇間有省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忽爾活脫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炤扶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應湖南淨寺請師復依附詢究乃蒙印可師號梅雪隱人又曰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遂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眞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師學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幸遇此僧當機不薦蹉過雲門眞至于今欄街塞巷無存放處此僧若也下得一語道某甲者裏安放不得且請和尚掇過一邊非唯自已千古之下作個自在快活閒人抑且拶得雲門忙手忙脚撒了收不得收了撒不得豈不丈夫然雖幻寄與麼也是勞神不少且道還有安放處也無自代曰看取雲門道底師舉百丈撥火潙山得悟因緣指曰家貧家富父子方知花落花開春風不顧應時應節則是未免傍觀者哂呵呵老不歇心少不努力

少林匾囤無空悟頓禪師開封錫州陳氏茂族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曰此兒尋常引舌過鼻非常人相令投少林一日跪于師前請求法名其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其師授以心經念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乃曰身尚是幻何處求名一日其師手編大囤於師前曰匾囤是汝名也師答曰既名匾囤內也無空其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語後造神仙山大川處訓答三日辯如懸河川曰眞少林獅子他日截斷衆流去在後到峨眉結茅以居一日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下岸端坐而逝

金陵永寧古淵淸禪師聞雞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雞報曉時不因宅响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呈古林香禪師林喝曰多嘴漢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蔓大方和

樓疑棲下同
勾疑句
偏疑徧

尙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擧高峰銀山鐵壁語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運水搬柴全能現萬象森羅一性包又曰妙體如如本自空更無一物可追尋須彌頂上翻波浪太陽終不離乾坤過大方印證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震威一喝曰卽今光明在何處師向前一掌方呵呵笑曰如是如是付偈曰付汝金斕廣利生空宗一震海河淸性包萬象人天仰佛祖門中闡化機大方

乃臨濟二十六代孫嗣法未詳

杭州府雲樓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尙祝髮北遊參偏融後謁笑巖於柳菴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求開示我有甚麼開示師悅然辭過東昌道中聞譙樓皷聲忽悟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後住雲

令字更勘
其疑甚

樓侍郞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郞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曰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口高臥不起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沉疴潰散毒血淋漓萬脈流通百體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只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使是死人再活說其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靑靑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今堅實心嘗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靑匠無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

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讚開我迷雲
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師曰良久處欲望
開迷陰靈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
是賴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個甚麼新春日示
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明日作麼生十二月廿
八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
測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

達觀眞可紫柏大師句曲沉氏子性雄猛忼慷激烈
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
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
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
如何若何遊京師參徧融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
罹難先是　神宗皇帝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
疑更當易函遣近侍賫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
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於光　上大悅由是注意
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　旨下曰
著審而已楊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
備嘗笞楚抵死不屈十二月初五日入獄法司定罪

◈光讚米　◈偏疑徧下同　◈遣疑遺

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鯀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
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樹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
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
諸護法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
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端坐而逝

光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披剃遊
濛山有名宿謂曰十方一粒光重如須彌山若還不
了道披毛戴角還師聞說密走參方聞僧學僧問大
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
伏牛遍叩名宿至廬山參大安安曰汝號甚麼師曰
無念安曰那個是無念師茫然無對復回本山對友
敘數年行脚友曰何不問你自家師曰如何是自家
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
他日坐次偶見麵一盔掇起送至櫃中不覺失手櫃
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個無念何疑
之有入龍湖一日同卓吾居士到驅馬山會有講主
至士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法師講罷
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

個儕師忽大豁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住後謂衆曰參學須要知巳莫在公案言句上求明白我前數十年只在黃瓜茄子公案上求明白便是向外覓後來聽說拿物非手喫飯非口回頭返巳方知公案黃瓜茄子不是外頭的又曰只教汝別求易若教汝休歇最難問師和李卓吾者一起人又無傳授糊來糊塗的是那一宗下的人師曰若有傳授便是邪法我也不是五宗門下人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從者一宗而出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從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竪起拳曰者個不屬四大問古人除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除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的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的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尙說的話我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曰何故瞞人師曰你夢不醒反怪別人

夔州白馬寺儀峰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覰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偏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窓前移步籠前下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岳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頻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萬曆壬辰秋歸達州中興句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手中常執一鼗皷一面書矗字一面書犇字凡答話多擧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府鷲湖養菴心禪師邢都上饒朱氏子偶過賊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有省偈曰夜靜江空濶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猛提七

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中住靈山畫大圓相於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復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懡㦬後住鷲湖十年不立座元傳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鷲湖十載虗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個眉毛八個緣須知佛祖不容前嘗置無門鎖置丈壁以驗諸方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曆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虗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二下

音釋

啐卽律切聲也　猝倉沒切暴也　窆悲驗切下棺也　榸卓皆切枯木根見　賸時正切餘也　峪余六切　洮餘招切　囤俗屯字　攞隣溪切遣也

◆隟疑靈

◆秋疑和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三上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夔州臥龍山破菴祖先禪師廣安州王氏子初參密菴聞上堂語有省後菴住靈隱命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捉不住時如何師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住後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為諸人作個撇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早歲慕出世法見大慧於徑山慧隟堂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曰鈍置秋尚菴震威一喝師有省菴大喜以為法器隆興初師始得度入閩見木菴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菴曰瑯瑯道好一堆爛柴聻師曰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菴曰吾

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可難之有菴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西山隨問卽答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會密菴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然機辯縱横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光孝治父薦福香山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體只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戳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示衆學臨濟如蒿枝拂相似公案雪竇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示衆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室中垂語曰是風動是幡動僧擬議師便打出又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師便打出又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又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裂破曰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一毛頭上定乾坤曰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蝦蟆蚯蚓跛鼈盲龜曰如何是四同眞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大地撮來無寸土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猶欠一著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入泥入水曰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自救不了曰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寒山逢拾得曰與甚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

曰與誰同音吼師曰狸奴白牯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德山棒臨濟喝曰甚麼物同得失師曰草裏輥曰阿那個同具足師曰信手拈來著著親曰是甚麼同偏普師曰針鋒影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曰何人同眞智師曰黑山鬼窟曰孰與總同參師曰燈籠入露柱曰那個同大事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盌脫丘師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

◎鑑巖堂

慶元府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上堂示衆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劍人詠靈雲石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當舉天衣懷禪師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

◎林巖杖

臨安府淨慈潛菴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侍郎張鎡居士號約齊字功甫忠烈王諸孫官直秘閣學士造密菴叅室蒙菴垂示因舉狗子話忽聞鐘聲悟入偈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以書告其悟由尋歸軌林間相羊南湖之小園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瀟然忘歸嘗曰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淸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型識南湖之淸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後捨宅建慧雲寺請密菴開山

◎東巖栗

南嶽下十九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劍州梓潼雍氏子九歲出家請益老宿坐禪之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作至靈隱時破菴爲第一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於侍旁大悟初住明州清源後受詔主徑山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逓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籛西籛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慄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個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個甚麼三人證龜成鼈理宗召入修政殿奏對詳明賜金襴僧伽衣又宣詔慈明殿陞座說法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淳祐已酉三月旦日疾作遂陞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强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遺囑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菴

臨安府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遊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賜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穹窿破菴道望遂往依焉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陰奇之初住蘇之高峰遷楓橋鍾山淨慈靈隱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柏千年

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坐全身於院之後山

南康府雲居卽菴慈覺禪師蜀人擧僧問葉縣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縣曰鬧市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衆人看師頌曰輥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初師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鬪狠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遣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宦達於朝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竟至瑤田庄而寂

靈隱嶽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滅翁文禮禪師杭之臨安阮氏子家天目山之麓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竊念携籃者誰耶遂懷出家志十六得度參混源源擧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佛炤炤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炤問是風動是幡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炤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聞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往參蒙印可嘉定五年開法臨安之廣壽慧雲遷能仁淨慈室中每擧南山筆箏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督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陞住天童開堂日僧問和尚見佛炤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裏無油問覿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意旨如何師曰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有來上座者直入方丈曰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虎維那參師問汝名甚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上堂季冬極寒萬木摧殘惟有梅花十分清頻楚橋流水外茅舍短籬旁山僧不會東皇意三嗅寒香立晚陽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不存法從何立龍湫瀉千

尺瀑布且不是境雁峰從萬丈高寒且不是法明眼衲僧到者裏合作麼生直饒儞儻分明山僧棒折也未放在何故殺人刀活人劍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欄前古木鬧羣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揚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聖節上堂坐琉璃殿垂夜明簾混然一體以難該冥應衆緣而無忒從上以來推尊此位且全身奉重一句如何舉唱妙叶羣機齊入貢從教諸道自分權宏智禪師忌日上堂夜明簾外實鑑臺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師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參以心學不少狥朱晦翁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陞階正笏時師退院逍遙於梁渚之上翠衲裂扣與住院無異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師曰盡力畫不出怡然脫去

常州華藏無得覺通禪師靑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見重敲火裏氷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纔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慶元府雪竇大歇仲謙禪師金華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乃誓出家始見息菴菴器之而抑其銳曰汝儒家習氣不除何能到大休大歇田地宜如土木人去師朝暮研究有省因以大歇自名旣見松源一日聞舉秘魔擎杈話俄失聲曰爭奈有人不甘源提竹篦曰打你不甘師擬進語而篦輒至茫未有措源震聲喝師卽豁然

安吉州道場山運菴普巖禪師讚趙州偈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靑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鎭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菴破砂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砂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温州龍翔石巖希璉禪師湖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

64

炤光禪師因孝宗皇帝宣問釋迦入山六年所成何事照曰將謂陛下忘却意旨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營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贊四祖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孫兒

北海心禪師頌唐太宗蛤蜊因緣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黑契君王意已是全身入鑊湯

諸菴肇禪師頌南泉鐫佛因緣曰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烏銜花落嵓前路

臨安府淨慈谷源道禪師頌石頭劃草話曰石頭劃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秘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佃之孫越之山陰人嘗問松源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銜疑啣

天童鏡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破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別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蹈著

薦福生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荀氏子資性絕人長應進士不利受學于梓州妙音院紹熙三年出峽時曹源出世妙果師往謁聽其入門語有省俾侍左右三年以偈辭遊淛有尙餘一雙窮相手要向諸方攙處爬之句參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棲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以八字打開挂搭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其語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初住嘉興天寧移雪峯方半載詔遷天童育王虛席兼攝住持上堂天童用底來育

耶疑那

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耶裏十三耆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放待冷來看曰如何是現在心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你道曰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今歲柳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舊曰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左邊曰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右邊曰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曰心佛及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顙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裏挨肩並足討甚麼碗以拄杖一時趕散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辭衆上堂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夜分起坐移頃而逝

及字疑衍

隱靜柔禪師法嗣

雙杉元禪師頌太宗勸發菩提心話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突疑參

助疑肋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初在鉄橛遠會下便看狗子無佛性話次過淨慈突天目禮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遭痛棒末後向大愚助下築三拳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後在徑山多年不得徹悟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擡眸見一株古柏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初住潭州

龍興晚住仰山住持凡六刹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似有如無眼見耳聞依稀彷佛全不顧時蹄角却在纔動著時踪由巳沒月下閑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繩勒阿呵呵也奇特如今趂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韛半眞半假金鍮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參上堂寒風凜冽遙空下雪非特紅爐焰上莫覓蹤由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往往到者裏十個有五雙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屑正恁麼時且道是天寒人寒下座巡堂喫茶因看弄傀儡上堂鬼面神頭●緣索牽抽神頭鬼面牽抽索線幾多觀底看底將謂是紅粉佳人當場妙舞手裏把柄輕羅白扇山僧未免爲諸人揭飜布幕去也卓拄杖曰伶利衲僧一見便見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於瑞巖聞麻三斤話疑之忽閱楞伽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頓然有省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答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淸至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竪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穎禪師示衆曰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以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百樣花臨終集衆入室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使人●間曰師生天台因甚死在淨慈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書偈而化

明州天童西巖惠禪師頌六祖傳衣話曰不作樵夫

作礁夫只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之順慶楊氏子十四得度聞僧誦六嚴語悅之時嚴住蘇之穹窿亟往從焉因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嚴頷之最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寶祐丙辰被旨住天童一囊一鉢縛茅以居庚辰九月旦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骨露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衆叉手而寂

月坡明禪師舉僧問大惠心佛俱忘時如何慧云賣扇老婆手遮日師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覓波査

環溪一禪師頌即心即佛話曰即心即佛砒霜狠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希叟曇禪師舉僧問南泉師歸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顏婢膝走入問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杭州雲隱退耕寧禪師上堂目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鳥聲喧拍禪床一下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峯前坐九年上堂極目千峯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靈隱熏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惠禪師參石田田舉雲門念七話無人下語忽有僧纔跨門田曰雪峯輥毬師在傍驀然領悟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峯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上堂舉白雲師祖開堂拈香有曰衆中衣鉢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賀又非一言半句者此豈無片香以爲供養燒楓香是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說

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炳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的是什麼香良久曰不下閣

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個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山點菴覺禪師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菴被總兵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師陞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為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禪師贊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床下不肯為渠來冷泉

天童禮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便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保寧茂舉此因緣召大衆曰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上堂舉僧問古德曰如何是看經眼古德豎起拳頭師曰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喚作拳頭又是看經眼到者裏作麼生緇素召大衆曰背觸難分處機先失照時虛空也穿透何止爛牛皮（竺雲曰先師非惟失卻看經眼抑且拳頭不識卻向虛空裏妄生穿鑿且道慈雲又作麼生良久曰貝葉展開華藏界靈苗萬頃綠飄雲）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笋肌明倚闌不覺成痴元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故為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濕六月花蚊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惱不徹作什麼床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史姓出家徧參謁無得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住後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曰邪耶正耶又卓杖一下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既無迷悟人了個甚麼卓拄一下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至元丁丑被命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蹈翻歸去明月一天遂擲筆而逝

雪竇謙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覺菴真禪師師有華藏講主挾上命將為講肆師曰汝能說禪吾從汝易吾不能說教汝易吾從于是撾皷陞堂以一喝入五教顯示吾宗千聖頂顙一著子講主泣下再拜乞懺悔而退

道場巖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虗堂智愚禪師四明人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不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為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為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個裏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師初住淨慈天使傳旨問趙州八十行脚虗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虗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　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麼將虗空作布袴著畫地為牢底因甚透者個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

杭州淨慈石帆衍禪師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徑山沖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簡翁敬禪師舉溈山問仰山曰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溈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師頌曰父子雖親共較量胸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偏界葛藤無復生

北山隆禪師頌烏窠布毛曰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南嶽下二十一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高峯原妙禪師蘇州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於委水密印寺初參斷橋次謁雪巖於北澗懷香請益纔問訊即打出後凡入門便問誰與汝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覩五祖演和尙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死屍之疑值雪巖住南明師即往省巖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祇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因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有僧若瓊從郎染病師殷事啓發病亟索浴付見湯影付省偈曰三十六年顚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鷂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竪起筆師曰又喚甚麼做無毛鐵鷂瓊擲筆而逝次遷雙髻德祐己卯春入西天目之獅子巖即石洞築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洞非梯莫登徹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垂三關語以驗學者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遂關門弗接至元丁未雪巖寄竹篦子幷偈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衆請開堂遂就石室內拈香曰此一瓣香不假壺中日月亦非劫外春風幾番親遭毒手直得八面玲瓏如今放下也地搖六震拈來則塞破虛空且道不拈不放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作女人拜爇向爐中供養前住仰山癡角披毛無鼻孔底老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個個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

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獅子齩人韓獹逐塊上堂拈拄杖召大衆曰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聞麼個個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麼以拄杖卓（一）見聞卽且止只如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爲驗以柱杖卓（丨）吾今與你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柱杖卓（口）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遂法被至上堂裁蜀錦剪吳綾拔白玉間黃金打成一片時針劄不入羅紋結角處線路難尋蹤然只如西峰以諸法空爲座以拄杖指被曰還著者個麼靠拄杖曰天香影散莓苔石五葉花開薝蔔林上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

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入不得卽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辭衆西峰三十年妄說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知落處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書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塔全身于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吉安泰和王氏子年三十一歲謁肯菴勤禪師剪髮尋依雪巖居槽廠習杜多行嚴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個入處所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有所領未幾有疾乃持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單持正念目不交睫經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天明日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省遍體汗流其病亦愈踊躍自慶不已早詣方丈舉似巖巖舉公案詰之酬答無滯復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則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至元戊寅命爲僧付衣

偈曰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又脇不沾席者六年一日嚴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嚴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嚴蔵面前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個是甚麼師作掀倒勢嚴笑曰一彩兩賽及入室問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嚴曰爲甚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個得來不直半文錢嚴曰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睡嚴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你打睡若道得師放過汝若道不得趂你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雲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嚴曰好個鐵牛也因以爲號後住靈雲唱雪嚴之道大德壬寅冬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久日消月磨桃源一脈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吹起太平歌明春將示寂侍僧求別衆語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

安吉州道場山及菴信禪師初住建陽西峰石屋參師問何來曰天目師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師曰汝作麼生會屋無語師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屋拜求指的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屋答不契師曰者個亦是死句屋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屋曰上馬見路師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個見解屋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處有省回語師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屋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師頷之

匡山無極源禪師嘗受命於雪嚴曰子福薄不宜出世度人遂歸隱匡廬年已百歲獨坐茅菴終日不語天眞參師亦無啓發後値師於厠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擒住曰道道眞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搖手而已師曰子有所得耶眞拂袖而出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

淨慈倫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付無見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侍休外覓

絕象鑑禪師頌洞山不安因緣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竹屋簡禪師頌鼓山聖箭曰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絲帶圍半夜歸來花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無學元禪師法嗣

月庭忠禪師頌迦葉擯文殊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尚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育王珙禪師法嗣

台州紫籜山竺元道禪師恕中參問趙州狗子話擬開口師一喝中遂大悟呈偈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師乃笑曰恁麼會又爭得中拂祖而出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十三歲爲僧見老宿擧高菴見僧不會便扭住曰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有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師聞之不覺涕淚俱下便知有出生死一看子遂參善知識即便放下身心如是二十年間矻矻孜孜未嘗暫捨後到育王會中稍知觸淨更斯徹證出住開元永福保寧諸剎結夏病起小參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斯山僧十數日來寒熱交攻正覺起處不得何故身相離故心如幻故身相既離心亦如幻佛病祖病其體亦然五祖和尚云病來又病皮黏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尙突兀五祖老人與麼說話只能自病不能病人既不能病人當擻擻不得之時即不能普入衆生身中全衆生之病既不能全衆生之病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大衆九十日內同此安居動靜寒溫自宜保愛解夏小參時光易失解夏斯臨砌畔蛩吹林間蟬噪金風扇野黃葉飄零只此見聞更無餘事直得九旬之內無絲毫虛棄之功歷劫無明當下氷消瓦解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

侍疑待　祖疑袖

看疑著　斯疑朔下同

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劍所以古人道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心之影只者靈鋒阿誰敢擬太陽門下日日三秋諸人若善參詳管取功成果滿正與麼時如何萬機罷盡龜藏六一性圓明鶴出籠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頌俱胝豎指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婺州浦江嚴氏子及長學無常師預石林龐下委心請法林示曰佛之妙用在汝觸事不迷師一言解悟初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僧問諸法已聞於今日西來祖意願敷宣師曰西來無意可宣曰達磨却傳個甚麼師曰九年面壁羞惶殺人曰與麼則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師曰切忌喚鐘作甕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曰如何是死句師曰無底籃兒盛將歸曰不死不活句又作麼生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曰知音者誰師曰聾人爭得聞曰也知和尚慣有此機師曰鷂子過新羅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大海曰都來總不消得師曰金剛王寶劍你還提得起麼曰請師高着眼師曰話作兩橛住佘山慈雲昭慶寺上堂金烏未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僧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歷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上堂上是天下是地擊皷陞堂討甚巴鼻焙經上堂海藏靈文經天緯地琅函玉軸塞壑塡溝如來不說說皷出鳳凰五色髓迦葉不聞聞擊碎驪龍頷下珠火談爲三世諸佛說法義天朗耀揚坤維三世諸佛向火談上說法字脚不留空法界兜羅綿裏玉轉珠回文武火中星移電捲行行鑄出黃金子朶朶花開白玉蓮湛寂凝然然眞不供只如經歸藏禪歸海又作麼生五千餘卷滄茫紙一衆傳來耿夜光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帝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

孫首舉師師作偈以進其畧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虗受三塗苦唯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讐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帝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奏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羣臣奏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偶饑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徑山愚禪師法嗣

寶葉源禪師頌五通仙人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慙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

閑極雲禪師舉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輿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莪禪師頌婆生七子話曰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三上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三下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高峰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杭之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禪師持燈籠至家遂生神儀挺秀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參高峰於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遂從高峰薙落時年二十有四未幾觀流泉有省即詣峰求證峰打趂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

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于是高峰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有問峰諸弟子優劣峰曰如義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林未易量也師居無定所或船或菴榜以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延祐戊午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院曰正宗英宗皇帝亦封御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常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請師陞座爲衆普說示衆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于九重保三韓于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

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沉沉屏几六聰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化無一事不演眞乘莊周雖蝶夢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者一着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埜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絶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臘門圓陀陀光爍爍獨睹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條條划回三萬劫風飛雷

鴈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籍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𩕳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後七年天曆己巳春文宗皇帝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二年賜度錄三十卷入藏號曰普覺國師

杭州天目正宗寺斷崖了義禪師湖之德清湯氏子年十七有禪者誦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抽釘拔楔遂往見聞峰舉牛過窓櫺師疑甚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峰痛棒不覺隕身崖下及出廼自誓七日取證遂端直堅豎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峰上堂曰二十餘年布個漫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曾遇着一個蝦蟆今日不期有個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個甚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爲衆舉揚呵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某甲皆知之有僧參峰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師從此剃落所至歸重泰定三年師狥衆請坐正宗寺一載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成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歡喜踴躍䠞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梢公牢牢把舵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即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爾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日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

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個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耆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九初中峯示寂會埜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賜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得旨於高峯躬舂爨樵貌甚瘠黑戇而少文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即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斸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茆成屋住拾荊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又曰尋常冷解自知非退步沉踪住翠微掃蕩百年榮辱夢倒回多劫本根機蟻因覓穴沿揩走蝶爲尋花徧圃飛須信先天幷後地洞然物物有眞歸後住中天竺桂子堂書偈安坐而逝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得法高峯後棲白雲山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履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兎檀那幾片柴二兎人言無舍利趺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洪州般若絕學世誠禪師古梅參師問曾見甚麼人來曰海印和尚教提無字師曰無字作麼生提曰未提已前早自分曉師曰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他不許他曰言下許師大笑曰不是再來看次早上方丈師曰夜來事作麼生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贓即今贓賊一時斷還和尚把坐具便打師曰黃檗打臨濟六十棒意作麼生梅便喝師曰因甚又去打大愚三掌再來掌黃檗梅纔開口師曰不是曰畢竟那個是師便攔頭打曰且去再看次早上方丈師曰抽袈裟梅擬議師便打三十梅便喝師又打六十梅便休去後上方丈求住師曰你去見無用中峯斷崖三人了却來與我同住後到雲巖見法昌語錄曰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忽有徹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師師看畢對衆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是尚欠脫殼在示衆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個入處

將從前話頭抛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温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個受用有等纔做工夫心地淸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慢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住佛子若欲出離參須眞參悟須實悟

徑山陵禪師法嗣

金華府雲黃山寶林桐江紹大禪師世居嚴之桐江姓吳氏首上雙徑謁虗谷授以單傳之旨久之辭去歷參名宿乃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復歸徑山時東嶼海唱道淨慈請師主藏室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後遷寶林一日將寂衆請書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翕然而化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南康歐陽氏子首謁虗谷谷以龍潭滅紙撚話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氷谷曰破後奚爲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便打師悚然默喩五主巨刹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

蘇州覺隱本誠禪師嘉禾語溪人始從游於胡石塘後嗣法於虗谷嘗作貧居偈以自適曰但得閒中樂豈以貧爲艱愈貧愈無事無事心愈閒雖居人世中恰似出塵寰

道場信禪師法嗣

嘉興府福源寺石屋淸珙禪師蘇之常熟溫氏子首參高峰授以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又往建陽西峯參及菴不契語具及菴章師發憤棄去中塗忽擧首見風亭豁然有省歸語菴菴領之元統辛未四月住禾之當湖福源上堂把住也鋒芒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峯頂上千逢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犂土畊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師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卓拄杖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翺翔除夜小參年亦窮月亦窮三十六旬窮伎倆破除盡在五更鐘窮則變變則通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三條椽下禪和子囊亦空鉢亦空拾得斷麻穿破衲不知身在寂

寥中惟有福源拄杖子不屬陰陽造化功了無春夏秋冬自古自今撐天柱地同行同坐嘯月吟風又誰管你江湖滾滾日月匆匆等閒靠在禪床角一片雲中挂黑龍居七年退歸霞霧之天湖有山居偈曰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壬辰秋七月二十四日與衆訣偈曰靑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推柴擲筆而逝

金華府聖羅山石門剛禪師世居山之麓師得厥旨於及菴遊歷罷歸里中善信即其山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請師主之歲夜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乎道重莫重乎德覺即般若因順即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小參踢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亦乃得正定心譬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所以道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個個無虧一念不生得三摩地一心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繇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今日學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奉爲上峯最菴主三七去程永超彼土成證眞常者然雖如是未審菴主會得也無若也會得便乃不動脚跟高超樂土不消舉念即證無爲其或未然白雲萬里擊拂子曰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一日辭世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撈破虛空須彌倒卓

匡山源禪師法嗣

嘉興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湖州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旦異香襲人髫年出家徧參楚石千巖一十八位尊宿皆因緣不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禪師徑往叩之豁然大悟（語具無極源章）衆請開法海門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下薦取曰作麼生向下薦取師曰切莫動著曰動著後如何師曰與汝三

千棒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掩鼻偷香瞞人不過曰還許學人懺悔麼師曰不打自招僧纔禮拜師曰也是自起自倒漢乃曰向上事向下事截斷兩頭休執滯驀然放出鼈鼻蛇皷殺方知難躲避吽吽吽海門今日忍俊不禁越例爲諸人通個消息汝等還委悉麼以拂子點一點曰等閒拋下活人丹浩浩清風動天地上堂三三三九九九海門湖音似雷吼香浮菊圃獻金錢靈感杷提呈玉狗你也有我也有振轉南辰看北斗正恁麼時且道高登海門峯頂衝開碧落喝散白雲現大人相顯大神通底句子又作麼生道忽作修羅擎日月瑞相曰天吐虛空擎日月十方法界即全身花朝上堂化期月夕蓮珠宮裏降神仙柳約春風錦繡叢中行綵女鬧鬨鬨處顯示舍那性海靜悄悄處埋沒普賢願門正恁麼時且道鬧中活計是靜中活計是海門即不然良久彈指曰兜率天中彈竇几閻浮世界響金鐘洪武初常預薦法事以足疾賜歸癸酉仲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曰吾去矣侍者請偈師厲聲曰平常說底不是耶即瞑目而逝

瑞巖寶禪師法嗣

天台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台之仙居葉氏子資性秀潁嗜讀書過目成誦從古田垕薙髮參方山一日作務次渙然氷釋山以偈印之築室華頂一坐四十年足未常輒閱戶限白雲參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師曰待娑羅峯點頭即向汝道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兜率院夢窓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母禱觀音夢吞金色光而孕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花慨然有求道之意十八爲僧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剎一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既寤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初謁無隱範次謁一山寧于相州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師疑悶無聊見佛國高峯日公扣請如前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峯厲聲喝曰汝何不道和尚逗漏不少師於言下有

省辭歸舊隱常牧山一夕坐久倚壁忽然作去豁然大悟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求峯印可峯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卓菴濃州諸刹國王命師領南禪天龍等處王妃延入宮中執弟子禮問道賜號正覺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敷揚魔壘師以年高隱退尋示寂

紫籜道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去

台州瑞巖恕中無慍禪師台之臨海陳氏子七歲入鄉校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依徑山寂照禪師薙落謁竺元以狗子無佛性話未破疑問元師纔開口被元一喝遂大悟初住明之靈巖次瑞巖謝明慶瑩中和尚惠竹拂上堂拈起示眾曰凌雲勁節傲雪孤標結根於曠劫之先孕質於三乘之外一刀兩段不假思惟信手拈來神號鬼泣非麈尾之能齊豈龜毛之可比擊處而雷轟蟄戶豎時而劍倚長空馬師束手歸降百丈望風斂衽有如是之妙用有如是之神通汝諸人還知來處麼若也未知問取明慶和尚擊禪床下座禱雨上堂甘雨愆期田疇龜拆衲僧鼻孔焦熱生烟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為龍向南閻浮提行雨去也山僧不可洗手奉功未免助其神力卓拄杖曰急急如律令勑謝來蘇莊監收上堂山僧昨遣數員宿將征諸未服既徯我來蘇一鼓而下直得風以順雨以時嘉谷豐登庶民樂業今當還師振旅奏凱論功坐享太平之時玄豁眞君忍俊不禁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一毫端揚聲而歌曰台州仙高一百紅蓮青江口白蝦殼來歸分遠子格且道是甚麼曲調乃曰飯飽弄筯後謝事入松巖寄書退院眾固請師堅拒不允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　上召師至　闕下師以老病辭　上憫而不遣遂住鄞之翠山一日忽遘微疾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

慶元府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次

天寧天童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裂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一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胡孫戴紙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住天童上堂長紫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更待說個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吞巨海于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誠知你亂會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晉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保寧茂禪師法嗣

嘉興府本覺南堂淸欲禪師台之臨海朱氏子元曆二年出世集慶之開福上堂拈拄杖曰與麼來者彩鳳舞丹霄不與麼來者鐵蛇橫古路直饒與麼不與麼去來道絕也是秤錘蘸醋卓拄杖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色非色永嘉大似乞兒暴富開福道摩尼珠誰不識擊碎分文也不直拋向虛空更那邊免使時人挂胸臆然則雲開日出職到威成撞著本色道流恰似泗

自疑白

扶疑枝

洲人見大聖元統元年住本覺上堂顧視大衆曰者裏莫有作家戰將麼時有僧出衆曰盡大地是個問頭和尚作麼生答師曰遍虛空是個答語是你作麼生領曰萬福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與你三十日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你莫是患盲麼僧無語師喝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也做未得行間小卒在出去乃曰若論戰也個個力在轉處到者裏直須通方上士本色英流寸刃不施全鋒敵勝其或未然擬議不來髑髏粉碎卓拄杖喝一喝下座舟中值冬至小參一道虛明總是自家田地初爻既兆全彰劫外乾坤無去來動靜之殊無取舍是非之異可以騎聲蓋色可以隨流入流可以泛華亭半葉之舟可以盡澤國烟波之勝不學任公之釣非同濠上之遊擊拂子曰劈口一槐已傷鹽醋離鉤三寸休更回頭拍膝曰永夜月明天在水雁聲飛過自蘋洲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暑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端的也無師曰喫飯止饑飲水止渴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又作麼生師曰塞却耳根分明聽取癸卯八月示寂

明州瑞雲清涼寺實菴茂禪師郡之奉化鄭氏子幼齡中夜坐禪母惡之推使仆輙達旦不瞑後出家參南澗泉禪師一夕松月下聞流水聲有省往白泉泉俾詣古林林問汝來何為師曰正為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為何入此革囊師擬議林以錫杖擊之豁然悟入至正壬午住長明之瑞雲山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須拈出耶僧噓一聲師便喝僧有省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師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未幾示疾衆請書偈師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額枕之而逝號佛光普炤大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郡人少穎異穉齡出家間扣
名碩俾參本來人久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
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個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
碩見晲視曰可是師與一摑
建寧府斗峯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
聽祝髮參東嶼海聞海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遂
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
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
海曰證個甚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曰
狗子佛性無覷著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嚤哩蘇嚧
海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峯漸成叢席上堂良久曰黃
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
一向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上堂舉青州
布衫話師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濕狸奴知不知
倒上樹梢立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
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折却我舌畢竟
作麼生便下座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
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鄺氏子首謁晦機於
謁東嶼於蘇之薦嚴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
特來參禮爾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
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及嶼遷淨慈邀師分座天曆
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
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
自在乎所以德山棒臨濟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至正
乙未遷普陀未幾署育王嘗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
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虛空無向背何
緣有東西南北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
何者是汝最初父母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
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六年示寂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女中之善倫也秉烈丈夫之志不為富貴
所轉參竺雲曇提無字如是三十六年忽一日問曰
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居士低
頭問訊雲疑其異常遂再叩之曰是誰生是誰死士
復低頭問訊雲曰切忌死在者裏士提起念珠曰數

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去火後得舍利無
數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梁王至建康是夕寺
燬明日王詣寺問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
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
王大喜又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
下忘却王曰衲子所謂三隻襪者何也師曰國內山
川都踏遍今朝親到帝王家賜廣惠圓悟大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
明心驀拈拄杖曰者個是色卓一卓曰者個是聲諸
人總見總聞且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
喝曰食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諡佛慈法喜禪師

天童坦禪師法嗣

南京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之奉化姜氏子參竺西
西知是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言師疑益熾一日
西上堂舉興化打克賓話問師師曰俊哉師子兒西
頷之泰定丙寅住明之觀音後住龍翔會我明兵下
金陵寺僧散去師獨趺坐執兵者滿前投杖而拜
高皇帝嘗幸其寺師說法要嘉師言行純懿特改龍
翔爲大天界一日書偈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
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示寂前一日
高皇帝方督師江陰夢師入謁　帝問曰師來胡爲
師曰將西歸來告別耳未幾　駕還金陵聞師訃正
與夢符　帝驚異詔出內帑以助荼事

南嶽下二十三世

中峯本禪師法嗣

婺州伏龍山千巖元長禪師越之蕭山董氏子家世
宗儒九歲即就外傳諸書經目成誦十九薙髮於武
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受供適中峯在
座即呼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
擬議峯厲聲叱之師遂跪求法要峯授以趙州無字
話令參於是縛茅靈隱山中未幾復以他務移動隨
順世緣倏忽十載復還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
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峯具陳悟因峯又斥之師憤

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食貓飯墮其器有聲恍然開悟復往覆於峯峰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貓飯峰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豐峰乃微笑住後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仰羨是汝諸人既到者裏作麼生與山僧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僧問從上諸聖所傳何事師曰本來無一物赫赫動乾坤曰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老鼠喫猫飯曰學人不會師曰椀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師乃擲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施法被上堂春雪乍捲春雨初晴花紅柳絲水碧山青紫燕黃鸝深談實相叢林草木盡作琴聲突出釋迦鼻孔豁開達磨眼睛只如今日齊郡夫人張氏德眞所施一片法被上有一卷心經喚作一卷心經又是一片法被喚作一片法被又是一卷心經金毯毯錦層層結角羅紋重重寶印縱橫十方朶朶珠纓莊嚴既妙德相彌增一一從夫人心中流出一一於諸佛分上圓明老僧受了諸人無分諸人受了老僧無分不如打歸常住千年萬歲耀眞燈耀眞燈復何憑有時挂向華王座也勝諸方黑漆屏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會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謚佛慧圓鑒禪師

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永新譚氏子幼歲入禾山祝髮後遊天目依附中峰每見峯曰老幻一生參禪不得開悟師心中竊有所疑後來得旨精究禪微示衆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個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問達磨未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

多幸得聞獅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即任拜者一喝不曾倒地在乃擊拂子召衆曰聲前一路千聖不傳不離當處常湛然喝一喝信手拈來萬化千變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且道者兩喝是同是別若道同爭奈是兩喝若道別爭奈只一般者裏會去火𦦨不妨蚊蚋泊者裏不會藕絲牽動鐵崑崙你若是個拗性漢不問會不會不問同不同將古人說底兩句山僧喝底兩喝同時颺在他方界外却看無依道人弄出神頭鬼面有時吞却十方虗空教一切有情無情都無出頭分有時放出山河大地任他森羅萬象徧界縱橫到者裏喚作不離當處常湛然也不得喚作覓即知君不可見也不得分身兩處看也不得併作一處看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還會麼惟證乃知難可測本𥶡成示衆生死與涅槃六六三十六無常等不來我且先瞑目諸禪德且道天如即今是死是活死却活天如活却天如死佛佛受輪迴只爲者些子示寂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相州建長禪寺古先印原禪師世居相州姓藤氏爲國中貴族十三剃髮遍歷戸庭咸無所證遂入中夏參無見於華頂見指參中峰師屢呈見解峰呵之師飲食俱廢峰憐其誠乃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虗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師聞之不覺汗下一日有省告峯曰原以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峰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超然領解後辭去參古林東嶼諸大老會淸拙澄公將入日本拉師同行遂出世甲州之慧林遷萬壽淨智長壽諸刹一日微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遂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獨處相逢是何面孔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廣信貴溪丁氏子自

◆滲大疑倒

幼出家禮末山本公爲師住江淮南浙便參知識一日因小便觸地得個入處請益絕學（語具絕學章）到雪巖閱法昌語錄至驅耕奪食忽有徹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學學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是尚欠脫殼在越三年因過堂打動鉢盂忽大悟出住天心繼住高仰上堂慧劍單提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曰正好一帆風過海個中不還駕濤人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還有會得本來心底麼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五月初三日跏趺示寂全身安於石塔

平山林禪師法嗣

杭州止菴德祥禪師杭州人一日倚座曰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溪趙氏子十歲祝髮參了然機緣相契命爲侍香至正乙未住金華西峰　太祖高皇帝取婺州　幸智者禪寺詔師住之晚歿南屏忽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朝整衣端坐而逝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辨山白蓮寺嬾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依海昌淨妙寺出家首謁天眞發明教外別傳之旨自此韜光名刹交聘不就恪遵竹杖禪師遺命住白蓮寺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弁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瑤花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娘生鼻孔從來直倘於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晚歸淨妙久之託疾告終塔於蒼弁之南阡

華頂覩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禪師處之麗水吳氏子從空中假禪師剃髮深習禪定參無見問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見曰待婆羅峰點頭却向你道師以手遙曳欲答見遽喝師曰婆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

剩飯而何見頌之後主普慈諸剎洪武己酉應召尋隱福林一日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師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

別源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台之瑞巖後主天童其侑宏智禪師詞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寧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眞規復復昭告菲詞深勸崖谷願師再來為法作則

天童一禪師法嗣

撫州雲居呆菴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母夢梵僧入室而生晬歲岐嶷頴異負笈入鄉校授書成誦長依天童左菴薙髮受具抜郡之天寧參了堂堂曰何來師曰天童堂曰昌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為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急師以坐具作擲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洪武己未師出世撫州北禪示衆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劚却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盡繁枝葉鈍钁深劚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鉏斧了無痕師凡見僧便問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尚莫得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掌之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師舉起劚頭曰不得喚作劚頭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劚頭曰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問騎虎頭撩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且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個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回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繇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貼天

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也不得師曰情知汝不是好心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個鈯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垃圾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洪武二十六年春　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與首對揚稱　旨秋函　命祭廬山禮成復命賜衣一襲是冬得　旨升住徑山上堂自有生佛以來說法如雲如雨者不可勝紀徑山今日權借虛空爲口須彌爲舌宣說眞俗不二法門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衆中莫有旁不甘的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拈拄杖卓一下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上堂一從廬嶽來接得華頂信報道南山白額虎却在龍淵裏藏牙伏爪東海赤梢鯉直上鷲峰頭躍浪衝波好大衆一大藏教何曾說到者裏雖然徑山拄杖子未肯放過在拈拄杖畫一畫曰仙人張果老不愛藥葫蘆靠拄杖下座忽於十月二十三日謂衆曰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徑山悅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祝髮於邑之西方寺誓歷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至體鉢凝謁南楚楚然之留司內記初住越之定水作室東澗名曰蒲菴示睦州思親之意掩關示衆槁木形骸百念灰溪猿野鶴苦相猜閉門獨掩靑松雨笑口逢人亦懶開嘗賦白牛偈曰耕雲不住海門東收向楞伽小朶峰露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踪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關頭角別水精池沼玉芙蓉洪武元年冬以高行　召說法鍾山賜食　內廷時　蜀王椿爲　太祖所鍾愛命儒臣李時莿蘇伯衡與師等論道無虛日　蜀王遇師甚恭命撰坐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牓於宮以自警二十日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日疑四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十九得度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尚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灑耶杖策而出參普覺問答之際疑情頓釋覺可之至元六年住台之大雄山晚居淨慈臨終衆求偈師曰吾宗本無言說合掌而寂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萬峯時蔚禪師溫之樂淸金氏子參止巖示以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故趾一日聞寺主舉潙山踢倒淨瓶公案忽契悟即說偈曰顚顚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𨚫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訪無見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進前問訊叉手而立見曰如何是道師曰道無可道見曰不道有不道個甚麼師曰正要和尚疑著見曰疑著即錯師曰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參千巖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巖曰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頭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去明日巖請衆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値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說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値三千與大千𨚫被傍觀人覷破誰知不値半文錢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雙拳曰閉𨚫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歛僧伽黎下座後移錫鄧尉搆大伽藍號曰聖恩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趺坐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奉全身菴於塔之西岡

松江府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郡之張氏子少祝髮於無用貴公次謁千巖聞其提唱豁然悟入後嗣主其席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

夜抽條今朝吐蕋花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喝一喝上堂天無門地無戸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終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針上塔頂寶索上堂鉤索連環連環鉤索觀體全彰眼眼相顧其橫也穿却虛空鼻頭其豎也鎻住須彌鐵柱親從惡辣鉗上煆煉得來豈比尋常䟽纙紙裏個是谷砥居士壯觀浮圖騰今亘古底作也雖然如是且道高懸倒挂一句如何舉似風簷平定香雲繞萬世光華佛日長

杭州天龍無用守貴禪師婺之浦江張氏子首參千巖恍有所契次見中峰諸老乃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至正庚寅主天龍示寂日書偈曰一喝臭殼內外纖悉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

金華府花山明叟昌菴主辭衆偈曰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端坐而逝

白蓮安禪師法嗣

杭州正傳院空谷隆景禪師蘇之洞庭陳氏子爲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從辨山懶雲受業參禪雖家居而湖海禪伯如古拙輩靡不參謁後禮虎丘石菴爲師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受戒遂依石菴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師示敬堂曰向上一著者悟徹之後結角羅紋殺著一槌所謂末後一句也言語說不到只用活機手段調治而至百丈再參馬祖馬祖正用此機臨濟再參黃檗黃檗亦用此機臨濟打洛浦亦此機也後於夾山棒下方始瞥地興化打克賓亦此機也眞淨和尚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日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此頌甚對機汝今公案未明如何明得此一著子夙有靈

根者公案亦甚易明不見臨濟凡問佛法便被黃檗毆打十分切當後得大愚一句打發洞明黃檗機用假如今日汝問我向上一著我亦不用搖唇動舌只用毆打再問再打汝被我打得荒了無計可施無理可說不得意中忽然猛省亦未可知我雖不施棒喝汝但恁麼承當去看正統九年師存年五十二自作塔銘于武林西湖之修吉山 按禪燈世譜空谷隆嗣天如則及讀空谷集乃知師爲嬾雲嗣也其自製塔銘曰嬾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于嬾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諧實爲至云云柱恐有讀燈元者執此而非彼如天皇天王爭端互起故特表而出之

其疑自

福林度禪師法嗣

太平府繁昌八峯山古拙俊禪師 無際參師問還我炤用來際曰若有炤用卽成障隔師曰者斷著空佛也救不得際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後示以偈曰憶昔繁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人知無絃曲子眞堪續慧命懸懸付阿誰

曰疑四

南嶽下二十五世

鄧尉蔚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寶藏普持禪師 虛白參師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白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汝在許多時還作者見解白乃發憤忘食至第二夜大徹師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其彰

蘇州鄧尉山果林禪師 虛白參師擲下蒲團索頌白曰只些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個甚麼白擬進師便打

武昌府九峯無念勝學禪師 德安隨州應人山陳姓九歲禮本郡寶林緣公出家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已事不明參無聞開示萬法歸一話後入嵩山住靜一日有省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遍訪參萬峯于鄧尉峯擧牛過窗櫺公案令頌師曰頭角崢嶸曰足蹄通身過隙月沉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峰壽以偈證之復回寶林道風昭著楚昭王建剎延師居之示衆師問衆如何是達磨直指

一句衆無語師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洪武間　太祖召至　奉天殿親問法要師進偈　上大悅　御製詩文以賜永樂三年乙酉三月二十九日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舊水連天儼然而逝塔全身於獅子巖謚淸福廣惠禪師

繁昌俊禪師法嗣

普州東林無際悟禪師蜀人二十出纏縛竹爲菴研勤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悟師有偈曰無念即著空有念即著執有無兩相忘非空亦非執又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皂白何處不含容楚山參師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山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師曰汝有何所得山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師曰莫不是學得來者山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師曰汝落空耶山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師曰畢竟若何山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師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山曰和尚離是把斷要津其奈勞神不易師拍膝一下曰會麼山便喝師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山掩耳而出授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何密菴居士法嗣

揚州素菴田大士僧問普陀路向甚麼門出師曰即今從何門入曰抑勒入作麼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師曰錯僧又退後三步師曰錯僧茫然師曰是汝錯貧道錯曰未學已前早知錯了師拍膝曰正好棒喫在僧無語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記取

南嶽下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虗白慧旵禪師姓王氏湖廣人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落髮一日作務次然問曰子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與師師曰降將不斬值然住陳山聞松隱唱道雲間即往咨叩一日出定舉首覩松有省尋至蘇之鄧尉見果林針芥相投復指見寶藏具陳悟因藏呵叱之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

法源底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永樂戊子至安溪設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道俗揚播宿衲爭趨座下室中垂語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付海舟法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擲下拄杖曰千觔擔子方全付亠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宣德辛酉六月二十七日有去世意衆請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者幾句閒言語二十九日辰時跏趺而逝塔於安溪東塢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山雪骨會中禪師大闡參師示偈曰萬緣都鏡起放下莫驚寒但把河沙法收歸作一團抓翻諸障礙打破五陰關戰退魔軍陣干戈罷却閒闡有省師讚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早轉入鄽來一聲卒地遮空吼野獸聞知腦裂開囑以偈曰化萬悉圓通十方都貫徹獨露一眞入舒開廣長舌獅子吼聲來野干俱腦裂續續上傳燈於今光不滅

東林悟禪師法嗣

成都府東山天成寺楚山紹琦禪師唐安雷氏子八歲入鄉校授經成誦九歲失怙詣亠極通禪師學出世法後謁無際示以無字公案偶聞開靜板鳴礙膺氷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師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曰亦未在師乃禮拜際曰如是如是後居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淵潤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氷鐺煮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曰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曰不涉寒暑者是甚麼人師曰爲

汝道了也汝還識否僧擬對師咄曰擬心卽乖開口便錯貶得眼來錯過去也曰原來恁地近那師曰汝見個甚麼道理曰面目分明當機不露師震聲一喝僧當下豁然景泰五年住投子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峰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奈爭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候白更有候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今日和尚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躡丹霄外優鉢花開烈火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上堂師乃顧視大衆曰只者些子誵訛古今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擧揚不出驀拈拄杖曰今日因甚却落在山僧手中以拄杖橫按曰橫也由我拈起拄杖曰豎也由我放下拄杖曰放下也由我以致卷舒殺活總由我又以拄杖向空中點一下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乃至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的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截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甚麼碗師一日到菜園見園頭縛冬瓜架師指冬瓜曰者個無口因甚長如許多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你主人公還替你出些氣力也無頭曰全靠他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禮拜師曰猶是奴兒婢子在頭拈篾縛冬瓜架師呵呵大笑回顧侍僧曰菜園有蟲成化九年三月十五日示微疾衆請師末後句師展兩手示之曰會麼曰不會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挂壁撞倒虛空靑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呑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遂安詳而逝

太平府八峯山廣善寶月潭禪師大慧參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慧曰東嶺上雲有師曰有雨雲無雨雲慧曰雨淋淋地師曰下後如何慧曰白浪滔天師曰如何是萬法歸一慧曰人間寒暑不能侵師曰如何是靑州布衫慧曰賴遇良工手師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麼被片雲遮却慧曰船去船來岸不移師曰人人有個影子因甚踏不著慧曰昨日有人從

廣東來師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慧曰東海鯉魚吞却日師曰如是如是付以偈曰乾坤雖大不能藏日月雖明難逾光紹續慧燈常不滅流傳千古繼諸方

南京太崗月溪澄禪師付法偈曰心即能知心法即可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伏牛山物外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依無際參究後得洒脫偈曰崑崙倒跨清風舞澗底泥牛鬬石虎磕著蒼松眼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

重慶府西禪雪峯瑞禪師天奇參師問無奇乃移時方覺答曰澗底頑氷吞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的心掃妄求眞底見奇曰是師曰你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眞絕諸佛之命脈震聲又喝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奇心中豁然

古庭善堅禪師滇之昆明人參一歸何處話一日定中聞僧曰見無所見即眞見師於此頓然脫落正統乙丑至隆恩見無際際曰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親似一遍師實供說至見諦處叉手默然際曰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師以兩手大展曰者個非別際曰者個還著言句也無師曰實無一字際曰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師禮辭際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十字街頭喝佛罵祖去際曰子再來麼師曰不違和尙尊顏驀直而去就止金臺大容山雲水不絕無際恐出世早命爲首座問曰子別在甚處師曰佛祖行不到處際曰還許人來否師曰坦然無礙際曰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師曰黃檗際曰子見黃檗麼師曰縱是黃檗也須見擯際曰敢在我者裏說大話師曰正眼無私際曰觀子知見吾非子之師也師曰無有過量豈勉貶剝際曰如是如是

田素菴大士法嗣

佛跡頤菴眞禪師開堂普說曰靑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如此也是尋常茶飯古德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承古有言機不離位墮於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還知有恁

麽時節也無錯勘破了也如今談禪者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匆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法競興古云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覺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向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呆樁樁地却如個有氣的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三下

音釋

筆 居胃切竹名　鰂 昨則切鰞鰂魚名口中有墨腹則賊人　倜 他歷切倜儻不羈也　繅 蘇曹切與繅同繹繭爲絲　賚 洛代切賜也　瓊 渠營切赤玉也　庴 得案切小舍也　醓 神至也諡行立號以易名也　舐 上紙切以舌取物也　鐺 抽庚切釜屬有耳足　裛 一入切香襲衣　蘸 莊路切以物淬水中　淈湝 上戶骨切音鶻湝正作吐訥切音突不分別貌　怢　涖 力地切蒞同臨也　璃 渠營切瓊也　昆 初減切日光炤也　斀 直角切樂也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四上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　淨柱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七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湖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州常熟錢氏子出家於破山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有疑往參萬峯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欄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遂承付囑廬於洞庭山塢二十有九年一僧至激發參東明師往見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明日遣侍者請師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個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敘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梨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

◆異疑見

◆藝疑爇

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麼處師罔然明日恁麼則何曾見萬峯師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琉璃燈墮地忽然大悟詣呈悟繇明日老闍黎親嗣萬峯去師曰和尚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付法語見東明章追明示寂師欲歸洞庭衆請繼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藝此辨香堪酬接引喝一喝曰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曰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報贊恩此一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曰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孃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日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個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譊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曰多向者裏安身咄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右側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峰大闡慧通禪師建寧政和邵氏子出家斗峯初參周山主閉關巖頭菴次參雪骨語見雪骨章一夕有省卽說偈曰手把滿風斧毗盧頂破開三千諸佛法一串串將來往見雪骨雪問還我話頭來師曰遍大地是個話頭請和尚自擧曰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萬法不住一以不著坦然無歸曰速還我無歸偈來師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月輪孤曰如何是有師曰有有原非有虛空開一口全機大用來顯出通身手曰如何是無師曰無無不是無歷歷自如如覿面無人識豎拳問大愚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藏身躱命師曰者個猨藉破屋容藏累劫生死今朝信手掀翻乾盡虛空獨露曰如是如是成化癸巳秋抵燕京中官黃高爲師建寺奏　上賜名正法開堂日僧問無眼人如

何吹得笛響師曰禮拜著向汝道僧禮拜師曰響也響也豈得無眼僧有省後還故山住君峰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辭世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太虛裏面笑嘻嘻沐浴而化

天成琦禪師法嗣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山問面南看北斗仰首看青天此語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却口好山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山曰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眞宗須具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師振聲一喝山曰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如何是向上一機師曰靑天白日卓午山曰猶未夢見在師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針山曰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子作麼生領會師近前禮一拜山曰轉身一句速道將來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山擬拈拄杖師乃一喝拂袖而出山曰放子三十棒師復回身近前合掌曰謝和尚垂慈深錐痛劄山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叉叉手默然山曰如是如是

唐安湛淵裔禪師楚山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山曰松風流水爲甚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山曰你道他說個甚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山曰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山曰聞則且置你道說個甚麼師乃豎起拳頭山曰還有聞得底者麼師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山曰渠爲甚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山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過山曰放汝二十棒師乃禮拜

太原府海雲深禪師楚山聞鐘聲問曰子還聞否師曰聞山曰你道說個甚麼師乃作鐘聲山曰只如鐘聲未發已前響在甚麼處師曰未發已前山曰鐘聲絕後響歸何處師曰鐘聲絕後山曰耳是根響是塵知響者是甚麼師曰非心不響非響不心山曰心豈有響乎師曰心雖非響響處分明師曰無響之時心在何處師曰心體湛然不逐響生不隨響滅蓋由兩耳虛通是以應用無礙山曰子蓋說道理耶師曰不

說可乎山拈拄杖便打師乃禮拜
古渝濟川洪禪師問楚山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山曰子之識海若空魚龍自有變化師曰未審蟭螟蟲卽今何在山曰在汝眉毛下師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山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未審如何是摩醯正眼山喝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面門兩眼渾無事頂中一點耀乾坤師曰蓮湖橋爲人直指因甚明眼人落井山曰高山無險路平地有深坑師曰如何是直指的事山曰玉闌干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師曰謝師答話山曰切忌隨語生解師禮拜
襄陽府大雲輿禪師與楚山下山回至途中性空本潔毒菴來迎山曰你道我甚麼處去來空曰知和尚去處也潔曰今朝天色晴暖菴曰和尚登山不易山顧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大衆久立請師回寺山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山笑曰頭角髼鬆鼻孔一般到家各與二十拄杖衆同禮一拜山轉身便行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楚山撫關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日用事作麼生師白看取趙州無字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山曰趙州意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某甲到者裏則無用心處山曰早是用心了也師曰某甲亦不知山曰誰道不知師曰道者亦非山曰如是師作禮山拈拄杖曰待出關來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卽今亦不在關內山以手拍關門一下曰者個聻師一喝山曰未在更道師曰靈機無隔礙墻壁絕周遮山却與一喝師近前問訊曰謝師指教山曰天時酷暑善加保愛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參楚山問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師拈拄杖曰聻師便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曰好打麼師乃捉住拄杖曰打甚麼山與一喝師作禮山曰那裏來師曰本無動靜山曰因甚到此師曰來處亦非山曰與甚麼人同途師曰野鶴獨翔雲漢表素蟾孤照宇寰中山

曰途中忽遇猛虎時如何迴避師曰虎在甚麼處山便作虎聲師作怕勢山曰恁麼子親見虎來耶師却作虎聲山呵呵大笑曰聞子掀翻藏教徧博內外典集貫通諸子百家實否師曰某甲者裏一字也無說甚麼百家山曰者裏聻師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山曰汝道是甚麼心行師曰却是某甲罪過山曰放子二十棒汝還甘麼師曰不甘山曰因甚不甘師曰某甲若甘則孤負和尚去也山曰恁麼則不負老僧耶師曰屈山曰子於二六時中何所用心師曰獨開雙眼睜長伸兩脚眠山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踈山曰只此是別更有師曰古木枝頭飛赤烏山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師曰道不得山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所以道不得山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山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泥牛走入海吞却老龍珠山曰未在師進前叉手默然而立山曰如是如是

松藩大悲寺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也生有異相年十二即禮月光爲師後代惠心住松潘時番夷叛服不常師居邊撫化番夷莫不投伏天順間累封國師楚山過訪師呈悟緣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氷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明白眼何處撒塵沙山曰善哉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曰大德從甚麼處來師曰六項山曰我聞六項好茶是否師曰與此間不異山曰如何是此間底師曰只者是山曰是何滋味師曰不堪承奉山曰試將來看師作獻茶勢山曰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離却動靜別道一句看師乃觸禮一拜山曰甚麼法諱師曰昌雲山曰道號甚麼師曰隱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上頭關山曰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徧布寰區山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靑天白晝山笑之

石經谿堂祖裕禪師成都亘氏子從楚山學出世法山閱般若經師詣前問曰師所閱者乃文字般若爾只如拈過文字未審如何是眞般若山乃舉起經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喚作文字得麼師曰不喚作文字得麼山曰般若眞空固非文字且亦不離文字何以故蓋文字性空與夫般若之體則無二也師曰此不二空中還著得此般若文字之名言乎山曰不二空中本絕名言亦無眞僞先佛世尊假名言說此所謂不壞名言成就般若智智不捨一法證成滿足菩提此文殊之境界非二乘之見乎師曰恁麼則名相性離說亦無說耶山曰只此無相無名無得無說即眞般若也師却拈起經曰且道者個又是甚麼山與一喝曰你道是甚麼師亦喝山乃奪過經復舉起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一卷經流出子還知此一卷經出處麼師彈指一下山曰般若智用子今得矣遂度經與師曰更須一字一句從頭閱過再來共汝商量師乃接經再禮而退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謁楚山山曰子一向在甚麼處住師曰某甲性空無我故不住有相不住無相山曰有無俱遣時如何師曰不離當處即是覺性妙場山曰當處即不問除却語言動靜又作麼生師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截斷舌頭怎奈全身顯露山曰莫亂道師曰當仁不讓豈敢私意搏量山曰搏量個甚麼師曰搏量個不搏量的山頷曰子二六時中莫不空度耶師曰曾做無字工夫山曰如何是無字師曰適來上山恁麼發困山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山曰還我無字頌來師曰無無無處亦非無雲散長空月正孤亘古亘今渾不昧要將名列祖師圖山曰我聞子曾披藏教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山曰白的是紙黑的是墨畢竟那個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本分山曰如何是不本分的道理師曰經聻山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曰如何即是山曰經師曰謝師答話山曰佛祖本無言說凡有言說即非眞理且道者裏無你會處離四句絕百非試道一句看師默然良久前禮三拜依位而立山曰此是諸佛諸祖之所得二十三代之所授言語

不可及處覿面相承點首默契子善受持保護自當勉之珍重珍重

翠薇悟空眞空禪師陝右人也楚山問踏翻大地了無寸土徹底窮源更無一物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此中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不可得山曰只個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開口山振聲一喝師曰恩大難酬山爲彈指曰知即得宜加保任

陝府玉峯如琳禪師楚山問子在甚麼處用心師曰無用心處山曰與麼則虛喪光陰耶師曰虛空百雜碎廓徹大分明山曰如何是分明的事師曰識得東君面乾坤總是春山曰未在師曰面門鼻孔大頭垂山曰子恁麼到不疑之地耶師曰某甲亦不向者裏住著山曰子向甚麼處住著師曰有無俱不滯脫體絕思量山曰只者絕思量處子今正好思量師乃諸諾山曰且道絕思量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非思量山爲點首

天成古音韶禪師掩關次楚山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師曰他不曾有出入誰云在不在即開門觸禮一拜山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之事請關中主相見師乃叉手默然山曰此則沉寂默去也師曰師適來問甚麼山曰問汝關中主師曰喚作寂默得麼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非亦絕渠儂面目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師曰恁麼則子不在關成耶師曰某甲見和尙亦不在關外師以手拍關門一下曰怎奈者個何師擬對山叱曰汝但於心不分別者個門戶亦無所有門戶既非則誰在關內誰在關外雖然理則如是亦不可越他世諦規矩尤不可違他自已志願正好向者無分別無內外處竪起脊梁全機坐斷徹底掀翻囫圇嚼破一一從自已胸襟流出可也曰言曰行可以模範後學抑不負其已靈也子其勉而進之三載出關之日拄杖再爲汝勘過

南京香巖古溪覺澄禪師姓張氏高陽人受業於大慶寺默菴禪師每於禪寂中覺白水從鼻流出偏滿堂宇自意身心輕安後參楚山山問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作麼生會師曰法外無心青山滿目已而針芥

相契隨衆入室天順五年住高座寺結制小參三根椽下坐推推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我此堂中都是伶俐衲僧本分禪和個中有不惜眉毛者便出來問話有麽有麽十五日已前不許動著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有者云日日是好日如此則太煞分明又論甚麽小參大參横說竪說有時三世諸佛與露柱說法覓火和烟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枲帶月歸如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極小同大忘絶境界須彌納芥子也得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只如大小相含一多無碍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作麽商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正眼觀來兩個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靑州布衫不放出頭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之於雲門胡餅不容開口教你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皺又皺不破正當恁麽時且道是小參是大參還會麽眉間摋出金剛焰露柱灯籠盡放光成化癸巳八月初九日盥沐端坐而化衆凄然師徐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

珪菴祖玠侍者侍楚山次有章子擎茶奉山山毀罷乃顧童子曰人道你憨耶師曰他亦有乖處山曰那裏是他乖處師喚童子接盞童子近前山曰道得一句則還你盞子童无對山顧師師曰只者無言語處不隔纖毫山曰既是不隔因甚道不得師呼童子何不問訊童子問訊山却度盞與童子童子接盞而去師曰道他无語得麽山笑曰只如者童子擧盞擎茶低頭叉手一動一靜處端的是無明使然耶是佛性如是師曰迷乃爲積劫無明了則本來佛性山曰恁麽他是知有是不知有師曰他若知有則不爲迷因不知有翻爲隔碍山曰子還知有也無師曰某甲不知有山曰既不知有何以知宗師曰聖人若知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則同聖人山曰子看老僧是知有耶是不知有耶師曰臨機大用擧必全眞說甚知有不知有山曰只如老僧卽今者一語一默剖析是非分別名相處與適來童子見識是同是別師曰此吾師擇法智眼無作妙用體性雖同用處懸隔山曰既云擇法安能無作乎師曰智炤非識妙用非有用既非

右疑在

用作亦非作分別而實無分別之能也山曰今對萬法境相差殊一一明了不具分別可乎師曰教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圓明了知不由心念其斯之謂歟山乃彈指讚曰善哉我子可謂鵝王擇乳也苟非智眼精明徹證無疑之地焉能如是哉師乃掩耳禮謝而退一日病次山來看值心上座至山顧謂師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山曰未右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心乃禮山一拜師曰呈似了也山曰子既識得心還能覿體頌出乎師曰祖師心印若為傳有語分明不在言能向機前親領得海門撑出釣魚船山奇之師後病甚有痛苦聲山曰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師曰用得著山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山曰笑與叫者復是阿誰師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眞寂體中實无受者山曰主人公即今在甚麼處師曰秋風不扇桂蕋飄香山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師曰有眼覷不見山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子向恁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山曰恁麼則子不會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遂執其手曰此是甚麼師曰是祖玠之手山曰祖玠是誰師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山嘆曰善哉只個不即不離可謂妙契無生徹證圓常之道子今理見既明雖則年茂死亦何憾師乃合掌告山曰快與某甲鑽得座龕來山即命舁龕至師乃顧衆曰吾當行矣遂振身端坐歛目而逝

廣善潭禪師法嗣

南京崇福寺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幼歲出家棲止於天長瓜婁山請益海舟慈禪師有省成化元年至太平繁昌參寶月遂承印證(語具寶月章)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元只是者個如今目前也只是者個山僧將來上下拂左右拂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若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會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得處紹如來之傳燈續祖庭之正脉聯二十八世之英華接三十四代之骨髓衆皆默然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太崗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眞寺毒峯本善禪師鳳陽吳氏子隨父任生于粵之雷陽十七出家初遇老宿開示無字公案囑曰須發大願以自護持師便發願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遣棄修行若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無盡寓湞溪閉關一朝聞鼓聲忽不自繇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參月溪于廣恩溪問如何是無字師曰某甲一向只隨人道是個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寒霜皎皎輝古騰今曰還我劍來師曰擬動卽犯他鋒鋩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曰老僧來彎師曰亦不相饒曰殺敗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後爲衆普說其略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拔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戟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拂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碧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勝妙會正是辜負己靈不作奇特勝妙會又是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不見道解藏天下于天下始見林梢挂羊角住後上堂僧問昔高峯和尚示衆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頭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點撿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不知是那一句師曰待你悟卽向你道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下座

代州五臺普濟寺孤月淨澄禪師燕京西河張氏子參月溪看狗子無佛性話三日有省溪可之後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天順改元返清涼代王請詣　內掖問道感光明庭煥　王心大悅而師禮焉　王斥俸金建寺華嚴谷額曰普濟山居偈

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覷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横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爲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山靑葉又黃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軸衫子重聯補曰炙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寺

東峯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實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雪峯蓄養有年因峯遷化未獲印可遠扣楚山値　定王甍世三周除禫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堯風淸六合明明佛日炤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山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禫之辰適鶴駕仙遊之日未審甍世主人金容即今何在山竪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三世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山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刧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山讚曰俊哉衲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勿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南嶽下二十八世

東明慈禪師法嗣

南京寶峯明瑄禪師蘇之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即止酒遂求爲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地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薪舟見曰將荊棘作麼師曰燒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却師

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炤之豁然大悟呈悟於舟舟便打師奪柱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班笑裏藏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後住金陵高峰寺天奇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在只北京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否曰曾到師曰四川景界與我此間如何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豎起拳曰還有者個麼曰無師曰因甚却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而去成化八年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于東明寺左

君峰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峰清祥上座大闡問何者是有何者是無有無都不計後作麼生師曰有即是生無即是滅有無都不計非生亦非滅故曰佛性不生不滅佛性即是自性自性即是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眞如自性更無別說有即是幻無即是化有無不計非幻亦非化是名離幻即覺常覺不住故曰眞如妙心有即是惡無即是善有無不計非惡非善生死永斷故曰菩提故曰般若故曰妙法故曰妙心故曰三世諸佛故曰列代祖師心印亦名自性圓通倒去顚來縱橫自在無坐無禪無修無證無定無亂望師慈悲證其虛的復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曰宜深保養不宜速說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裏出木楔中人毒氣因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啞泊合饒舌

東方裕禪師法嗣

南京碧峯寺天通顯禪師玉芝問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者漢死來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轉身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

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個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誵訛試爲酬一語看芝曰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師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舉前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疎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繢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師打一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芝即禮謝平日所蘊泮然氷釋師遊西湖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笑而頷之

夷峰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南嶽下二十九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江氏子禮荊門州無說拔剃令看一歸何處話後遍謁耆宿一日同全首座住襄陽聞呼猪聲全曰阿孃墻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聞瞿然一日染病甚劇聞僧舉大慧發背因緣豁然透得全公說偈之意後同祖月閱應菴語錄曰此是左府判司兩手分付師問曰今言分付分付個甚麼月擬議師劈面一掌後見寶峯峯爲印可金山寶禪師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曰不住威音外回途任意從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知音只許知音契若是知音理自忘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雪女爐中誇錦繡蝦蟆鼓翅匝天飛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清風臨古嶂翠柏亂搖頭曰□道師曰本鷄飛雲外金剛笑點頭曰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畢竟是那一句師震聲便喝示衆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會得者個無法歸家穩坐（笑巖別云若會得者個無法且請止居門外）示衆大衆會麼月挂槐梢朗擬

住疑生

口疑更

本疑木

人喚作弓〇會麼上弦猶不似下弦亦非堪〇會麼一輪親捧出何處遇月星示衆鶴愛青松雲獻玉鴛眠紫蓼錦添花漁歌混唱武陵溪蹤過桃原休斯罵[illegible]會麼多少樵人爛斧柯空使仙人奕象棋示衆間花野草露眞機劍號巨闕蛾蟟穿園拍板飛珠稱夜光兩岸蘆苘齊點首雲騰致雨一條江水伴鷗飛露結爲霜山僧於此盡情吐露更有一個滑息又未明白⊕會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吉菴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本郡秀水張氏子參吉菴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響豁然契悟尋趨方丈菴望見笑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了曰贓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藉狼藉曰者掠虛漢狼藉個甚麼師喝一喝便歸衆菴喜印可之嘉靖初住金陵安隱上堂舉拂子占大衆曰見麼又擊拂子曰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眞如藏非思非議應用泠泠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顧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也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便擔荷去住天寧因羣鴉鳴有士問那一聲好那一聲不好師曰我者裏總是觀音入理之門吏部陸光祖問畫前無有易否師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畫陸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陸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陸曰諸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陸陸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湖州別駕熊南沙問設有人將劍來取師頭師還躱避否師曰若有不眨眼底將軍便有不怕死底和尚沙作揮劍勢師放身便倒沙曰好個阿師死在劍下師起來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問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父母未生前道得一句即答問如何是佛師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曰此是報化佛如何是法身佛師曰莫著相曰如何是法師曰玉軸琅函非是法闍黎問處太分明曰不會師召闍黎僧應諾師曰又道不會曰如何是僧師曰衲衣擁雪千山外錫杖拖雲四海中曰還有向上事否師曰向下也無說甚向上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古鏡

分明含萬象曰來後如何師曰萬象分明古鏡中曰用來作麼師曰祖師若不來埋沒古鏡溪上坐次僧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兩岸春風杳不斷一溪流水落花新曰爭奈學人不會師曰蜻蜓飛尙緩蛺蝶舞偏忙曰和尙將境示人師振威一喝僧禮拜師曰未在更道僧無語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一日示疾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無更也以手搖曳而逝

碧峰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玉芝菴月泉法聚禪師嘉興富氏子髫齡肄儒淹通經籍從師海鹽資聖寺別搆靜室讀壇經有省後聞僧舉僧問大顚如何是見性顚曰見卽是性不覺一笑尋結廬於悟空山作湖光倚杖二首參夢居師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師卽大悟從居天池玉芝精舍上堂迅速年光若流水盡道三十六旬今夜止爭如山僧有個陳年曆日直是無頭無尾雖然墨爛紙灰爭奈諸人本命元辰盡在裏許驀然拈出繩床角頭打亂過天星紀誰管他角亢危婁氐房箕尾切忌顚拈倒舉如何是顚拈倒舉老者不減年幼者非得歲申生人不屬猴子生人不屬鼠吏部陵光祖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向甚麼處去了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個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卽錯過去也又以手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者個如何說法師曰說法且置平常喚者個作甚麼曰喚作石頭師曰又道不說法

陵音陸

金臺覺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投禮天日平舒老人獲聞心要後入京師宿通堂聞僧誦丹霞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寓止廣德師詣陳所解遂得法鳥後住徑山一日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蹤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遂寂

鳥疑焉

天目進禪師法嗣

野翁曉禪師無趣參師曰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萬法歸一趣有省付以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古音淨琴禪師郡之建陽蔡氏子年二十五禮赤石山主出家便問曰人言明心見性莫不是我心起處便覺知者麼石曰此妄心非眞心也若認此心是認賊爲子師曰恁麼則我乃無心耶石曰是汝知無所知覺無所覺者師聞直下頓脫身心獨見自性非知非不知非覺非不覺遇泉州靜晃禪師教看萬法歸一公案後入蜀經南陽鷄鳴河中途有省參壽堂于巫山寺遂承印可有醒醐集行世

南嶽下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無聞明聰禪師邵武光澤奚氏子依且隱菴出家出入講席於大通智勝佛四句偈日參夜究一日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參天奇纔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草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奇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太行峨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笑巖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佛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一圓相僧無語（笑巖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一日忽遁去越二年復歸山七月朔夕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淨菴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笑巖參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遂悟佛旨因緣乃曰既是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大悟悟個甚麼巖擬對師以手掩巖口曰止止猶更挂齒在巖豁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誠大遠在遂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亦大喜曰奇哉斯偈是從上果地人之語也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郡之嘉善懷氏子依大雲寺出家時法舟掩關天寧師往參舟授以念佛話一日受食碗忽墮地猛然有省尋閱宗鏡錄大悟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鼈

嘉興府精嚴寺冬谿方澤禪師嘉善任氏子參法舟於天寧一日舟舉龍潭參天皇語至何處不指示心要有省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髮透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蘊藏作麼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學為此方便誑謔之辭其實不能結不能解也設有個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狠八藉竄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能不爾乃擊拂子曰吽

野翁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敬畏菴無趣如空禪師郡之秀水施氏子性仁慈留心內典同法舟參訪八年刻志參究適野翁寓東塔師往謁令參一歸何處勇猛三載聞鷄鳴有省蒙翁印可遂掩關示衆三十餘年參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端在眼上從斯去去草鞋即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偈曰窮子還鄉長者宅善財參遍雜華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啓關示衆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遂剃染檀信請居敬畏菴師行脚時至杭城參封自然值然補衲次師問曰和尚補者個遮寒遮熱封仰視師禮拜封曰點茶來師作舞而出吏部陸光祖舉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事至東裴潛去因緣乃曰此僧前日掀床後日潛去一言無措和尚可代一轉語得麼師曰者兩個有頭無尾漢夾山當此僧問時即曰我向來不曾道著喚侍者擯出此僧不失乎有前無後賊過張弓者僧次日當夾山舉話處即向空

中打兩拳推一推埋了也亦免陣敗逃回曰是師曰且道者僧埋自已埋夾山曰俱埋了也師曰仔細切莫累我陸大笑師曰出也陸曰妙妙小參衆集師良久喝一喝曰穪出私門便歸方丈七夕示衆今日佳節七月七通身收拾巧來喫絕妙奇能一併吞淨盡勿留些影迹向來弄巧喪天眞從今抱拙守愚直騰雲駕霧總成空百巧不如一老實如何是老實一句二便二二便一豎拂子曰者個不曾花巧萬曆庚辰八月六日示微恙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佛日方日皮囊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舉竟將甚麼吟風將甚麼弄月良久云爲見遲體生背面因知屋月幾簷楹示寂塔於本菴

石門海禪師法嗣

隨州七尖峯大體宗隆禪師靑州登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一日寓成都府北寺爲典座出大街挑水忽地忘行頭撞壍壁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盤桓針芥相投印以

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住後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峯頭曰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個火坑燒却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師在茄園架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黃瓜茄子僧不契再問師曰莫勞道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峯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柱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斗峰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峰天眞道覺禪師郡之建安張氏子看萬法公案有省作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毋呈似古音郎承印記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四上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四下

明支提山嗣祖沙門淨柱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一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北京笑巖月心德寶禪師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母於晴晝忽聞巨雷震地俄頃乃誕幼而孤苦既冠不甘處俗年二十二遂禮廣慧寺大寂爲師祝髮受具唯道是慕上關子嶺謁無聞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厲聲曰十聖三賢尒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提籃水邊洗菜忽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不着師忽有省踴躍携籃歸入見聞聞曰是甚麼師曰一籃菜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次參大覺歸侍無聞值圍爐次聞問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師曰某甲亦不見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則非眞父母曰善哉師遂成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是似師聞曰如是如是直入終南後出世高座牛首圓通等處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上堂趣庭露濕堦●答滑行道藤牽山徑迷禪者多詢祖師意夜來携履獨歸西拈拄杖指曰看看祖師又越山門而來也喚行童與我即便逐出且道正欲覓祖師祖師親來爲甚麼親逐出良久曰是你諸人分上著衣等閑家具不得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上堂夜半好大風庭砌舞殘紅悉達無巴鼻爲人話苦空僧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師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曰會麼曰某甲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個甚麼僧無對師乃打出師於漢楚之間寓夏時當季秋一日於金沙灘陽濱埸地而坐有兩衲子隨侍師側忽見一沙門執錫杖緣濵而來貌古奇雅逼前卓

◆答疑書

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曰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脚抹却歸方丈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爽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上堂舉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擧下拄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却知有憑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可度從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恒沙佛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簑側笠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氷消瓦解何故聲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這個時節老僧無計可施何以遠黃塊瀆國也不可要且無個銅錢買稻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個富

不有餘資無不足眞可謂是個平等法門正可與世移風易俗遂竪起兩拳曰只將者兩個大饅子供養大衆一任橫咬竪咬忽然咬著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鍋厮煎餅厮妙爲甚如此到底輸却自家實上堂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祇如老僧終日趕著大衆不是挑磚便搬瓦不遑土便擔石見你們稍遲緩不是罵便是罵汝諸人意作麼生會還知天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六十劫僧問挾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過焰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如何是直透龍池底事師曰穿過髑髏曰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但與麼去問如何是金粟境師曰四野桑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粟峰頭望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如何師曰瞻之仰之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打曰猶是古時家風師便打曰汝作古時家風會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唄胡餅兩唄粥曰不問者

体疑休

三顧師曰老僧日日奉持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曰能愛人能惡人曰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之事師曰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曰俗人頭戴僧官帽曰畢竟有何方便師曰自家摸取好師主法二十五年以本分接人無論初機積學惟據令而行故席下英傑多脫穎而去崇禎十四年辛巳師有退居之志曳杖出山壬午正月至通玄遂止而体焉先是戚畹田公入天童爲皇貴妃田氏賫紫衣請師說法後至陪京禮報恩寺知寺爲　二祖孝思所係疏請新之舉師荷其事得　俞旨展人迎師師固辭有自幸居山正足修持以報　國恩之語而師厭世之意亦露於此矣七月四之日示微疾至七日午時上匡床坐片晷泊然而寂壽七十七臘四十七塔於天童之南山

嘗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郡之宜興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偶展楞嚴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有所證入値池北行囑師掩關涉歷古人因緣無不透露獨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有疑忽聞雞鳴大徹偈曰忽聞雞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間解關趙燕覲池以偈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池頷之一日室中師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汝到者田地與你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又一日因事池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曰汝上座待我拜你爲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喝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求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池笑曰此偈甚愜老僧意萬曆四十八年住磬山晚住報恩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尙居門外且道到家一句作麼生顧視左右曰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時原來是個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裏藏得須彌山眼裏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恁麼則此人渾身坐在甚麼處委悉麼數聲淸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炤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但一念回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

立朗聲問曰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義否師從容曰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彼乃退後一步以錫橫擔肩上翹足獨立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更字彼以錫畫地一畫凋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身而視曰是甚麼義師于地上書一嘉字彼卽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懸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之字彼復分手指天地以身周旋一匝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尢字彼復進前一步叉手作女人拜復分手指兩衲子曰者個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蚕字彼方遶師三匝於前作禮立於師右師於地上書爨字示之曰會麼彼方進語師復曰設到此地更須有爨者個時節始得彼忽歡喜合瓜面師嘆曰眞摩訶衍薩婆若上士耶仍作禮浩然而去時兩衲子皆驚喜罔測請問彼是何所沙門所為復何義耶師良久乃曰還識此人否兩衲子俱曰不識師曰此是應眞賢聖所呈乃是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尚將有新證爾萬曆五年丁丑師結菴西城祢巷辛巳師示寂塔於城西之小西門世壽七十臘四十八夏

大川洪禪師法嗣

代州五臺龍樹菴實印禪師一日晨起望明霜有省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楚峰禪師居秘魔崖十餘載日食蒼朮五谷不入口人不堪其苦師囂囂自得一日聞火爆聲忽悟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炤四洲獨處分明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脚下底曰如何行履師曰直去不迷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車溪無幻性冲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參無趣諭以教外別傳之旨朝夕參究有所契入遂剃染結菴徑山集無趣語錄往見趣趣問子一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曰做得甚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個是我的汝底聻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便出已而呈偈趣曰非語言文字也是

汝作底麼師曰某甲豉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後住車溪二十餘年日與衲子輩商確大事罔不悅服兩客下棋次僧請益師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用心鮮有不克者何則若也未知局面舉必全乖不善權宜觸途遭喪祇爲他意馬散失狂象無鉤兵車不識機關心麤常行險地不惟重重納敗將見皮破血流若是主將威嚴士途平坦如是而炮不虛發匕則打破重圍兵不亂行誰肯直前退後天馬而追風八面神車而竟沒遮攔不唯致勝奏功畢竟風行草偃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萬曆三十八年徑山建禪期請師領衆示衆曰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逈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持地光輝生佛未分特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景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炤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葢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占騰今卽者是大千沙界一間身經半載而脾疾作復歸車溪疾益甚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角灣灣白草頭邊亂蹿跳辛亥冬示寂奉靈骨塔於徑山

南嶽下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常州龍池幻有正傳禪師應天溧陽呂氏子十九薙髮於荊溪顯親寺看父母未生話一夕聞燈花爆有省直抵神京參笑巖方具述所以巖忽躍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師茫然中夜旁皇巖晨起見師猶立簷下驀喚師師回顧巖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有省一日巖持拄杖入堂曰我者杖要與入有要底麼首座曰某甲要巖曰汝要作麼座曰要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巖以杖架肩轉身曰㮕㮕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躍然下禪床曰若果如是須分付某甲可也往前迎取巖微笑曰汝當久久執持一番

始可打草去也巳而辭去嚴署正宗付焉贈一笠曰無露圭角師棲息五臺一十三載會太常唐鶴徵請住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起拂子曰汝等會得者個麼鷂子巳飛雲外去癡人猶向月邊尋久立珍重上堂山漉漉水漉漉四天王昨夜忽被無明逐算盤子打過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零九遍衆兄弟爲什麼累我廚下火頭直至如今睡不足下座曰參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但得安身處天空放白雲便下座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有客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如何會師曰無孔笛沒人解吹曰學人試問和尚得否師曰得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雞齊啼問如何是佛祖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則不爲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起師振威一喝曰和尚爲甚麼放某甲不過師曰老僧有事你且去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示疾先一日示微疾衆知師厭世因請遺訓師擧所著帽者三衆無對師乃拍膝奄然而逝

代州東臺瑞峰和尚壽昌參問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師曰請道昌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昌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是玄沙未徹昌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昌更請頌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

高陽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嚴問古人云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嚴曰慚愧殺人師忽有省頓領厥旨遂忘禮拜舞蹈而出

車溪冲禪師法嗣

嘉興府興善寺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本寺於無字話有疑請益無幻後入雙徑於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向有省往呈無幻幻可之後首衆蓮居雙徑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

普通常歎

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示衆個般奇特事難言蓋直皐亭跳上天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閙谷問了卽業障本來空爲甚麼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師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師曰本來空曰爲甚麼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師曰本來空泰昌改元仲冬二十七日囑後事畢奄然而逝骨塔於徑山普同塔

南嶽下三十三世

龍池傳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常州宜興蔣氏子甫離襁褓氣度莊凝不妄言動八歲與世相無嘗之感恒誦佛號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時釋鋤而觀之始知宗門事一日過山徑忽見積薪恍然有省二十九歲安置家室遂依龍池祝髮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不能契合因請益池曰汝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師益昏惑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年三十八矣會池移錫燕都師特往省池問老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

巽 豎起

杵 觸忤

一人有慶萬民樂業池曰汝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池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一日侍次池問惡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卽向前豎起拳池曰老僧不曉得者個是甚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池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池曰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卽連喝退池曰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於是南還遍訪會池再徙龍池師徒覲池上堂舉拂問曰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池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池顧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卽出法堂池歸方丈師隨入曰適來觸忤和尚池乃攙皷上堂授師衣拂復命入室纍累扶持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迨池示寂師守龕三載萬曆四十五年衆請繼席開法次住台之通玄禾之金粟閩之黃檗明之育王天童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上堂師不陞座竚於座前曰危僧氣喘

迦老子親明星時見個甚麽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即今釋迦老子在甚麽處咦在諸人眼睫毛上放光動地只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卓拄杖示衆老僧住個破院子多病不能時時爲衆提持佛法兩字賴土木瓦礫與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僧問如何是理藏鋒師曰虛空撲落地曰如何是事藏鋒師曰湖州蘿蔔宣州薑曰如何是理事藏鋒師曰有水皆涵月無花不帶春曰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無手人行拳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蹤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吐不出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閑看梅花四五枝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一日嘆曰積久病軀羸瘠殆甚將無補於時矣乃集衆囑付後事諄諄不少置趺坐而逝塔全身於磬山之右

湖州淨名菴抱樸大蓮禪師杭之臨安駱氏子幼失怙恃出家於青山妙嚴院入雲棲受具聽講後棄教參禪寓雙徑結制一日尿桶邊囫地大徹作偈曰自幼失親娘遍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商量參龍池進方丈以坐具打圓相展具三拜收具一拂便出午後再進方丈池曰汝是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池曰雲棲說何法師曰雲棲不說法池曰老僧者裏也不說法師曰某甲自遠瞻風而來云何不說法池曰老僧牙齒疎缺了師曰道不在牙齒上池曰不是者個時節了師曰道無古今池曰者樣上座明白了師曰不知還許明白否池曰已道過了師即禮拜出曰將錯就錯又曰大家草裏滾住後僧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垂簾關乳燕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穴紙出痴蠅僧問香嚴上樹話師高聲叫曰一個人問香嚴跌死了曰是只是大驚小怪師曰人命不是小事崇禎二年八月即示微恙臨行衆請師末後句師曰我有日用相應頌在趺坐而逝頌曰◑並行黑白却同年(牛)芳草茸茸到處眠○一時秋空雲霧盡

●夜深何處是家園

徑山語風菴雪嶠圓信禪師寧波鄞縣朱氏子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便行脚每日痴呆唯有一個不明白的念頭二年苦無入處後訪秦望山妙禎山主主舉他心僧因緣一僧參心曰那裏來僧曰天竺來他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無語師自是疑情頓發次日揑拄杖至石頭上高提曰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前後際斷如空中逆出日輪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思量來動也動不得復喝一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返天台尋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途中作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見得他時打斷筋因入雙髻誅茅次參雲棲宏龍池傳萬曆四十三年住徑山千指菴崇禎八年杭州司理黃端伯請於大殿上堂咄咄咄徑山乃唐宋巳來之徑山擊拂子曰八十一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朝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叉懷胎黃公出問如何是鐘樓生耳朶師拈生香示之曰會取者個曰如何是佛殿叉懷胎師曰產下也公禮拜曰須是大師說法始得師乃曰今承衆擅越同爲命老人登獅子座理荒殘之祖席扶陳爛之頹綱者個喚作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漁船上謝三郎卽不問媳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個不光明卽日開府余大成衆居士延師齋於寒翠樓師曰老人今年六十六復自輪指曰丙丁戊巳庚良久曰怪見得把人牽來拽去原來水牯牛入命宮拖泥帶水東觸西觸雖然且喜水足草足黃公問水足草足時如何師曰飽殺人曰水牯牛還瞌睡也無師曰撲面秋江白月飛鷺鷥撞入蘆花裏余公曰恁麼一色邊去也師曰蘆花變作黑灰飛鷺鷥不撞蘆花隊余曰今朝六月初一大師還有六月曾也無師曰有你還見麼余曰果好雪片片可惜落在雪裏無人識得師曰用識作麼余曰將來粧作雪獅子被人推倒又

如何師曰不消推倒我自踞地黃曰還須扶起始得余曰被人推倒被人扶何不翻身出窟去師曰推倒扶起總無心余曰若恁麼大師到處世界成就師曰誰次住開先師兩次開堂拈香俱供匡眞偃禪師蓋師行脚時擡頭見古雲門大悟發願欲弘雲門一宗癸未冬開法東塔瓣香之祝始嗣龍池云晚住雲門一日示疾書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時丁亥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塔全身於本山

興善廣禪師法嗣

建寧府普明鴛湖妙用禪師杭州海寧鄭氏子出家嘉興興善寺受業於南明先謁無幻蒙示禪要一日於徑山禪堂中閱思益梵天經註有省即呈無生偈曰鐵壁銀山誰敢摧賊身驀地撈將來相看原是舊相識當下慚惶笑臉開明見而呵之執侍數載值明病篤師早晩問候明以無起色爲對一日明舉香嚴偈問師師纔開口明便喝師復擬開口明又喝師點首明付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後閱白雲提省五祖因緣始脫然無疑與雪嶠大師翫新月次嶠指月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師良久曰會麼嶠曰也只得半個師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個崇禎十二年住普明示衆若論佛法病僧無下口處今日偶見新山門拏我拄杖子浪蕩遊戲穿過果子嶺直到火燒橋失脚一跌落在深溪幸有舊佛殿背來相救不惟相救抑且騎却項歸來新山門叫屈未免要病僧判斷新山門好與三十拄杖舊佛殿也合三十拄杖理不曲斷良久擲下拄杖曰拄杖勃然動嗔色大家歸去暖房中總憲黃承昊陞任廣東入山作別問曰臨行一句乞師指示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師與佛日友善值日住雪峯師以普明敦請開法日同諸檀護請師出世師托疾固辭後訪佛日於靈峯陞座舉拂子曰會麼即心即佛猶是諸訛非心非佛可無趣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穿花蛺蝶深深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點水蜻蜓欵欵飛普明恁麼舉揚抓著靈峯痒處憶知抛家散宅濶步大

方峭巍巍孤逈逈淨祼祼赤灑灑踏倒諸聖頂𩕳把住要關有時地住有時放行有時地住中放行有時放行中把住還知栴檀林裏純是栴檀師子窟中無非獅子麽衆中有伶俐漢出來道普明無端露布靈峯蘊底山僧但向伊道祇因曾與同床睡是故深知被底穿卓拄杖下座一日示疾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獅掣斷黃金索擲下筆曰咄遂寂時崇禎十五年十月十一日也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五峯如學禪師蜀中人也參天童於金粟一晚話次童蹺伸脚曰你作麽生師以脚踢之童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童倒臥師曰也只是困童曰你又與麽去也師禮拜師辭童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則分付汝師則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童曰猶是亂丹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童乃付

蘇州鄧尉山漢月法藏禪師梁溪蘇氏子年十五披剃於五牧山之德慶菴受戒於雲棲參萬法歸一話會窻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頓得心空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薤露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青聞天童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命師爲第一座童上堂舉僧問古德曰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童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法堂次日童上堂師問海衆雲從慈霖天矍現躍飛騰卽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童便喝師曰恁麽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童又喝師禮拜歸衆天啓六年往杭之安隱崇禎二年諸檀護請住天壽聖恩禪寺上堂以拂子結却豎起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山河大地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縛作一團千年百結擲向諸人面前還有決裂漢一壁粉碎着麽出來道看便擲下僧問昔羊萬峯於此轉大法輪今日三峯到來祖道重光未審和尚唱誰家曲調師曰龍碑鍾王氣曰恁麽則臨濟中與雷轟電掣去也

向疑句

師曰鳳嶺蔚青霞進語未出師打曰住住便禮拜問威音王佛一金圈抛向當陽事若何師曰湖洗千秋月日得意忘言即不問橫三竪四是何宗師曰山擎萬古天將再進師曰禮拜著曰謝和尚指示問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說個甚麼師曰三頭六臂曰再示其祥師曰四面五身僧禮拜師打曰者一棒放你不過良久乃曰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威音王未有名字以前還有生死也無各人父母未生三緣未合天地未分覺明未咎以前還有四句兩頭是非好反言思識路也無昨宵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還有現前許多理會也無若向者裏了得則從朝睡醒下床洗面喫粥迎賓送客嬉笑怒罵是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則前來三處心不是有若無心則現前是誰主持若向者裏透過則山出波中樹撐殿角正好搖扇乘涼過夏何等自在雖然如是猶未夢見向上事在直須一向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額上亞目項中出頭超佛越魔始得會麼卓拄杖三下上堂攀躋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向人間法座成上堂嚴嚴獅座湧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跨下狻猊忽翻擲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者只有萬峯叟喝一喝上堂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巔喝一喝下座崇禎八年七月示疾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炤舊衣衆黯然侍者復欲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著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而逝塔全身於丈室後

破山海明禪師蜀之蹇氏子出家姜家菴聽講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遂出蜀參叩住破頭山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定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推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腳痛麼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尋參博山雲門後參天童於金粟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童頷之

〇衆疑未

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脚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獰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虛度生涯大衆且如山僧者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摘楊花上堂金鎖劈開千峯雪露出天涯半月孤炤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東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於中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上堂福城東際煙水漲大塔廟前樓閣開千手大悲捫不住無端放出善財來大衆且道善賊來作甚麼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卓拄杖下座

寧波府天童費隱通容禪師福州福清何氏子十四依鎮東三寶殿出家隨其師住華林寺值雲門往寺過夏師竊聆教誨一日聞指南禪師隨指參禪師發憤參壽昌提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昌上堂與僧問答

〇提疑呈

師在傍不覺發奮身心遽忘寢食一朝身世俱空話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問昌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昌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參博山及雲門久之一晚師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門曰我聽不清汝再問師一喝門曰此是借師又喝門曰亦是借師曰推散大衆去也門曰汝伎倆只如此聞天童寓吼山師冒雨往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童便打師曰錯童又打師又喝童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咄冰釋童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童休去童住黃檗上堂曰還有衝浪金鱗麼出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出曰和尚還會麼童打曰一釣便上師喝一喝歸衆崇禎六年十月住黃檗西堂隱元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如何特地起風波師曰披闍黎帶累曰恁麼則翻擲去也師便打元喝師曰亂作鬧打著背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顧師

◎過疑過

◎官疑宮下同

打日舊瘡瘢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元一喝師曰喝後壍曰時淸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上堂今朝初一好個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次住建寧之蓮峰溫之法通禾之金粟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洛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頭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錘獨蹈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闔域未免横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發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脉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直指主拶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且正當恁麼時回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官心明與法通小參舉雪峰示衆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蛇無頭尾行長慶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露

◎揑疑鑿次同

出蛇班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與蛇揩癢雖然如是我卻不與麼僧曰和尙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跳出蛇窠乃曰當咄雪峰會裏者一羣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亦得要教他不死亦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叢裏覰現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爲蛇畫足無則山僧放者一羣蛇咬殺汝諸人去也以拄杖一咄打退現住天童上堂入大寶剎登大法擅颯大法螺擊大濾鼓演大法義顯揚臨濟宗猷提持向上一路指縱則萬別千差透脫固一字也無到者裏先師面目現在太白風規猶古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遇緣即宗隨處作主摧邪挽正據眞勦僞直得四海沸騰五嶽起舞佛祖於時歡呼龍象自此奔馳乃至若貴若賤是聖是凡四衆普集俱在一處人天交接兩得相見都教個個機契單傳人人悟同本得然則即此大寶剎大法擅鐘鼓喧天法雷震地靈山勝會宛然見深沐　皇恩不等閑

童疑龍

平疑手

衲疑袖

咄疑時下同

鍇疑錯

嘉興府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米氏子偶閱龐居士問石頭不與萬法爲侶因緣有疑後依天眞薙落稟具於雲門次寓龍居禪堂聞僧擧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忽然有省述偈曰正當恁麼時面目未嘗迷善惡都不到獨露兩莖眉參博山復覲雲門師問三世諸佛即今在甚麼處門曰沒處去師曰甚麼人覷得門震威一喝師禮拜出後參天童於金粟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童曰幾咄起身師打一圓相童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童曰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童曰者還不是師翹右足童曰錯也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童休去入室次童擧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作麼生師曰白日穿針童連棒打出師豁然懷香禮謝童遂擧平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衲便出復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官取合著狗口童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咄以何爲界師曰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童拈拄杖曰者個是出是入師一掌童亦打崇禎四年住杭之童光山上堂喝一喝曰大衆還知落處麼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眞風不墜歷代祖師於此廣度羣迷正脉流通山僧於此爲衆提持只要眉橫鼻直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個圓明妙體徹頭徹底佛眼覷不見聖智難量十方容不得眞機獨露直得絕蹤絕跡塞却諸人咽喉無處出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更與諸人當陽顯示遂拈拄杖作釣勢曰大衆還見麼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次年從金粟僧問和尙今日陞座說甚麼法師曰松枝挑夜月照盡世間人孝廉唐祈遠問經云一切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憑個甚麼得恁有力師曰天魔膽喪曰恁麼則家家觀世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雖然未見却也叫得應師曰現三十二相看曰今日親爲學人陞座說法了也師曰且莫鍇認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入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下座司

理黃元公參府吳升初請上堂公禮起曰謝和尚說法師曰那一句是法速道看曰人前不可吐露師曰也不可埋沒曰請升公道師曰各與一頓乃曰一句截流全心卽佛萬機不到全佛卽心到者裏心佛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且道作麽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墻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示疾僧問此後向甚麽與和尚相見師曰遍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麽則向者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人二十二歲出家參天童於金粟童舉大千垂語問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被一拶通身汗下經兩日偶從外進寮推入寮門驀然除去凝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童舉前問師曰推人自肯乃方親童曰與麽下語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二日後聞童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更猛省得下悟亦未之肯翌日童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卽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童擬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初住雲祐歷遷名剎崇禎十四年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祗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麽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所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便乃親傳世尊之印謂之正法眼藏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傳至三十三世本山六祖大師謂之吾有一物後得南嶽讓禪師道個喚作一物卽不中便乃親傳六祖之印自讓爲始直下傳至三十五世不肖孫通忍於天童和尚自肉食不盡言下打破漆桶親蒙印授潛心操履有年方乃深契佛祖之道方不媿爲六祖嫡孫所以本山乃六祖說法之地今日承南都諸護法會合本省現任諸護法命本山耆舊不遠三千餘里迎不肖歸祖師舊室登祖師

舊堂陞祖師舊座舉揚祖師底現成舊公案直今千年舊事頓現目前曹溪一會儼然未散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小參僧問明歷歷露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僧打一圓相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僧一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又喝師曰野狐精問譬如本色眞金未入紅爐煅煉時如何師曰光明燦爛曰煅煉後如何師曰燦爛光明曰石頭土塊還堪煅煉也無師打曰且道是眞金是土塊僧禮拜曰恁麼則情與無情一咄成佛也師曰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僧一喝師便打問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埃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日輪曰更無別個師曰添了一點也僧一喝師打曰更無別個尙道添了一點又喝作甚麼僧無語師乃曰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埃若道更無別個早添一點了也所以認個明歷歷露堂堂猶是鬼窟裏活計到者裏有個透脫處方得光明燦爛燦爛光明情與無情一時成佛眞金土塊煅與未煅向甚麼處分若也未透須是全身放下不教一物存留自然一踏到底儻放不下未免迷頭認影若已透得亦不可放過儻一放過所謂一刻不在如同死人直得大死却活一般無一點氣息無一毫滲漏二六時中似水合水似空合空方有少許相應分曹溪今日說平實禪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菴內不知菴外事歸家穩坐絕商量僧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

常州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出家與善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參雲門門上堂曰衆兄弟且道一切放下阿那箇是主人公豎拂子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於此有省後參天童於金粟有僧問童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童曰近前來僧近前童便打僧曰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童曰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僧罔措師聞之豁然遂回嘉禾住靜乙亥冬再上天童入門便喝童曰胡喝亂喝師又喝童曰胡喝亂喝師禮拜童打曰你再喝喝看師曰蒼天蒼天茶畢禮出童曰萬如我直下疑

官字更勘

你者兩喝道道看師曰歇歇與和尚道便行一日侍次童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嚴霜初降徹骨皆寒童曰亂道師拂袖便出復呈頌曰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偏體寒毛豎將身衲被藏鼻息齁齁一覺省從來越國是南鄉童目之便休崇禎十三年冬開法如如禪院次住莆之曹山上堂前三三後三三個中消息許誰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澄月一灣喚作眞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無常生死法官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卽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個肯擔當擲拂下座癸未夏住龍池上堂有一人在孤峯頂上目視雲漢把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不見有衆生可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事上不足有一人在十字街頭三頭六臂合水和泥隨機接引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理上不足有一人不離孤峯頂上目視雲漢嘗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一人不離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嘗在孤峯頂上目視雲漢二人到龍池門下正未有語話分在且道龍池爲人在甚

遠疑還　對疑樹

麼處遠委悉麼時携挪栗當門據獅象狐狼一併皷僧問如何是結制底意師曰澗深流水聚曰學人則把住牢關去也師曰山峻鳥飛遲問如何是破砂盆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對凋葉落咄如何師曰過嶺難尋穴歸禽易見巢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巡烏宿故枝頭

寧波府天童寺山翁道忞禪師粵之潮州人茶陽林氏子也幼沈毅有宿慧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總角以藝文擅名鄉曲試爲弟子員然性不就世好飄然有塵外想及冠讀大慧語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卽日走匡盧裂章縫從開先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擧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偏見尊宿如憨山淸黄檗有輩數人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逕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擧前話悟曰你吃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

議悟便打由是服膺一日侍立次悟謂博山嗣壽昌昌承洞上無來源恐後裔不蕃師曰黃蘗不云乎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恐他後喪我兒孫悟大笑起去師愕然自慚無所容者累月後因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奧崇禎十五年悟圓寂衆請繼悟席開法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起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聲透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汙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聲瓶瀉一毫端際出現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潮上堂天童寺裏開爐以虛空爲爐牀浮幢王剎爲爐脚須彌盧爲火筯七金山爲炭團其餘森羅萬象日月星辰赤縣神州山川人物爲引火黃葉且道火種潛以拄杖劃一劃曰饒爾向者裏薦得透脫分曉及乎施用未有其方也則是個守死善道要得發燄聯燀正未可在當恁麼時發燄聯燀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上堂昨晚南嶽與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讓和尚及曹谿嫡子一山道靑原思大師實寶林正宗一山道盧陵米價傳千古一山道磚鏡磨穿古佛心互相競爭不已羅浮山聞得出來約住曰莫爭莫爭饒你靑原思大師南嶽讓和尚少不得從我嶺南者裏去山僧驀頭與羅浮山一棒天台合掌道善哉和尚打者一棒不妨透頂透底暢快殺人山僧遂與震威一喝咄縮頭去於是四山各各懡㦬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麼自從

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毅宗烈皇帝小祥陞座黃閣簾垂紫羅帳合體極尊貴亦盡今時須知向上更有一人逍遙行鳥道擺手出玄途混迹類中華冠從教下却藏身炭裏寶殿一任苔生然而雖不存正位九州四海悉稟威靈雖不守大功而地普天咸承恩力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此人卽今作麼生奉重隨緣觀自在何處不稱尊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玲瓏嵩寺舊傳燈曰磨後如何師曰法堂佛殿常相對曰此去漢陽不遠嚮師曰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又作麼生師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癡郞猶自火邊蹲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打曰打破鏡來好相見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宜興來師曰長橋下蛟周處斬後近日如何僧罔措師笑曰參堂去問僧你還夢見臨濟大師麼僧曰某甲五年前不作是夢矣師曰恁麼則衲衣在空間假名阿練若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如前問一僧僧趨前曰今日親見和尙師曰你道山僧生緣甚處僧曰劄師曰臨濟大師來也僧擬議師曰元來不是連棒打趁問虛空粉碎甚麼處安衆星師曰昨夜三更半石人鬪禮拜丙戌孟秋謝事退居五磊會台之廣潤華應爲禪道俗堅請不已復遷住焉師有語錄二十卷布水臺文集十九卷並行於世

寧波府雪竇石奇通雲禪師崇禎辛巳住靈鷲上堂爐韝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煆辣鉗鎚者回莫作尋常看大衆應須高剔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爲分明覷透眞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曰還見麼直待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由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已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上堂羣陰已極一陽生萬彙齊資露本眞覩體聖凡無二致虛空充塞等乾坤所以道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任運騰騰旣然任運騰騰不妨向一陽未生之前葭灰未動之際直下坐斷千聖頂額不與一塵作對淨躶躶赤灑灑然後向者邊行履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一爲無量

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雖然未是衲僧本分事豎拂曰若向者裏覷得透目前無法心外無機一切臨時處處顯現正恁麼時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分明覿面陽和動徹底氷河發自生上堂適纔過月旦今朝又十五時節不相饒光陰何迅速初非法爾如然豈是人情催促還驚結制九十日來滴水滴凍大衆鉢囊高挂不許動著一絲頭今日檀越作齋諸人一齊打開鉢袋饅頭䭔子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一飽便休還會麼大方獨步無拘官南北東西信自繇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峯頂上等個人來大衆且道他要等個甚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移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覆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推邊頓現塵塵爾刹刹窗突出無位眞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嘉興府古南牧雲通門禪師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禮虞山洞聞爲師初參博山次參天童於金粟童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童以數珠便打師禮拜童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留入記室尋受大戒異日童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驗衆師呈三頌童看至末首曰不親切師曰前二首讚童曰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師便問如何是親切處童便掌師即豎一指曰某甲也有童曰你猶未知落處在師隱隱懷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凉童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凉師於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不言而喻一晚將行錄呈似曰詣實供通童曰者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師進前展兩手童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童曰瞞即瞞不得且惑亂你一上崇禎十

三年住古南滿華嚴會上堂華嚴法界理事無礙纖罪消災一彩兩賽驀拈拄杖曰大衆杜順和尚來也在拄杖頭上口喃喃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諸人還見麼若也見未免頭上安頭若不見日用堂堂無蓋覆本來同是遮那身歲旦董文學誕日上堂大年初一光風霽日好大衆自從威音王已前直至如今有佛世界無佛世界於中有不可說日月不可說不可說歲數不可說不可說國土無不盡從者一日子流出直得皇風蕩蕩八表無垠野老謳歌萬方無極且有個人出世恰好撞著者日子又如何既承禮樂詩書後定作頂冠束帶人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擊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擧香几曰一片楡楠木敲來響殺人天童山歸塔上堂太白峰頭千差坐斷清關橋下一脈常流雖爲列祖道場固是先師重扶家業山僧昔預此會法乳親嘗今日重來墓木拱矣可勝悽愴雖然須知恁麼中不恁麼砂盆未破堂搆依然幸我堂頭法兄寅夕不倦流慈於此方廣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直得鉢盂峯點頭玲瓏巖起舞正恁麼時敲唱雙行主賓互換且如何道得恰好底句良久曰妙舞會須誇偏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蘇州報恩寺浮石通賢禪師嘉興平湖李氏子十九芟染於普陀往雲棲圓戒看父母未生前話初參雲門於東塔尋上鷹窠頂閱七女遊尸陀因緣有省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道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再參雲門於天寧問曰達磨一宗只者是還別有麼門曰還別有師一喝曰還別有麼門曰還別有師卽合掌進前三步曰還別有麼門曰還別有師曰某甲祇如此還別有請和尚道門曰我要去拜客待我轉來與你道後參天童於金粟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汝作麼生會師不能答連呈數偈童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童曰如何是你會處師曰鷂子過新羅童曰未在還我偈來師呈偈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童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自不是禮

拜而出初住平湖之青蓮上堂當陽顯露更不囊藏就體知歸和聲揭示黃鶴樓中吹玉笛不墮宮商江城五月落梅花豈同春色到恁麼地可謂知歸若到青蓮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且道用個甚麼拈拄杖曰拄杖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能恁麼滴水與波滔天作用便是撒手懸崖洞明大法的漢已過關者聞恁麼舉擬起便行未過關者聞恁麼學且聽新青蓮爲汝道破良久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住報恩上堂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擲下拂曰新報恩今日傳法了也大衆一時擔荷僧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師曰猶爲貪餌客未是絕求人曰如何是絕求的人師曰衲被蒙頭鼾正濃此時山僧都不會問如何是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過得荊棘林方名是好手問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自代曰平地上死人多少

台州通玄林野通奇禪師合州蔡氏子依黔之蓮峰出家未幾出蜀寓當湖掩關偶檢天童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一日失足墮樓口占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豁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參天童於蘇之清涼隨童住育王童上堂世尊初生下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椀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結制日師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童曰你還夢見麼師曰悟尙不悟夢個甚麼童打曰你即今是迷是悟師曰學人不在迷悟裏童曰且道打你在甚麼處師便禮拜崇禎十六年住通玄上堂鼓已擊座已登爭奈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澆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回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舉揚大似熱處難忘汝等諸人還薦麼若然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脫或未然山僧不免再爲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

楊柳紛紛舞翠烟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歷祖出與各有施陳拈拄杖曰怎如山僧拄杖敲几曰信手擊開不二門復舉召衆曰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辨得出不妨緊捎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尤有最高峰上堂第一義諦逈絕安排纔擬分疎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寐諸夢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以前直截擔荷卻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困于途轍祇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靈萬何處謝無私

磬山修禪師法嗣

鎮江府夾山林皐本豫禪師初參雲門次博山山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鷂有九皐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山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甚麼邊事山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便出參磬山入室次山曰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曰不但和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山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山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個消息山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主賓相逢縱奪作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孵撒砂山然之後開法石湫過報恩謝法山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措磨不得有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個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麼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開山次握枯藤謂理侍者曰此是曹家女子理曰卻少謝家郎在師曰但得有女何愁沒郎理曰雖然也要完全始得師拈藤與理理擬接師卽擲下笑曰卻不相當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頂天立地漢打開心印印定本有光明不從他得淨躶躶赤灑灑自繇目在放下屠刀便曰成佛一聞剗草深能領悟不落第二頭豈落第二見疾焰推中當處安穩大洋海底無方不現只

◎目疑自

如末後一句又作麼生會道在不疑方有徹理無出斷是眞修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揑斷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色非心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上堂般若無知假黃鳥而有聲法身無相應翠竹以彰形爾時金焦二嶽忍俊不禁將海門一口吸盡直教水泄不通山僧拄杖子欻欻向道儘你神力喫怒還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麼由是金焦二嶽只得懡㦬而退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驀拈拄杖曰你看山僧拄杖子得恁麼奇特千峰頂上挑明月萬壑溪頭探水瀾復卓拄杖下座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揚氏子澄沔請磬山不赴師破關來見叉手曰狂兒國土父不容遇者個峯頭遂是老漢住處麼山曰你且站下脚我與你道師掀倒香案便出山高聲曰將拄杖來師遙應曰劍去久矣住後上堂師擧拄杖示衆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衆仰視師擲拄杖下座先報恩兩週年上堂先師不從乙亥生先師不從乙亥死識得先師面目眞灼然不可須臾離召大衆曰高著眼九月二十三多道是先師示寂之晨琇上座雖無時不見先師無刻不事先師但不敢輕以語人今日遠近檀護一切弟兄靡不悉集不可囊藏被蓋便乃當陽指示冀大家同見先師大家常事先師驀豎拂召衆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往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擧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且道驚羣句作麼生擧驀召大衆曰吳中石佛大上堂白雲千頃老屋數間一榻高眠令土木瓦石爲大衆轉大法輪者是先師和尚向日家風請檀越建大禪堂衆道侶大家托鉢在此同居應時及節請山僧提持個事者是新報恩今日行履且道先和尚向日家風是新報恩今日行履是豎拄杖曰若也會得釋迦不在前彌勒不在後大衆與諸佛同證一相三昧

山僧與大衆壽量無殊若也不會父少而子老畢世所不信擲拄杖下座元宵上堂我有一燈無暗無明通身是眼遍界分形不由造作豈屬生成天不能蓋地不能擎無幽不徹無遠不存個中磨日月隨處立乾坤阿呵呵笑倒人社舞村歌未了音惱得金剛忍不住擲碎虛空火焰增燒斷西江萬丈聲跳起顚狂羅老子臨風高叫道有口如啞眼如盲便下座

杭州理安箬菴通問禪師小參當陽輝赫洞底無私一句截流萬機不到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祇貴當人超越情謂脫略見聞掃蕩根塵頓忘知解所以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到者裏德山棒臨濟喝是甚熱碗鳴聲雲門餅趙州茶總是殘羹餿飯事絕理絕融古融今既然如是爲甚麼諸人不瞥地去只爲你識想未乾見解爲礙自已分中一段大事却向知識口邊尋覓見人道恁麼便作恁麼會見人道不恁麼便作不恁麼會見人說是便作是會見人說不是便作不是會恁麼參學有恁麼交涉山僧此間却也別無甚長處只是識得汝諸人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你不去不住猶未是到家消息靠拄杖曰善財別後无餘事樓閣門開竟日閑晚參大丈夫英靈漢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癢也不爲分外若也遲疑不決擬議不前磕著髑髏屍橫萬里所以作家戰將奔流度刃疾焰過風換斗移星轟雷掣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如王秉劍殺活自由獅子遊行不求伴侶還有恁麼人麼不見當時臨濟大師喫黃檗三頓痛棒便會向大愚肋下還拳且道因甚如此喝一喝曰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復喝一喝雪嶠大師至問你是那邊爲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曰不會與雲作霞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雪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雪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雪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雪呵呵大笑大衆作禮次雪左右顧視衆佇立師曰都是老實頭雪曰獅子窟中無異獸爲甚麼却

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以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却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莫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個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豎拂即且置斬新條句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譚玄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爲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南嶽隱身巖山茨通際禪師磬山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曰梁皇殿上道不識山曰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曰今朝雨落地不乾山曰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曰行不出戶坐不當軒山曰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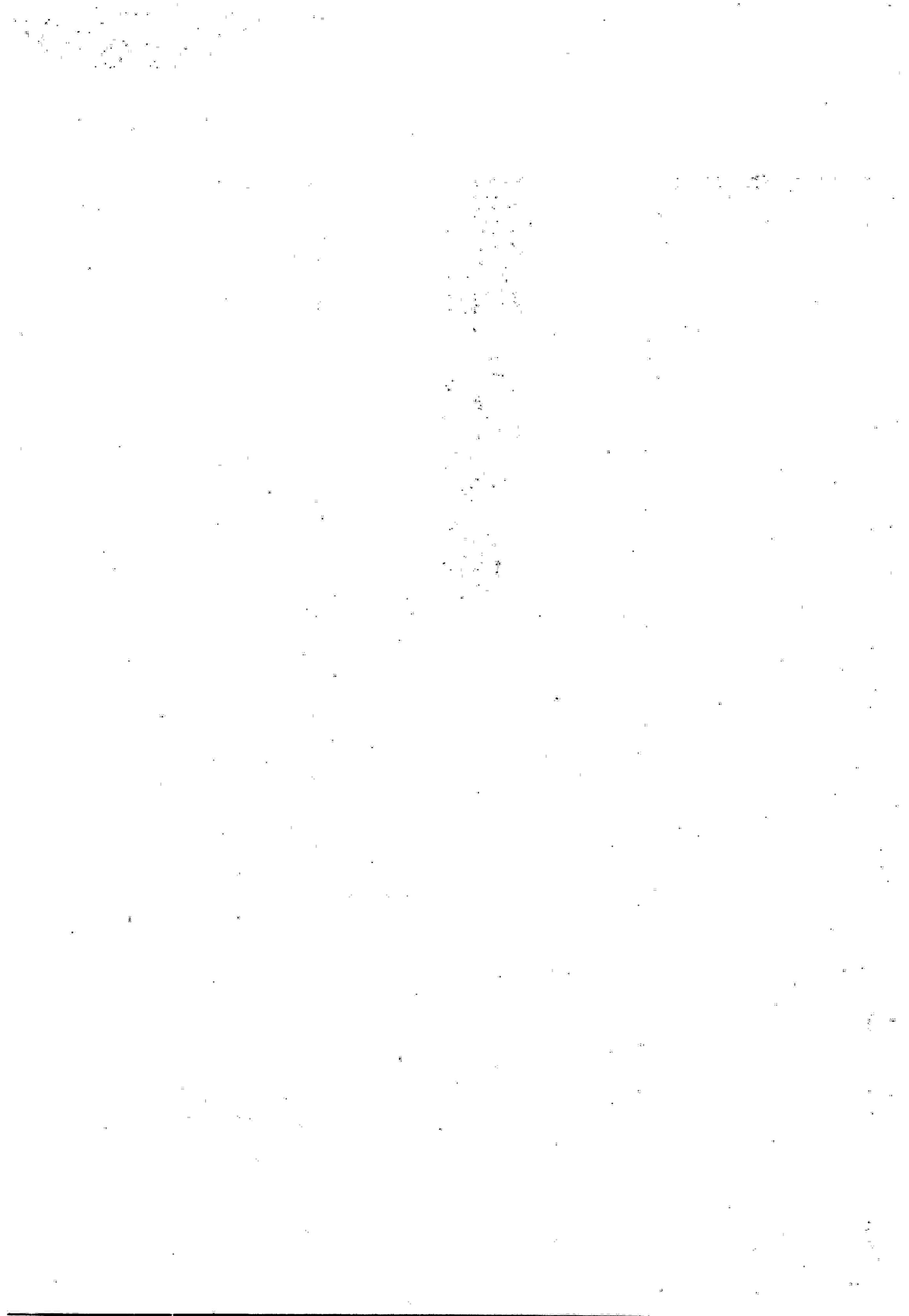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四下終

音釋　奫於云切水深廣也　趲積產切逼也

建州弘釋錄

明・永覺元賢 編





建州弘釋錄序

余作甌烏昔嘗遊閩中知建州爲理學淵藪後閱傳燈諸書又知建州爲禪學淵藪每見建州僧必詢其鄉之先正然往往不能對因爲悒悒久之丁巳春吾弟永覺師初棄儒入釋從壽昌先師學枯禪因與道其鄉之先正甚悉皆粹若珙璧逸若鳳鸞多余所未及知者余喜甚指其胸曰此是弍部僧史記師曰吾將志而傳之無何先師沒師徠博山同居者五載余間索其舊諸師曰俟識鼻孔後爲之後歸閩隱山未通消息戊辰春余自鼓山還博山道經建州師迎於開元寺余弍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笑而不答余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卽不廢祇是不許人知余曰汝偷掃祛也師曰緣尙又作麼生余曰掃卽不廢祇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尙不偷掃那遂相笑而別至己巳冬以書徠博山則建州僧志成寄以相示且徵序焉余閱其所集凡分之爲四科首曰達本重明宗也次曰顯化彰禱應也三曰崇德錄衆行也四曰輔教備金湯也合之命名曰弘釋崇法化也其識正其論確其探訪博其分界嚴非良史也耶

昔者道宣作僧史於唐弗長於文且不知有別傳之事齊違磨弍宗於枯寂之輩識何闇也贊寧作僧史於宋學富而才疎且列黃蘗於感通列嵓頭於遺身列永明於興福至於雲門僧中王也反舍之而弗列則其謬爲尤甚覺範繼贊而有述高華秀朗登作者之壇然止傳禪宗諸彥可以稱全史虖今師所志雖僅僅弍州而宣寧讓其雅當覺範推其完備逈然獨出前無作者卽此可以窺師之弍班矣矧千載之上藉師而傳之千載之下藉師而知之是師之功固在千載之上下也建州稱弘釋者非師而誰歟余故樂觀厥成不辭而爲之序抑又聞師撰述甚富盡當發靑以傳若然則天下後世有大造焉非獨弍建州也余請拭目以俟之

崇禎己巳冬佛成道日　博山釋　大艤　題

叙弘釋錄

告假南旋道經潭陽聞邑有覺公者幼補諸生卽斷絕一切聲色游娛併心白業嗣薙髮壽昌無明爲之師無異爲之友日以向上一道相鼓唱爰迺建大法幢於荷山謂建州古稱法窟而紀載多所缺略爰攷羣籍成一種畸史曰弘釋錄志達本志顯化志崇德志輔教而建州法燈得覺公復炳焉與余門人魏去非締世外交予喜得而披對之因嘆曰道不虛行人能弘道丁茲教法陵替以覺公之解之行於以弘敎而儀世宜乎腰包而趨者盡南方也且其答子侄偈有骨鯁從來生鐵鑄百千呼喚不回頭之句則達本崇德顯化不問而知一肩子擔之矣區區闡古德之幽光開後人之榜樣遂足竟覺公乎哉辛未秋溫陵

何喬遠書

建州弘釋錄叙

弘釋錄者錄能弘釋氏之道者也斯道自金人見夢白馬西來代有作者大弘其敎以故千燈競照輝映今古浩浩乎莫可紀也其在我建則六朝以前槩未有聞唐興始建梵刹自馬祖入關聲化於建陽之佛蹟嶺而禪學始大行焉厥後雖禪教殊宗性相異旨共能使立化風飛法泉箭湧皆我釋之津梁也逮明興以來二百餘載宗燈絕焰教海亦湮間有二三亦落落如晨星則弘道之責將屬之何人乎賢潭邑之鄙人也濫入緇流幸投法窟雖螢火難照驪技俱窘而好古一念每切懸悰諦仰先標輙至揮涕因思古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亦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之人豈獨異於古之人哉夫何法門寥寂今古相懸乃爾其無迺前踪既沒則覩感之無藉歟抑於近習則激發之無人歟用是不揣顓愚博探群籍取諸師之產於建者或開法顯化於建者悉錄而傳之俾晚學之士得見古人如是之辛苦如是之嚴愼如是之博大如是之遠到倘能翻然易轍而趁望標而進則唐宋之盛庶幾再見於今日亦未可知也嗚呼人皆可爲堯舜子輿氏決非誑語在有志者事竟成耳若苟於自安嚴於自畫卽使諸祖儼然臨而詔之彼將

掉頭弗顧亦何貴有斯錄哉斯錄之行願與有志者共之
旹
崇禎庚午菊月朔旦　永覺道人　元賢　題

建州弘釋錄目錄

元建陽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出古梅語錄
元甌寧斗峰山大圭正璋禪師出大圭語錄
元建陽雲庵慶禪師出鼓山志
元松溪佛行少林崧禪師出鼓山志
元甌寧天寶山逆川智順禪師出宋濂文集

卷之下

顯化第二共得一十七人

唐崇安鋼鉢山扆公出邑志
唐建陽神瘟禪師出高僧傳
唐浦城大同山蕭袁二禪師出府志
唐松溪中峯行儒禪師出邑志
五代崇安瑞巖院扣冰澡光禪師出瑞岩實錄
五代甌寧南禪寶應寺無垢普隨禪師出府志
宋浦城天心寺海珠道鎮禪師出邑志
宋建陽福先寺王聖者出邑志
宋建陽福先寺姚聖者出邑志
宋甌寧華天岩道悟禪師出謝疊山撰記
宋崇安瑞巖院祖鑒從密禪師出瑞岩實錄

宋建陽如是庵豐公出邑志
宋建安法雲堂陳公出本山私記
宋松溪磐石婆出邑志
元政和獎山慧空九模禪師出本山石刻
明壽寧虎皮庵金漢道人出府志

崇德第三共得一十四人

唐建陽明覺禪師出高僧傳
宋建陽辯聰上座出智證傳
宋崇安自然法師出邑志
宋浦城南峰寺淨空禪師出邑志
宋崇安雲居院嗣公出邑志
宋崇安開善寺肯庵圓悟禪師出邑志
元建安白雲寺愚叟澄鑑禪師出支提志
明建陽榜檟庵古朴智禪師
明崇安東林寺祖庭禪師出東林遺刻
明甌寧斗峰山大闡慧通禪師出本錄
明甌寧斗峰山古音淨琴禪師出本集
明甌寧斗峰山天眞道覺禪師出古拙行狀

明建陽德應庵主出野錄

明建陽董巖雲陽德和禪師出紱麟樓稿

明建陽董巖一庵圓長上座新入

輔教第四共一十四人

宋浦城楊文公億出會元

宋崇安胡文定公安國出會元

宋建陽廌山游先生酢出佛法金湯

宋崇安致堂胡先生寅出玉芙集

宋崇安劉忠定公子羽出會元

宋崇安屏山劉先生子翬出屏山集

宋建陽朱文公熹出朱子大全及資鑑

宋浦城眞文忠公德秀出文獻通考

宋建安勉庵陳先生紘顯出蓼心功德錄

明建安翰林沈先生士榮出續原教

明建陽豫齋趙居士覲本新入

明建陽震南傅先生國珍出紱麟樓稿

明建陽泗泉余居士彰德出壽昌語錄

明甌寧發吾張居士世昌新入

目錄終

建州弘釋錄卷之上

建陽晚學　釋元賢　編集

達本第一共得三十二人

識心達本始號沙門心非可識眼不見眼絕解絕證强立斯號入諸佛海此爲第一志達本

△唐建陽佛跡嶺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異常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依資州唐和尚落髮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之傳法院讓和尚聞之知是法器乃往開導遂契密旨後入閩居建陽之佛蹟嶺時閩中諸釋久滯權漸忽聞頓旨翕然趨向甘泉志賢千頃明覺實首依之卒成大器既遷南康之龔公山禪化大行嗣法者一百三十九人卒謚大寂塔號大莊嚴七閩禪學實師爲之肇云佛跡嶺今爲聖跡寺

△唐建安大珠慧海禪師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道一禪師一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一曰來此擬須何事曰求佛法一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

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一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于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似道一一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淸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尙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個是佛師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行者無對師曰達卽遍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

空明曰禪師落空否曰不落空明曰何得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又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辯華梵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悉達此云一切義成）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名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皷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得的當師曰

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聞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此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

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大虛無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大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此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客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唐建陽志賢禪師姓江氏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旣遂出家尋加戒品嘗習教守護諸根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大寶元年於本邑佛跡嶺依道一禪師始聞頓旨汲水拾薪惟務勤苦後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鬱林峻嶺泉湖百步意樂其幽奇卽棲巔頂野老負香秔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師望空擊石讓罵諸龍曰若業畜無能爲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勅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雨作黎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共請師爲太守功德之師師凛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學禪者接踵交集咸資法味後無疾主坐化勅謚大遠禪師

◆主字疑剩

△五代浦城夢筆山和尚亡其名得法于雪峰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裡兎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五代建安白雲寺約禪師得法于翠微學禪師僧

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問甚處來韶曰江北來曰船來陸來韶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韶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塔在今白雲寺後

國師如鵬搏白雲如太空國師如龍驟白雲如大海觀者徒知賞國師之駿逸而不知其被白雲活埋迨今猶未起在

△五代建安白雲山令弇禪師得法于羅山閑和尚上堂曰還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五代建安白雲山智作禪師永貞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晏國師披剃一日皷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囘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獨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奇之建州大守陳誨請住白雲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髑髏裡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之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卒謚眞寂

△宋甌寧可勳禪師姓朱氏法嗣法眼益公住宣州興福院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不失問如何是道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宋建陽澄湜禪師參百丈恒和尙得旨出住廬山棲賢寺僧問趙州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僊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境心空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晩參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晩不可無言便下座問眦目僊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是試咬嚼看便下座師天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踰軌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甚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尙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禪師嘗依之不合而去作獅子峰詩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禪學晩進妄意高遠輒謂戒律不足持三藏不足閱傲然自恣以爲身在三界之外而不知已落泥犂之中矣今觀湜禪師律身精嚴動不踰矩晩年三閱藏經以坐閱爲未敬乃立頌行披之嗚呼眞萬世標表也雪竇不合而去自是雪竇不柰習氣何若黃龍南可謂善依人者

稼疑稼

△宋建陽惟珍禪師天資和雅篤于杜多之行嘗搭粗布僧伽黎韻致高古叢林有珍布衲之名參慈明和尙得旨出住洪州百丈山作開山大智禪師贊曰要識百丈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個恁麼衰氣元來不直半分始解兒孫滿地上堂曰岩頭和尙用三文錢索得個妻祇解撈蝦攏蜆要且不要生男育女直至於今門風斷絕大衆要知巖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註破蓬鬢荊釵世所希布裙猶是稼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
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效未是作家背楚投吳
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尙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
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
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
盲

△宋政和定峰寺曉宣禪師法嗣國慶宗禪師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收千嶽翠曰如何領會
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
秋夜月風掃曉天霞曰一句纔聞流通千古師曰汝
作麼生會僧喝師更打出

△宋甌寧開元寺瑩禪師得法於雲居舜和尙上堂
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
曰這個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摝始應知又曰悠悠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
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擲破面門箇是何
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鶻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咄

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宋建安如璝禪師姓魏氏得法於長蘆信和尙出
住平江府萬壽寺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
山横師子秀水接太湖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
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
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復曰不可思
議乃合掌而終賜號證悟

△宋建安白雲崇梵寺餘禪師參雲居舜和尙得蒙
密印出住白雲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
作者和尙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
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草賊
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僧
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
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
亦堪悲上堂曰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
大衆曰劒去遠矣

△宋浦城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得法於天衣懷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

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宋浦城萬壽寺慧素禪師得法於泐潭祥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師曰一壞一不壞咲殺觀世音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不快漆桶便下座一日有僧來參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甲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天眼目某甲在大溈无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咲倒燈籠柱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宋崇安普明舜禪師住徑山爲十一代祖舊有語錄四卷今無傳

△宋浦城元素禪師得法於上封才禪師出住福州普賢寺上堂曰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會落却天魔膽正恁麽時且道主將是甚麽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擊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祗如玄關作麽生透喝一喝下座

△宋甌寧寒巖慧升禪師得法於育王裕和尚出住泉州延福寺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丈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麽復喝一喝曰切莫轉喉觸諱

△宋崇安開善寺木庵道瓊首座信州上饒人法嗣泐潭祥禪師叢林以耆德尊之分座日嘗舉隻履西

歸語謂大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州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師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謂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汾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偈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郞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木庵恁麼化去爲是院子逼殺爲是適逢其會爲是正令全提爲是別顯奇特具眼者試辨看

△宋建陽覺庵道人祖氏游廌山先生之甥女也幼不出適留心祖道嘗隨舅氏謁圓悟於蔣山聞悟示衆了然契入悟曰更須颺却所悟始得自由祖答以偈曰露柱橫抽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宋崇安開善守道謙禪師本邑人初之京下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書于紫巖張公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不行友人宗元叱之曰不可在路便參不得禪也去吾與汝俱行師不得已而往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須自家支當師問五件者何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歸徑山師半載方歸妙喜一見喜曰建州子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大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裡壁

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四個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個六月十五今年也有個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增既不用增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要會得但問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忙奔僧堂回顧仔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小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師平居誨人不倦而形于尺素尤為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直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言語問答決定不是誠絕却此四個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師之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語何翅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而卒於師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開善云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直正徑截功夫此實開善嘔心嘔血為人處但如今教諸人放下還得麼纔放下又作放下底知解若不作知解又坐在不作知解上畢竟作麼生得放下去若是沒量漢聞下便脫然其餘諸人正好向一無義味句中捷身捷命拶將去不期放下而自放下管取呵呵大笑去也

△宋甌寧竹源宗元庵主本邑連氏子久依大慧侍

旨與開善謙公友善謙賴之而啓悟後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皆不就歸舊里結庵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嗯在這裡開個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來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裡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垂語云這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垂語數句眞切痛快大有醒人處凡爲僧者宜寫一通置座側

△宋建陽晦庵慧光禪師得法於烏巨行禪師信州守延住信州龜峯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個渾身無處安著思量也是煩惱人這個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花峯庵主到這裡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檢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且歸家檢點看

△宋崇安僊洲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謙歸結茅于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謙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謙答偈曰啐地折時眞慶快聖凡生死盡平沉僊洲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宋建陽宗永禪師未詳法嗣飽參諸方深得禪旨

嘗集宗門機語名曰宗門統要學者爭傳習之馮海粟曰建溪沙門永公拂鼎松壑濃茶粥面髮鬚淨剃肘腱俱醒其見稱如此

永公他無所考但觀其統要一書去取之際非具擇法眼者不能信宗門之哲匠也

△元甌寧天寶山鐵關法樞禪師溫州平陽人姓林氏少不茹葷十七辭父母出家詣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和尚爲師二十受具參中峰本於天目久之無省發乃參及庵信於道場山語不契遂見元翁信於石門教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三載一日齋後下床忽大悟作頌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卻這一喝南泉在甚麼處師拂袖而出由是參虛谷陵於仰山參海印如于鷲福參澤山咸于東林凡四年復歸石門不解履直入見翁翁問南泉向何處去也師曰競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如何師曰劍去遠矣翁乃曰諸佛妙道善自護持因留侍巾拂一十五載盡得其末後大事聞建州山水絕勝遂荷錫南遊郡之西有天寶山其衆夜夢神人告曰肉身大士來也明日相告出迎而師適至郡將靜齋公遂請主天寶以符衆夢參徒雲集財施川委郡將相之遂成大刹帝師以法旨命其寺曰萬壽正宗禪寺而號師曰妙覺眞空大師松溪普載席虛請師主之陞堂擧元翁宗旨問答部擧往復話利衆以爲有古尊宿之風上堂云弗弗弗莫莫莫錯錯錯顧侍者召云老僧舌頭在麼三年謝歸天寶瑞雲塔院以得法上首善傳主院事師雖閑居戶外之屨常滿而師接之不倦至元六年庚辰八月示微疾十三作書別靜齋等十五日中索浴畢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擲筆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五全身塔於瑞雲院二會語錄傳于世師得法弟子善傳智順皆相繼住本山順

◈部疑誤

別有傳
當元之季宗風寥寂然建州說法者尚有數人鐵
關其傑出者乎今語錄尚存精金粹玉卓然天眞
識者當自寶之
△元建陽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江西貴溪丁氏子
自幼出家禮末山本公爲師後往江淮兩浙遍參知
識一日因小便觸地得個入處後請益般若誠和尚
誠曰曾請益什麼人來曰請益海印和尚教提無字
誠曰無字作麼生提曰未提已前早自分曉問答數
轉誠曰且止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靈雲見
桃花悟道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
道玄沙是許他是不許他曰言下許誠大笑曰前後
都不是再來看次日五更上方丈誠曰夜來事作麼
生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贓即今賊贓一時斷還
和尚把坐具便打誠曰黃蘗打臨濟六十棒意作麼
生師便喝誠曰因甚又去打大愚三掌再來掌黃蘗
師纔開口誠曰不是曰畢竟那個是誠便攔頭打師
又觸禮一拜誠曰且去再來看次日五更上方丈誠

曰抽袈裟師擬議誠便打三下師便喝誠又打六十
師便休去粥後上方丈求住誠曰你且去見無用中
峰斷崖三人了却來與我同住又曰有諦當語錄看
一兩行也不妨時在般若三日三夜身心不安如大
熱病相似後到雲岩見法昌語錄云驅耕夫牛奪饑
人食忽有徹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誠誠
看畢對衆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是尚
欠脫殼在師聞嘗自舉曰更有什麼殼得脫更有甚
麼殼得脫又過三年因過堂打動鉢盂喫了一驚忽
大悟便發足去見無用復參數尊宿乃歸舊里結茅
龍窟出住浦城天心寺繼住建陽高仰山帝師奏賜
紫衣師號初號湛然至遠後加號佛日廣智示寂塔
全身於鳳山有語錄二卷傳於世
△元甌寧斗峯山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往湖
南天王寺禮絕聽和尚祝髮受具欲究佛祖一大事
因緣初參廣州稷西堂爲說法要指參浙西東海和
尚請益向上工夫當時下工便覺省力只是不知落
處自念業識濃厚每對觀音像前洗心懺悔一日海

問你今工夫如何答曰日用話頭都無間斷只是曉不得海曰汝今正好著力自此倍加精進日夕不安如欠人百萬貫債相似反覆參究正無柰何忽聞海頌俱胝竪指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離言下頓悟遂上方丈海問作麼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旣不涉思惟汝來作麼曰請和尚證明海曰證個什麼師便喝海曰甚處見趙州曰錯海曰向汝道什麼曰須彌跨跳海曰趙州即今在什麼處曰無海曰趙州鼻孔因甚在老僧手裡曰謝和尚證明海曰放汝三十棒還我無字偈來師頌曰狗子佛性無覷看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㗭哩𠿪嚧海乃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峰漸成叢席上堂良久云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淸瓊林葉落一向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下座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濕裡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拆却我舌畢竟作麼生即下座師後辭世說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元建陽雲庵慶禪師未詳法嗣住杭州徑山爲二十九代祖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岐曰湖南長老師乃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元松溪佛行少林崧禪師未詳法嗣住杭州徑山爲三十三代祖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曰伏惟尚饗師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或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即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曰且莫是屎窖佛復云折破東籬打起西壁山門下全無準的誰委悉僧堂覷破香積廚鵰吻咬殺佛殿脊有語錄十卷厄于火

△元甌寧天寶山道川智順禪師溫州瑞安人姓陳氏父道義母婁氏屢至哭子乃塑智者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曰吾當爲汝子

及竊而有娠師生美質夙成不喜葷髮脩然有塵外之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于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後歷遊講下聲光特著既而歎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樞授以心要俾遵而行似有階漸欲依而住樞叱之曰大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中耶拂袖而入師下且過潸然泣下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樞聞笑曰吾姑試之爾乃延入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明夜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厠便旋覩園中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生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沉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樞入府城師不往見乃歷抵諸師機緣皆不合聞千巖長公鳴道伏龍山往叩之其所酬酢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然指作發願文細書于紳必欲見道乃已後復念非樞不足依乃洊走閩中見爲樞偶出遊適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樞曰此第入門耳最上

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師從之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遂厲聲告樞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觸禮一拜樞曰未然也樞披大衣鳴鐘集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尙眼在甚麼處又爲此一場戲劇耶樞曰也要大衆皆知遂將宗門要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樞然之久之令掌藏鑰尋請分座說法樞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唯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者悉補足焉甓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建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棄去出關遊江淮間返溫會瑞安王槐卿造報恩院於大龍山延師主之未幾平陽吳德大創歸原寺援師開山朝廷賜以法衣寺額及佛性圓辯之號久之悉散其衣鉢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箸意澹如也辯章燕只不花出鎭閩省道

過東甌謁師問道及般若經義喜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密義尙不能相協今聞逆川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同舟入閩請師住福州之東禪不一載革故鼎新有同神造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辭章留之不從會雪峰虛席乃强師補之師往立振其敝已而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適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蒞之一彈指頃千佛閣成江心蘭隱遇禪師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任遂以屬師師應之亦不日而成洪武初詔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陞座說法聽者數千人

大駕辛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南還錢唐淸遠渭公退淨慈舉師爲代師應命而往欲大有所建立適

中朝徵有道浮屠入京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京僅四閱月浴沐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二十一日闍維于聚寶山獲舍利無數持歸建塔藏焉師有五會語錄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

逆川初住天寶未幾即棄去繼而往歸原住東禪住雪峰皆如之散財退位於方盛之日非大丈夫能然乎昔宋有稱大知識者一院之間戀戀不能割亦有已退而不堪寂寞思復住者以此觀之逆川眞萬世之師也獨其語錄今不傳惜哉

論曰禪那一法遍在諸乘悉從修證幷落格量唯達磨直指一心强號爲禪無脩證格量之可言正如輪王髻珠尊貴無上非他寶可並亦如灌頂王子雖在襁褓非朝貴可擬亦如金剛王劍殺活縱橫無不自在非軌則可局故爲僧者必首重此倘舍此而他務則雖苦行積劫終墮半途非善術也我建自唐馬祖首開甘露之門嗣是分燈續燄在處昭灼入傳燈者四十餘人至於宰官居士田父村嫗亦得與沾法味同入宗鏡猗歟盛矣勝國之季禪學寖衰而鐵關曉出猶有古尊宿之風非鐵中之錚錚者哉近代慧林久凋正脉已失學禪之士指不多屈即有一二稱知識者要皆認奴作郎守鼠爲璞則反不若專修白業者之爲得也嗚呼碧水丹山千古如昨俯仰憑弔豈

勝寂寥余於是而重有慨焉

建州弘釋錄卷之上

建州弘釋錄卷之下

建陽晚學　釋元賢　編集

顯化第二共得一十七人

積誠旋瀜靈應自彰實唯本具匪藉外來聖凡叵測隱顯無方攝化有情此爲最廣志顯化

△唐崇安銅鉢山哀公名壽家貧業農事母至孝不畏寒暑嘗耕烈日中輒有雲覆其上結庵於銅鉢山巨石大木皆獨力運之臥不設榻危坐達旦能預知人休咎每施水療疾雖沉錮者立愈或與之米至四五石亦頂戴以去涉險如飛將寂遍告大衆積薪趺坐說偈而焚烟焰中聞震鈴誦經聲不絕火滅遺蛻儼然得舍利數合時貞元丙寅四月八日也鄉人塑像於庵遇水旱禱必隨應鄉人賴之

△唐建陽神暄禪師俗姓留幼而沉默非問不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即願出家因投剃落無何郡守入寺訪其師見師神彩明練太守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眞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繞超獲上果非凡器也師後顯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乃于金華山百家巖石穴中居止不搆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床榻然有神人吐紫氣覆之遐望冉冉靄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一日拱手曰赤松洞之東峰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師隨請往居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賢謂之曰聞兄如此持呪魔事必生欲滅魔軍須識身本身本旣眞無佛無魔師聞豁然理事俱成神呪功益倍一日神人問曰師所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人曰此小事矣夜聞喧鬧之聲明旦見一小峰移矣元和八年范敷中丞知仰遣使賚乳香氈罽器皿師並回施大衆次中書舍人王仲請師於大雲寺爲衆授菩薩戒十二年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堅請不赴八月俄回舊山人莫詳測倏爾示滅春秋七十有六弟子奉全身建塔于本山

△唐浦城大同山蕭袁二禪師不知何許人會昌中下詔滅僧二師隱入大同山取野菜度日人無知者梁國公丘艮居山之下於水際屢得菜葉因異之乃尋其源見二師宴坐松下俄而二虎驟至咆哮震地若將搏撮狀師呼曰毋驚我地主虎即馴伏如家畜叩頭引去艮異之遂捨地立刹名大同寺

△唐松溪中峰山行儒禪師景福元年庵居中峰時有虎嚙人鄉人集衆捕之師乃騎虎出迎衆大驚異因號伏虎焉

△五代崇安瑞巖寺扣氷藻光禪師本邑新豐里人姓翁氏父承贊爲唐諫議大夫母孟氏一夕夢一老比丘風神烱然荷錫持鉢詣求借宿傍有人指曰此是辟支佛已而有娠唐會昌四年二月八日生異香滿室彌月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知其意與夢符不敢强留遂送依烏山興福寺行全席下乙酉試經得度受具於福唐初以講說爲衆所歸一日道遇異僧語以見性之旨且謂之曰汝之道行當證無上非諸禪所可班也宜自勉之自是棄前所業專精禪觀久之超悟已極一日告其師曰徒守一塢白雲孰與周覽千江明月今聞雪峰稱大知識請往見焉遂徑造雪峰手携匏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何物曰匏茈峰曰何處得來曰坭裡得峰曰坭深多少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深轉有峰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留數日辭回舊隱無何復振錫出關訪鷲湖及歸溫嶺遂結庵以居後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岩常有二虎侍側一日有神人跪而請曰此地浮薄非聖師所居前瑞巖山下虎跑之處可爲大道場願師至彼以安大衆翌日披荊而入果得善地遂移錫其中創瑞巖院學者爭歸之師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褚冬則扣氷而浴故俗呼扣氷古佛道譽益著時建陽苦旱邑侯童誨請師祈雨師書偈投之龍潭曰咨爾蜿蜒聽吾法語天道好生豈令禾死潭賣汝司曷慳致雨今再愆期法不貸汝須臾黑雲四合大雨如注衆大悅明年誨請師住靈曜師升座曰四衆雲臻教老僧說

個甚麼便下座一僧燒炭積火成龕曰請師入此脩行師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衆星明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師曰蓮花臘月開天成二年閩王延鈞專使請師赴王請至郡城刺史陳誨造顯親寺範兵器作佛像既成飯僧一千請師爲讚師曰千年陳鐵一朝成佛誨大悅蓋陳鐵乃誨小字云因問吾所飯僧有異人否師曰無誨曰如何可得師曰當爲公致之明日復設齋有一老姥牽一黑狗自外至師降階接之延上座飯訖姥去誨問爲誰師曰勿問誨固請之曰此水藏菩薩引黑龍也師至福州王躬出迎入城館于府治之水亭王再拜曰謝師遠降啜茶次師提起槖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師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王大喜延入宮手持紫衣被之事爲師師曰謝王之恩止爲十日留願大王以百姓爲念勿多殺留十日以疾辭王親送出鼓山至臘月二日午時香浴畢陞堂告衆而逝世壽八十五僧臘六十三是日雲色慘空鳥聲悲野留身七日顏色如生王以香薪酥油茶毗之獲舍利五色者無數王建塔于瑞岩正寢藏師靈骨號曰瑞應之塔復以金瓶盛舍利塔于茶毗之處亦號瑞應諡師妙覺通聖大師宋歷諡法威慈濟妙應普照大師

扣冰神異特著爲辟支再來無疑然愚觀其提唱之語則非辟支所能辦也

△五代甌寧南禪寶應寺無垢普隨禪師姓黃氏福州閩縣人年二十五依本州尸羅山西隱寺出家後參雪峰存禪師得佛法大意來遊建州丞相張鍾雅重之遂施宅爲院名南禪寶應院請師爲第一代祖師晚年謝院事飛錫禪巖靈異日著嘗於雙髻巖下開田田成而無水師以拄杖劃山山爲之裂乃通水灌田至今勝蹟猶存天成二年十月初三日示寂世壽六十三僧臘三十九賜諡慧明普照大師里人肖像祀之靈應如響號無垢古佛

△宋浦城天心寺海珠道鎮禪師未詳何許人嘗誦金剛經朗然契入衆請住天心寺一日於南浦橋邊拾得金剛經註解一卷卽付界首葛氏刊行葛前一

夕夢僧以金剛經勸令刊行明日師至宛符所夢始異之將示寂告衆曰某月某日吾歸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化自稱無盡意菩薩塔於寺後黃華山側是日雷電轟烈人以爲雷葬云

△宋建陽福先寺王聖者名法昌本邑東田人幼失父孝養其母慶曆中剪髮爲頭陁入福先寺勤行勞苦不拔生草不砍生木身多蟣虱時常翻易使與均飽人皆忽之熙寧辛亥告人曰吾明年去矣莫之信果於次年五月十八日無疾坐化里人始驚異之賜謚慈戒大師肉身猶存

△宋建陽福先寺姚聖者名幼安福州長溪人幼習儒術長依廣州觀音寺落髮熙寧壬子至建值慈戒大師西逝說偈贊之留住本山欲架鐘樓自往武僊山募緣朝發夕歸計程一百二十里舊鐘樓朽人莫敢登師緣梯解鐘如履平地五夫劉朝奉來山祈嗣師曰姚顚與你一子某年某月某日生可名姚哥至期果應居恒佯狂以愚世人人莫之識熙寧丙辰正月沐浴垂衣而化賜謚慈濟大師肉身猶存

△宋甌寧肇天巖道悟禪師三山秦溪人姓祖氏元豐甲子參建州開元寺瑩禪師瑩示以偈曰祖行不識字祖師亦如是書乎甚渾閑身心不思議師領偈有省遂求剃落依止者十餘載後於元符戊寅結茅于西鄉之肇天巖清脩苦節行杜多之行大觀丁亥將入滅預告四衆期日畢至剃浴更衣說偈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這邊那邊曾無兩個水浸不壞火烹不破呵呵是個甚麼正謂逝者如斯也偈畢坐塔火化時正月二十一日也賢行者收遺骨塑像于庵遠近禱者其應如響咸淳六年草寇猖獗官兵絕糧師化身直詣軍門自稱肇天住持僧携一囊之食兵皆取足因而攻賊大破之有司奏聞賜謚寂感大師賜額曰肇天護國侍郎謝疊山先生爲撰記

△宋崇安瑞巖院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參泐潭乾公得旨宣和六月中丞翁彥國請師住瑞巖先是扣冰赴閩王之請別大衆於松門曰老僧二百年後再歸掃堂及師來瑞巖主東嶺猛省曰此地重來矣扣冰遺袈裟長丈餘師拔之適稱以松門讖考之政二

百年開堂日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向前全身落荒草後人於東嶺立重來庵祀之

△宋建陽如是庵豐公名存眞甌寧水吉人初結庵于建陽之沖源篤于杜多之行性喜耕耘出門隨意不分彼此歲旱呼日雨即立雨雨霪呼日晴即立晴疾者至飲以水則立愈紹興辛亥徑往蓮源深谷中有神迎日吾待師久矣師乃駐錫立庵扁日如是壬申六月十九日趺坐而化浹旬不壞異香滿室遂以香泥塑之雨暘不時飛蝗害稼祈應如響至正間賜定應通覺惠昭善應大師每歲六月四方趨謁者如雲香火之盛甲于閩中俗呼如是老佛

△宋建安法雲堂陳公未詳何許人嘗結庵法雲山使一虎搬運神異頗著後遷政和之獅子巖無疾索浴畢披衣坐化今法雲有遺讖曰南國重興日紹興立年紀開雲創本堂有興亦有廢一火當留門二火常畏日丙寅年火生己亥六人至有人身著黃騎牛行霹靂吾已早知之飛雲過西極夢中問錯居賴之重我立其人能讀書相隨九月日一更有二心開山須急急獨留姓李人居中作相識

△宋松溪鬻香婆豪田里陳翁之女自少不醮以鬻香爲業有剩香輒焚巖下或依巖宿數日不食人以爲痴惟里人李五郎每禮遇之一日鬻香歸呼五郎比五郎追至已化去郎因食所遺飯亦化去人遂名其巖爲香婆巖

△元政和獎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龍涂人姓蘇氏父遠才母林氏母初未有子禱于眞濟顯祐劉神君祠夜夢神呼曰母吾當爲汝子但十年後當歸吾宗言畢遂化爲嬰兒母驚寤遂有孕以宋寶祐乙卯七月十五日子時降生因名神乞甫能言即喜稱佛號頂禮後父母俱喪流寓甌寧水吉爲箬村劉氏養子時年僅十一正符十年後歸宗之夢聞人誦金剛經即求學行坐誦之如流年十五爲吳千戶掠歸浦城復得劉姓者撫之明年受皈戒於即心堂年十九聞建陽后山堂有海珠和尚稱得道往參之教令一心念佛晝夜經行三月弗息遂得般舟三昧後於浦城靖山復遇吳千戶吳見師不凡愧謝前失且施金帛

躬詣師至萬壽寺禮普勤和尙爲師祝髮受具勤爲易今名教習唯識觀時年二十有七當元至元辛巳也師既修唯識觀深達二空六度齊擧四攝竝施在處建立方便接引嘗於建陽募刻法華經印施五千四十八部或謂不宜事此有爲法師曰汝焉知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乎我聞釋迦如來以八萬四千卷大經藏于八萬四千衆生身命中如是衆生身命中一一具有如是經數我今誓于如是衆生身命中取出如是經卷開示衆生悉令顯露然後與如是衆生一時成佛也大德庚子至政和之東平里中有池覺應性亦好佛與師言獎山之勝且曰此眞濟顯佑劉神君示現處也師聞卽悟夙因入定神遊獎山覺應亦夢與師同登獎山至玄獎禪師道場處有老人貌甚古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爲黑龍飛去師旁有一男子侍立雄偉不群問之曰吾水吉石磯張氏自師至箬村吾卽侍衛今三十五年未嘗暫離覺應既寤具以告師師但微笑既而曰吾當返本還元于此山也覺應乃爲立庵至七月初一日趺坐入定踰二七日至十五日始出定謂大衆曰吾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卽當入滅因爲衆說四諦法復說偈三首一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却顯個中尊岩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二曰鐵船無舵亦無篷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三曰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說偈畢復謂衆曰西天第三代祖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衆然後化火自焚其身吾今住象鼻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合雷雨大作纔而化火自焚其身世壽四十六僧臘二十衆收靈骨建塔于庵之西仍塑像于庵入塔後時有圓光閃閃見者非一至今遠近禱禳無不立應每歲七月朝謁者甚衆皆呼慧空菩薩

獎山生而靈異爲慧空菩薩無疑然從神道中來何也或劉神君亦菩薩所示現者乎末後一段光明猶爲卓絕宜四衆之歸向者如雲也

△明壽寧虎皮庵金漢道人本邑九都人宣德間年三十二入虎皮庵脩道清苦煉行略無倦色弘治二年十月十五日將化豫約鄉人程途相距各六七十里一時躬請俱遍至期升柴塔自剔燈花煙焰四起身塔俱焚少頃半空中擲下僧舃一隻

燒身之行大乘所開小乘所禁意以大乘則悲願既重忍力已充故可開開之者或爲供大法而燒或爲護大法而燒或爲說大法而燒其爲益大矣小乘則自利心重厭苦情深急欲燒之爲益既眇況忍力未充恐臨危而失其正念則其害可勝道哉世復有爲魔所著者或有貪身後之名者或有激而爲之者正念既失必招惡果輕入鬼倫重沉阿鼻可弗禁歟茲集若哀公化後得舍利數合金道人於空中擲下僧舃其爲可燒無疑矣第恐無知之徒妄相效倣則余未見其可也

論曰釋氏之學道其本也神通其末也法當務道道成而通發矣若意在求通則必失道道失而通得是爲魔事況通亦必失乎故正見者寧得道而無通非厭通也法不可務也且通之發大略有五有修大乘而得者有脩小乘而得者有脩凡夫乘而得者有脩外道法而得者有因宿脩感報而得者大小不同邪正亦異未可槩而齊之如瑞岩扣冰獎山慧空則古聖垂迹無可疑者至於哀公暨公輩或偏獲小果或尚滯凡夫或落在鬼倫或傍出外種或亦大權菩薩方便攝化既有此數種差別不容槩抑詎可俱揚在俗之士固莫能辨學道之士應知所務若徒見異跡而生欣必將流邪輒而罔覺可不慎歟

崇德第三共得一十四人

多聞寡益踐實有功目足更資乃造其微體睿含淳履仁翔慧瞻之仰之千載典型志崇德

△唐建陽明覺禪師姓歐氏家世業儒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肇化本邑之佛跡嶺遂投剃落久之荷錫觀方偏嘗法味後參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皸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續移止湖畔靑山頂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詣請師歸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竄遁

隱天目山結茅以居長慶三年春擅信為搆院至明
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將及院衆皆惶懼師曰吾與
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遂滅遠近
驚嘆翕然歸向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寂而化
△宋建陽辨聰上座嘗遊五臺山寺寺之上座僧老
為衆所輕師獨敬事之將還京下老僧付師書使於
城北尋勃賀投之師辭去竊發而觀無他詞但曰度
衆生畢蚤來蚤來若更强住却恐造業師大驚復緘
封之既至於廣濟河側聞小兒呼勃賀師問勃賀何
在小兒指大豬豬項弗金環臥街西墻下師扣墻問
屠誰氏曰趙生家也問此豬何名勃賀曰唯食勃荷
故里中小兒以名之吾日屠千百豬豬犇佚難驅以
此豬引導之則纍纍就死畜之十五年矣師以書投
之勃賀急食忽然人立而化
老僧聖人也衆所共輕而聰獨敬事之謂聰非聖
人之徒歟勃賀之事向刀輪上弘其慈化獨假聰
為之流通謂聰非聖人之徒歟故謹錄而傳之
△宋崇安自然法師本邑周村里人姓程氏刻苦窮
經博通奧義才思敏捷文不加點嘗遊京下朝賞試
以牋疏援筆立就衆嘆異之咸平中弘法京師衆稱
義虎後奉旨往天竺取經得石鏡以歸奏藥治病無
不立愈詔闕奏對稱旨賜紫衣及了空之號
△宋浦城南峯寺淨空禪師熙寧間棲隱白花岩夙
悟禪旨待制章衡迎歸南峰後趺坐而化茶毗獲舍
利若干藏于寺後之祥雲庵勅贈慧應大師眞西山
為撰記
△宋崇安雲居院嗣公本邑人少嘗習儒師事胡文
定公後棄儒入釋落髮雲居院超然物外深就禪悅
文定寄以詩曰十年南北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
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年身
△宋崇安開善寺肯庵圓悟禪師建安人解行為衆
所推朱晦庵雅重之嘗和晦庵梅詩云可憐萬木凋
零後屹立風霜慘淡中聞者莫不嘆賞順寂日晦庵
哭以詩曰一別人間萬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不須
更化三十石紫翠參天十二峰
△元建安白雲崇梵寺愚叟澄鑑禪師寧德縣漱石

張氏子早慕佛乘絶不茹葷年十四出家依政和縣龍山寺棲雲座主雲與剃落說戒既而遍歷江湖參饒州薦福寺無文燦和尙遂入其室時丞相古心江公靑山鄭公中書平齋洪公疊山謝公皆響師玄化後以郡檄請住建州白雲及元至元二十年支提寺燬于寇明年世祖勅師住持復創寺宇大德二年賜號通悟明印大師至大四年六月望日有神人告曰應跡西乾師乃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至十九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師生平廉介不妄取與威而不猛明而不察囊無長物室無異甑每過叢林非本色衲子未嘗一顧度弟子八十餘人

△明建陽虎井庵古朴德智禪師甌寧吉陽人幼不茹葷長而慕道聞古心和尙爲中峰嫡孫千岩長子乃往依之遂求剃落戒月定水並資靈苗慈光智焰交嚴法性洪武間遊建陽均亭結茅隱山居三載以地艱于水棄之而去有猛虎當道以頭抵地師拂之不動師曰汝欲留吾行乎虎頷之師曰吾以乏水故去汝能爲我致之乎虎乃口啣師衣回山用爪攫地泉隨湧出淸冽甘美師乃復居漸成梵刹宣德丙午八月初三日丑刻無疾坐化享年一百一歲建窣堵于本山師之法語皆不傳唯有詩曰溪雲拂地送殘雨谷鳥向人啼落花又曰萬里碧雲開暮色一條銀漢亘秋天觀此亦足以見師之餘韻云

△明崇安東林寺祖庭禪師江西人姓揭氏棄儒就釋遍遊講肆後入閩駐錫崇安東林師雖精通三乘而專以淨土法門爲指歸邑候金公雅重之正統壬戌八月十一日沐浴更衣書偈曰心源湛寂息馳求一室安身萬事休不動干戈家國泰天長地久幾春秋書畢趺坐念佛而寂世壽八十有五停龕六旬異香馥郁緇素傾嚮俱嘆希有

△明甌寧斗峯山大闡慧通禪師政和邵氏子年二十依斗峯玉溪和尙落髮進具後首參周山主教以念佛公案往水吉巖頭閉關三載忽一日坐到半夜渾然不見有身惟話頭歷歷不散因大生怖畏晝夜不安出關往政和天界寺參會中和尙問曰某甲目

前不見有身唯覺話頭不散未審是何境界會曰此是人忘法未忘又問恐怖不止未審是何故會曰此如雛鳥乍離樹窠高飛不舉遠飛不去故生恐怖然恐怖也是他不恐怖也是他汝今但捨著身命持行將去日久歲深水淸月現自然明白師依教仍還舊隱從頭下功又經三載忽一夜瞬目之間囫地一聲撥轉虛空通身無我乃往見會中和尙機緣相契會遂付以拂子袈裟成化癸巳春出嶺參訪秋抵燕京道譽騰播中官黃高爲師建寺奏
上賜名正法禪寺師開堂普說四衆大悅戊戌冬辭歸故山後住邵武君峯有語錄一卷傳于世

△明甌寧斗峯山古音淨琴禪師建陽蔡氏子年二十五辭母往東峰庵禮赤石山主出家當晚便問曰人言明心見性莫不是我心起處便覺知者麼主曰此妄心非眞心也若認此心是認賊爲子師曰恁麼則我乃無心耶主曰是汝知無所知覺無所覺者師聞直下頓脫身心獨見自性非知非不知非覺非不覺後隱山三載日用中常自靈靈不昧只是心中自明口頭難說故疑所見未極由此發憤參方初往君峯依大闡和尙久之無所得辭行到將樂參性空闕主得遇靜晃禪師因同往邵武路上聞晃說做工夫半信半不信一日晃看古梅語錄有僧二次上方丈言某甲得個入處二次被打出晃咲曰此僧實有悟處祇是大法未明師時聞此語知已大法未明所以無有應機妙用後至一寺夜坐中歪身問曰師兄徧說做工夫從甚處起譬如造世間物從甚處起甚處是腰甚處了畢有此喩者我方信之晃曰正如此問方可與儞說大抵佛性人人俱有只因無佛智慧破除煩惱所以不得機緣相合陷在塵情有具眼者決不肯也譬如世相造酒雖有米水費用麯力攻化若無麯力攻化終不成酒人雖有佛性若無大智慧力攻化終不成佛只名凡夫大凡做工夫之人務將平生是與不是悉皆丟去只將一句本參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追不許求人說破不許依義解明務要句下精通命根頓斷如此晝三夜三逼迫將去年久月深忽日心中不思口中流出一句二句四句八句應

機合轍此名聰明境界大凡悟道之人皆從聰明境界中過不可便當悟只管逼將去忽日信口道出百千萬偈通身是口切不可放下正好著力如造酒相似大沸後直至倒澄方止人做工夫直穿過聰明境界大悟現前古人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不洞了乃至無禪可參無佛可成無法可疑頭頭上達物物上通信口道來悉皆合格那時不了自了不休自休如人到家不愁路也師聞此說如得大寶即起身叩禮九拜曰若非師兄開示辜負生平行脚去也由此方提萬法歸一公案別回龍興居山三載操煉打七遍去逼來只個一歸何處痛下苦責三年限滿往杭州進戒畢上百法寺坐禪得遇四州寶明上座屢承策勵乃同往四川參壽堂和尚中途至南陽府鷄灘河觀音寺過冬是冬連下十四次大雪少人往來日夕重下疑情通身是個疑團更無絲毫雜念忽一日心如車輪轉相似將從前難明底公案立地辨明一日偶覩前物各有一偈因憶晃兄說聰明境界今日是也又越二年到巫山大寺得見壽堂和尚呈其所見遂

蒙印可乃辭歸閩後住斗峰重創大剎弘化一方示寂之日群鳥悲鳴竟夕移龕出三門池魚皆躍起數尺山中有素不信師者至是睹師異相皆流涕望龕而拜所著有醒翻集三卷

△明甌寧斗峰山天眞道覺禪師建安七里人俗姓張幼失父孝養其母及母亦沒晝夜不安遇友人宗亮問曰父毋恩深如何報答亮曰欲報重恩除是出家悟明心地恩無不報師聞言大悅次日即同亮到瑞峰寺禮大用機公爲師剃落後授以念佛公案後居西峰岩數載之間心念紛雜話頭弗一往參古音琴公渠教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數月之間工夫綿密忽一夜身心不見話頭亦無進退不可疑慮弗安乃趨見琴呈其所至琴曰此乃暫時念息非大悟也勉令從前用功時豎源庵安期請琴主方丈遂同到豎源堂中晝夜下工一月之中兩次入定遂有省作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期散日呈似方丈即承印記吏部尙書李公默嚮師道韻結爲世外之友後住

斗峰令譽益播人爭皈向凡師所至緣無不集故主修院宇大小二十餘座然皆尋畢即行毫無所染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坐化世壽七十有九

△明建陽德應庵主性樸茂無他好教理亦不甚達唯脩淨業日課佛聲三萬兼誦法華經將入滅無病苦緣唯聞異香者數日師曰吾西方緣至矣沐浴更衣趺坐正寢書偈曰痴痴呆呆德應一生不識佛性今日拂袖歸西打破西方圓鏡擲筆怡然而逝

應公無多藝無多智直以六字佛收功耳然觀其臨行一偈非灼然知有者乎經云攝心一處無事不辦信然哉

△明建陽董巖庵雲陽德和禪師三貴萬氏子天性芳潔不染俗氣事父母甚謹父既喪即有出世志學金丹脩煉之法嘗夜行荒墓間明月在天心口自念曰百年有盡之身終歸此土此中有箇不死人當下若不理會亦是駝屍漢子會母喪即遍遊名山至松溪參毓皷悟公悟教以念佛話頭且指參天眞覺公覺授以楞嚴深旨師自此一意參究不復事脩煉矣居嶽山凡數載單提話頭昏散俱絕一日雨霽行山間見人以木板轉徙行濕忽有省自是諸經奧義無不洞矚隨所叩問應答如響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背後底僧曰莫秖這便是麽師曰要備是作甚麽僧問如何是黑豆未生芽師曰生芽久矣莆田林龍江先生以三教自許所至搢紳士庶奉之如佛師往拜之林立而受及聞師議論大驚異之即還其拜延之賓位且曰雲陽眞大知識也時師尚守居士服衆勸其剃落師曰僧在三寶之數可容易爲之乎至萬曆丙子秋九月至白水嚴衆復請之乃從剃落時師年四十九也是冬庠生趙觀本延師居董岩玄化益廣遂成叢席嘗往謁補陀歸至浦城嚴頭庵庵主先一夕夢一大日輪光焰赫然懸佛殿中次日師適至知非常人當晚請師說法有燈數百枝旋繞庵外輝映如晝及衆散燈亦隨滅萬曆己丑邑大旱官請師祈雨師口誦心經望空而拜甘雨隨至甲午秋九月示疾仰山至二十六日沐浴更衣趺坐正寢趙生光孚請留偈師笑曰安用此爲强之乃誦七佛偈而化世壽

16

六十有七師醇謹仁慈柔忍謙退非法言不言非法行不行而體道精勤尤為難及不爐不扇不就寢者三十載師蓋僧中之間氣云

△明建陽董岩一庵圓長上座饒州人自幼不茹葷不近慾若有所謂道俱戒者萬曆丙子投禮雲陽和尚為師薙髮受具不問世緣長坐一榻晝夜持往生呪雖有病亦不稍懈遇有病者必竭力調護久而弗厭人或有觸辱之者皆怡然順受不見有忿戾之色萬曆己酉正月三十日忽謂衆曰吾將西矣衆聞俱集師曰吾以子時生當以子時滅及期煩大衆相送至夜子刻衆皆集命衆念佛師自合掌西向念往生呪泊然入寂

論曰祖庭秋晚狂慧競興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夫明之將以行之也明之而弗行與未明何異且假此以鈞顯譽營厚殖則雖學通三藏說法如雲吾以為直一裨販而已故茲篇所錄並質粹純誠之士雖契悟弗逮馬祖神化難齊扣冰而依教行持動不踰矩陶煉之極終歸聖果又安取狂慧之詡詡哉第闇然之士形晦聲泯或道大而知希或德成而遇蹇則茲篇之外不知凡幾物色無從徒增深慨而已

輔教第四共得一十四人

佛曰亙天魔雲作障日何所損人失其照休哉碩人為金為湯啓導群迷永益來學志輔教

△宋浦城楊文公億字大年雍熙初年十一舉神嬰入京授秘書正字淳化中命試翰林賜進士第出身官至翰林學士知誥制以文學為世所宗卒謚曰文公初負才名而不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之甚也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璉禪師一見便問布皷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岩諒監守兩個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

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乃作書寄李翰林略曰疾夫夙以頑憃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又得雲門諒公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幷自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壅矣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于叅峯也公問廣慧曰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夫閻浮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敎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公更置一百問慧一一答回唐明嵩和尙謂慈明曰楊大年知見高入道穩實不可不見明乃往謁公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明曰近奉山門請公曰眞個脫空明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相問明曰作家公便喝明曰恰是公復喝明以手劃一劃公吐舌曰眞是龍象明曰是何言歟公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裡人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明曰切公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明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明曰放儞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公大笑又問記得唐明得悟底因緣麼明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祇如此意是如何明曰水上掛燈毬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明曰內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蟇跳上天明曰一任踍跳公乃大咲館於齊中久之辭還河東公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明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明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明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明曰

重疊關山路公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明噓一聲公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明曰放去又收來公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明曰有甚麼了期公大咲明還唐明公遺兩僧訊之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公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櫛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怨公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于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甲四大將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也不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裡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大年見地超曠不亞慈明且于告終之際洒落自在歸處分明眞沒量大人也史氏稱公性取直尙節義眞宗欲立德妃爲后命公草詔使丁謂諭旨公弗從丁謂曰勉爲之不憂不富貴公曰若此富貴非所願也公之所守如此豈學禪而弗驗哉說者乃謂其惶惧失措以此誚公之禪亦弗之審矣豈有於生死關頭自在若此乃于尋常利害之間反擊動心耶此必當日柔小之徒巧生誣謗而傳聞失實遂有吠聲之譏也

△宋崇安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紹聖中對策幾萬言哲宗親擢置第三除大學錄屢遷徽猷閣待制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著有春秋傳學者宗之卒謚文定嘗久參上封秀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文定彊學力行志在春秋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而於禪學深參獨到又如此則禪何害於忠孝哉世之不達者輒謂學禪有害於忠孝夫亦未之思也

△宋建陽廌山游先生酢字定夫徽宗朝舉進士除

監察御史嘗學于伊川之門儕輩鮮有及者伊川稱其德宇粹然學問日進其政事亦絕人甚遠嘗謁開福寧禪師乞指心要寧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已知歸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公默然復致書問曰儒者執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盡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釋氏謂世間虛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而聖可入心可通哉寧答曰人溺情愛網晝夜思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收其心之放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盡分于父子君臣數者之間我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雖以口舌爭也公後博閱釋典諦信不疑嘗答呂本中書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破佛者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

△宋崇安致堂胡先生寅字明仲文定公之次子建炎中拜起居郎著讀史管見行于世初極詆佛晚乃知歸王隨刪傳燈錄為玉英集公為作序

△宋崇安劉忠定公子羽字彥修劉韐之長子以蔭補官屢立戰功料敵如神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致摘奸發伏有古良吏風嘗再遭貶徙怡然不以介意而許國之誠至死不懈朱晦庵嘗稱曰劉忠定真人傑也仕至寶文閣學士卒贈大傅諡忠定嘗出知永嘉問道于大慧禪師慧教看趙州狗子話後乃于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宋崇安屏山劉先生子翬字彥沖即子羽之弟以蔭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後除判興化軍以疾辭隱武夷山日以講學為業朱熹師事之嘗修開善院屢延名德主之共為法喜之遊僧中凡有撰述多出其手光揚大法為獨至云

△宋建陽晦庵朱先生熹字元晦志行端恪晰理精詳集儒學之大成者公一人而已仕至煥章閣待制贈太師徽國公諡曰文年十八從學劉屏山嘗兀坐一室覃思終日屏山意其留心舉業及搜其篋中唯大慧語錄一帙而已後到徑山訪大慧慧曰汝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校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

子話時時提撕後復請益開善謙公謙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真前便自一刀兩斷今但把這狗子話一念提撕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自然有入處及謙卒公祭以文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追其風道絕徑路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若卒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未及一年師以謗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別其三月中秋一書已非手筆知病可虞前日僧來為欲往見我喜作書曰此良便書已遣矣僕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計傳我驚使呼問以何故嗚呼痛哉何奪之遽恭唯我師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揮金辦供泣於靈位稽首如空超諸一切或問曰今士

夫家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公曰是他高似儞儞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人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又曰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潔淨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物也都去學他又曰釋氏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之類皆極其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曰釋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乎為他揮下也又曰嘗見畫底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有立如此妙喜贊臨濟曰當初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氣貌如此則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無足動其心者公晚年有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密禽鳴山

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

文公於釋氏之學或贊或呵抑揚並用其揚之者所以洗世俗之陋其抑之者所以植人倫之紀蓋以其身爲道學主盟故其誨人之語不得不如此耳然愚觀其齋居誦經之作則有得於經者不淺非特私心向往之而已也

△宋浦城眞文忠公德秀字希元端平間參大政唱明考亭之學學者宗之號西山先生著有讀書記行於世嘗以禪學問提刑陳貴謙謙答書曰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刹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猻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个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强生穿鑿或至逐個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來教謂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之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已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本具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已一段光明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有一個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已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分又如破布裹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非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瞖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故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相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顚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顚倒夢寐既顚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不得主宰則生死岸頭必不自

在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待制於功名鼎盛之時淸脩寡慾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公後遍閱諸經皆善得其旨其跋普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愓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燃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灾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横逆我無忿疾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也讀楞嚴曰余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憫衆生爲說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反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脩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卷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卽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合符而世或不喩故明言之

公宋建安鮑庵陳先生竑穎博通群籍深探名理而尤醉心于圓頓法門自號華嚴弟子嘗愍世俗爲口腹計造諸殺業邪說相襲執非爲是乃作慈心功德錄以廣喩之錄凡三卷今盛行于世

△明建安翰林待詔沈先生士榮洪武間上書　闕
下　太祖手詔諭之授翰林待詔嘗見宋儒衛道之
語毀謗佛經後學承風妄生異見乃作論以辨之名
續原教凡一十四篇今盛行于世

△明建陽豫齋趙居士觀本字子立質任淳龐行篤
孝友補邑弟子員輟有志于聖賢之學喜讀論性諸
書手不釋卷至隆慶辛未即棄舉業斷葷酒師事雲
陽和尚延至董岩朝夕扣參所得益深客有非之者
公曰儒者闢佛爲未諦觀內典耳苟悉心研求將信
受之不暇未易非詆之也又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古人之語不我欺也此理苟裨身心性命又奚必陰
收之而陽斥之乎每對客談論皆窮本達原取譬多
方津津不置必使其無疑而後已嘗與禪客論楞嚴
大旨不覺漏下四鼓雪深一尺次晨患頭痛仍命扶
出以終其說或止之公曰吾能以善及人吾願足矣
雖病何妨又以此理勢不能家喻而戶曉之乃廣鍥
諸經普施勸持以資慧種建州佛法至今不替則公
之力爲多也至於好義樂施終身弗厭皆公禪學之
餘事耳萬曆辛丑仲夏忽有疾不復請醫震南傅先
生來問疾公曰自有時耳請僧落髮披衣端坐西向
合掌念佛泊然入寂去之後面有溫顏肢無僵骨端
坐累日如生蓋亦佛法之驗云

△明建陽震南傅先生國珍字君聘隆慶庚午舉于
鄉萬曆丁丑成進士歷仕至嘉興守歸田後深探內
典築室董岩與豫齋居士往復考究其于今古死生
之說世界輪迴之因皆能深達其旨嘗謂儒之與佛
特迹異耳旨歸未始不同得其同而異可略也與見
羅李先生書曰不言三世則性體不圓不言出世則
大事不了可以其爲洸洋而外之乎公賦性剛方沉
直有古人之風而慈惠樂施尤喜爲福民之事邑中
凡有善緣大役皆公首爲之倡若朝天等三橋及多
寶塔始終經營不憚勞瘁子廷吉諫之公曰吾力能
及之未即燼也況有利于民吾快矣易簀之辰索筆
書曰收拾去到了到了擲筆而逝

△明甌寧發吾張居士世昌吉陽人年十八補邑庠
生以文學見推于時及屢困場屋乃浩然嘆曰人世

一大戲局也戀此奚爲自是留心內典於經生之業弗問也萬曆乙卯歲將入貢竟棄不就杖策登大仰禮博山和尙受三歸五戒歸分小齋半壁作頭陀行業旦暮課誦之餘必持佛聲四萬雖病弗廢暇則披閱梵經絕口不談世事已未冬疾且篤予鳴珮爲偹後事公曰勿亟我去當在明春也旣而病愈明春正月念五之夕忽謂珮曰生寄死歸予其將歸矣珮聞不勝愴惶公屈指計曰勿亟二月二日乃予歸期也念六舁歸家不入寢室設榻中庭移面西向披經朗誦衆爭問之公諄諄誠語勸歸佛乘謝客外語不家務但念佛聲不絕夜分偃息恍見異僧附耳語曰詞鉢羅去此不遠耳公顧珮曰汝聞否西方召行僧來也珮聞復愴惶公仍曰勿亟二月二日辰時乃余歸期也遂辟段食唯飲沸湯念佛聲益朗至期端坐合掌而化

論曰儒釋分教門戶逈別大儒融之以神理則千差頓忘小儒局之以格量則一塵成礙此大儒所以辨不泯而自無小儒所以謗欲息而不能也昔自六朝以來謗佛者不少皆妄以私意揣摩自成水火其於我佛之藩尙隔萬里卽如昌黎一人毅然以道統自任而原道諸篇特昏昏醉夢語耳至於宋室諸儒其見實非昌黎之比並皆廣閱梵經遍訪諸老第粗浮一往不能深窮其旨故困于知解而不信有絕解之境束于人倫而不知有超倫之事所以有異說之紛紛也若我建諸儒則不然其最先而興者如楊文公胡文定皆深躭禪悅未嘗株守本局最後而出者如眞文忠留神內典注心參究亦不以背儒爲嫌夫諸公皆挺生人豪天縱神智而卒不能謗佛則佛之決不可謗明矣今黃口淺學毫無所窺而藉口前賢妄生橫議抑何其不思之甚也噫

建州弘釋錄卷之下終

跋

建州舊志於釋氏多略之盖以趣尙枘鑿故取舍不無異同然黃金白璧世固其珍而帝青之寶摩尼之

珠詎可以非常用而士苴瞭之乎今志中方伎之末滑稽之雄尙得置傳況釋氏可獨棄乎釋氏以神道設教而首崇十善使比屋奉化則三尺可以勿用其幽贊聖化不爲不多也錄而傳之誰曰不宜儂固蒙于斯道姑就膚見題數語於後使觀之者知此錄決不可少云友弟倪鼎暘跋

和尙之隱荷山凡五寒暑矣不務外緣不謁豪貴唯日向殘編斷碣中採諸師之行而傳之其毋乃謂今人之不可教假此以寄其尙友之思乎抑或謂今人之未可棄假此以垂其援溺之手乎倘能具眼不妨佛法相逢其或未然却請世諦流布門人滕之宋謹題

辛未夏至日予爲師較弘釋錄畢啓師曰是弘釋錄爲是建州有如許人品耶師曰然爲是建州有如許榜樣耶師曰然爲是建州有如許人品如許榜樣竟沉埋於荒榛煙谷殘編斷碣之中而不惜五冬令他千載耶師曰然則又啓曰千載不朽底事畢竟如何師展兩手予乃稽首作跋而退誼道人李樾題